

馬克思
博洽
著
編
德

通
資
本
論
俗

李
季
譯

神
州
國
光
社

論 本 資 俗 通

著 者 馬 克 斯
編 者 博 洽 德
譯 者 李 季

社 光 國 州 神

通 俗 資 本 論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一 月 出 版

原 著	馬 克 斯
編 者	博 洽 德
譯 者	李 季
出 版 者	神 州 國 光 社
發 行 者	神 州 國 光 社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八 四 弄 四 號

實 價

編者序言

社會主義的紀元是從一九一八年德國十一月革命開始的。社會主義與社會化是現時的標語。然社會主義是指什麼呢？認識社會主義的根本理論，不僅是一般智識分子目下切要的企圖，並且是每個人「當今的急務」。

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開創者是卡爾·馬克思（一八一八年生於居利，一八八三年死於倫敦）。社會主義的根本理論是含在他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中的。現在讀這部書是每個願意了解現代「社會」發達，或願意在其中活動的人不可避免的義務。

然這種義務却是很不容易履行的。誰要讀「資本論」，誰就會遇着許多的困難。我們的確可以說，平常人是不能夠讀的。然大多數人固為平常人。

第一，就是「書的」分量巨大。這種著作分三卷，不下二千二百大頁。凡要兼顧自己

職業而非專門研究的人，誰能讀此書！第二，〔書中的〕語法，是非常難了解的。凡認一個偉大人物一切事件都值得讚美的阿諛者，以為馬克思的文體是明晰，正確，並且容易了解。這種主張就是對於他為報章而作的小論文，也不恰當。誰要是以此去評他的經濟學著作，簡直是說謊。要了解他的語法，不僅是要對於他這種著作有一種深入〔的研究〕，一種精神上的大努力，和一種寢饋於斯的嗜好，並且還要有一種淵博的國民經濟學上的修練。至於難解的理由是很容易知道的。馬克思所成就的，是一種偉大的思想工作。凡他以前的國民經濟學所成就的一切東西，他都精通了，他並且由自己研究〔的所得〕將這種材料大大地增加起來了；他對於一切經濟上的問題都徹底思索過，並且恰恰使此等問題中最重要的，達到完全新的解決。他的全部精神，他的全部力量既是這樣注於內容上，所以他對於形式，就沒有着重了。他不斷地注重思想的豐富，所以他便不復措意於語法了。有無數事情對於他是見慣的，十分顯明的，然沒有這樣廣大知識的人，便極難了解，這是不復感覺得到的。〔他的語法的難解〕特別是因他殆沒有想及為平常人而著〔此書〕。

他是要做一部專門學術上的著作。

無論此事是如何的，然對於「馬克思」語法的艱深，只有多費時間與勞動力，才能够制勝，而平常人對於這一點恰恰做不到，這是十分的確的。

「現在」尚有第三種——並且是最大的一種——困難。馬克思的著作從頭至尾是由一個模型中出來的；他的學說的各部分是密切結合的，不知道其他「部分」便不能够正確懂得一部分。凡開始讀「資本論」起首幾章的人，自然不能知道以後諸章的內容，如果他沒有研究三卷到底，他必定從這種學說中獲得一種錯誤的印象。

這種困難更因馬克思未能完成他的著作而增加了。只有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是由他親手做成付印的。其餘兩卷是於他死後才由他的友人昂格思付印的。〔註一〕然這兩卷並沒有達到可以付印的成熟「程度」，所以昂格思對於馬克思在草稿紙上所寫出的思想的概要，屢屢插入書中。結果便生出無數的重複。凡不知道這一點的讀者——平常人不能够知道這一點——看見同一思想總是用別樣的言辭表現出來，至

於十次，十五次，或十五次以上，於是心中甚為奇怪，不懂這是什麼緣故。結果，甚至於專門的學者通常只讀到第一卷為止，於是馬克思所要說的東西，自然就被誤解了。至於平常人更是如此，例如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動者或者用他們最大部分的閒暇時間讀完第一卷，但第二和第三卷，他們就棄置不顧了。

【註一】第二卷於一八八五年出版，第三卷分爲兩部，于一八九四年出版。

因上述這些理由，我在大戰許久以前即已明白看出：將『資本論』通俗化，使那些渴想知道此書內容而又不能以研究此書爲一己生平工作中一部分工作的最大多數人能夠了解，這是一種迫切的急務。然此處要弄明白的，就是，這並不是指馬克思學說的通俗化，即由另外一個人在一種獨立的著作中用別樣的語句，去描寫馬氏的學說，使人容易了解。像這樣的著作已經足够了。（可惜此等著作常是不完全的，因爲著作者自己只知道第一卷，而認其餘兩卷爲非必要的。）上面所指的，是要讓馬克思自己說話，要將他自己的著作，他自己的語句，表現出來，使每個人稍微花費一點時間和勞力就可以了解的。

自許多年以來，我的心中即已懸着這種任務。【註二】此次大戰及其強制的閒暇予我以擔負此任務的必要的時間。我現將此任務呈諸公衆之前，並且還應說明，我因什麼理由自以爲能擔任這種工作，我怎樣達到這一途。

【註二】 例如考茨基和愛克斯古（G. Kersin）的所謂「資本論」平民版三所力求解決的，又完全是另一種任務。這種平民版只限于將（書中）從外國文輸入的文字使之德文化，將外國文的引證譯成德文。此版至今只有七百大頁的第一卷。第二和第三卷的困難點更大，殆難用同一方法作成出來。即使此事是可能的，於是會再出一部二千頁的書，只有那些爲此目的儲有許多時間和金錢的人才深道有得。

論到我對於這種工作的能力，我認爲必須說幾句話，這只是關於大戰結果德國所造出的政治狀況的。以前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那些不贊成我的政治活動的人將企圖宣布我是一個無聊的人，對於馬克思沒有何種了解，不配擔任這樣的一種工作，這是我預先看

到的。我對於他們要首先摧其鋒銳，這也是特別爲免除他們在這種企圖中必定弄出的羞辱起見的。因此我簡單報告下面一件事。

我著的『經濟學的基本概念』(Die Grundbegriffe der Wirtschaftslehre) 這個小冊子於一九〇九年出版，其中含有馬克思價值說和剩餘價值說通俗化的文字。漢堡回聲報 (Das Hamburger Echo) 當時轉入本黨的最右翼，因此對於我所代表的一個方向是站在正反對的地位，——此報至今仍由當時的人編輯——此報於一九〇九年二月七日對於上述小冊子有如下的議論：

『有人稱繙譯——特別是將詩集譯成另一種文字——爲一種藝術，這是對的，在繙譯中不應喪失原文的神色氣味等等，所以繙譯並不是像許多人所想那樣簡單的。一字一句的死譯是達不到這

種境界的；反之，〔繙譯〕須時常離開原文所表現的方法，擇取譯文中有同等效力的句法。

列新(Lessing)在洛確思 (Loofoon) 一書中對於各種藝術所發揮的法則在此處也是用得着的。

如沃斯 (Voss) 對於荷墨 (Homer) 的繙譯，基爾德梅斯特 (Otto Gildemeister) 對於擺浪 (By-

ton)的頓雷恩(Don Juan)的繙譯就是些例子。這兩種〔繙譯〕沒有其他一切〔繙譯〕正癖，沒有那樣逐字逐句的真實，然就精神講，兩者是非常真實的，因為他們把原文的本質和特點都栩栩欲活地反映出來了。

『卽科學著作的通俗化也是一種藝術，許多人自己覺得配做這種工作，可是很少人真能中選。單將〔原著者的〕思想簡單抽出來，是決不夠的。在許多地方，必須將全部材料施以一種形態上的改造進程，在敘述上，分類上，和配置上，都依照自己的方法。』

『科學與博學不是相同的東西。』

『科學上自出心裁的著作通常是由許多博學的思索佈滿的。〔其中〕理論似乎不是有系統的完成品，但是將成品，著者以自出心裁的和辯証法〔的方法〕，依種種特別的見解，發揮這種理論，並且對於反對的理論常是作爭辯的。這樣以及其他容易使一般學者和平常人流於錯亂的附屬部分，可以除去並且應當除去，然後在純粹的形態中和邏輯的連絡上，將科學的結果表現出來，使每個人容易了解。只有這種〔思想的〕產物——非博學的工作進程——是應當表現出來』

的，其內部的基礎也自然不在排除之列。然對於這種附屬部分如有有興趣之處，可以作為特別的附錄。

「通俗化的著作第一應當只以重要的為限，即〔注重〕主要的思想，不要使材料堆集得太多，超過羣衆接受的程度。」

「特別重要的一點是，用具體的例子，用生活中容易捉摸的例子去解釋抽象的議論」。許多
人對於困難和複雜材料的概念很難索解；只有說明這種概念——凡是的確不應當省去的——又加以觀察，使之顯明，於是這種概念侵入腦海中，不是糊糊塗塗的，但是清清楚楚的。信神所持有的堅固態度對於將抽象的概念人格化一種事實有不少的根據。

「上述的表現如果用其他領域中適當的比較說明出來，便更妙些。又插入少許諷諧，足以使全體生氣勃勃，引人入勝。」

「以上所說各節對於口頭的通俗演講也同樣是真實的。」

「我們得讚美博洽德的著作，心中甚為愉快，馬克思經濟學的中心思想在此著作中是很巧妙地

描寫出來的，就大體講，完全是在上述的意義中通俗化的。例如剩餘價值說的諸點在第一頁中是怎樣簡單明瞭撮要出來的：「資本購買勞動力，並且對此付出工錢。於是勞動者工作，產出新價值，這種新價值不屬於他，但是屬於資本家的。他必須工作若干時，藉以償還勞動工錢的價值。可是他於償還此價值之後，并不停止工作，他在這一天中還要做幾點鐘的工作。他現在所產出的新價值是超過勞動工錢額，這就是剩餘價值。」——關於價值，勞動，以及資本利潤的詳細說明，是特別排在分列精密的六章最後兩部分中的，其描寫能為一般人所了解，不亞於上述剩餘價值的例子。

「關於協業及分工用少數句子表見其歷史的發達，因為這是更容易理解資本主義生產（的張本），如此，此題的說明便不致有困難。

『餘此類推。』

『著者——和他在序言中所說的一樣——不是要指示經濟學一種完全的系統，而是要指示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中所種下的根本思想。關於這一點，他有很好的成功，我們對於一般於經

濟學上的馬克思主義還沒有正確知識的人，極熱烈地推薦這部書，作為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之

用，這是我們毫不遲疑的。」

上述的議論對於我擔負本書工作的能力問題可以說是一次解決了。此外還要加

說幾句的，就是，自從我專心致志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以來，現已三十年了，我受不律塞社會科學院的委託（與比國同志汪德里特—Vanderlydt同負此責）將『資本論』第二和第三卷譯成法文，【註三】也已經快二十年了。

【註三】一九〇一年在巴黎出版。

現在對於我力求用何種方法去解決橫在我面前的任務，還要略說幾句話。凡在可能的地方，我必須力求將馬克思自己的話表現出來，我的動作只限於省略與次序的變更。上面已經指明過，馬克思著作的難懂，一大部分是由於要正確理解一部分，必須已經真正

知道其他一切部分。「第一卷的」最初幾部分對於初次鼓着勇氣去讀的平常人，好像是用中國文做成的，這並不算是過分的話。這種「難關」恰由於他對於此著作的精神與觀察法，還是絲毫不知道。要將這種精神和觀察法介紹給他，須知道第三卷中所含的重要議論。因此，我起初即明白看到，我必須將「馬克思的」思想及其論說的次序，完全顛倒過來。第三卷中的許多節段必須完全放在前面。我對於散見各章——常是彼此相離甚遠——的論說，必須屢屢集合起來，又對於其他在一起的論說必須使之分散，因此自然常常要寫出些承接的文字，然就大體講，總是保持着馬克思自己的用語。

然這種辦法所獲已多。如或有人不辭勞瘁，將我的編纂和原文對照一下，他將驚訝起來，覺得本來許多極難了解的思想過程，僅將其次序顛倒一下，就變成明瞭易解的了。

「其次」省略的效果也不亞於前者。我對於第二和第三卷中無數重複處，只選出一種文字，這是不待說明的。然我的目的決不是將全部著作中一切細目重行敘述出來。「此處」必須有一種選擇，其方法為使讀者在馬克思自己的語句中知道他的全部根本思

想進程，而這種著作的分量又不過大，使讀者望而生畏，或讀完全書，過於疲勞。誰願意〔去比較〕就可以隨時將〔兩者〕對照一下，確定〔本書對於〕重要之點是否有欠缺的地方。我爲容易檢閱起見，特在各章的起首以及其他必要的地方註明〔他們是〕從原書何部分撮出來的。

雖是這樣，然〔本書中〕仍有不少的節段簡直是不能沿襲馬克思的用語的。否則此等節段是不能夠爲人所了解的，因此可以說是必須將他們『譯成』德文。此處爲便於檢閱我是否任意改變原文的意義起見，我特將這樣的兩節文字列在下面，作爲證據。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一節〔註四〕的原文如下：

在單純的協業中，甚至於在那因分工而特別化的協業中，社會化的勞動者排擠孤立的勞動者一事，總多少像是偶然的現象。除掉後面所述的幾個例子外，機械是只在直接社會化或共

同勞動的手中起作用的。勞動進程協業的特質現在因勞動工具自身的性質而支配技術上的必

要。

【註四】〔此處的徵引出於『平民版』本節的末尾，即三三〇頁。〕

我對於上節所改變的（見本書一一三頁）如下：

『在單純的協業中，甚至於在那因分工而精密的協業中，社會化的勞動者排擠孤立的勞動者一事總多少像是偶然的現象。機械（除掉下面所述的幾個例子外）直接要求社會化的勞動（即多數人有計畫的共同勞動）。勞動工具的本質自身現在使有計畫的共同活動成爲技術上的必要。』

〔資本論〕第二卷第五十四頁中含有下面一段話：

『在資本家交易中的貨幣，如果用作支付工具（如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中才由購買者支付商品〔的價格〕），則那種定作資本化的剩餘生產物不復變成貨幣，但是變成債務證券，變成對一種等價的財產名義，至於這種等價或是已經存在購買者的手中，或是還要等些時期才爲他所有的。』

我對於此節所改變的（見本書三二〇至三二二頁）如下：

「貨幣資本家出賣的商品如果不是即刻付價的，但是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之後，才付價的，那麼，剩餘生產物中應加入資本中的那一部分不是變成貨幣，但是變成債務證券，變成對一種對等價值的財產名義，至於這種對等價值或是已經存在購買者的手中，或是還要等些時期才爲他所有的。」

最後，我希望本書不獨對於了解馬克思有所裨益，即普通對於國民經濟學的知識，特別對於社會主義的事業，都有用處。我這個通俗本如果引起許多讀者去研究原書的志願，那我就特別欣幸的了。

一九一九年八月博洽德序於柏林的里系特費爾德。(Berlin-Lichterfelde)

第三版序言

自從馬克思通俗資本論初次出版以後，一年零九個月又過去了。在這個時期中本書販賣的中斷至少有六個月之久，「至於中斷的原因」一部分是由於一般政治和經濟的諸原因——如卡樸（Kapp）的叛亂，經濟上的疲滯等等——一部是由於第二版印刷的遷延。因此我們可以說，僅十五個月間已經銷行一萬冊，並且對此書的需要仍甚猛烈，使第三版又成爲必要的了。

我必須很直率地說，我對於這種結果並不驚訝。十數年來，我已深信這樣的一部書是必要的。倘若不是我們資本主義時代令人受痛苦的金錢問題發生妨礙，則這種結果的出現必定快得多，這是我毫不懷疑的。現在商業上的廣告宣傳是非常之貴的，而向來幫助本書出版的少數人都沒有得到財富上的好處。

可是我自然不是妄人，將本書的大結果單獨歸在我的工作上面。知道馬克思的學說，這是現今幾十萬精神上自覺的人一種絕對的必要。他們要求和他的學說交通，真是如饑如渴；這種講義正是他們的慰藉物。

我總相信我可以說，就大體講，我在正確的形態中將馬克思的學說重述出來了，一方而是忠實保持這種學說的意義和內容，他方面是使平常人和初學者容易了解，這是我僥倖做到的。報章上對於本書的無數批評，就我所看見的講，是一致讚誦的，我上面的自信是由這種批評中斷定出來的。並且工人運動中所有各派以及有產階級的新聞紙「對於本書的意見」都是一致，這是稀有的例子。

我現在利用這個機會向讀者再作一度的談話：大家不要忘記，馬克思的著作是一種沒有完成的作品；這不僅是外表如此，不僅是著者未能親手將草稿整理付印；即就內容講，「也是未完成的」。「書中」思想的過程忽然中斷了。因此，大家對於本書中「思想過程的」忽然中斷，是不必奇怪的。「馬克思著作的」難懂，這也是諸種理由中之一。燒烤的

鴿子在此處也是不會飛到讀者口中的。要了解〔書中的〕內容，是要加一番努力的。然這種著作却因有本書而大體容易理解了，我希望許多讀者因本書作為階梯，親自去繙閱並且了解原書。

本書的英文譯本已經出版，俄文譯本正在預備中，這或者也是讀者樂於要知道的。這一版所附加的檢查表，對於一定節段的查考和參照以及全書的檢閱，較為容易，這是會受〔讀者〕歡迎的。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博洽德序於柏林的里系特費爾德。

通俗資本論目次

編者序言	一
第三版序言	一
第一章 商品價格及利潤	一
第二章 利潤及商品的交換	七
第三章 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 社會必需的勞動	一三
第四章 勞動力的買賣	二〇
第五章 剩餘價值是怎樣起源的	二八
第六章 不變資本及可變資本 固定資本及流通資本	四一

第七章	平均利潤是怎樣出現的	五三
第八章	增加剩餘價值的方法	六一
第九章	資本促進生產方法的改革	六五
第一節	協業	
第二節	分工及手工工廠業	
第三節	機械及大工業	
第十章	大工業進步及於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	一一〇
第一節	婦女勞動及兒童勞動	
第二節	工作日的延長	
第三節	勞動強度的增加	
第四節	勞動的荒廢 不幸事件的增加	
第五節	勞動者的饑荒	

第十一章 利潤率的下降……………一八八

第十二章 資本的蓄積……………一九五

第一節 生產永久的繼續（再生產）

第二節 基於剩餘價值的資本增加 資本家的所有權

第十三章 蓄積對於勞動者的影響 產業預備軍 痛苦累增說……………二一九

第十四章 原始的蓄積……………二四九

第十五章 資本家蓄積必然的出路……………二八一

第十六章 貨幣……………二八五

第十七章 資本的循環運動及其通用期間……………三一三

第十八章 商人的活動……………三二七

第一節 買賣

第二節 簿記

第三節 貨幣的費用

第四節 保管費用

第五節 運輸

第十九章 商業資本及商業使用人的勞動……………三三六

第二十章 商業資本對於價格的影響……………三五七

第二十一章 商業資本在歷史上的發展……………三六四

第二十二章 利息及企業利潤……………三八〇

第二十三章 信用制度及銀行制度……………三九九

第二十四章 危機……………四一九

【附錄】 馬克思危機說的本質……………一

通俗資本論

博洽德編
李季譯

第一章 商品價格及利潤

——從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一，二篇及第三卷第二部三五六至三五八頁三九八至四〇二頁摘出。——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維持人類生活所需要的物品對他們的經濟供給。在近世資本主義的國家中，這種供給全是由商品的買賣表現出來的，人們用構成他們的收入之貨幣去購買商品，即獲得此等商品。論到收入，本有許多種類，但我們可將其總括為三大類，就是：資本、年年替資本家生產利潤、土地、替地主生產地租、勞動力。——要在經常的狀況之中，並且要他是一種可用的勞動力——替工人生產勞動工錢。資本家對於他的資本、地主

對於他的土地，工人對於他的勞動力——寧可說，對於他的勞動自身——都視為三種不同的收入——即利潤，地租，和勞動工錢——的泉源。此等收入好像一根或三根永不枯朽的樹的果子，以供終年的消耗；他們構成三個階級——資本家，地主，和工人——長年的收入。因此，從資本，地產，及勞動中產生出來的價值，好像是從三種不同的和獨立的泉源中產生出來的，至於這種價值，是構成上列收入的。

關於決定經濟物品供給的程度，除掉三個階級收入的多少外，商品的價格顯然是重要的，規定價格高低的問題也是政治經濟學從來最注意研究的。

驟然看起來，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什麼難關。我們考究任何種工業生產品，其價格的高低是由工廠主於他的成本費外加上同一部門中通常的利潤而成的。因此，價格是以成本費及利潤的高低為轉移的。

工廠主計算成本費，是將他製造商品所消耗的一切東西都包括在內的。他所消耗的是製造的原料及補助材料（例如棉花和煤炭等等）；次則為機器，用具，建築物；再次則

爲他所付的地租（租金）及勞動工錢。工廠主的成本費可總括爲三項如下：

（一）生產工具（就是原料，補助材料，機器，用具和建築物）

（二）所付的地租（即使工廠建築於自己的地皮上，也要計算地租）

（三）勞動工錢。

現在將這三項中每一項詳細考究一下，便遇着意料不到的難關。先拿勞動工錢來說。工錢愈高或愈低，則成本費也愈高或愈低，已經製成的商品價格也是這樣。然勞動工錢的高低是由什麼東西決定的呢？我們假定是由勞動力的供給和需要「決定的」。資本要工人作工，所以勞動力的需要發動自資本方面。因此，勞動力的需要多，就是指資本的增加多。但資本又是由什麼東西成立的呢？由於貨幣與商品。貨幣（以後還要詳細說明）既只是一種商品，所以資本簡直是由商品而成的。此等商品愈有價值，則資本愈大，而勞動力的需要以及這種需要影響於工錢的高低——更進一步的效力——和製造品的價格也愈大。然構成資本之商品的價值（或價格）又是由什麼東西決定的呢？是

由製造商品所必需之成本費的多少決定的。勞動工錢是包含在這種成本費中的。所以結果是勞動工錢的高低由勞動工錢的高低去說明，商品的價格由商品的價格去說明！或者假定勞動工錢是由工人之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決定的。然生活品自身也是商品，勞動工錢對於此等商品價格的決定是有影響的，所以缺點即刻現表出來了。

工廠主的成本費第二項是生產工具。棉花，機器和煤炭等等都同樣是商品，凡對於那些構成工人生活品或資本家資本的商品所發生的結論，對於這些商品也同樣有效，這是不用不着多說，可以看得清楚的。

所以由成本費去說明價格高低的企圖，是絲毫不成功的。此舉所推出來的結果簡直是，價格的高低是從價格自身去說明的。

工廠主於成本費外加上通常的利潤。一切難關在此處都除去了，因為工廠主必須計算的利潤率是他所知道的，這是同一部門中所共同的。一個工廠主在特別情形之下，有時所得的多於或少於通常的利潤，這自然是常有的事。不過普遍的平均起來，同一部

門中一切企業的利潤率總是相等的。因此，在同一部門中就有一種平均的利潤率。

不僅是這樣。即非同一部門的利潤率也因競爭的原故而彼此大致相等。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因為一個部門中的利潤如果特別高，則他部門中沒有占得這種優勢的資本便要流入這種享特別利益的部門中。或者那些繼續新興的資本，正要找生利的投資處，他們就喜歡跑到這種特別有利的部門中來，於是這個部門中的生產必定大增，為着要使人消納這些增加很多的商品起見，價格及利潤必定減少了。如果一個部門的利潤特別低，則相反的事實必定出現：好些資本必定立即離開這個部門，生產因此減少，而價格和利潤就跟着高漲起來了。

所以競爭使各部門中的利潤率普遍的相等，我們可以說有一種普遍的平均利潤率，在所有生產部門中，這固然不是完全相等的，然總是大致相等的。可是這種情形並不像同一部門中的利潤相等一樣，可以一望而知，因為各部門中通常的費用以及機器的應用和損耗等等是很不相同的。為着使這些差異平衡起見，一個部門中的總利潤比較其他

部門可以高得多或低得多至於總利潤就是工廠主實際加在他所計算的成本費上的百分率。這種現象將真正的實際狀況遮住了。然除去各部門中各種用費外，純利潤是大致相等的。

一種普遍的平均利潤率既然存在，所以一種企業在實際上所獲之利潤的高低是因他的資本的大小決定的。這種企業是造鎗砲，還是製棉襪，——上面已經說過——固然不是完全無關係的，因為利潤率是按投資是否安全和出賣的難易等等而微有動搖的。不過這種差異不是很大的。現在假定普遍的利潤率為百分之十，則一百萬資本所得的利潤顯然比十萬資本所得的利潤要多十倍。（這自然是以營業適當為前提的，就是一種企業中所能遇着的一切特別順利情形或不幸事件都沒有計算在內。）

還有一層，獲得利潤的，不僅為工業中的企業——即生產商品的企業——就是那使商品從生產者達到消費者的商業，以及銀行業，運輸業，和鐵路業等等都獲得利潤。只要事業的經營適當，這些企業計算利潤都是以他們所投的資本多少為標準的。那些實際參加

此等企業行動的人的確相信利潤是自己從資本中產生出來的〔的確相信〕利潤出自資本，好像菓子出自一根培植適宜的樹上一樣——這種見解本不足怪。可是這種利潤不會視為資本固有的東西，但被視為資本家勞動的結果。因為就實際上講，我們常常要以經營事業適當為前提的。企業家個人的能幹是有很大關係的。如果缺乏這一點，那麼，一種企業的利潤就容易降到普通的平均利潤率以下，同時一個能幹的企業家可以使利潤增至這種平均利潤率以上。

第二章 利潤及商品的交換

——從總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一，二篇和第一卷第四章第二節摘出。——

可是一種利潤『自己』怎樣能夠從資本中產生出來呢？資本家生產商品需用一定的錢數，假定為一百馬克。他的全部成本費，如原料，補助材料，勞動工錢，及機器，用具和建築物的損耗等等，都包括在這種數目裏面。後來他將製成的商品出賣一百一十馬克。

如果假定這種製成的商品真正值一百一十馬克，這便是假定這種增加的價值是在生產中憑空起來的。因為資本家用一百馬克所支付的價值，是這種商品生產前已經存在的。這樣憑空而起的創造，是不為一切健全的人類理智所容許的。因此，從前以及現在還有許多人以為商品的價值在生產中並沒有增加，商品製成之後，資本家的手中仍只具有和從前同樣的價值——就我們的例子講，「仍然是」一百馬克。

然資本家出賣商品所得的另外十馬克究竟從那裏來的呢？商品從賣者的手中轉

入買者的手中，僅僅這種狀況不能使商品的價值增加，因為這也是一種憑空而起的創造。通常指出兩種方法去脫離這個難關；一種說：商品在買者的手中比在賣者的手中，價值真正要大些，因為商品滿足買者一種欲望，這是賣者所沒有的；另一種說：商品在實際上未嘗具有買者所必須支付的價值，這種剩餘是從買者方面取來，沒有予以相等價值的。

我們來考究這兩種方法。法國著作家桑當拉（Condillac）于一七七六年（在一

篇商業與政府論文中）說過，「在商品的交換中，以同等的價值易同等的價值，這樁事是

假的。相反的方面却是真的。兩造中每一個人總是以一種更小的價值去換更大的價值。倘若在實際上總是以同等價值相交換，那麼，無論何方都得不到利益。可是兩方都有利益，否則也應當有利益。爲什麼呢？〔因爲〕物件的價值僅由他對於我們欲望的關係而成。對於一個人〔價值〕多的東西，對於別個人〔價值〕少，對於一個人〔價值〕少的東西，對於別個人〔價值〕又多。我們願意拋棄一種于我們無用的東西去獲得一種爲我們所必需的東西；我們願意將〔價值〕少的〔東西〕去換〔價值〕多的〔東西〕。』

這實在是一種特別計算的例子！當兩個人彼此交換的時候，每人付出的比他所得的多些麼？這就是說：我從裁縫手中買一件二十馬克的衣服，當這件衣服爲裁縫所有，價值少於二十馬克，一爲我所有，價值則爲二十馬克！可是物件的價值僅由他對於我們欲望的關係而成，這種見解，也不能推論下去。因爲（關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混同一點此時不講，以後再說）這件衣服對於買者比貨幣固然更爲有用，然貨幣對於賣者比衣服也同樣是更爲有用。

拋開這一點不講，現在假定商品出售的價格普通比他們的價值高些，那就會生出更奇異的結果。假定賣者因為一種不可解釋的特權，將本來價值一百馬克的商品出賣一百一十馬克，因此加價百分之十。賣者獲得十馬克的剩餘價值。可是他做了賣者之後，會要做買者。第三者的商品所有人現在對於他是賣者，並且享有特權，將商品貴百分之十出賣。於是他以賣者的資格所獲得的十馬克，又以買者的資格失去了。就全體講，實際上不外全體商品所有人出售商品都比「商品」價值高百分之十，此事和商品按照他們的價值出售，完全是一樣的。貨幣的名目——就是商品的價格——固然增漲了，可是商品的價值關係卻沒有變動。

反之，我們假定買者有一種特權，能在商品的價值之下購買商品。然買者將為賣者，此處是用不着再提及的。在他做買者之前，他已是賣者。在他以買者的資格獲得百分之十以前，他已經以賣者的資格失去百分之十了。因此，一切情形還是仍舊。●

或者有人要反對此說，以為藉後來的所得去補償這種損失，這只對於後來要再出賣

〔商品〕的買者就是對的〔世間〕也有好些人沒有什麼東西出賣的。代表幻想到底的人，以爲剩餘價值是起於名目上價格的增漲，或起於賣者貴賣商品的特權，他們以爲有一個只買不賣——即只消費不生產——的階級存在。可是這個階級繼續購買〔商品〕所用的貨幣，必定是不須交換，但用任何種權利的名義，或權力的名義，繼續從商品所有人那裏取來的。對於這個階級出售商品，超過〔商品的〕價值，這不過是將白白送掉的貨幣，用欺騙手段再勾回一部分罷了。古代小亞細亞的城市每年給羅馬的資金，就是這樣支付的。羅馬用這種貨幣向他們購買商品，並且買得很貴。小亞細亞人對於戰勝者的貢物藉商業的方法勾回一部分，這是他們欺騙羅馬人。然小亞細亞人究竟還是被欺騙者。〔因爲〕他們的商品始終是用他們自己的貨幣支付的。然這決不是致富或創造剩餘價值的方法。

各單個商品所有人可以因買或賣中的欺騙而致富，這自然是不因上例而發生爭議的。商品所有人甲很狡猾地占了他的同業乙或丙的上風，他們雖立意要圖報復，然達不

到目的。甲將價值四十馬克的酒賣給乙，在交換中獲得五十馬克的谷。甲使他的四十馬克變為五十馬克，就是從少的貨幣中獲得多的貨幣。可是讓我們詳細考究一下。在交換之前，甲的手中有四十馬克的酒，乙的手中有五十馬克的谷，總價值為九十馬克。在交換之後，總價值仍為九十馬克。這種互相交換的價值並沒有增加一點，不過是他在甲乙間的分配發生變化罷了。倘若甲不用隱瞞的交換形態，但直接從乙偷得十馬克，則這種變化還是發生了。互相交換的價值總額顯然沒有因他們分配的變化而增加，恰和一個猶太人沒有因他將十八世紀一個銅幣換一個金幣，遂使一國的貴金屬量增加一樣。一國資產階級的全體是不能欺瞞自己的。

無論如何轉折，結果總是一樣的。相等的價值相交換，固然沒有產生剩餘價值，就是不相等的價值相交換，也沒有產生剩餘價值。流通行程或商品的交換沒有創造價值，商品出售後表見價值的增加，然無論如何，這種價值的增加不是從商品出售中發生的。這種增加也不能由商品價格與商品價值的差異去說明。如果價格與價值真正有

差異，也必先使他與價值劃一。這就是說，視這種情形爲偶然的事，免爲紛亂的附屬情形所牽制。此外，這種劃一並不是僅在科學中才出現的。市場價格時常搖動，或漲或落，互相抵消，使他自己形成平均的價格，作爲他內部的規則。這一點就構成每種長時期的企業中商人或工業家的導路明星。他知道，就一個長時期的全體觀察，商品是依照他們的平均的價格出賣，真正不多不少的。因此，利潤的起源，價值的增加，必定是要在商品按照他的真價值出賣這個前提之下說明的。於是剩餘價值必定已經起源於生產中，這是很顯明的。當商品完成時，當他尙留在第一個出售者手中時所具的價值，必定和最後的買者——即消費者——最終支付的數目是相等的。總說一句：商品的價值必定超過工廠主的成本費，在商品的生產中必定發生了新價值。

上述一點又使我們要問商品的價值到底是怎樣發生的。

第三章 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 社會必需的勞動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二章摘出。——

商品原爲一種外界的對象，這種東西的性質可滿足人類某種欲望，每種有用的東西——如鐵，紙等等——是要從質與量兩方面去觀察的。每種這樣的東西具有各種性質可供各方面的使用。一種東西的使用性使他成爲使用價值。但這種使用性不是飄在空中。使用性受商品本體各種性質的限制，沒有商品本體，他是不能存在的。所以商品本體——如鐵，小麥，金剛石等等——是一種使用價值或財。

交換價值起初好像是一種使用價值與他種使用價值互相交換的數量關係。一種商品的一定數量通常與他種商品的若干數量相交換：這就構成他的交換價值——這種關係是隨時隨地變化的。因此，交換價值好像是一種偶然的和純粹相對的東西，就是（和桑蒂拉所說的一樣）他好像『僅由商品對於我們欲望的關係而成』。一種爲商品所固有的交換價值好像是無意識的話。讓我們對於此事來詳細考究一下。

一定的商品，例如一選特列（Zentnar）小麥，換若干靴墨，若干綢子，或若干金子等

等，總之，他是在最不相同的比例中與別種商品相交換。所以小麥有多種交換價值。但是這若干靴墨，綢子，和金子等等既爲一遷特別小麥的交換價值，則他們必是同樣多的交換價值。由此所得的結論是第一，同一商品各種有效的交換價值表現一種相等物；第二，在交換價值的背後必隱藏着一種成分，而交換價值不過是將這成分表現出來罷了。

我們再拿兩種商品來說，例如小麥和鐵。不論他們的交換比例如何，總可以在一種相等的程式中表現出來，就是一定分量的小麥等於若干分量的鐵。例如一個遷特別小麥等於兩個遷特別鐵。這個方程式所表示的是什麼呢？就是有一種等量的共同物存在。遷特別小麥和兩遷特別鐵這兩種不同的東西中。所以這兩種東西等於第三種物。至於這第三種物既不是第一種東西，又不是第二種東西。因此，這兩種東西的每一種如爲交換價值時，必可化爲第三種物。

這種共同物並非商品自然的性質。商品有形的性質因爲使商品有用——即使商品成爲使用價值——才拿來計較。至於在交換關係中商品的使用價值是暫時置諸度外的。

因爲此處只要使用價值是在適當的比例中存在的，那麼，一種使用價值的效用恰和其他每一種使用價值是一樣的。或者和老巴邦（Barbon 一六九六年）所說的一樣：『當商品的交換價值相等時，則一種商品恰和他種商品是一樣好的。在同等交換價值的物品中並沒有何種差異或區別。……一百馬克的鉛或鐵，和一百馬克的銀或金恰是相等的交換價值。』各種商品爲使用價值時，則性質各殊，爲交換價值時，不過是分量不等罷了。

現在將商品本體的使用價值拋開不講，則商品本體還只剩着一種性質，即是勞動生產物的性質。然勞動生產物一入我們的手中也已經是起過變化的。我們如果不管商品的使用價值，則我們也將他的有形的成分和形態置諸度外了，至於這些成分和形態就是使他成爲使用價值的。他不復是桌子，房子，棉紗，或其他有用的物品了。所有他的有形的性質都除去了。他也不復是木工勞動，建築勞動，紡績勞動，或其他一定的生產勞動的產物。他只是人類勞動——抽象的人類勞動——的一種產物，這就是說，他只是支出人類勞動力的的一種產物，而不問這種勞動力支出的形態如何，不問這是從一個木匠，一個磚匠，

或一個紡績工人支出的。此等物件所表現的只剩着一點，就是在他們的生產中，人類的勞動力是支出過的，人類的勞動是堆積過的。

一種使用價值或財所以有一種價值，就是因為有抽象的人類勞動結晶在他的裏面。然他的價值的大小是怎樣測量的呢？是由他所含之『價值形成的實體』——即勞動——分量〔測量的〕。勞動的分量自身是依時間測量的，而勞動時間又是以一定的時間部分——如時、日等等——為標準的。

一種商品的價值既是依其生產所支出的勞動量而決定的，那麼，好像一個人愈懶惰或愈笨拙，則他的商品愈有價值，因為他完成此商品所花費的時間是愈多的。然構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等的人類勞動，是同樣的人類勞動力的支出。在商品界價值中所表現的社會總勞動力雖由無數個人的勞動力而成，然在此處總是視為同樣的人類勞動力。此等個人勞動力中的每種〔勞動力〕當他構成一種社會平均的勞動力時，當他為這樣社會平均的勞動力而起作用時，即當一種商品的生產只用平均必需的或社會必需的勞動

時間時，這每種勞動力量是同樣的人類勞動力量。所謂社會必需的，就是指在現有的經常生產條件之下，用社會平均程度的勞動熟練和勞動強度，生產一種使用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例如英國自採用蒸氣織機以後，將一定量的紗織成布匹，恐怕只需從前勞動的半數就夠了。英國的手工織布匠人織成同樣多的布，在實際上還是需要和從前一樣的勞動時間，可是他個人勞動時間的產物現在只能代表一半的社會勞動時間，因此，也只有他從前價值的一半了。

所以只有社會必需的勞動量或生產一種使用價值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才是決定商品價值之大小的。各單個商品在此處只作為他同類的平均標本。凡含有同樣勞動量的商品，或在同樣勞動時間能够生產的商品，都具有相等的價值量。一種商品的價值對於其他每種商品價值的關係，恰等於生產一種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對於生產他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關係。『從價值方面看來，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結的勞動時間。』【註】

【註】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評第五頁，一八九七年司徒嘉德新版。(Zur Kritik der Politi-

tischen Oekonomie)

所以生產一種商品所需的勞動時間倘若常是相同的，則商品價值的大小是不變動的。可是勞動時間是跟着勞動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的。勞動生產力是由種種情形決定的，就中如勞動者熟練的平均程度，科學及其工藝應用的發達程度，規畫生產進程的方法，生產工具的範圍和功能，以及種種自然的關係，都是決定他的〔要素〕。例如同量的勞動在豐年的時候比荒年可獲兩倍的小麥。同量的勞動在豐富的礦山中比不豐富的礦山可掘得更多的金屬，餘此類推。金剛石很少出現於地表上，所以掘金剛石平均要費很多的勞動時間。結果，金剛石以很少的生產物代表很多的勞動。如遇着豐富的礦山，則同量的勞動可獲很多的金剛石，而他們的價值便下降了。倘若能以少量勞動使石炭變成金剛石，則其價值可降至磚瓦的價值以下。概括起來說：勞動的生產力愈大，則生產一種物品所需的勞動時間愈少，這種物品所含的勞動量也愈少，他的價值也愈少。反之，勞

動的生產力愈小，則生產一種物品所需的勞動時間愈多，而他的價值也愈大。

一種東西可以有使用價值而沒有交換價值。當人類不費勞動，可以利用這種東西的使用性時，就表現這種例子出來了。如空氣，未經開墾的土地，自然的牧場，以及野生的木材等等就是如此的。一種東西可以有使用性，且為人類勞動的產物，但非商品。凡用自己的生產物去滿足自己欲望的人，固然創造了使用價值，但沒有創造商品。他要生產商品，那麼，他必定不僅是生產使用價值，並且是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社會的使用價值。最後，一種東西如沒有使用價值，便不能有價值。如果他是無用的，則他所含的勞動也是無用的，這不能算做勞動，因此也沒有構成價值。

第四章 勞動力的買賣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第三節摘出。——

商品的價值不是別的東西，只是含在其中的人類勞動，我們知道這一點之後，就要回

轉去問，工廠主怎樣能够從他的商品生產中取得一種價值，大於他所投入生產中的價值。我們再將前所設的問題提出：資本家生產一定量的商品需要一定量的金額，假定爲一百馬克。後來他將這製成的商品出賣一百一十馬克。「我們的」研究既已經指出這十馬克的超過價值並不是出於流通進程中（即商品的交換中），那麼，他必定是起於生產進程中。現在要討論的，就是指明這是怎樣起來的。

大家一經知道價值的發生是由於社會必需的勞動，這個問題就解決一部分了。要用現有的生產工具，如紡績機器和棉花等造成棉紗，當在紡績所中從事勞動。這種勞動既是社會必需的，所以他產出價值。勞動對於原有的生產材料——此處爲生棉花——加上一種新價值，同時他將磨損的機器等等的價值轉移到紗上去。然尚有一種難關，就是資本家對於這種新供給的勞動，在他的成本費中好像是已經付出過的。因爲在他的成本費中，除掉機器，建築物，原料，及助成品的價值以外，還有勞動工錢一項。他對於所供給的紡績勞動，恰恰付出此項工錢。因此生產後所存在的一切價值好像在生產前就已經是

存在的。

然紡績勞動新產出的價值，未必與資本家作爲勞動工錢付出的價值無條件地一致，這是很顯明的。這種由勞動新產出的價值可以更大或更小些。如果他是更大些，那麼，我們在此處便找着剩餘價值的源泉了。

然我們不是已經有一種假定，認一切買賣中正當的價值是支付了麼？我們不是曾經證明，價格和價值的差異雖時常出現而這種差異究竟無所說明麼？同樣，資本家付錢給工人，少於他的價值，這雖是常有之事，然此處只能視作例外。剩餘價值的發生必須在經常的例子中說明出來，就是資本家對於他用勞動工錢所買的東西，是付出充分價值的。因此，〔我們〕對於資本家與工人間這種特別買賣，必須加以詳細研究。

資本家付出工錢，從工人買來的東西，是他的勞動能力或勞動力。然貨幣所有人要能夠購買勞動力，有種種條件是必須實現的。勞動力能夠做商品在市場上出現，是因爲他的所有人要將他出賣。他的所有人要將他當作商品出賣，此人必須能夠處置他，因此，

此人必須是自己勞動能力的自由主人，必須是自己身體的自由主人。勞動力所有人與貨幣所有人在市場上相遇，他們彼此的關係是同樣的商品所有人，不同的地方，只是一爲購買者，一爲出賣者，雙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人。這種關係要繼續下去，則勞動力所有人出賣勞動力，必須是只限於一定時間的。因爲他如果將勞動力一次完全出賣，則他將他自身出賣了，他由一個自由人變爲一個奴隸，由一個商品所有人變爲一種商品了。

貨幣所有人在市場上遇着充作商品的勞動力第二個重要條件是，這種勞動力所有人對他的勞動形成的商品不能夠出賣，反必須將存在他的身體上的勞動力出賣。他如果沒有生產商品所必需的生產工具——如原料和勞動工具之類——又沒有生活資料足以維持生活，至商品的完成與出賣時爲止，那麼，上述的事情就會出現。

所以貨幣所有人必須在商品市場上遇着自由的勞動者，所謂自由，是有兩重意義的，〔第一〕他是一個自由人，可以使他的勞動力做他的商品，〔第二〕他沒有別的商品出賣，凡使他的勞動力實現所必需的東西，他一點也沒有。

自由勞動者爲什麼在市場上與貨幣所有人對立着，這個問題不是貨幣所有人感覺與味的。就是我們，暫時也一樣不感覺與味。可是自然固未嘗在一方面產出些貨幣所有人或商品所有人，在他方面產出些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這是一樁很顯明的事。這種關係決不是一種自然史的關係，也不是一種爲一切歷史時期所共同的社會關係。這顯然是過去歷史發達的產物，是許多經濟革命的產物，是一批社會生產舊形態消滅的產物。

現在要詳細攷究勞動力這種特別商品。他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樣，具有一種價值。然這種價值是怎樣決定的呢？

勞動力的價值和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他的生產——並且還是再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勞動力僅能爲活人的屬性而存在，是以個人的存在爲前提的。如果個人存在，則勞動力就是由他自己維持生存產生出來的。活人要維持他的生存，需要一定量的生活品。因此，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化爲生產這種生活品必需的勞動

時間，換言之，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他的所有人生活必需的生活品的價值。

生活品的數量必須足以維持勞動的個人經常的生活狀況。自然的欲望，如食物，衣服，燃料和居住等等是因一國自然的狀況而各不相同的。在他方面，所謂必要的欲望之範圍以及其滿足的方法，大部分是以一國的文化程度為轉移的，此外，自由勞動者這個階級在何種條件之下，在何種習慣及生活要求之中形成出來的，這一點也很關重要。因此，勞動力價值的決定含有一種歷史的和道德的元素，這是他和其他商品相反的地方。然在一定國家一定時期中，必需生活品的平均範圍是有一定的。

勞動力的所有人是終久要死去的。如果像資本繼續不斷的需要所要求的一樣，須有勞動力的相等物繼續在市場出現，那就必須有同數的新勞動力繼續代替那因損傷或死亡從市場上消滅的勞動力。因此，生產勞動力必需的生活品之數量包含補充力——即勞動者的子女——的生活品在內。此外，學習一定勞動部門所需的技能和熟練之教育費也要計算在內，不過通常的勞動力所需的教育費是很少的。

勞動力的價值是由一定量的生活品的價值而成的。因此，勞動力的價值是和這種生活品的價值共同變化的，即是和生產生活品所需勞動時間的多少共同變化的。一部分生活品，如食物和燃料等等是每日要消耗的，是每日必須補充的。別種生活品如衣服和家具等等可以應用到一長時間，因此，只在長時間中才加以補充。有些商品必須每日購買或付價，有些商品是每星期購買或付價，還有些商品是每三個月購買或付價的。此項支出的總額可以作一年分配，而必須以每日平均的收入來作抵補。如果將勞動者一年所消耗的一切必需生活品的價值統計起來，而以三百六十五去除這種總數，便得着勞動者每天真正的價值。假定此等平均日必需的商品額含有六點鐘的社會勞動，則半天的社會平均勞動就結晶在每天的勞動力中，換言之，勞動力每日的生產需要半個工作日。〔註〕勞動力每日的生產所需的勞動量構成勞動力每日的價值，即構成每日再生產的勞動力之價值。如果半天的社會平均勞動恰表現於一種金額三馬克或一達列的價值中，則一達列就是一種與勞動力每日價值相符的價格。如果勞動力所有人出賣勞動力，每

日獲一達列，則勞動力的出賣價格恰與勞動力的價值相等，照我們的前提講，貨幣所有人是付出了這種價值。

【註】編者按：讀者對於這一點必須特別注意。奧國宮庭顧問官兼薩洛衛瑟地方 (Zernowitz)

佛蘭瑟爾塞夫大學 (Franz-Josefs-Universität) 政治經濟學教授克乃活施特博士 (Dr. Juris

Friedrich Kleinwächter) 對於此例子的了解是，馬克思認勞動者生產他維持生活所用的東西

約六點鐘。(參看克氏國民經濟學教科書一五三頁——Lehrbuch der Nationalökonomie)

當購買者與出賣者締結契約時，勞動力的使用價值還沒有真正轉移到購買者的手中，這是勞動力這種商品所具的特性。他這種使用價值要到後來力的表見時，方才成立。因此力的讓渡與力的真正表現在時間上是前後隔離的。此等商品在出賣中，使用價值形式上的讓渡與使用價值真正引渡給購買者，在時間上既是前後隔離的，所以支付工錢大概也是到後來才實現的。在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國家中，要等到勞動力已經運用之後——例如每星期終日——才支付工錢。因此無論在何處，勞動者總是將勞動力的使

用價值先給資本家的；他在獲得勞動力價格之前，就讓購買者去消耗這種勞動力。因此，無論在何處，勞動者總是賒賣給資本的。

第五章 剩餘價值是怎樣起源的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摘出。——

勞動力的運用就是勞動自身。當購買勞動力的人令出賣勞動力的人作工時，他使消耗這種勞動力。資本家以銳利的眼光，選擇種種適合於他的特別事業——紡績業和製靴業等等——的生產工具和勞動力，並且令勞動者運用他的勞動去消耗生產工具。資本家遇着勞動力，他必須開始接受這種力及其勞動，當勞動起源之時，資本家是還沒有存在的。勞動隸屬於資本之下引起生產方法的變化，這樁事是後來才發生的，因此，〔我們〕要在後面才加以考究。

資本家購買勞動者的勞動力，拿來使用，在這種勞動進程中表見兩個特點。

〔第一〕勞動者是在資本家管理之下工作的。資本家所注意的事是勞動的進行順利與生產工具的使用適宜。換言之，勞動者在工作進程中的自由與獨立是消滅了的。

第二，生產物是資本家的所有物，非勞動者的所有物。照我們的前提講，資本家對於勞動力一日的價值，是付出過的，所以勞動力的使用就隸屬於他。其他為產出生產品所需的要素——即生產工具——也是屬於他的。勞動進程中的東西都是資本家購買的，因此生產物就是他的所有物。

這種生產物是一種使用價值——即紗，靴子等等。例如靴子雖也有幾分是構成社會進步的基礎，資本家雖是一個決絕的進步主義者，然他不是為自力的緣故製造這種靴子的。此處所以生產使用價值，只因這種使用價值負有交換價值在他的肩上。資本家所注重的有兩點：第一，他要生產一種有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要生產一種出賣的東西，即商品；第二，他將好好的貨幣，送到市場上去換取生產工具和勞動力，他〔現在〕要生產一種商品，而其價值則高於此等生產工具和勞動力價值的總和。他不僅是要生產使用價值，

還要生產價值；不僅是要生產價值，還要生產剩餘價值。

我們知道，每種商品的價值是由他所含的勞動量決定的。這一點對於資本家所視爲勞動進程結果的生產物也是有效的。因此，〔我們〕當首先計算在這種生產物中結晶的勞動。

即以棉紗爲例。要製成棉紗，首先需要原料，例如十磅棉花。棉花的價值多少，起初用不着去探討，因爲資本家是已經照棉花的價值——例如十馬克——購買進來的。生產棉花所需的勞動已經是作爲普通社會的勞動，在棉花的價格中表現出來的。我們還要假定製造棉花時所消耗的勞動工具——紡錘等等——爲二馬克的價值。如果十二馬克這筆金額是二十四個勞動時間或兩個工作日的生產物，則第一種結果就是兩個工作日結晶在棉紗中。生產棉花所需的勞動時間是生產棉紗——棉花構成他的原料——所需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因此，這種生產棉花所需的勞動時間是包含在棉紗中的。就是對於生產紡錘——沒有他的消耗，棉花即不能紡成紗——所需的勞動時間也和前者是一樣的。然有

一個假定，就是所消耗的只限於在一定的社會生產條件下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倘若紡一磅紗只要一磅棉花，則紡成一磅紗時便只能消耗一磅棉花。對於紡錘也是一樣。如果資本家發生幻想，用金紡錘去代替鐵紡錘，然在棉紗的價值中却只計算社會必需的勞動——即生產鐵紡錘必需的勞動時間。

現在來講紡績工人自身的勞動對棉花所加的價值部分。我們假定紡績勞動為單純勞動，為社會的平均勞動。大家以後會看見，即與此相反的假定，對於本問題也不發生變化。

在紡績進程中只消耗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在經常的生產條件之下，一磅又三分之二的棉花於一個勞動時間中紡成一磅又三分之二的棉紗，而工作日為每日十二點鐘，則 $12 \times \frac{1}{2}$ 磅的棉花變成 $12 \times \frac{1}{2}$ 磅的棉紗。因為只有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才視為價值形成的〔要素〕。

勞動恰為紡績勞動，他的材料恰為棉花，他的生產物恰為棉紗，這一點對於價值的形

成完全是無關輕重的。倘若勞動者不在紡績廠作工，但在煤礦中作工，則動勞的對象即為自然界存在的煤炭，然從礦牀採掘一定分量的煤炭——例如一噸特別——即表現所吸收的一定分量的勞動。

勞動力一日的價值等於三馬克，六個勞動時間結晶在三馬克中間，而生產勞動者一日生活品的平均數為六個勞動時間——以上各點都是在勞動力的出賣中所假定的。現在紡績工人如果在一個勞動時間中將一磅又三分之二的棉花紡成一磅又三分之二的棉紗，【註一】則他在六個勞動時間中便將十磅棉花紡成十磅棉紗。這種棉花在紡績進程中就吸收了六個勞動時間。這種勞動時間是由一種三馬克的金額表現出來的。因此，這種棉花便因紡績自身加上一種三馬克的價值。

【註一】此處的數目完全是勉強擬定的。

我們現在來考究這種生產物——十磅棉紗——的總價值。在棉紗中結晶的，為兩個半工作日，兩天包含在棉花和勞動工具中，半天勞動在紡績進程中被吸收了。

這種勞動時間是在一種十五馬克的金額中表現出來的。因此那和十磅棉紗價值相等的價格爲十五馬克，一磅棉紗的價格爲一個半馬克。

資本家驚慌起來了。這種生產物的價值等於前此所投下之資本的價值。前此所投下的價值沒有增殖起來，沒有產生剩餘價值。十磅棉紗的價格爲十五馬克，而十五馬克是曾經付出去的：即對如棉花付十馬克，對於消耗的勞動工具付二馬克，對於勞動力付三馬克。

資本家或者會說，他拿貨幣出來的目的是在獲得更多的貨幣。然到地獄之路是用善良的意見鋪成的，資本家也可以同樣懷抱一種意見，要獲得貨幣，不事生產。他示威來了。他不要再爲人所乘了。將來他自己不製造商品，但購買市場上現成的商品。可是與他同等的一切資本家如果都這樣做，他將從何處市場上去找商品呢？貨幣呢，他是不能夠吃的。他熱心來宣傳。他的犧牲是當爲人所敬重的。他本來可以浪費他的十五馬克。然他不浪費，却拿來用在生產上，使棉花因此而成棉紗。此舉的報酬是他所有

的東西係棉紗，不是良心的譴責。此外，沒有東西的地方，即皇帝也失掉他的權力了。無論他有何種克己的勞務，然沒有東西可作特別報酬，因為從〔生產〕進程中產出之生產物的價值，僅等於投入其中的商品價值的總額。於是他引以自慰的是，道德即是道德自己的報酬。但不是這樣，他竟強項起來了。棉紗對於他是沒有用處的。他生產此物是爲着出賣的。所以他可以將此物賣去，最好是將來只生產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他咬牙切齒地挑戰起來了。勞動者是在露天中運用自己的四肢生產商品麼？他不是以材料給勞動者，使後者用這種材料並且在這種材料中才能實現其勞動麼？社會中的最大部分既是由這種一無所有的人組成的，那麼，他對於社會不是因他的生產工具——棉花和紡錘——而有一種無量的勞務麼？他還以生活品供給勞動者，他對於勞動者不是有一種同樣的勞務麼？他對於這種勞務不應當計算麼？然勞動者不是將棉花和紡錘製成棉紗，對於他也有一種相對的勞務麼？並且這裏不是講勞務。勞務不過是一種使用價值——不論其爲商品或勞動——有用的效能罷了。此處所注重的問題是交換價值。資本家付

給勞動者三個馬克的價值。勞動者轉給他一種恰恰相等的價值，即加在棉花中三馬克的價值，這是以價值換價值。資本家剛才還是資本式的氣燄凌人，現在忽然和他自己的勞動者一樣，取一種謙遜的態度。他不是自己曾經勞動過麼？監督紡績工人的工作不是由他履行了麼？他這種勞動不是也構成價值麼？他自己的監督人和他的管理人都聳一聳肩。可是同時他便微微地笑着恢復他從前的面容了。他以譫語來愚弄我們，但他却不花費一文。他將此等事以及同樣無聊的遁辭和空洞的言語留給那些公然雇傭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去做。他自己是一個實行家，他對於營業範圍以外所說的話固不限定常去思索，然他在營業中所作所爲的事，常是明白的。

我們來詳細考究一下。勞動力一天的價值爲三馬克，因爲有半個工作日結晶在勞動力自身中，即因爲生產勞動力每日必需的生活品要費去半個工作日。可是含在勞動力中間的過去勞動與勞動力〔現在〕所能表現的生勞動，勞動力一日的維持費與勞動力一日的表現，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分量。勞動者在二十四點鐘內只需半個工作日維持

他的生活，然這一點決不會阻止他去做整天的工作。勞動力的價值與勞動力在工作進程中所增殖的價值是兩種不相同的分量。當資本家購買勞動力之時，他的心目中已經看出這種價值的差額。勞動力的有用性是用去紡棉紗還是用去製靴子，這只是一種不可少的附帶條件，因為勞動要形成價值，必須用在有用的形態中。然〔勞動力〕這種商品的特別使用價值是價值的泉源，並且是大於勞動力自身價值之價值的泉源——這是很關緊要的地方。這是資本家從勞動力所希冀的勞務。他在此是依商品交換的永久律進行的。就實際上講，出賣勞動力的人和出賣其他商品的人一樣，是獲得他們的交換價值，讓渡他們的使用價值。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自身——不屬於他的出賣人，恰和已經出賣的油的使用價值不屬於油商一樣。貨幣所有人付出勞動力一天的價值，這一天中勞動力的使用——即整天的勞動——就屬於他了。勞動力雖可以整天活動，然他一天的維持只費半個工作日，因此，一天中因勞動力的使用所創造的價值，大於他自己一天價值的二倍。——這種情形對於購買者是一種特別幸運，然對於出賣者也並不是不正當

的勾當。

這種使資本家欣悅的事情，他已經預先看見了。因此，勞動者在工廠中找着必需的生產工具，這不僅是爲着一種六點鐘的工作進程，還是爲着一種十二點鐘的工作進程。六個勞動時間既吸收十磅棉花，使之變成十磅棉紗，所以十二個勞動時間便吸收二十磅棉花，使之變成二十磅棉紗。我們將這延長的工作進程的生產物來考究一下。現在有五個工作日結晶在這二十磅棉紗裏面，即四個工作日結晶在被消耗的棉花量與勞動工具中，一個工作日則在紡織進程中爲棉花所吸收了。然五個工作日用金子表現出來爲三十馬克。這就是二十磅棉紗的價格。一磅棉紗費一個半馬克，這是前後一樣的。可是在「工作」進程中所投入之商品的價值總額爲二十七馬克，而棉紗的價值則爲三十馬克。這種生產物的價值比他的生產時所投入的價值，增加九分之一。所以二十七馬克就變爲三十馬克。這二十七馬克加上了三馬克的剩餘價值。手術畢竟成功了。

這個問題的一切條件都已解決，却沒有違背商品的交換律。相等的價值與相等的

價值交換。資本家以購買者的資格，依照每種商品——棉花，紡錘，勞動力——的價值付錢。他後來所做的事也是別個購買商品的人所做的：就是他消耗商品的使用價值。勞動力的消耗產出二十磅棉紗的生產物，其價值為三十馬克。資本家購買商品之後，再回到市場，出賣商品。他出賣棉紗，每磅為一個半馬克，比棉紗的價值，不多一文，也不少一文。然他從流通中所獲的，比他原來投入流通中的，多三馬克。

今將價值形成的進程與價值增殖的進程比較一下，則價值增殖的進程不過是延長至某一點之價值形成的進程罷了。價值形成的進程如果僅至那補充資本所付出的價值之點為止，則他就是單純的價值形成的進程。他如果超過這一點，則他變為價值增殖的進程了。

然生產使用價值所消耗的時間要是社會必需的，這種勞動才可算為形成價值的東西。勞動力的作用必須在經常的條件之下。如果紡績機是紡績業中社會通行的勞動工具，便不能以紡織車去給勞動者。也不可捨經常品質的棉花，而予以劣等棉花，以致時

時刻刻有破斷之虞。在這兩個例子中，他生產一磅棉花所消耗的時間必多於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而這種超過的時間不能夠形成價值或貨幣。還有一層，勞動力自身也須是合乎經常標準的。在運用勞動力的產業部門中，這種勞動力必須有〔該部門〕所通行的平均技能、熟練和敏捷。勞動力的表現必須在通常平均量的努力和社會普通程度的強度中。資本家對於這一點也是集精會神地加以監視，務使不浪費片刻時間。他購買這種勞動力至一定時間之久。他於是主張保持自己的權利。也不願意被盜。末了，原料和勞動工具不可有不適當的消耗，因為浪費材料或勞動工具就表現支出過分的勞動，這是不能算數的，也是不能加入價值形成的生產物中的。

資本家所占有的勞動為單純的社會平均勞動或為複雜勞動，此點對於價值增殖的進程，絲毫不關緊要，這是前面提及過的。凡視為高級複雜勞動，就是含有高級教育費之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的生產花費更多的勞動時間，因此，他和單純勞動力相比，具有一種更高的價值。如果這種〔勞動〕力的價值是更高些，那麼，他也是在更高的勞動中表

現出來的，因此，在同一時間內他就結晶於一種比較更高的價值中。然無論紡績勞動與寶石細工勞動兩者間有何種程度上的差異，而寶石細工勞動者補充他自己勞動力價值的勞動部分，與他創造剩餘價值所加入的勞動部分，在性質上是沒有區別的。【註二】

【註二】 高級勞動與單純勞動，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的區別，有一部分是建築在幻想上的，

否則至少是建築在那久已不復真正存在而僅為因襲的想像之區別上的；還有一部分是建築在工人階級中某幾層困難的地位上的，——這種地位使他們不能像其他各層一樣，得堅持取得他們的勞動力的價值。偶然的情形在此處也發生很大的影響，使相同的勞動種類變易其位置。

例如在一切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中，工人階級的體力衰弱了並且相對地用盡了，於是需要多量筋力而通常並非複雜的勞動，變成比許多精細勞動更高的（勞動），至於這種精細勞動反降到單純勞動的地位，英國一個泥水匠的勞動比一個綢緞織工的勞動地位要高得多，就是一個例子。在另一方面，一個裁剪棉花工人的勞動雖要費許多筋力，並且很不合衛生，然又只視為單純勞動。此外，大家不要懷着幻想，以為所謂熟練勞動在一國的勞動中是占顯著的範圍。

列恩 (Lain) 計算英格蘭和威爾士 (Wales) 有一千一百萬工人是倚靠單純勞動生存的。當列氏著作出現之時，〔這兩處的〕人口數為一千八百萬，內中除去一百萬貴族和一百萬受拯濟的人，流氓，罪犯，娼妓等等，還有四百萬中等階級，凡小的田地房屋出租人，官吏，文人，技術家，教員等等都包括在內。他要得到這四百萬數目，除掉銀行家等等之外，把一切報酬較多的「工廠勞動者」算作中等階級的勞動部分！就是泥水匠也在熟練工人之列。除此以外，則為上面所說的一千一百萬人。（參看列恩國民的貧窮 *Das Elend der Nation* usw. 一八四四年倫敦出版。）『那個除掉獻出普通勞動外即無以為生的大階級占國民的大部分。』（見密爾 James Mill 的「植民論」不列顛百科全書補遺，一八三一年出版。）

第六章 不變資本及可變資本 固定資本及流通資本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六至七章第三卷第一部八至十章第二卷第八章摘出。——

我們知道剩餘價值起源於商品的生產中，並且知道他是怎樣起源的，於是就可以明白各單個企業中所產出的剩餘價值的分量必定是不相同的，並且是無關於資本之大小的。因為我們已經看見剩餘價值不出生於已經存在的生產工具中，僅出生於新服務的生勞動中。在我們所舉的紡績工人例中，資本家對於全部生產工具（棉花和勞動器具）付出二十四馬克；另有三馬克的勞動工錢。紡績勞動對於此二十四馬克——即對於生產工具的價值——無所改變；他恰將這種分量轉移到棉紗上去了。反之，三馬克的勞動工錢是消耗了，繼着這種工錢出現的是一種六馬克的新價值。

資本家對於生產工具——即原料，補助材料，和勞動工具——所用的資本部分在生產進程中沒有改變他的價值的分量。因此，我們稱他為不變資本。

反之，用於勞動力的資本部分在生產進程中改變了他的價值。這一部分再生產他自己的價值，並且再生產一種剩餘，即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自身是或大或小的。這種資本的部分從一種不變的分量不斷地轉化為一種可變的分量。因此，我們稱他為可變。

資本。

在各種產業部門中，對於同量的勞動工錢（可變資本）可以配上極異量的生產工具（不變資本），這是很顯明的。一種勞動力在一個機器工廠中作工所需的生產工具量與在一個棉花紡績廠所需的不同，與在一個煤礦中所需的又不同，餘此類推。資本這種『有機的組成』（我們要這樣稱呼他的不變部分與可變部分的關係）是跟着產業部門的不同而起變化的。此等千差萬別的關係不僅是可以想像的，並且還是實際存在的。

我們現在將三種不同的資本（出於三種不同的產業部門）用以下有機的組成表現出來：

I. 80c (不變)	+ 20v (可變)
II. 50c	+ 50v
III. 20c	+ 80v

假定在三個產業部門中勞動力的剝削恰是一樣的，例如這些勞動力所供給的價值恰爲他們在勞動工錢中所獲的兩倍，便發生以下的結果：

資本 I 產出 20m (剩餘價值)

資本 II 產出 50m

資本 III 產出 80m

利潤既是依所消耗的全部資本之超過額的百分率計算的，所以上列數目就是指一種百分之二十的利潤，一種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和一種百分之八十的利潤。此外，勞動者的利用不是到處相同的，在一種企業中多些，在別種企業中又少些。還有別種情形足以影響各單個產業部門中，甚至於各單個企業中剩餘價值的分量，資本週轉的速度就是一個例，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討論的。從以上各點所抽出的結論是，實際生產的剩餘價值量，在一種企業中與別種企業不同，至於在一個產業部門中與別個產業部門不同，更不用說了。雖是這樣，然事實上有一種相等的利潤率出現，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拿五個不同的生產部門爲例，投入他們中間的資本有機的組成是各不相同的，（假定勞動力所供給的剩餘價值都等於他自己的價值百分之一百）其式如下：

資 本	剩 餘 價 值	生產物的價值	利 潤 率
I. $80c + 20v$	20	120	20%
II. $70c + 30v$	30	130	30%
III. $60c + 40v$	40	140	40%
IV. $85c + 15v$	15	115	15%
V. $95c + 5v$	5	105	5%

此處各種生產部門對於勞動是同等的剝削而有極不相同的利潤率。

此五個部門中所投的資本總額等於五百；此等資本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總額等於一百一十；此等資本所生產的商品總價值等於六百一十。我們如果視這五百爲一種單一的資本，而一至五項只是構成他的相異的部分，（例如在一個棉花工廠中有種種部分，即

刷毛室，梳毛室，紡績室，和織布室，其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比例不同，然必首先對於全工廠而作一種平均的比例計算。那麼，這五百資本的平均組成等於 $30c + 110v$ ，用百分率計算，則為 $70c + 22v$ 。每一百資本只視為總資本五分之一，而 $70c + 22v$ 這種平均組成作為每一百資本的組成；於是每一百資本得平均剩餘價值二十二。因此平均利潤率等於二十二，末了，全部生產物五分之一的價格等於一百二十二。所以前此所投的總資本五分之一的生產物也必定依一百二十二出賣。

現在還有一樁事情要加以考慮，才不致流於完全錯誤的結論。不變資本——即生產工具——自身又是由兩種本質不同的部分成立的。構成不變資本的生產工具，其種類是不相同的。就要緊的講，為建築物，機器，器具，原料，和補助材料；即輔助工作的勞動工具。與工作進行中的勞動對象。在生產中勞動工具與勞動對象較，有一種本質上不相同的任務，這是很顯明的。用作燃料使機器發熱的煤炭一消滅，便一點影兒也沒有了，使車軸潤滑的油也是如此。但顏料和其他補助材料一經消滅，則表現於生產物的性質中，原料

構成生產物的實質，但他的形態變化了。總之，原料以及補助材料在生產中是完全消滅了的；他們起首出現於勞動進程中所具的獨立形態一點形跡也沒有了。勞動工具就不是這樣的。一種器具，一種機器，一種工廠建築物，一種收藏所等等，要保持其原來的形態，要他們明天到勞動進程中去的形態，和昨天是一樣的，方可在勞動進程中運用。在他們的生存中，即在勞動進程中，他們對於生產物是保持他們獨立的形態，就是他們歸於無用了，他們還是保持他們獨立的形態。機器，器具，和勞動建築物等等的遺骸，對於他們幫助構成的生產物，依然是分離而存在的。我們試考究這種勞動工具運用時的整個時期，即從他出現於工廠的日子起，到他被放棄而投入收藏室的日子止，在這個時期中，他的使用價值被勞動完全消耗了，他的交換價值則因此完全轉入生產物中。例如一架紡績機用了十年，則他的總價值便在這十年的勞動進程中轉入十年的生產物中了。一種勞動工具，其生存期包括數目或多或少之週而復始和繼續不斷的勞動進程，關於這一方面，勞動工具和人有相同之點。每日使人於二十四點鐘內距死期愈近。可是大家却不能正確

看到一個人距死期已經是近到什麼程度了。然這一點不足以使人壽公司不能從人的平均壽命中抽出很的確的——并且更有甚於此的——和很有利益的結論。對於勞動工具也是如此。我們從經驗上知道一種勞動工具——例如某種機器——平均可用多久。假定他的使用價值在勞動進程中只經過六日，那麼，他每個工作日平均失去他的使用價值六分之一，因此，他將他的價值六分之一轉移給每日的生產物。一切勞動工具的消耗都是照這種方法計算的。

一種生產工具對於生產物所轉移的價值從不會多於他在勞動進程中因他自己的使用價值消滅而喪失的〔價值〕。這是很顯明的。倘若他沒有價值可喪失，這就是說，倘若他自身不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則他便沒有價值可轉移到生產物上去。他變成使用價值的形成者，但非交換價值的形成者。凡不加入力而因自然存在的一切生產工具——如土地，風，水，鑛脈中的鐵，和原始森林的木材等等——都在這種例子之列。

勞動工具的交換價值即使逐漸減少，這種工具也必須用他的全身在生產進程中活

動。例如一架機器的價值爲一千馬克，在一千日內消耗完了。在此例中，機器價值一千分之一每日從自身轉移到他的生產物上去。同時全部機器的生活力即使逐漸衰弱，這種機器在勞動進程中也是時常活動的。

不變資本這一部分——即勞動工具——的特質是：因勞動工具的作用和消耗，他的價值的一部分轉移到生產物上去了，另一部分則仍然固定。在勞動工具中，因此也仍然固定在生產進程中。這種固定的價值逐漸減少，一直到這種勞動工具不復適用爲止，因此他的價值是由一批生產物瓜分了的，至於這些生產物是無數週而復始的勞動進程中產出來的。可是當他仍然爲勞動工具而活動時，換言之，當他還不需與他同種類的新勞動工具來作他的替身時，那不變資本的價值仍固定在他的身上，同時原來在他身上固定的價值的另一部分則轉移給生產物，因此就作爲商品價值的成分而流通起來了。

這一部分在勞動工具中固定的資本價值和其他部分一樣流通的。全部資本價值是向不斷的流通一方前進，在這種意義上，一切資本都是流通資本。但此處所考究的資

本部分的流通是特別的。這一部分不是以他的使用形態而流通，只是他的價值流通，並且是按照他轉移到生產物上去的程度，逐漸地部分地成爲商品而流通。在他的作用全時期內，他的價值的一部分仍固定在他的身上，對於他所幫助生產的商品是獨立的。不變資本這一部分因此特質而得着固定資本的形態。反之，所投的資本其他一切成分則構成流通資本或流動資本。

資本的各部分怎樣將他們的價值轉移到生產物上去，這種差異對於各單備資本實際所生產的剩餘價值量必定發生一種影響，這是不待言的。此外，這種差異並且將剩餘價值的起源隱藏起來了。

——以下各節是從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第一章摘出。——

當資本家考察完成的商品時，其中不變資本（生產工具）與可變資本（勞動工錢）間的差異是不能引起他注意的。他所知道的是從他的成本費（商品成本費價格）中對生產工具付出一部分，對勞動工錢又付出一部分，如果生產要繼續下去，他必須將那因

出賣商品所得的貨幣再同樣分作購買生產工具與勞動力之用。然這一點沒有示他以價值和剩餘價值的起源。他所看見的只是在商品的成本費價格中，那生產工具的價值再回轉來，恰和生產開始前所存在的一樣，勞動工錢再回轉來，也恰和生產開始前所存在的一樣。因此，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特有的差異在表面上曖昧不明了，而生產終結後所表現的剩餘價值似乎是從資本各部分平均發生的。

反之，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的差異映到眼簾中，固十分顯著。假定勞動工具的價值本來是一千二百馬克，內中原料等等為三百八十馬克，勞動力為一百馬克。再假定在這種生產進程中消耗了二十馬克的勞動工具，所以生產物的成本費價格等於二十馬克勞動工具的消費，加三百八十馬克的原料和補助材料，再加一百馬克的勞動工錢，共等於五百馬克。資本家手中完成的商品含有這五百馬克的價值（剩餘價值還沒有計算）。此外，還有機器和工廠建築物等等存在一千一百八十馬克的價值中。^{〔註〕}他們的價值決不可忽視，事實的狀況映在資本家的腦子中有如下之形態：商品價值中有二十馬克是由

消耗勞動工具（固定資本）發生的，有四百八十馬克是由消耗原料和「支付」勞動工錢（流通資本）發生的。換言之，我（資本家）在生產中對於原料和勞動工錢所投的一切東西，經過一次生產，我又收回了；至於我對於勞動工具所付出的東西，可以較長久地在這種進程中，只能部分地轉移出來，因此也只能一部分蓄積，等到機器等等完全歸於無用之後，那代替他們的新機器等等的對等價值又出現了。資本家腦袋中的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的差異就是這樣湊成的。可是就這種意義講，勞動工錢也簡直視同流通資本了。勞動工錢恰和原料的支出一樣，必須從一次生產中再出來，預備從新去購買勞動力。勞動工錢（可變資本）因外形的緣故就這樣和原料（不變資本的一部分）投在一爐中，使他們對勞動工具（不變資本的另一部分）共同立於相對的地位。自淺薄的實際觀察者看來，現在一方面是建築物和機器等等，即固定資本，他方面是原料，補助材料以及勞動工錢，即流通資本。而勞動工錢與流通資本其他部分的重要差異就因此完全隱蔽起來了。

【註】這種數目只作爲例子看，此外，也可作一百十八億馬克。

第七章 平均利潤是怎樣出現的

——從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第九章摘出。——

我們現在回到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間的差異怎樣影響利潤率這個問題。我們在前述的表中（四十五頁）假定全部不變資本在生產物的價值中馬上又表現出來了（這全然是流通資本）。在某些狀況之下原有此例，但這却不是常規的。不變資本通常只有一部分被消耗，其他部分仍然存在，這一點是必須注意的。那種由多種相等資本實際上所產生的剩餘價值——在其他狀況相同的條件之下——因（不變資本）殘留部分的大小也自然是不相同的。假定其式如下表（總是以剩餘價值率百分之一百——就是，動力於自身價值之外恰產出一倍的剩餘價值——爲前提的）：

資本	剩餘價值	利潤率	被消耗的 不變資本	商品的 價值	成本費 價格	
I. $80c + 20v$	20	20%	50	90	70	
II. $70c + 30v$	30	30%	51	111	81	
III. $60c + 40v$	40	40%	51	131	91	
IV. $85c + 15v$	15	15%	40	70	55	
V. $95c + 5v$	5	5%	10	2)	15	
$390c + 110v$	110	110%				總額
$78c + 22v$	22	22%				平均

如果再視一至五項資本為一種單一的總資本，便可以看見此處五項資本的組成！
 $500 = 390c + 110v$ 其平均組成 $= 78c + 22v$ ，恰和從前的一樣；而平均剩餘價值也等於百分之二十二。將這種剩餘價值平均分配給一至五項，則得以下的商品價格：

資 本	利潤		商品的本 身價格	商品 價格	利潤 率	價格對價值的 超過或不足
	價值	價值				
I. 80c + 20v	20	90	70	92	22%	+ 2
II. 70c + 30v	30	111	81	103	22%	+ 8
III. 60c + 40v	40	131	91	133	22%	+ 18
IV. 85c + 15v	15	70	55	77	22%	+ 7
V. 95c + 5v	5	20	15	37	22%	+ 17

總括起來講，則商品的出賣有如下之情形：

+ 2	
+ 7	— 8
+ 17	— 18
<u>26 超過商品的價值</u>	<u>26 少於商品的價值</u>

價格的超過或不足因剩餘價值的平均分配而消滅了，換言之，將所投的每一百資本

平均利潤二十二加在一至五項商品的成本費價格上，便使價格的超過或不足互相抵消了；即在同一比例之中，商品的一部分是在他的價值以上出賣，其他一部分則在他的價值以下出賣。商品以這樣的價格出賣，才能够不管一至五項資本有機的組成不同而使一至五項的利潤率平均爲百分之二十二。這樣發生的價格是生產價格〔註一〕。商品的生產價格等於他的成本費價格加平均利潤。

〔註一〕資本家的成本費價格上加平均利潤所形成的價格，我們稱之爲生產價格。

各生產部門的資本家在商品出賣時恰恰收回他們對於此等商品的生產所消耗的資本價值。可是講到剩餘價值或利潤就不是這樣了。各單個資本家所獲的〔利潤〕數目，不是他的商品生產中所產出的數目，但是依全資產階級總剩餘價值對他的資本所分配的平均利潤。每種所投的資本的一百，不問其組成如何，每年所得的利潤爲這一年總資本中的一百所得的。講到利潤一點，各資本家好像只是一個公司的股東，其中利潤分子是按每一百分平均分配的，因此各個資本家所得的利潤只是以各人在這總企業中所

投資本的大小而生差異的，只是按各人股分的數目而生差異的。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中，社會中——從一切生產部門的總和看來——一切商品生產價格的總額等於商品價值的總額。

一個資本家用作生產工具——機器和原料等等——的商品，就通例講，是從別一個資本家買來的，因此，在此等商品的價格中已經含有後者的利潤；換言之，一個產業部門的利潤含在別個部門的成本費價格中，上節末尾一句話好像是和這種事實矛盾的。可是我們如果將全國一切成本費價格總計在一方面，將一切利潤總計在另一方面，這種計算必定十分正確。例如要生產亞麻衣就需要亞麻布，而生產亞麻布又需要亞麻。因此，許多資本家從事於亞麻的生產，假定其所用資本為一〇〇（例如一〇〇〇〇馬克）。利潤率如果為百分之十，則亞麻布製造家必以一百一十購買此亞麻，而以一百二十一賣給亞麻衣製造家。這三個部門中所用的總資本如下：

亞麻的生產中	1000
亞麻布的生產中	1100
亞麻衣的生產中	1111
	} 311

這種數目必定產出一種全體三三·一的利潤，由此發生的事實就是後來亞麻衣將以三三·一出賣。【註二】然衣服製造家從這種利潤中只獲得二·一的額數，其超過額二·一必須於購買亞麻布時付給亞麻布生產者，亞麻布生產者自己也只能獲得十一，而以餘數十給亞麻生產者。所以每種參加〔生產〕的資本獲得適合他的太小的利潤分子。

【註二】 在實際上衣服的價格自然要高得多。我們只計算了購買亞麻布所需的資本部分。

一般的利潤率一經成立，結果一切生產部門中的平均利潤便適合於所投資本的大小，既是這樣，則某個部門中實際產出的剩餘價值與商品出賣價格所含的利潤一致這樁事便只是偶然的了。現在就常規講，利潤與剩餘價值真正是不同的分量。某個生產部門產出若干剩餘價值，這一點只對於全部資本總平均利潤才是直接重要的。至於各

單個生產部門，甚至對於各單個資本家，這一點只是間接重要的，就是他的部門中剩餘價值更多，則現存的總剩餘價值增高了，因此就產生一種更高的平均利潤。然這是在他的背後經過的一種進程，這是他看不見懂不到的，在實際上也是他不感興趣的。各單個生產部門利潤和剩餘價值在實際上所表現的大差異，現在將利潤的真性質和泉源完全隱藏起來了，這一點不獨對於在此有特別利害關係，遂自己欺騙自己的資本家是如此，即對於勞動者也是如此。在實際上，成本費價格與利潤彼此對立，資本家已經因這種事實而將價值的概念喪失了，因為他的心目中沒有那生產商品所費去的全部勞動，只有全部勞動中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就是他任生的和死的生產工具中付過代價的，所以自他看來，利潤好像是站在商品內部價值以外的東西。這種錯誤的概念現在完全被承認了，固定了，並且一成不變了，因為那附加在成本費價格上面的利潤在實際上——倘就資本家自然單獨放在心目中的各單個生產部門觀察——不是由這個部門中所進行的價值形成決定的，但是由與之相反的外部情形確定的。然在實際上，資本的每一部分產生平均的利潤。

不論資本的組成如何，其在運動中的，或為四分之一的死勞動與四分之三的生勞動，或為四分之三的死勞動與四分之一的生勞動，或者在一處地方比他處地方多吸收三倍剩餘勞動，並且多生產三倍剩餘價值——在同樣程度的勞動剝削中（不問個別的差異，這也是要消滅的，因為我們在這兩處地方只從全生產部門的平均組成着眼）這兩處地方產出相同的利潤。各個眼界狹小的資本家相信他的利潤不僅出於他所雇用的或他的生產部門所使用的勞動，這是對的。講到他的平均利潤，這一點完全是對的。可是規定這種利潤，倚靠總資本——就是一切資本家同志——的勞動總剝削至何種程度，這一點對於他是一種完全的神秘，就是有產階級的理論家——即政治經濟學的教授——至今也沒有將這一點發出來，所以更加神秘了。節省勞動——不僅是節省生產某種商品所需的勞動，並且節省所用的勞動者的數目——和多用死勞動（不變資本）就經濟上講，似乎是全然對的動作。在某種情形之下，減少生產中所需要的勞動量，既好像是增加利潤的第一個源泉——至少對於各單個資本家是如此的——那麼，生勞動怎樣是利潤的唯一源泉呢？

第八章 增加剩餘價值的方法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八、九、十章摘出。——

剩餘價值是由使用勞動力生產出來的。資本購買勞動力，付出工錢。於是勞動者工作，生產一種新價值，這種新價值不屬於他，但屬於資本家。他要補償勞動工錢的價值，必須工作若干時。可是他補償了這種價值之後，並不停止工作，他在這一日中還要作幾點鐘的工。他現在所產出的新價值，即超過勞動工錢額，這就是剩餘價值。

資本強迫生產剩餘價值，起初只是將工作日延長，使超過『必需的』勞動時間（即補償勞動力價值所『必需的』）。資本在某些技術的條件之中，從歷史上遇着勞動，他就首先依此等條件而宰制勞動，他並不即刻改變生產方法。僅僅延長工作日去生產剩餘價值這種事在舊式麵包製造所中的活動不減於在近世紡績所中的活動。

然工作日是有限度的。工作日超過一定限度就不能延長了。這種限度是由二方

面決定。一方面是由勞動力肉體上的欲望〔決定的〕。一個人在二十四點鐘之內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活力。同樣，一匹馬每日只能作八點鐘的工。在每一日中生活力須有一部分時間休息和眠睡，人自身也須有一部分時間作吃飯，梳洗，和穿衣等等之用。除掉這種純粹肉體上的限度外，延長工作日還遇着道德上的限度。勞動者需要時間去滿足精神上 and 社會上的欲望，至於此等欲望的範圍和數目是由一般的文化程度限定的。然這兩種限度是很有彈力性的，是有最大的伸縮之餘地的。所以我們看見有八點鐘，十點鐘，十二點鐘，十四點鐘，十六點鐘，和十八點鐘的工作日，他的長度是最不相同的。

資本時常努力去延長工作日這樁事引起工人階級的反抗，在英國——資本主義的生產首先立定脚跟的地方——成爲幾百年的長期中社會上和政治上激烈的爭鬥。

此外還另有種種增加剩餘價值的方法。第一是使勞動力強烈的緊張，因此，在一定的時間中勞動力所做的工作必定多些。第二是使工錢降至勞動力的價值以下。這種方法在勞動工錢的實際運動中雖占重要的位置，然我們從前假定，商品——勞動力也是商

品——是依他們的充分價值買賣的，因此我們對於此方法姑置勿論。

末了，尚有所謂『相對的』剩餘價值的增加。其情形如下。

假定工作日爲十點鐘，內中六點鐘是補償勞動力的價值，尚餘四點鐘生產一定量的剩餘價值。工作日如果能夠延長到十一點鐘，或者在十點鐘內能夠從勞動者獲取一種更大的勞務，甚至於兩者同時達到目的，那麼，剩餘價值額將跟着增加。這是剩餘價值絕對的增加。

反之，工作日如果不能延長到十點鐘以上，也不能強迫勞動者從事於一種更大的強度〔之勞動〕，或者可以將『必需的』勞動時間縮短些。在我們所舉的例子中，這種時間爲六點鐘，這本是生產每日維持勞動力的生活品所必需的時間。如果能在更少的時間內，以更少的勞動支出，生產這種生活品，便不復需要六點鐘，五點鐘或者就夠了，於是在十點鐘的工作日中餘下生產剩餘價值的時間不復是四點鐘，乃是五點鐘。此處是剩餘價值對工作日『相對的』增加了。

要剩餘價值這樣『相對的』增加能夠實現，必須以更少的時間去生產勞動者所消費的商品。換言之，這就是指必須增加勞動的生產力，使生產同樣的商品額需要一種更少的勞動量。資本在勞動進程從歷史上傳來的形態中，支配勞動進程，並且延長其繼續時間，——這一着對於上述一事是決不夠的。資本必須改變勞動進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即改變生產方法本身，使勞動的生產力增高，因此，勞動力的價值下降，而補償這種價值所必需的工作日的部分也縮短了。

要使勞動力的價值下降，則生產力的增加必須發生於那些生產物決定勞動力價值的生產部門中，此等生產物或為通常的生活品，或者是可以代替通常生活品的。不獨生產生活品，產業是屬於此等生產部門，即以生產工具供給這種產業的產業，也屬於這種生產部門。例如一雙靴子的價值不獨是由靴匠的勞動決定的，並且還是由皮革、靴蠟和繩子等等的價值決定的。反之，在那些既不供給必需的生活品，又不供給製造此等生活品所需的生產工具之產業部門中，生產力的增加對於勞動力的價值是沒有影響的。

各單個資本家提高勞動的生產力，例如使襯衣的價值更廉些，他不限定具有使勞動力價值下降的目的；可是他既終久使之達到這種結果，他便有助於一般剩餘價值率的增加。因此，提高勞動的生產力，使商品廉價，以及藉商品的廉價使勞動者本身廉價這件事，是資本內部的衝動和不斷的傾向。

僅以生產交換價值為務的資本家不斷地努力去減少商品的交換價值這個謎子，是由那使商品廉價並且使商品中所含剩餘價值增加的同一步進程解釋出來了。在資本主義的經濟中，增加勞動生產力的目的，就在縮短工作日中勞動者為自己工作的部分，而延長工作日中他白替資本家工作的部分。

第九章 資本促進生產方法的改革

第一節 協業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摘出。——

在私人資本同時雇用比較多數勞動者之處，資本主義的生產便開始了。比較多數的勞動者在同一時間，同一場所（還可說同一工作範圍）從事於同一商品種類的生產，這一點在歷史上和概念上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講到生產方法，例如初期的手工工廠業與行會的手工業不同之點，只在同一資本同時雇用比較多數的勞動者。那行會主人的工場〔此時〕不過是擴大些罷了。

所以最初〔兩者的〕差異只是數量上的。然在某種限度內，一種實在的差異也起來了。在每個產業部門中，各個勞動者——甲或乙——和平均的勞動者比較，總多少有些差異。如果雇用多數勞動者一起〔工作〕，此等個人的差異，互相抵消，便歸烏有了。英國著述家伯克（Edmund Burke 一七二九至一七九七年）從他自己為佃農的實際經驗中知道五個農奴共同工作，則勞動中一切個人的差異都消滅了。所以五個第一等年富力強的英國農奴在同一時間所做的工作，恰等於其他任何五個英國農奴所做的。不管此事如何，總之，同時雇用多數勞動者的集合工作日表現一種平均〔工作日〕，這是很顯明的。

例如資本家雇用十二個勞動者，每人作工十二點鐘，此數對於資本家就是一個一百四十四點鐘的工作日。現在十二個人中每個人的勞動比起平均〔勞動〕雖有多少差異，每人對於同一工作所費的時間雖有多少差異，然資本家對於每個人的工作日只算作一百四十四點鐘的總工作日中十二分之一。反之，這十二個勞動者，如果是每兩人為一個手工業小主人所雇用，則每個主人生產同樣的價值額和獲得一般的剩餘價值率一事，便是偶然的了。一個人的差異是會發生的。一個勞動者生產一種商品所耗的時間如果比社會必需的要多些，則他的勞動即不能作為平均的勞動。這六個手工業小主人所剝削的，有些會多於一般的剩餘價值率，有些會少於一般的剩餘價值率。這些不平等，就社會講，是互相抵消而歸於平均的，然對於各個主人就不是這樣的了。

即用同樣的勞動方法，同時雇用多數勞動者，也引起勞動工具中一種全體的變化。容納多人作工的建築物，儲藏原料等等的場所，以及供多數人同時應用或輪流應用的器具等等，現在是在勞動進程中共同使用的。此等東西的使用價值效用增加了，而他們的

交換價值却沒有增加，因此他們不須更費一文。這種利益是隨着資本的分量而增加的。容二十個織布工人用二十架織布機作工的房子，比容一個獨立的織布工人和兩個徒弟作工的房子，必定要擴大得多。可是建造一所二十個人作工的工場所費的勞動，要少於建造十所兩個人作工的工場總之，大量集中的，和共同使用的生產工具之價值，其增加〔的程度〕與此等工具的範圍及效果是不成比例的。所以共同使用的生產工具對於各單個生產物，只附加一種較小的價值成分。商品的全部價值便因此下降了。在使用生產工具中而有這種節省，這只是由多數人在勞動進程中共同使用生產工具而發生的，至於這多數人即使不是共同作工，只是在一塊互相連絡〔也是有這種節省的〕

多數人在相同的生產進程中或在相異的但互相連絡的生產進程中有計畫地共同作工或相並作工，這種多數人勞動的形態叫做協業。

一個騎兵中隊的攻擊力，或一個步兵聯隊的抵抗力，與各個騎兵和步兵單獨發揮的攻擊力和抵抗力之總和相比，是很不相同的，多數勞動者在同一活動中共同協作，如起一

種重物，旋轉一個曲柄，或除去一種障礙物之類，這樣發揮的集合力與各個勞動者力的總和相比，也是很不相同的。聯合勞動的效用或者是個別勞動趕不上的，或者是在很長的期間才做得到的，或者是在很小規模中才弄得出來的。此處所論究的，不僅在因協業增加了個人的生產力，並且還在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力自身必為一種集合力。（『要起一種二十截特別的重量，一個人必不可，十個人也必很感困苦，然一百個人去幹此事，每人只要一個手指頭的力，就夠了。』見柏拉斯—John Ballers—的設立工業專門學校提議—Proposals for raising a College of Industry—1六九六年倫敦出版）

多數力融合為一種集合力便發生一種新力，〔現在〕拋開這一點不講，大抵生產的勞動者單是社會的接觸，即產生一種競爭，和一種精神的興奮，能提高各個人服務的能力。所以十二個人同時在一個一百四十四點鐘的工作日中所供給的總生產物，比十二個勞動者各單獨作十二點鐘的工或一個勞動者連接作十二日的工所供給的要多得多。這

正是因爲人在性質上雖不像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所說的一樣，是一個政治的動物，然却是一個社會的動物。

多數人雖同時做一椿事，或做同一種類的事，然每一個人的勞動可以表現爲勞動進程中總勞動相異階段的部分，而勞動對象因協作的結果，在這種階段中的經過較前更速。例如十二個石匠排成一行，將建築石料從一個場所的底下運至上面，他們每個人都做同一的工作，然每人的工作構成總工作中相連續的部分，因此，這些協作勞動者二十四隻手所運的建築石料，比每個人用兩隻手單獨上下搬運，要快得多。勞動對象在更短的時間內經過同一距離。在他方面，例如一種建築物從各方面同時着手，協作的人雖做一椿事，或同種類的事，然勞動的聯合便發生了。一百四十四點鐘的結合工作日對於勞動對象在空間上從多方面着手，因爲這一個結合的勞動者或總勞動者，前後都有眼睛和手，在某種程度上，他是無處不在的，——這種結合工作日促進全部生產物要快於那些多少孤立的和單從一方面作工的勞動者的十二點鐘工作日促進的。〔因爲前者〕生產物的各部

分是同時告成的。

勞動進程如果是複雜的，則事實上所允許的是，許多人共同勞動，將各種活動分配給他們分任，因此得同時並進，而生產總生產物所需的勞動時間也縮短了。（『大家合力所獲的結果，有非個人單獨所能做到的。一個人搖櫓，另一個人操舵，第三個人則擊網打魚，要是這樣，打漁業才有結果，如果沒有共同活動，此事便是不可能的。』見居拉西的意志及其效能第七八頁，一八二六年巴黎出版。Destutt de Tracy: Vom Willen und seinen Wirkungen）

在許多產業部門中有緊急的時機，即由勞動進程的性質決定的時期，一定的勞動結果在這個時期中是必須收獲的。例如一羣羊要剪毛，或若干畝小麥要收小麥，此等生產物的量與質全靠〔對他們所加的〕勞動在某時起首，在某時終止。這種勞動進程所要的時期，是有定的，恰和捕青魚（Herring）所要的〔時期〕一樣。此處及時的效果全靠同時應用多數結合工作日，全靠利用工人數目效果的範圍，但這種工人數目常少於同一時

期同一活動範圍中所需的單個工人數目。美國西部因為缺乏這種協業，每年荒廢多量穀類，又東印度舊自治體被英國統治破壞的地方，缺乏這種協業，每年也荒廢多量的棉花。在另一方面，協業擴大了勞動活動的範圍，因此對於某些勞動進程，因勞動對象空間上的聯合，協業是必要的，例如土地上的排水，築堤，灌溉，以及運河，街道，和鐵路等等的開設都是。在他方面，協業使生產的規模擴大，生產的範圍在空間上比較縮小。這樣縮小勞動活動的區域，同時又擴大勞動作用的範圍，——許多費用因此節省了——是起於勞動者的密集，各種勞動進程的結合，和生產工具的集中。

結合的工作日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大於數目相同的單個工作日所生產的，因此，前者就減少了生產一定量使用效能所需的勞動時間。我們的觀察已經指示過，這種生產力的增加在一切狀況之下，都是出於協業自身。可是同一資本同一資本家如果不同時雇用許多工錢勞動者，不同時購買他們的勞動力，他們便不能夠協作。因此，當這種勞動力自身於生產進程中集合之時，勞動力的總價值，或勞動者每日，每星期等等的工錢總額必

須先在資本家的囊中集合。一次付出三百工人的工錢，即使只付一日，其資本的支出也要多於全年中每星期付出少數工人的工錢。因此，勞動協業者的數目（即協業的『規模』）第一是以各單個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所能支出的資本大小為轉移的。

對於可變資本是如此，對於不變資本也相同。例如一個雇用三百工人的資本家，對於原料的支出費，要比三十個各雇十個工人的資本家中每個資本家所付出的，多三十倍。價值和共同使用勞動工具額的增加，固然不是和雇用工人數目的增加同一程度的，但這種價值和工具額的增加是很多的。因此，各單個資本家手中大量生產工具的集中是工錢勞動者協業的物質條件，而協業的範圍（即生產的『規模』）是以各個資本家手中所集合的生產工具多少為轉移的。

勞動者不為自己工作，却替資本家工作，並且在資本家的下面工作，資本家對於勞動的支配權原來就只是這種形式的結果。資本家的支配權因多數工錢勞動者的協業而發達成為實行勞動進程本身的要求，成爲一種實際的生產條件。資本家對於生產場中

的命令現在和將軍對於戰場的命令一樣，都是不可缺少的。

一切大規模的共同勞動多少需要一種指揮，這種指揮使個人的活動得以調和，使般的職務——這是從那異於各個獨立器官運動的總體運動中發生出來的——得以實現。一個奏提琴的人可以照顧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音樂指導者了。隸屬於資本之下的勞動一經變成協業的，這種指揮、監督和調整的職務就成為資本的職務。這種職務既是資本特別的職務，便含有特別的性質。

資本主義生產驅策的動機及其決切的目的，是產出大量的剩餘價值，即由資本家儘可能地剝削勞動力。同時雇用勞動者的數目既多，他們的抵抗力因此增大，而資本對於這種抵抗力的壓迫也必然增大。同樣，生產工具——自勞動者看起來，純為別人的財產——的範圍增大，而適當運動這種生產工具的管理權也必然增大。工錢勞動者的協業是同時雇用他們的資本單獨的作用。勞動者職務的連絡和他們的統一為生產總體，其關鍵不在他們，但在集合並且統制他們的資本。他們勞動的連絡對於他們在觀念上是資

本家的計畫，在實際上是資本家的威權，即一種別人的意志力，強制勞動者的行為去達他的目的。所以資本家的指導是專制的。這種專制主義因協業大規模的發達而發展他的特別的諸形態。資本家將那對於各單個勞動者及工人羣衆直接的和不斷的監視〔責任〕讓給特別一種工錢勞動者。一種在資本支配權底下共同活動的工人羣衆和一種軍隊一樣，需要產業的上級將校（管理人，事務指導人）和下級將校（監工員，職工長和伍長）用資本的名義，在工作中發號施令。

我們知道，資本對於勞動進程的指揮與監督是出於兩個原因：一是由於每種共同勞動需要一種指揮；二是由於這種共同勞動應替資本生產剩餘價值。大家如想正確了解此等進程的性質，便應將兩者分別清楚，不可混同。

多數勞動者單是共同勞動，便發展了新生產力，並且增加了原有的生產力，這是我們已經見過的。此等利益是在協業中才發生的。然協業是在勞動進程中才開始的，勞動者一入勞動進程中，他們就不復隸屬於自己，但被資本吸取去了。因此，勞動者在協業

中所發展的生產力是資本的生產力。勞動者一經被置諸一定的條件之下，——資本將他們置諸此等條件之下——這種生產力就會不費一文發生出來。因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即與其他勞動者共同活動所發生的生產力）沒有使資本花費一文，因為在勞動者的勞動本身不隸屬於資本之先，這種生產力沒有由勞動者發展出來，這種社會的生產力好像是資本所固有的生產力，好像是資本內在的生產力。

單純協業偉大的効用在古代亞細亞埃及和埃特羅斯克（Etruskes）等處的巨大建築物中表現出來了。『在古代，這些東方國家於供給民事上和軍事上費用之外，覺得還有一種生活品的剩餘，可用於構造宏麗的和有用的建築物。他們支配那些差不多全非農業人口的手腕，以及君主和教士盡量處分過剩的生活品，這兩點予他們以建設充滿國內的雄壯紀念物的資料。』這些巨像和極大重量物的搬運，建立了奇蹟，花費最多的，殆盡為人的勞動。勞動者的數目以及他們努力的集中真是十足了。亞細亞一個君主國非農業的勞動者除掉他們個人肉體的努力外，對於這種事業少有補助，然他們的人

數就是他們的力量，而指揮此等羣衆的勢力使那些偉大的工程出現於世，這樣的事業所以可能，是由於勞動者所持以爲生的收入集中於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手中了。」（見爵恩斯演說集七七頁。R. Jones, *Text-book of Lectures*, 1852 亞細亞和埃及君主或埃特羅斯科的統治者等等這樣的權力在近世社會中轉移到資本家的手中了。

我們看見勞動進程中的協業，在人類文化初期狩獵人羣或印度共產體農業中是盛行的，在一方面，這種協業是建築在生產條件共有上面的，在別方面，他的根據是在各單個人沒有從氏族或共產體的羈絆中脫離出來，恰和蜜蜂沒有從蜂巢中解放出來一樣。這兩點使這種協業成爲異於資本主義的協業。古代，中世紀，以及近代殖民地大規模協業的偶然應用，是建築在直接主從及隸屬關係上面的，大半是建築在奴隸制度上面的。反之，資本主義的形態是以自由的工錢勞動者爲前提的，這種勞動者的勞動力是出賣給資本的。然在歷史上這種形態是和小農業及獨立手工業相對抗而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協業和兩者對照，好像不是一種特別的歷史的協業形態，他所具的外貌是，這種協業爲資

本主義生產進程中所特有的形態。在同一勞動進程中同時雇用多數工錢勞動者，這一個着便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這是被征服在資本底下的實際勞動進程所經驗的第一種變化。

第二節 分工及手工工廠業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摘出。——

基於分工的協業在手工工廠業中創造其完善的模型，並且是十六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最後三十三年間所流行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形態。手工工廠業是由兩種方法發生的。

〔第一〕各種獨立的手工業的工人在同一資本家的命令之下，集合於一個工場中，凡一種生產物必須次第經過他們的手，才能夠完成。例如一輛馬車是車匠，馬具匠，裁縫，鎖匠，帶匠，旋盤匠，緣飾製造匠，裝配玻璃匠，畫工，漆匠，和鍍金匠這一大批獨立手工業者勞動的總產物。馬車手工工廠業結合這些手工業者在一個工作場中，使他們同時協同作工。

在馬車完成之前，固不能鍍金。然同時如果製造許多馬車，則一部分經過生產進程中前頭一階段時，他部分便可以鍍金。我們在此處還只是站在單純協業的地位上，這種協業是以已經準備的人與物為他的材料的。然即刻便有一種重要的變化出現。這種裁縫，鎖匠，和帶匠等等既只從事於馬車的製造，因缺乏練習，便將他們從前做手工業全部的能，力次第喪失了。在另一方面，他們局部化的行為現在適合於狹小的活動範圍，因此取得最適當的形態。馬車手工工廠等原來是為一種獨立手工業的聯合。然他逐漸將馬車這種生產物分為各種特殊的作業，每一部分變成一個勞動者特有的職務，而其全體則由此等部分勞動者聯合做成的。布的手手工工廠業以及其他許多手工工廠業都是由各種手工業在同一資本之下共同結合而發生的。

可是手工工廠業又能在相反的方法中發生出來。許多手工業者做同一工作或同類工作，例如製紙，鉛字，或針之類，這些手工業者是被同一資本同時雇用於同一工場中工作的。這是最簡單形態的協業。這些手工業者中每個人（或者還有一二個幫手）

造商品的全體，因此要次第完成各種作業。他作工仍然是依照舊手工業的方法。然外部的形勢對於勞動者在同一場所集中以及他們的工作同時並舉，即刻引起不同的利用。例如要在一定的時期中供給大量完成的商品。於是劃分這種工作。各種作業不讓同一勞動者次第做下去，每一部分指定一個手工業者擔任，因此全般物體得同時告成。這種偶然的劃分返復重演，足以表見其特有的優點，遂逐漸變成永久組織的分工了。於是商品就由一個做許多種類工作的獨立勞動者個人的生產品而成爲多數手工業者——他們每個人只做一部分作業——聯合的社會生產物了。

我們對於各部分如果詳細考究一下，首先就可以明白，一個終身做同一單純作業的勞動者傾其全身於這種作業自動的局部的器具上，他所費的工作時間，當少於一個連接做許多作業的勞動者所費的。然這個結合的總勞動者——他形成手工工廠業活的機構——純是由這些局部的勞動者成立的。因此，和獨立的手工業比較，可在更少的時間內生產更多的東西，換言之，即勞動的生產力增加了。自從局部工作成爲一個人特有的職務

以後，這種工作的方法也完備起來了。同一有限的行爲返復重演，以及集中注意力於這種有限的行爲上這兩點，使「勞動者」由經驗上學到用最少的力的支出，獲得所期的效果。然世代相異的各種勞動者既同時共同生活，並且在同一手工業工廠中共同活動，所以曾經獲得的技術上的熟練便鞏固了，蓄積起來了，並且轉相授受了。手工業對於他所遇着的自然發生的職業分立，移植於工場內部，並按照計畫，使之發達到極點，在事實上，這種工廠業便使部分勞動者變成精巧的勞動者。『塔卡（Daka）細棉紗的優美，和科洛曼得爾（Koromandel）棉布及其他產物的光彩與不退色，是從來沒有東西能勝過他們的。』他們的生產是沒有資本，機器，分工，也沒有其他任何種子歐洲工業以許多利益的方法。這種織工是一個孤立的人，他製造織物是由顧客預訂的，所用的織機，構造極其簡單，有時僅由幾根木條粗率組成。他從沒有一種器具去捲經紗，因此，織機必須伸張得很長，致使他的小屋不能容下，他必須在露天中工作，於是天氣一變壞了，工作便須停止。『註二』印度人和蜘蛛一樣，所以具有這種精巧「的技能」，只是由於世代累積，父子相傳的

特別熟練。然這樣的一個印度職工，和大多數手工工廠業勞動者相較，他是做了很複雜的工作。

【註一】見莫那(Hugh Murray)和威爾遜(James Wilson)等所著英領印度史述(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British India)第二卷四四九頁。一八三二年查丁堡出版。

印度織機是高張的，經紗是垂直排列的。

當一個手工業者在一種物品的生產中，次第做各種部分作業時，他必定時常更換位置並且時常更換工具。從一種作業過渡到他種作業，打破他的勞動的連續，並且構成他的工作中的空隙。當他整天繼續做同一作業的時候，這種空隙便減少了，當他的活動的轉換減少的時候，這種空隙就按着比例消滅了。此處生產力的增加，或因勞動強度的增大——因為在一定時間內支出更多的勞動力——或因勞動力不生產的耗費減少。每種從靜止到運動的推移需要一定的力的支出，然在一經達到標準速度長久繼續下去的地方，這種力的支出便省去了。在他方面，這種繼續的劃一的勞動破壞了枯澀精神的緊張力

和流動力，此等力在活動的變換中是能夠提高和興奮的。

勞動的生產力不獨是以勞動者的熟練為轉移的，並且還是以他的用具的完善為轉移的。同一種類的用具如鋸，錘，鑽，槌等等是在各種勞動進程中使用的，又同一工具在同一勞動進程中應用於各種操作上。然一種勞動進程中各種作業一經彼此分離，每種部分工作一經在部分勞動者手中獲得一種適當的和特有的形態，則改變向來為各種目的而應用的用具是必要的。至於他們的形態改變的方向是由那沒有改變的形態所呈的特別困難中經驗決定的。用具的分化與特殊化是手工工廠業的特徵。單是柏明漢（Birmingham）產生五百種不同的槌子，每種槌子不獨是作為一種生產進程中之用，並且許多種槌子常只是充同一進程中各種作業之用。手工工廠業因為要用具適合於部分勞動者特有的職務，遂使用具簡單化，並且改善了，種類增多了。【註二】機械是由簡單工具的結合而成的，手工工廠業同時就創造了機械的物質條件之一。

【註二】達爾文（Darwin）在他的名著『種源論』（The Origin of Species）中對於動植物的自

然器官說道：『當同一器官要做各種工作時，則〔這種器官〕可變性的理由或者就是，他和那種單限定為特殊目的而應用的器官相比，自然淘汰保持或抑制〔他的〕形態上每種小變化是較少注意的。』所以適用於切各種東西的刀，就大體講，是一種形態的，至於僅為一種用途製定的用具，如另有別種用途，也必須有別種形態。』

部分勞動者及其用具構成手工工廠業簡單的元素。我們現在來看一看手工工廠業全體的形態。

手工工廠業分為兩種本質不同的根本形態，就是當後來手工工廠業轉變為機器經營的大工業之際，這兩種形態也演出一種完全不同的任務，製造品因此或僅出於獨立的部分生產物機械的組合，或者他的完成的形態是出於一系列相連的進程和操作。

例如一輛機關車是由五千以上的獨立部分而成的。然他還不能作為真正的手工工廠業第一種的例子，因為他是大工業的產物。但時計可作為例子。時計是從倫柏克（Nürnberg）一個手工業者個人的製造物而變為許多部分勞動者社會的生產物的。

這種部分勞動者爲粗料製造者，發條製造者，文字板製造者，鬚發條製造者，穴石製造者，指針製造者，外殼製造者，螺旋製造者，鍍金者，以及許多小的分工，如輪盤製造者（再分爲黃銅輪盤與鋼鐵輪盤），司動機製造者，指針機製造者，配置工人（將輪盤裝在軸上，磨出小平面等），樞軸製造者，裝設工人（將各種輪盤與發條裝設起來），輪齒工人（切輪齒，將各種小孔修得整齊，並使調整盤及刺齒輪固定等等），擺輪操縱機製造者，圓柱操縱機中的圓柱製造者，操縱輪製造者，平衡輪製造者，緩急針（調整鐘錶的東西）製造者，制動機製造者（本爲操縱機製造者）；於是又有箱盤工人（完成發條箱及調整盤等等），鋼鐵磨光工人，齒輪磨光工人，螺旋磨光工人，書數字工人，塗磁油工人（將磁油熔化在銅板上），龍頭製造者（製造掛時計的圈環的），裝銅柱工人（將銅柱安置在時計盤的中央等等），裝彈條工人（將彈條裝在時計中，司起蓋之用），彫刻工人，小彫鑿工人，時計殼磨光工人等等；最後則有配置全時計，使之如法運動的工人。時計中只有一小部分要經過各種工人之手，至於這一切零星部分則集合在一個最後使之結合成爲整個機械體的工人之手。

完成的生產物及其各種元素間這種外部的關係使——和其他同類的製造品一樣——部分勞動者在同一工場中集合一事成爲偶然的了。部分勞動是可以作爲彼此獨立的手工業而進行的，如瓦特 (Watt) 和紐恩柏克 (Neuenburg) 州的例子是，又如在日內瓦 (Gene) 那些部分勞動者是直接在一種資本指揮之下共同勞動的。就是在最後這個例中，數字板、發條和時計殼也很少在手工工廠中自己製造的。此處勞動者的集中只在特殊的狀況中才是有利的，因爲願意在家中作工的勞動者間競爭最爲激烈，生產在多數完全不相等的進程中的分裂使共同勞動工具的應用減少，而資本家因製造的分散，省去對於工作建築物等等的支出。^{【註三】}然這種在家中替資本家作工的部分勞動者所處的地位，和那爲自己顧客作工的獨立手工業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註四】}

^{【註三】} 當一八五四年，日內瓦製造八萬個時計，尙不及紐恩柏克州時計生產五分之一。雷德坊 (Chaux-de-Fonds) 可視爲一個唯一的時計製造所，每年所供給的時計多於日內瓦的兩倍。

日內瓦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一年供給七十五萬個時計。各種進程中——僅由部分組成的製造物

之生產。在此等進程中是分裂的。缺乏連絡，遂使這樣的製造業轉變為大工業的機器營業非常困難，此外，時計還具有兩種障礙：即他的各部分的微小與纖弱，和他的奢侈品的性質。又他的種類繁多，例如在倫敦最好的（時計製造）所中全年所製的時計相同的不上一打。

瓦馮耶康士坦丁（Vacheron and Constantin）時計製造所應用機械，獲得成功，他所供給的時計至多只有三四種的體積和形態。

【註四】在時計製造業中，在獨立的部分生產物合成手工工廠業這樣的好例子中，我們對於上述由手工業活動的分立而引起用具分化與特別化，可精細加以研究。

手工工廠業的第二種是他的完備的形態，他生產物品經過相關連的發達階段，即經過多數階段的進程，例如在縫針製造中針料要經過七十二種甚至於九十二種部分勞動者之手。

我們如果考察一定量的原料，如製紙業中的破料或製針業中的針料（便看見）這種材料在各種部分勞動者的手中次第經過許多生產階段，才達到他最後的形態。反之，我

們如果考察工廠的全體，〔便看見〕原料同時在他的一切生產階段中。這個由各單個勞動者組成的總勞動者具有許多手，他用一部分配上工具的手製針料，同時又另用一部分手和工具使針成垂直狀，又另用一部分手和工具將針切斷，以及磨尖等等。因此在同一時間內能供給多量完成的商品。手工工廠業達到勞動進程中這種社會的組織，只是由於使同一勞動者固定在同一部分的活動上面。

每個部分勞動者的部分生產物同時既是同一製成品中一種特殊發展的階段，所以一個勞動者對於別個勞動者，或一羣勞動者對於別羣勞動者所供給的，是他的原料。一個人的勞動結果構成別個人勞動的出發點。在每一個部分進程中達到所期的效果必需的勞動時間是由經驗上確定的，而手工工廠業的經營是以一定勞動時間獲得一定結果為前提的。各種互相補充的勞動進程只有在這種前提之下，才能夠不斷地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中並進。勞動這樣直接的從屬關係，即勞動者彼此互相依賴，因此，使每一個人對於他的職務只能花費必需的時間，所以以此和獨立的手工業甚至於單純的協業

相比，便產出一種完全不同的連續，劃一，規律，秩序，以及勞動強度，這是很明白的事實。

然各種作業所需的時間長短不同，因此在同一期間內所供給的部分生產物，分量也不相同。同一勞動者如果每日只從事於同一作業，則各種相異的作業必雇用數目不相等而又適合於相互關係的勞動者，例如鑄字工人每點鐘鑄造二千字，切字工人每點鐘分切四千字，磨字工人每點鐘磨光八千字，則一個活字製造所雇用四個鑄字工人，二個切字工人，和一個磨字工人。

在生產一定階段中，部分勞動者各組最適當的比例數既是由經驗確定的，所以雇用每種特別工人組要成倍數，才能夠擴充這個階段。例如活字製造所如果不同時增加兩個新切字工人和四個新鑄字工人，便不能再雇用一個磨字工人。然同一人對於某種勞動，例如監督部分生產物從一個生產階段轉移別個生產階段的勞動等等——在大規模中和小規模中是可以同樣履行的，所以此等職務的獨立化或此等職務的指定給特別勞動者，要所雇用的工人數目增多才是有利益的，但這種工人數目的增多必須各組在同

一比例之下才行的。

在許多手工工廠業中各單個工人組也有自身成爲一個組織的勞動體的。即以硝子瓶的手工工廠業爲例。這種手工工場業分作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爲預備階段，即硝子成分的調製，沙和石灰等等的混合，以及此等成分溶解成爲一種流動的硝子塊。在這第一個階段中雇用各種部分勞動者，即在最終的階段中——從乾燥爐中取出瓶子，將其分類並包裝等等——也是雇用各種部分勞動者。在這兩個階段之間有真正的硝子製造或流動硝子塊的製作〔一個階段〕。在同一硝子爐口上有一組〔工人〕工作，英國稱這組〔工人〕爲穴〔工〕，這是由一個瓶子製造工人，一個吹工，一個收集工人，一個整理工人或磨工，和一個接收工人成立的。這五個部分勞動者構成一個單一勞動體中許多特別的器官，這種勞動體只有由五個人直接共同協動，成爲一體，才能夠活動的。這五分肢體中如缺少一肢，這個體便麻木了。然同一硝子爐有好幾個口——例如在英國有四至六個口——每個口上有一個充滿流動硝子的土製坩堝，並且運用一個五分肢體形態的工人組。此

處各組的組織直接基於分工，而同一種類的各組結合是單純協業。這種協業依共同使用的方法去利用生產工具中的一種工具——即硝子爐——更爲便宜。這樣用四至六組（工人）的一個硝子爐構成一個硝子製造場，一種硝子手工工廠業包含許多這樣的製造場，以及預備和最終兩生產階段的設備與工人。

最後手工工廠業可以發展成爲各種手工工廠業的結合。例如英國的大硝子製造場自己製造他們的土製坩堝，因爲生產物的成敗大部分是以坩堝的品質好壞爲轉移的。又火石硝子的手工工廠業與切硝子業和黃銅鑄造業結合（因爲）黃銅鑄造業對於許多硝子製造品的金屬嵌飾是必要的。各種結合的手工工場業構成一種總手工工廠業中空間上多少分離的部局，同時又是彼此獨立的生產進程，而每種進程又自有其分工。這種結合的手工工廠業雖有多少利益，然在自己的基礎上却沒有真正技術上的統一。這種統一，是手工工廠業轉變爲機器的經營時才發生的。

手工工廠業時代生產商品減少必需的勞動時間一事，即刻成爲有意識的原則，在這

個時代中，對於某些簡單初步的〔工作〕進程——這是大規模的並且要多量力的支出去推行的——應用機器一事也到處發達起來了。例如在製紙業中用製紙壓榨機去搗破料，在冶金業中用所謂搗臼去搗碎粗金。羅馬帝國的水車已將一切機械初步的形態傳下來了。〔註五〕手工業時代所有的大發明爲羅盤，火藥，印刷術，和自動的時計。然就大體講，機械只是在分工之傍履行一種附屬的任務。到十七世紀機械偶然的應用却是很重要的，因爲這種應用予當時大數學家以創造近世力學的實際根據地和刺戟劑。

【註五】全部機械發展史可於磨谷機^(Mühle)的歷史中追蹤出來。英語至今稱工廠爲^(Mühle)水車。十九世紀最初數十年中，德國工藝的著作中不獨用 *Mühle (Mill)* 的術語去指一切用自然力驅策的機械，並且用上去指一切應用機器的製造業。

手工工廠業特有的機械還依然是由許多部分勞動者結合的總勞動者自身。一種商品的生產者輪流所做的各種作業，在各種方法中去運用這個生產者。在一種作業中他必須發揮更多的氣力，在別種作業中他必須發揮更多的熟練，在第三種作業中他必須

發揮更多的精神注意力等等同一個人不能夠在同一程度之中具有這些特質。自各種作業分離獨立之後，一般勞動者是依照他們主要的特長，區分和類別的。他們自然的特長既構成分工的基礎，而手工工廠業一經推行，便使那在本性上偏於特殊職務的勞動力發展起來。總勞動者現在在同等圓滿的高度上，具有一切生產的特質，多數特殊勞動者或工人組成他的一切器官，他運用這些器官去履行他們擅長的特別職務，於是他就以最適當的方法，運用那些生產的特質了。部分勞動者一經變成總勞動者的肢體，這個部分勞動者的局部性，甚至於不完全性，就完全起來了。（如偏於一方的筋肉發達以及骨的曲折等等。）局部職務的習慣使他自然成爲一種活動靈敏的器官，而一切部分勞動者的連絡又使他依一種機益部分的規律性而活動。總勞動者的各種職務既有簡單的與複雜的，高級的與低級的，所以他的各器官——即各個人的勞動力——需要程度很不相同的修練，因此也便有很不相同的價值。所以手工工廠業發展一種等級制度的勞動力，而勞動工錢的等級是和此相適應的。每種生產進程需要些人人能做的單純操作。然此

等操作現在也從那重要的活動要素連結中分離出來，而變成特殊的職務了。因此凡手工工廠業所達到的手工業中，他就造成一個所謂不熟練的工人階級，而這個階級是爲手工業的營業嚴格擯棄的。除掉等級制外，勞動者又有熟練與不熟練的單純區別。不熟練的勞動者學習〔技能〕的費用完全消滅了，就是熟練勞動者因職務單純化的結果，他學習〔技能〕的費用，和手工業者比，也減少了。勞動力的價值在這兩個例子中都下降了。在勞動進程分解中，如果產生了涵養一切的新職務，便是上述一點的例外，至於這種新職務是手工業營業中沒有的，即或有，也不是在同樣大的規模中的。

自爲歷史所知道的時代開始以來，即發生分工的事實直達到手工業中，成爲最高的表現，上面所描寫的手工工廠業分工是向來分工的一種繼續。由資本引起的新分工表現和舊分工有許多交互作用及一致之處，這是很顯明的。雖是這樣，然兩者——即數百年來所知道的分工，這是使人們在各種手工業中結合的，二即由資本所引起的同一工廠中的分工——在本質上是不相同的。在一種內部的連繫結合各種職業的力，兩者的一

致最爲顯明。例如牧畜者生產獸皮，硝皮匠將獸皮硝製一番，皮匠則用此皮製靴。在此處每個人生產一個階段的生產物，而此生產物最終完成的形態是他們特種勞動的聯合產物。此外，各種勞動部門供給牧畜者，硝皮匠，和皮匠以生產工具。然牧畜者，硝皮匠和皮匠獨立勞動間的連絡是什麼呢？就是他們的每一種生產物都爲一種商品。反之，手工工廠業分工的特點是什麼呢？就是部分勞動者沒有生產商品。部分勞動者共同的生產物才變成一種商品。社會中一般的分工是由各種勞動部門的生產物之買賣爲媒介的；手工工廠業中部分勞動的連絡是因各種勞動力向同一資本家出賣，由後者轉變爲結合的勞動力而實現的。手工工廠業的分工使生產工具集中於一個資本家的手中，社會的分工則要求生產工具分散於許多彼此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在手工工廠業中，對數或比例的鐵律決定一定的工人羣衆做一定的職務，在各種社會的勞動部門中則偶然與任意兩點在分配商品生產者及其生產工具中佔重要的位置。手工工廠業的分工將人們置於資本家無限的威權之下，他們這些人只構成他所有的總機械體中的肢體；而社會

的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彼此對立，他們除掉競爭的權力外，除掉相互的利害壓迫的強制外，不承認別種權力。有產者的意識對於手工工廠業的分工，勞動者終身被束縛於一種部分作業上，以及部分勞動者無條件地屈服於資本之下成爲勞動的一種組織——這種組織增加勞動的生產力——等事，加以讚美，〔這種有產者的意識〕同樣對於社會生產進程每種有意識的社會管理和調節，高聲加以排斥，認爲侵害各個資本家神聖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任情的放縱。熱心讚美工廠制度的人對於社會勞動每種普通的組織，除掉罵勞動要將全社會變成一個工廠以外，不知道說別的話，這倒是他們很顯著的特徵。

行會的規律極端限定一個行會主人所使用的職工人數，這便是有計畫地防止他變成一個資本家。並且要他自己是一種手工業的主人，他才能夠在這種特殊的手工業中雇用職工。與行會對立的唯一自由的資本形態是商人資本，而行會却懷着妒忌心，防止這種資本的侵入。商人可以購買一切商品，但不能將勞動當作商品。他只被默許爲手工業生產品的貿易者。外界的狀況如果成熟，引起更進一步的分業，則已存的行會分裂

成爲次等的「行會」，或新行會伴着舊行會而崛起，然沒有各種手工業總合在一個工作場的。行會組織的職業分離，孤立和完成，雖是手工工廠業的先決條件，然這種組織却排斥手工工廠業的分工。就大體講，勞動者及其生產工具是結合在一塊的，恰和蝸牛和蝸牛殼結合在一塊一樣，手工工廠業的第一種基礎是生產工具離開勞動者，獨立成爲資本，「行會組織」却缺乏這種基礎。

通常一個社會的分工，無論是否由於商品交換的媒介，他是屬於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至於手工工廠業的分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一種完全的創造物。

手工工廠業一經推行，則分工的每種進步要求各單個資本家手中有大量資本的存在。因爲——和我們曾經看見過的一樣——各個資本家必須使用的最少數勞動者，現在是由現成的分工替他規定的。（試以活字鑄造所爲例：一個磨字工人要配上兩個切字工人和四個鑄字工人；資本家如果要經營他的活字鑄造所，他至少要雇用這七個人。他如

果要擴充這種營業，至少再雇用七個人。然勞動工具和勞動材料如建築物、熔爐等物，以及原料，也必須跟着增加，而原料的增加比工人數目增加還要快得多。因為勞動的生產力既因規模擴大而增進了，所以同一工人數目在同一時間內要消耗更多的原料。這種原料必須在資本家的手中，是現成的。所以手工工廠業一經擴大，則在資本家手中現成的生活資料和生產工具這種資本也必定以同一比例而增加。（「更進一步的分工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和生產工具單是存在社會中，還是不夠的；他們必須大量地蓄積在企業家的手中，可以供大規模勞動之用。……分工愈增進，則長久雇用一定數目的勞動者需要愈多的工具和原料等等的資本。」見斯托芝政治經濟學教程—Storch, Lehr-gang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第一卷二五〇至二五一頁，巴黎出版。）

手工工廠業也恰和單純協業一樣，是因資本而出現的。因此，那種由勞動結合而出現的生產力好像是資本的生產力。然在單純協業與手工工廠業之間有一種很大的差別。單純協業在大體上沒有改變各個人的勞動方法，而手工工廠業則從基礎上改革勞

動方法，並且從根本上握住個人的勞動力。手工工廠業使勞動者具一種畸形的發育，因為前者壓抑後者許多生產的能力和本能，養成他的局部的熟練，恰和拉不拉達諸州（*La Plata-Statuen*）的人一樣，為着獲得獸皮或脂肪，便屠殺整個的獸。特殊的部分勞動不僅是分配給各個人，而個人自身被却分配，變成部分勞動中一種自動的發動機，墨能利亞阿格利拍（*Menenius Agrippa*）荒唐的故事描寫他使一個人僅成為他自己身體上的小部分，現在這種故事竟實現了。勞動者最初將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是因為他缺乏生產一種商品之物質的工具，可是現在這種勞動力如不出賣給資本，便不能服務了。這種勞動力只有在出賣後所存在的一種關係中——即資本家的工廠中——才起作用。就手工工廠業勞動者的自然性質講，他已不適宜於做獨立工作，他所發達的生產活動只能夠作為資本家工廠中的附屬物。（『凡能做一種完全手工業的勞動者，到處可運用他的職業，獲得生活資料；手工工廠業勞動者只是一種附屬物，他一脫離勞動的同伴，就不能夠工作，因此，他不是獨立的，他必須聽人家的處置。』見斯托芝政治經濟學教程第一卷

二〇四頁，彼得堡出版。

獨立的農民或手工業者——縱使在小規模中——所發展的智識、判斷、和意志，現在只爲工廠全體所需要。部分勞動者失掉生產上的精神力，此等精神力現和他們對峙而集中於資本方面了。奪去各個勞動者在生產上的精神力，使之成爲他人的所有物，並且使之成爲支配他們的權力——這是手工工廠業分工的效果。這種分離的進程是在單純協業中開始的，因爲資本家在這種協業中是對着各單個勞動者而代表全勞動體的統一與意志的。手工工廠業使勞動者成爲部分勞動者，所以分離的進程在這種工廠業中繼續下去。大工業使科學與勞動分離，成爲獨立的生產力，並且供資本的驅策，於是分離的進程就在大工業中完成了。

在手工工廠業中，要使總勞動者富於社會的生產力，要因此使資本富於社會的生產力，是以勞動者絀於個人的生產力爲條件的。『無知識是產業的母親，恰和他是迷信的母親一樣。沈思與想像力都屈服於錯誤之下；然手足運動的習慣，是與沈思或想像力無

關的。所以關於手工工廠業，我們可以說，他的完善處就在能除去心意之力，就在能視工作場爲一架機器，而人爲此機器的部分。」（見托克特『勞動人口過去及現在的狀況』——I. D. Tuckett: A History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第一卷一四九頁，一八四六年倫敦出版）在事實上，十八世紀中葉有好些手工工廠業對於某些構成製造上祕密的單純作業寧願雇用半痴的人。

英國學者亞丹斯密士（在他一七七六年出版的著作『原富』——Wealth of Nations——第五卷第一章第二節中）描寫手工工廠業以來勞動者精神上的缺陷，甚爲明白。他說，『大多數人的理解力必然是由他們日常的操作形成的。一個人一生疲於少數單純的作業，便沒有機會鍛練他的理解力。他通常變成人類中最愚蠢無知的人。』可是部分勞動者的身體也有缺陷，所以手工工廠業是首先供給研究職業病的材料與刺戟的。

『以一再分工的作業派給一個人，和殺戮他是一樣的，如果他罪有應得，就是正法，如

果他罪不應得，就是虐殺。勞動的再分工就是虐殺人民。』（見烏夸德的常談一一九頁，一八五五年倫敦出版。——D. Urquhart: Familiar Words）

手工工廠業——即基於分工的協業——最初有幾分是因勞動的欲望而自然發生的，當這種工廠業一經強固並且擴大的時候，他就由資本家有意識地和有計畫地來應用并發揮了。真正的手工工廠業歷史指明，手工工廠業所特有的分工最初儼然是在當事者背後，由經驗獲得適當的形態，於是和行會的手工業一樣，努力將這一度出見的形態一代傳一代，保持下去，在好些單個的例子中，且有固守至幾世紀之久的。這種形態的改變，除掉些小節外，只是勞動器具革命的結果。近世手工工廠業——我在此處所說的不是立脚在機械上的大工業——或是發見他的各種肢體已經完備，只須將他們從分散之中收集起來，如起於各大城市的服裝手工工廠業是，或者容易應用分工的原理，簡單將手工業生產（例如裝訂書籍業）的各種作業專分配給特殊的勞動者。在這些例子中，要發見每種職務所必需的勞動者的比例數，用不着一個星期的經驗。【註六】

【註六】資本家挾其發明的天才首先籌畫各單獨分工的技術，——對於這種發明天才的誠心信仰，現在猶存在於德國教授羅鳩（Roscher）這些人的心中，羅氏以爲分工是現成的計畫，由資本家的約彼得般的頭腦（Jupiter-haupt）譯者按約彼得得爲古羅馬的主神）中湧現出來的，他爲感謝資本家起見，要供奉後者以『種種勞動工錢』。〔其實〕應用分工〔規模〕的大小是以資財的多少爲轉移的，不是以天才的大小爲轉移的。

手工工廠業的分工創造了社會勞動的一定組織，同時並且發達了勞動的新社會生產力。手工工廠業的分工爲生產中特殊資本主義的形態，並且在當時所遇着的〔產業〕基礎上，他除掉發達成爲資本主義的形態外，別無其他途徑，這種分工只是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一種特別方法，換言之，他只是犧牲勞動者，提高資本自身增殖的一種方法。手工工廠業的分工不獨是爲資本家〔的利益〕發達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而不是爲勞動者〔的利益〕發達這種生產力，他並且因發達這種生產力，使勞動者的發育流於一偏，以致後者表見缺陷。手工工廠業的分工予資本以宰制勞動的新條件。所以在一方面手工工廠

業的分工固表現為歷史的進步，在另一方面，他又表現為一種文明的和精明的剝削方法。政治經濟學在手工工廠業時代才成爲一種獨立的科學，他以爲分工只是以同量的勞動生產更多商品的一種方法，因此使商品廉價，並且促進資本的蓄積。這樣注重數量和交換價值，與古代的著作家尊重性質和使用價值的事，恰成最顯著的對抗。各生產部門分離的結果，使商品的製造改良，而人的各種衝動與才能也得選擇適當的活動範圍，〔因爲〕如果沒有一種限制，無論在何處，是不會做出顯著的成績的。

在真正手工工廠業的時期中——即在手工工廠業爲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形態的時期中——手工工廠業固有傾向的充分發展遇着多方面的障礙。手工工廠業——和我們曾經看見的一樣——雖于熟練勞動者的等級制以外，造成了熟練勞動者與不熟練勞動者間一種單純的分離，然不熟練勞動者的數目是很有限的。手工工廠業雖使各單個作業適于勞動者各種程度的成熟和體力，他雖因此進而剝削婦女與兒童，然就大體講，這種傾向遇着成年男工的習慣和抵抗，頓受挫折。手工業分解爲部分作業，雖使勞動者的教育費

與價值減低了，然對於比較困難的部分勞動仍需要一種長久的學習時間，就是在不需要這種學習時間的地方，勞動者也因為妬忌的緣故，是要保持這種時間的。例如英國關於七年徒弟制的法律一直到手工工廠業終期猶保持完全的效力，要到大工業起來才將此制推翻。手工業的熟練既是手工工廠業的基礎，所以資本便不斷地和勞動者頑強格鬥。因此，在手工工廠業的全時期中，總是抱怨勞動者缺乏紀律的。從十六世紀至大工業開端的時候，資本不能夠操縱手工工廠業勞動者的全勞動時間；手工工廠業必定因勞動者的移入或移出，跟着將此工業的位置從一國移至他國。

同時，手工工廠業對社會的生產既不能征服其全部範圍，又不能從根本上加以改革。生產勞動工具自身的工場，特別是生產複雜機械用具的工場，為手工工廠業最完備的創造之一。這種手工工廠業分工的產物（即上面所指的工場）就生產了機器。向來的工作倚賴勞動者個人的才能，這種倚賴對於資本支配權所加的種種限制（現在因機器的造成）都消滅了。

第三節 機械及大工業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一至二節摘出。——

由資本使用的機械和其他每一種勞動生產力的發達一樣，要使商品廉價，使勞動者爲自己所費之工作日的部分縮短，使他白給資本家作工之工作日的部分延長。機械是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

生產方法的變革在手工工廠業中是以勞動力爲出發點，在大工業中是以勞動工具爲出發點。因此，「我們」首先當探討機器與手工業器具的區別在什麼地方。

數學家 and 機械學家稱器具爲一種單純的機器，機器爲一種複雜的器具，他們於兩者間沒有看見本質上的差別。在實際上，每種機器無論如何變裝和複雜，他是由單純的器具而成的。然從經濟的觀點看來，這種說明毫無價值。在另一方面，有人以爲器具與機器的區別，就在器具是由人供給運動力，而機器則由一種自然力——如獸力、水和風等等——供給運動力。照這種說法，那用牛拖的犁是一種機器，十八世紀所用的回轉織布機由一個

工人的手轉動，每分鐘完成九萬六千條織物，這種機器也只是一種器具了。同一織布機用手轉動，就是器具，用蒸汽轉動就是機器呀。應用獸力既是人類最古的發明中之一種，那麼，機器生產在實際上還要先於手工業生產了。

一切發達的機械是由發動機，傳力機，和器具機，或工作機三個本質不同的部分而成的。發動機的作用是為全體的原動力。發動機或是造出自己的動力，如蒸汽機，熱力機，電磁機等等，或是接受一種現成的自然力的衝動，如水車和風車等等。傳力機是由種類最不同的節動輪，動軸，齒車，滑車，車桿，帶索，調帶，小齒車，和聯動機而成的，這種機調節運動于必要時，轉變運動的形態——例如由垂直狀轉變為圓筒狀——並且分配和傳達這種運動到器具機上。機體中這兩部分存在的原因只在傳達運動於器具機，使後者因此拏住勞動對象，依預定目的，加以改變。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是由機械體中這一部分——即器具機——出發的。當手工業營業或手工工廠業營業過渡到機器營業的時候，器具機至今猶構成一個出發點。

我們如果將器具機或真正的工作機詳細考究一下，無論其形態如何變化，這種機器在大體上還是手工業者和手工工廠業勞動者工作時所用的器具。全部機器或者只是舊手工業器具多少改變之機械的出版，——如機械的織布機是——或者裝置在工作機上的器官是舊時所習知的，如紡錘，編針，鋸和刀等。所以器具機是一種具有器具的機械體，他於接受原動力後，用他的器具所做的工作與從前勞動者用同類器具所做的工作是相同的。至於原動力是由人發出或由一種機器發出，這一點對於本問題的本質沒有什麼變更。消耗原料的真正器具如果不是由人操作的，但是由一種機械的裝置操作的，那麼，這種東西即由一種單純的器具而變為一架機器了。

使即由人自己供給原動力〔兩者的〕差別也即刻映到〔我們的〕眼簾中來了。勞動者同時能夠使用的勞動工具的數目是以他的身體器官的數目為限制的。德國起初有人想使一個紡績工人踏兩個紡車，就是使他的兩手兩足同時工作。此事過於費力，後來有人發明在一個踏紡車上用兩個紡錘。然同時能紡兩根紗的紡績熟練差不多和兩

個頭的人一樣，都是世間不常見的。反之，葉立（Jenny）紡績機最初用十二至十八個紡錘紡紗，而編織機一次用幾千編針作工，如此等等。同一器具機同時使用的器具數目從最初時起，就不似一個勞動者的手工業的器具，要受限制。

十七世紀末葉發明，至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繼續存在的蒸氣機自身沒有引起產業革命。反之，器具機的創造使蒸氣機〔的革命〕成爲必要的。

器具機是產業革命的出發點，他用一種機械體去代替操作一種單一器具的勞動者，這種機械體是同時用許多同一或類似的器具作工的，是由一種單一的原動力——不問此原動力的形態如何——轉動的。（『將這些單純器具結合起來，用一種單一的原動力去轉動，便構成一架機器』見巴巴芝—Babbage——一八三二年倫敦出版的著作。）

工作機體積的擴充以及工作機同時應用器具數目的增加必有一種更大的發動機械體，爲克服他自己的抵抗力起見，需要一種比人的原動力——人只能供給很不平均很不持久的運動，這一點還沒有計算在內——更強大的原動力。現在許多自然力也可以代替

人作爲原動力，因此，一架發動機可以同時轉動許多工作機。

在有專門製造紡績機和蒸汽機等等的勞動者以前，即有紡績機和蒸汽機等等，恰和在有裁縫之前，人類即穿衣服一樣。十八世紀（瓦克孫，阿克萊，瓦特等等 Vaucanson，Arkwright，watt）的發明所以能推行，是因為那些發明家遇着一種由手工工廠業時代供給的多數現成的熟練機械工人。當發明加多以及對於新發明的機器之需要增大，於是一方面機器製造業便逐漸發達，分裂成爲許多獨立的部門，在他方面，機器製造的手工廠業內部的分工也愈加發達。我們在這種手工工廠業中看見大工業直接的技术基礎，手工工廠業生產機械，大工業因這種機器就將首先征服的生產部門中手工工業的營業和手工工廠業的營業消滅了。因此，機器的營業是自然而然地在一種不適當的基礎上抬頭起來的。機器的存在如果要借重於個人的力量和熟練，如果要倚賴筋肉的發達，眼光的銳利，和手腕的敏捷——這幾點都是手工工廠業中的部分勞動者和（手工業中的）手工業者特以運用他們簡陋的器具的——那麼，大工業在他的全部發展中就麻木了。

這樣方法的結果必使機器昂貴，關於這一點姑置勿論，凡已由機器經營的工業之擴充和新生產部門中機械的侵入，純粹是以一個工人階級的增殖為條件的，而這個工人階級因為他的事務上半美術性的緣故，只能逐漸增殖，不能驟然大量地增殖。可是大工業發達到一定階段，在技術上也和他的手工業的及手工工廠業的基礎開始衝突了。又機器的製造所發生的諸問題是手工工廠業所不能解決的。例如近世印刷機，近世蒸汽織布機，和近世梳毛機，這些機器都是手工工廠業所不能供給的。

一種產業中生產方法的革命必喚起別種產業中生產方法的革命。所以紡績業用機器便使織布業也必用機器，兩者聯合更使漂白業印布業和染布業必須有機械的和化學的革新。在他方面，棉花紡績業中的革命引起分離棉花纖維與棉子的軋棉機之發明，自有了這種軋棉機，現今所要求的大規模之棉業生產才是可能的。然工業與農業的革命又使交通工具與運輸工具的革命成為必要的。大工業具有熱病般的急速力和大量的生產，並且多量的資本與勞動者常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別個生產部門，又有新開闢的

世界市場的連絡，所以手工工廠業時代所遺傳下來的交通工具與運輸工具對於大工業即刻就表現是一種不能忍受的桎梏了。除掉完全革命的船舶建造不計外，交通工具和運輸工具藉江河汽船，鐵路，大洋汽船和電線的組織，逐漸適合於大工業。然一種驚人的鐵量，現在要鍛鍊，接合，截斷，穿孔，和造形，因此需要巨大的機器，此等機器的創造是手工工廠業的機器製造方法做不到的。因此，大工業必定是在機器的製造上擴充的，而機器必定是由機器生產的。

機器製造中所用之機械的部分，是構成真正的器具機的，我們現在如果將這一部分攷究一下，〔便知道這是〕手工業的器具的再現，不過這是在巨大規模中的再現罷了。例如穿孔機是用一種由蒸汽機轉動的巨大穿孔器作的，反之，如果沒有這種巨大的穿孔器，則大蒸汽機和水壓機的圓柱體是不能夠生產出來的。機械的旋盤是通常足旋盤大規模的再現，機器鉋是一個鐵製的木匠，他對於鐵作工所用的器具恰和木匠對於木作工所用的器具一樣；倫敦埠頭切斷表面鑲板所用的器具是一種巨大的剃頭刀；截鐵剪機的

器具和剪布的剪刀一樣，是一種極大的剪刀；蒸汽鎚是用一種通常的槌頭工作的，不過重量非常之大，就是雷神鑿爾（Thor）自己也不能夠揮這種槌頭。例如此等蒸汽槌中的一種，其重量超過六噸（一百二十截特別）從七尺的高處打在一個三十六噸重（七百二十截特別）的鐵砧上。這種蒸汽槌容易將一塊花崗岩打得粉碎，也一樣能夠用無數輕的敲擊，將一口釘打入一種柔木裏面。

在單純的協業中，甚至於在那因分工而精密的協業中，社會化的勞動者排擠孤立的勞動者一事，總多少像是偶然的現象。機械（除掉後面所述的幾個例子外）直接要求社會化的勞動（即多數人有計畫的共同勞動）。勞動工具的性质自身現在使有計畫的共同活動成爲技術上的必要。

從協業到分工中發生出來的生產力沒有花費資本一點東西，這是人所共見的。自然力如蒸汽和水等等也是一樣沒有花費的。可是人之呼吸既要用肺，所以人在生產中要利用自然力，也需要一種『人的手所產的東西』。要利用水的運動力必需要一種水車。

要利用蒸汽的彈性，必需要一種蒸汽機。對於自然力是這樣，對於科學也是這樣。一種電流的作用範圍內磁針的偏差律或電流圍繞的鐵產生磁氣的律一經發見，就不花費一文了。可是利用這種律於電信等等，就需要一種花費很巨的和廣大的裝置。大工業因利用巨大的自然力必定增進勞動的生產力，非常之多，這是一見就明瞭的，然此生產力的增進並不是由更多的勞動的支出購來的，關於這一點，便不是和上面一樣明瞭的了。機械和一般的不變資本一樣，沒有創造價值，他只將自己固有的價值轉移給生產物。機械與手工業及手工工廠營業的勞動工具比較，具有極大的價值，這是很顯明的。機械依照他固有的價值作比例，不獨沒有使生產物廉價，並且還使生產物更貴了。

然機械對於各單件生產物附加的價值，從不多於他因損耗而平均喪失的價值。機器所具的價值與器械於每次轉移給生產物的價值部分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機器保持愈久，則這種價值部分愈小。這一點對於每種真正的勞動工具，對於每種生產器具，都是同樣有效的。然對於機械的利用和損耗比對於器具的利用和損耗所生的差異要大得

多，因為機械是用耐久的材料造成的，更能持久，他的應用是依嚴密科學律規正的，更能節省，最後，機械的生產範圍較器具的生產範圍大至不能成比例了。布拉克伯恩（Blackburn）地方的擺列斯（Baynes）君在一八五八年刊佈的講義中計算：『一個實在的機械馬力轉動四百五十個自動紡績機紡錘及其預備器具，或轉動二百個畫眉鳥聲紡績機紡錘，或轉動十五個織四十寸布寬的織布機及其纏經紗和塗膠水等等的裝置。』一個蒸汽馬力每日之費用以及由此馬力轉動之機械的損耗是分配給四百五十個紡績機紡錘每日的生產物，或二百個畫眉鳥聲紡績機紡錘每日的生產物，或十五個機械織布機每日的生產物，因此，一兩紗或一碼布只轉移到一微小的價值部分。上面所說的蒸汽槌也正同此例。因蒸汽槌每日的損耗和煤炭的消費等等分配給蒸汽槌每日所槌之數量驚人的鐵塊，只有一種很小的價值部分附着在每截特別鐵上，然上面巨大的器具倘若為打小釘而使用，則這價值部分便很大了。

在考察協業和手工工廠業中，已經表明，某些一般的生產必要物如建築物之類，如果

共同消耗，比較的省費，因此，生產物也比較的廉價。這種廉價在應用機械的地方更增進了，因為此處不獨是一架工作機可由他的許多器具共同消耗，並且同一發動機以及傳力機的一部分也可由許多工作機共同消耗。

機械對於生產物總共能轉移多少價值，這自然是以他自身有多少價值為準則的。機械自身所含的勞動愈少，則他對於生產物附加的價值也愈少。機械所轉移的價值愈少，則他愈是有生產力的，而他的服務愈近於自然力無代價的服務。

生產一架機器所費的勞動如果等於應用這架機器所節省的，則生產一種商品所需的勞動總額沒有減少（換言之，勞動的生產力沒有增加）這是很顯明的。然機器所費去的勞動與機器所節省的勞動兩者的差異，顯然不是以機器自身的價值與機器所代替之器具的價值兩者間的差異為轉移的。機器的勞動費（以及機器附加於生產物的價值部分）如果小於勞動者用他的器具對於勞動對象附加的價值，則「機器所費去的勞動與機器所節省的勞動兩者間的」差異是存在的。因此，機器的生產力是依機器代

替人的勞動力之程度去測量的。

然機器所節省的勞動，不可與勞動工錢混爲一談。假定一架機器排擠了一百五十個工人，而機器自身所費的恰等於這一百五十個工人一年的工錢，例如六萬馬克。然現在這六萬馬克決不是一百五十個工人所供給的和對於勞動對象所附加的勞動之貨幣表現，只是他們一年勞動中他們自己取作勞動工錢那一部分之貨幣表現。這一百五十個工人每年獲得六萬馬克，然他們對於此所供給的代價是一種大於六萬馬克的價值。現在這架機器如果在生產中所用去的一切勞動也恰費六萬馬克——不問這種勞動對於工人的工錢與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是怎樣分配的——則機器的價值小於從前一百五十個工人所生產的價值。換言之，機器的費用恰等於機器所代替之勞動力的費用，而在機器自身中結晶的勞動，比較機器所代替的牛勞動要小得多。

如果只是限於使生產物廉價這個問題，那麼，當生產機器所費的勞動少於機器的應用所代替的勞動時，則機器的應用是有利益的。我們現在用數目字來說明：在上述例子

中，一百五十個工人每年獲得六萬馬克工錢，他們所供給的假定爲十二萬馬克的勞動（剩餘價值等於他們的工錢百分之一百）。機器將一百五十個人的勞動取而代之，機器生產所費去的少於十二萬馬克，他的應用對於社會是有利益的，因爲他節省了勞動——然資本家却不能這樣計算。資本家對於一百五十個人所供給的勞動只付六萬馬克，當機器的費用一經多於六萬馬克，他便不能應用機器了。（在共產主義的社會中機械活動的範圍比在有產階級的社會中完全不同。）只有實際上付出的工錢對於資本家在生產費中佔一種位置。在不同的國家中，這種工錢對於同一勞動量也是不同的；工錢並且是變化的，他有時降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有時又升至勞動力的價值以上。因此，現在英國所發明的機器，只在北美應用，恰和十六七世紀德國發明的機器只在荷蘭應用，十八世紀好些法國的發明只爲英國利用一樣。在好些〔產業〕發達的古國中，因在某些產業部門中應用機器，引起其他部門勞動力的供給過剩，使工錢降至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因而妨礙機器的應用。最近幾十年來，英國毛織物製造業若干部門中兒童勞動大爲減少，有

些地方且排擠殆盡了。爲什麼呢？（因爲）工廠條例規定必須有兩類兒童，一類作工六點鐘，一類作工四點鐘，或者每一類各作工五點鐘。然一般父母（現在）出賣這種『半時間工人』不肯比從前出賣『全時間工人』更廉價一點。因此，機械就代替半時間工人。在禁止礦山中的婦女與兒童（十歲以下）勞動以前，資本找着一種方法，在煤坑和其他礦山中使用裸體的婦人和女子，並且常是和男子混在一起，這是爲資本的道德經典所許可的，特別是爲資本的總帳簿所許可的，直到此事被禁以後，資本才去用機械。美國人已發明碎石的機器了。可是英國人不用此等機器，因爲做這種工作的『貧窮者』（Wretch 等於〔德文〕的 Elender，這是英國經濟學者指農業勞動者的術語）只獲得自己勞動中最小的一部分，如用機械去生產，對於資本家反要貴些。英國運河中的船舶，現在（一八六三年）往往還是不用馬拖而用婦女拖，因爲生產馬匹和機器所需的勞動是一種精密的定量，反之，維持過剩人口中婦女的生活，所費是無幾的。因此，我們從沒有看見何處地方爲着可鄙的事件，鮮廉寡恥，浪費人力，比得上機械〔發達〕國家的英吉利。

第十章 大工業進步及於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三十節摘出。——

第一節 婦女勞動及兒童勞動

機械既使筋力成爲非必要的，於是他就變成雇用很少筋力或身體發育未成熟而四肢比較柔軟的勞動者之手段了。因此，婦女勞動及兒童勞動成爲資本家應用機械中的

第一句話！這種代替勞動與勞動者巨大的手段即刻變成一種方法，將工人家庭中的一切分子，不論男女老幼，都編入資本的直接支配之下，因此使工錢勞動者的數目增加起來了。替資本家從事強制勞動一事，不獨是排擠了小孩子的遊戲，並且排擠了道德限度以內爲家庭自身（服務）的家庭自由勞動。【註一】

【註一】 當（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因美國南北戰爭的結果，引起棉花的危機，蔓延英國，

英政府派一個醫生斯密士（Smith）君到好些棉花工業區域去調查勞動者的康健狀況。他的報

告中有下列的陳述：從純粹健康方面看來此次危機有好些利益。一般勞動婦女現在不必用眼睜睜去毒害他們的小孩子，他們有必需的閒暇（時間）餵乳給小孩子吃。他們有時間可以學點調。可惜這學點調術的時候正是他們沒有東西吃的時候。又利用此危機，特別設立學校，教育勞動者的女兒以縫紉之術。因此一種美國革命和一種世界危機必須降臨，使一般爲全世界紡織的勞動少女們得學習縫紉！資本在這樣程度中——在經常的時期中——將家庭勞動中所必需的¹時間都奪去了。

勞動力的價值不僅是由維持成年男工所必需的時間決定的，並且還是由維持他的家庭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機械既將工人家庭中一切分子都招去從事勞動，於是機械就使家長的勞動力的價值減低了。例如〔購買〕一種全家庭四個人的勞動力的所費的，或者多於以前〔購買〕一個家長的勞動力的所費的，然〔現在〕出現的，不是一個工作日，但是四個工作日。現在一家要能夠生活，四個人不僅是必須供給勞動，並且還必須替資本供給剩餘勞動。英國一個著作家於一八四五年說：『工人數目的增加已經很多，因爲婦女

代替男子，特別是兒童代替成年人的事愈加多起來了。三個十三歲的女孩每星期拿六個至八個先令的工錢，他們代替了一個每星期拿十八個至四十五個先令的成年男子。然家庭內一定的職務，如對於小孩子的照顧和哺乳等等既不能完全消滅下去，所以那個被資本奪去的母親，必須雇一個多少可以代理他的人。家庭消費所必需的諸勞動，如縫紉修補等等，必須購買現成的商品去代替。家庭勞動的減少使貨幣的支出增加了。工人家庭的生活費增大，恰與收入的增大相抵消。此外，生活品的消費與調製上節省和滿意都不可能了。〔註二〕

〔註二〕關於這種事實爲公認的政治經濟學所隱蔽了，然可於英國工廠監督官報告，『兒童勞動委員會』的報告，以及〔英國〕公衆康健的報告中找出豐富的材料來。

自從資本購買未成年與半成年的人以後，勞動者與資本家契約的形態也改變了。勞動者從前出賣他自己的勞動力，他是形式上自由的人，可任意處分他自己的勞動力。他現在出賣妻子和兒女；他變成一個奴隸商人。人們常看見美國新聞廣告中需要黑奴

的廣告，現在需要兒童勞動也常取需要黑奴的形態。我們在最近（一八六四年至一八六六年）兒童勞動委員會的報告中仍然看見勞動者的父母對於販賣兒童一事有許多真正令人髮指的和完全奴隸商人的特徵。

這種方法破壞家庭生活的結果，是初生幾年後的兒童勞動者驚人的死亡率。英國十萬個一歲以下的兒童每年平均只死去九千個兒童的僅十六區（內中有一區只死去七千個兒童）（其餘各區十萬個一歲以下的兒童每年平均的死亡數如下）：

- 有二十四區在一萬至一萬一千之間
- 有三十九區在一萬一千至一萬二千之間
- 有四十八區在一萬二千至一萬三千之間
- 有二十二區在二萬至二萬一千之間
- 有二十五區在二萬一千至二萬二千之間
- 有十七區在二萬二千至二萬三千之間

有十一區在二萬三千至二萬四千之間

荷阿 (Hoo)

吳爾活漢塘 (Wolverhampton)

亞斯塘 (Ashton-under-Lyne)

布列斯塘 (Preston)

羅庭漢 (Nottingham)

斯託克浦特 (Stockport) } [三處各] 在二萬五千至二萬六千之間

不拉德伏德 (Bradford)

衛斯畢芝 (Wisbeach) 爲二萬六千

滿切斯特 (Manchester) 爲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五。【註三】

【註三】 見公衆康健第六次報告三四頁，一八六四年倫敦出版。

嬰兒死亡率之高——和一八六一年官廳醫生調查所證明的一樣——除掉地方上偶然

的原因不計外，實由於母親家庭以外的工作和因此而起的虐待兒童，營養不良，營養不足，以及給予眠睡藥等等；此外又發生母親自然而然的疎遠兒女的事，因此又發生故意不給營養品和毒害的事。在好些農業區域『婦女的使用只在最小限度，而（嬰兒的）死亡率也是最低的。』（見公衆健康第六次報告四五四頁）

因資本主義掠奪婦女勞動及兒童勞動而引起的道德上的墮落，昂格思在他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Englands）中已經盡情說出，此外許多著作家也有同樣的描寫，我在此處只須提及就夠了。剝削沒有成年的工人，使之成爲純粹生產剩餘價值的機器，因這種人爲的戕賊引起精神上的荒廢，這種荒廢與原生的無知無識不同，因爲後者是使精神荒蕪而沒有破壞精神發展的能力，沒有破壞精神的豐饒性——畢竟強迫英國國會對於一切受工廠法支配的產業，規定使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必以「授子」國民教育爲法定條件。資本主義的精神在工廠法中所謂教育條款紛亂的編制，執行這種條款缺乏適宜的行政機關，工廠主自己反對這種教育

法，以及工廠主實際避免這種教育法的詭計諸點中表現出來了。英國工廠監察員鶴列

(Leonhard Horner) 於一八五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報告中說，此項法律『除掉將兒童每天在一個四面是牆的地方——即所謂學校——關三點鐘，作為上學，而雇用兒童的人每星期必須從一個署名為男教員或女教員的人獲得一張通學證書以外，沒有規定一點東西』。在一八四四年制定改正的工廠法以前，此等通學證書上畫一個十字形的，并不算稀罕，因為男教員或女教員自身是不能寫字的。鶴列於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報告中說：『然不在此等悲慘的地方——兒童在此獲得通學證書，沒有受到教育——是如此的；因為在許多學校中，教員本有能力，然他的精力花費在各種年齡——從三歲起——的兒童紛亂的混合上，差不多完全沒有效果。』「講到」他的收入是很糟糕的，那完全要靠一間房子內擁擠很多的兒童，從他們收得幾個小錢。此外，學校的用具，書籍和其他教授材料都是不足的，又「教室中」空氣惡劣，令人作嘔，這種不良的效果是「直接」加在可憐的兒童身上的。這樣的學校，我到過許多，並且看見許多兒童絕對不做一點事；這就是被證明為

進學校的，此等兒童在官廳的統計中就是算作受過教育的。」一八五七年六月三十日英國工廠監察員列德格列夫（A. Redgrave）的報告中有下面一段話，這是資本奔鬚法律的一個例子：依照法律對於印布業及類似營業的規定，『在每個兒童被使用於這種印布業以前六個月中，——從他被雇用的第一天以前直接算起——必須進一個學校，期限至少為三十日，「讀書」不得少於一百五十點鐘。當這個兒童正被雇用於印布業時，他在六個月內也必進學校，期限為三十日，「讀書時間為」一百五十點鐘。入學校的時間必須在上午八點鐘下午六點鐘之間，每天並且不得少於兩點半，多於五點鐘。』現在資本怎樣執行法律的規定呢？『兒童們通常是連接進學校三十日，每天上午下午共五點鐘，當這三十日期滿，於是法定的一百五十點鐘的數目就達到，——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們的通學證明書完成了——他們回到印布業中，在六個月之內不復入學校，一直到一個新的入學期來到，於是從新入學校，至通學證明書完成為止。』有很多的兒童這樣讀完了法定的一百五十點鐘的書，可是當他們在印布業中作了六個月的工，再回到學校，恰和初進

學校的兒童一樣。他們從前入學校所學的東西自然都已忘記了。在其他印布業中〔兒童〕入學校一事完全是以營業的緊要與否爲轉移的。那種法定的時間數目在每六個月中是分期補滿的，〔每天〕從三個鐘點起到五個鐘點止，零星分散在六個整月中。例如一個兒童入學校，一天從上午八點至十一點，異日從下午一點至四點，於是他許多天缺席，後來忽然從下午三點至六點又來了；現在他一連來三四日，或一個整星期，於是又連接三個星期，或一個整月不見了，後來工廠偶然不用他，有了閒暇時間，他又從新入學校；這個兒童就這樣僕僕於學校與工廠之間，一直到一百五十點鐘的數目達到爲止。』

自兒童與婦女大批加入勞動人員之列以後，機械畢竟將向來手工工廠業中男工對於資本專制的抵抗打破了。

第二節 工作目的延長

機械既是提高勞動生產力——即縮短生產一種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最有力的工具，所以機械就成爲資本手中延長工作日，超過一切自然限制之最有力的工具了。在

一方面，機械創造了新條件，使資本對於自己這種不斷的傾向得自由活動，在他方面，機械創造了新動機，使別人的勞動去填資本的慾壑。

機器是自己轉動的，他的運動和作用與勞動者不相干的。倘若不是機器的助人，身體的虛弱及頑強的意志發生妨礙，則機器可以不斷地轉動。因此，資本的努力就在儘可能地抑制人的抵抗。這種抵抗因機器勞動顯然容易，和婦女及兒童更柔和，更馴良的性質，便愈加減少了。

機器的使用愈久，則他產出的商品數量愈多，而機器對於每一件商品所附加的價值部分也愈小。這就是資本盡力延長機器每日的活動之充足理由。

機器的損耗并不是和他的使用的時期嚴格相符的。即使一架機器每日使用十六點鐘，可至七年半之久，然他對於自己造出的總生產物所轉移的價值，並不大於他在十五年中每日使用八點鐘〔所轉移的〕。不過在第一個例中，機器的價值轉換為貨幣，要比在第二個例中快一倍，而資本家在七年半中所吞下的剩餘勞動，和〔第二例〕十五年中〔所

吞下的」是一樣多的。

機器不僅在使用中有損耗，就是在停頓中也有損耗，恰和一把不用的劍在鞘中會生鏽是一樣的。機器受種種元素的侵蝕，這種損耗在某種程度上是和機器的使用成反比例的：即機器的使用愈久，則他被種種元素的損耗愈大。

可是除此以外，機器還要受一種所謂道德上的損耗。或者是因同一構造的機器能夠廉價產出，或者是因更好的機器與之競爭，兩者都足以減少他的交換價值。在這兩個例子中，〔舊〕機器無論是新近出來的，或是富於生活力的，然他的價值不復是由實際在他自身結晶的勞動時間決定的，但只是由現在產出一種同等機器或優良機器所需之勞動決定的。因此〔舊〕機器的價值是低落多少了。機器的總價值轉移到生產物上愈速，則機器的損耗也愈速，而這種道德上損耗的危險便愈小；工作日愈長，則機器的損耗愈速。當一種生產部門起初應用機械時，廉價產出機器的新方法以及種種改良——不僅改良一部分或一種裝置，並且涉及機器的全部構造——繼續出現。因此，在機械最初的生命時期

中這種延長工作日的特別動機起了最有力的作用的【註一】

【註一】『幾年以來，網業製造中的改良最爲顯著，一架好機器原來的成本費價格爲一千二百鎊（約合二萬四千馬克），幾年之後，便以六十鎊（約合一千二百馬克）出售了。』改良的速度

非常之大，所以機器常是留在製造者的手中，不能完成，因爲有很好的發明，使此等機器成爲廢物了。』（見巴巴芝的著作），一八三二年倫敦出版。）在這種急轉直下的時期中，製網

業者即刻由原來八點鐘的工作時間擴充到用兩班人作工二十四點鐘。

如果資本家不延長工作日，但雇用兩倍的工人數目，從他們身上取得剩餘價值，那麼，他對於機械和建築物所支出的資本和對原料及補助材料等等所支出的資本一樣，必須加倍。如果延長工作日，則擴充生產的範圍，用不着增加對於機械和建築物所支出的資本。這一點對於每種工作日的延長固然都是多少有效的，然在使用機器的地方更爲重要，因爲在此處對於勞動工具所投的資本部分是特別多的。一八三七年，英國的大棉業

工廠主亞施活茲（Ashworth）向經濟學教授色尼爾（Nassau W. Senior）說：『當一

個農民將他的鋤頭棄置不用，他此時便使十八個辨士（約合一個半馬克）的資本歸於無用了。當我們的人（即工廠勞動者）中有一個離開工廠，他就使一種費十萬鎊（約合二百萬馬克）的資本歸於無用了。大家只要想一想！一種費十萬鎊的資本，只要使之『歸於無用』至瞬息之久！我們的人中之一長久離開工廠，在實際上，這是了不得的！機械的範圍增大——和受教於亞施活慈的色尼爾所洞見的一樣——使繼續不斷地延長工作日（「一事」）成爲『渴望』了。

當機器起初零星應用於一個產業部門時，機器生產物的社會價值超過他的個體的價值；就是，機器生產物所需的勞動少於那沒有機器作工的競爭者之生產物（所需的），然決定價值所根據之『社會必需的』勞動，在這個例子中却是那因沒有機器（作工）而必須（支出的）多量勞動。結果，機器生產物可以大大地超過他自己的價值而出賣；當着這個過渡時期，機器的營業是一種壟斷，因此利潤是非常之大的，資本家利用這個『新戀愛的最初時期』極力延長工作日，以便盡情掠奪。這種大利潤使刺戟了要求更多利潤的

渴望。

當同一生產部門普遍應用機械的時候，這種額外利潤馬上就停止了，於是剩餘價值不出於資本家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力，但出於資本家為機器而雇用的勞動力這種定律就發生效力了。剩餘價值僅出於資本中的可變部分，就是出於生勞動；資本所用的生勞動愈多，則剩餘價值必愈大，〔反之，〕生勞動減少，則剩餘價值也必定減少。可是現在機器的目的恰在排擠並且代替生勞動。機械提高生產力，他用少量勞動產出生產物，於是他便使生產物廉價了，因此他使生活費減低，又使勞動力的價值減低；然他要使一定的資本所雇用的工人數目減少，換言之，他要使從前可變資本（即付給生勞動力的）的一部分變為機器，即變為不產生剩餘價值的不變資本，他才能達到上列一切目的。我們現在舉個例來說明。一〇〇（例如一〇〇・〇〇〇馬克）資本在應用機器之前，或者必須用百分之四十去購買器具和原料，用百分之六十去雇用勞動者。現在機器出現，使生產力增加三倍了。此時便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資本去支付勞動者，向來受雇的勞動者中有三

分之二要被開除，而從前報酬他們所用的資本，現在要用去購買機器和機器所用的多量原料，

可是從數目減少的工人中絞取剩餘價值，要和以前從多數工人中絞取的一樣多！例如從兩個工人中絞取的和從二十四個工人中絞取的一樣——這是不可能的。二十四個工人中每人作工十二點鐘，即使他僅供給一點鐘的剩餘勞動，然他們合起來便供給二十四點鐘。剩餘勞動，至於兩個工人作工總計起來，也只有二十四點鐘。因此，在資本家的應用機械中（即應用機械去達到生產剩餘價值的目的）藏着一種固有的矛盾。機械的應用在一方面要能夠由勞動力價值的低落，去提高剩餘價值，在他方面只有由減少所雇用的工人，去縮小勞動力的價值。這種矛盾便驅策資本於不知不覺之間，拼命強制延長工作日，使每個受雇者剩餘勞動的增加與工人數目的減少相抵消。

所以資本家應用機械，在一方面，創造了有力的新動機，無限地延長工作日，並且改革了勞動方法，因此打破勞動者的抵抗，在他方面，此舉又造成一半由於婦女與兒童的雇用，

半由於被機器排擠的工人之賦閒——一種必須受資本律指揮的過剩勞動人口。因此，資本掃蕩工作日一切道德的和自然的限度這種顯著事實就在近世產業史上出現了。因此，縮短勞動時間最有力的手段轉變為一種最可靠的手段，使工人及其家庭的全部生涯化作替資本增殖價值的勞動時間——這種顯著的矛盾也出現了。【註二】自從十八世紀最後三十多年大工業出生以來，對於每日勞動時間的延長，成爲一種極激烈的和無限制的急進。凡習慣，性質，年齡，性別，白天，夜晚等限制都被打破了。甚至於白天與夜晚的觀念都十分曖昧，致使英國一個法官於一八六〇年猶必須用真正希伯來法典般的銳感去『確切』表明，白天和夜晚是什麼。資本是開筵慶祝的。『在一八三三年的工廠條例〔宣布〕以前，小孩子和少年人必須終日或終夜作工，或被任意〔驅使〕不分晝夜作工。』（見英國工廠監察員報告五一頁，一八六〇年四月三十日。）

【註二】以下一節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第六節摘出。

我們試對於現在（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五年）或過去吸取勞動力毫無拘束的幾

個生產部門考究一下。

——以下各節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第三節摘出。——

『一個州法官布勞頓(Broughton)君於一八六〇年一月十四日在羅庭漢市會議事廳所開的一個會中當主席，他宣言，在從事於花邊製造的都市人口部分中所受的痛苦和窘狀，是其他文明世界所不知道的。……九歲至十歲的小孩子於早晨二、三、四點鐘，從他們很髒的床上被拖下來，爲着一種赤條條的生活，被強迫工作至晚上十點，十一點和十二點鐘，於是他們的手足疲倦了，他們的體格萎縮了，他們的容貌蒼白了，而他們的人性完全陷於一種和石一般的無感覺狀態中，偶然一望，即令人恐怖。……有一個城市在一個公開的會議中提出請願，要求男工每日的工作時間應減至十八點鐘，大家對於這個城市應作何種感想啊！』(見一八六〇年一月十四日倫敦每日電聞報——Daily Telegraph)

斯達伏德州(Staffordshire)的陶業在最近二十二年中(一八六〇年以前)由國會委員會調查三次了。一八六〇年和一八六三年的報告中含有被雇用的兒童自己

的好些口供。從這些小孩子可以推測成年人，特別是少年女子和婦人，將「此等小孩子工作的」產業和紡績業比較，那麼，紡績業便好像是很愉快和康健的職業了。

威廉吳得 (William Wood) 年九歲，『當他開始作工時，正是七歲零十個月。』他拿模樣完成的商品到乾燥室去，並且將空模型携回。他在一星期中每日從上午六點鐘來，約於晚上九點鐘停工。『我在一星期中每日作工至晚上九點鐘，例如最近七八個星期都是這樣。』一個九歲孩子的勞動時間為十五點鐘！莫那是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子，他說：『我連模型，並且轉轆轤。我早晨六點鐘來，有時四點鐘來。我作工從昨天晚上通夜至今朝八點鐘。我自昨天晚上起即沒有上床睡覺。除掉我以外，還有八九個小孩子昨夜通夜作工。除掉一個孩子外，他們今天早晨又都來了。我每星期獲得三先令六辨士（約合五個半馬克又五分尼。）我雖通夜作工，也沒有多得一點「工錢」。我在上星期做兩個通夜的工作。』

格立鶴 (Greenhow) 醫士宣言，在斯托克 (Stoke-on-Trent) 和沃爾斯地頓 (Wol-

stanton)這些陶業區域,人的壽命非常之短。在這兩個城中,從事於陶業而年過二十歲的男子雖不到三分之一,然前一處地方陶工半數以上的死亡,後一處地方陶工約五分之一的死亡,都是由於肺病。漢列(Hanley)一個行醫者博慈洛德(Boothroyd)說:『陶工每一後代比前代更矮小,更虛弱。』另一個醫生俾恩(Mr. Bean)也同樣說過:『自從我二十五年前在陶工中開始行醫以來,這個階級在身材及體積上繼續表見顯著的退化。』此等供述是格立鶴醫生於一八六〇年的報告中收集起來的。(見公眾健康—Public Health—第三次報告1〇二頁,1〇四頁和1〇五頁)

一八六三年的委員報告中有北斯達伏德州病院主醫阿列芝(I. T. Arledge)的一段話如下:『男女陶工這個階級代表一種在體育和德育上退化的人口。他們通常是發育不良,形態不勻,並且往往胸腔狹小。他們容易老並且容易短命;他們多痰,且貧血,他們虛弱的體格又受消化不良,肝臟病,腎臟病,和風濕症頑強的侵襲。可是他們第一就患呼吸器病,如肺炎,肺結核,氣管枝炎,和喘息等等。一種形態「的病」是他們特有的,有陶工

喘息或陶工肺結核之名，陶工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患一種侵襲腺骨節或其他身體部分的癩癰症。這種區域人口身體的退化現在還不至於很厲害，其獨一無二的原因就在附近區域供給新人口，以及和健康人種結婚。在不久之前還充同一醫院外科醫生的關爾孫 (Charles Pearson) 君在寫給一個委員浪芝 (Longe) 的信中說：『我只能就親身的觀察講，不能就統計講；可是我不妨直爽些說，我一看見此等可憐兒童的健康爲着滿足他們父母和廠主的貪婪而被犧牲的時候，我真屢次怒不可遏了。』他歷數陶工患病的原因，並且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爲勞動時間太長。——在蘇格蘭的陶業也有同樣的情形。

燐寸製造業始於一八三三年，即始於將燐附在軸木上的發明。自一八四五年以來，這種製造業在英國發達非常迅速，並且從倫敦人烟稠密的部分擴充到滿切司特，栢明漢，利物浦 (Liverpool)，不立斯托爾 (Bristol)，洛衛芝 (Norwich)，紐卡塞爾 (Newcastle)，格拉斯高 (Glasgow)。一種噤口症也跟着這種燐寸製造業傳播起來了，維也納一個醫

生於一八四五年就已經發見這是燐寸製造者一種特有的病症。這些工人中有一半是十三歲以下的小孩子，和十八歲以下的青年人。這種製造業因有害康健，並且令人感覺不愉快，所以只有工人階級中最困苦的部分和餓得半死的寡婦等等才將他們的小孩子交給這種業中，「這都是些」『衣服破爛，餓得半死，完全被棄置，並且沒有受過教育的小孩子。』委員懷德(White)於一八六三年所訊問的證人中，有二百七十名是在十八歲以下，有五十名是在十歲以下，有十名不過八歲，有五名僅有六歲。工作日從十二點到十四點和十五點鐘，變換不定，且有夜工，而用膳又沒有規定的時間，且大部分是在充滿燐毒的工作室中舉行的。丹特(Dante)一定看見他的最可怕的地獄怪物在這種製造業中相形見绌了。

在壁紙製造業中，粗製品是用機器印刷，精製品是用手印刷的。營業最繁盛的月份是從十月初起至四月底止。在這個時期中，工作常是——並且差不多沒有間斷——從午前六點鐘到晚上十點鐘，有時還要到深夜。

阿僕斯登(G. Apsden)說：(一八六二年)『當我這小孩子七歲的時候，我當將他負在背上，由雪中過去過來，他當作十六點鐘的工。當他站在機器旁邊的時候，我常是跪在地下去餵他的食物，因為他不能夠離開或停止機器。』滿切司特工廠一個業務執行委員斯密士(Smith)說：『我們(他的意思是指爲『我們』作工的『職工』)作工從不停頓去用膳，所以日間工作十點半鐘，到下午四點半鐘就完了，以後盡是定時以外的工作時間。(不知這位斯密士君自己在十點半鐘內是否用膳?) 我們(即同一的斯密士)在晚上六點鐘以前很少停工的。小孩子和成年人(小孩子和十八歲以下的青年人一百五十二名，成年人一百四十名)一樣，在最近十八個月以來，每星期平均至少做七個工作日又五點鐘的工作，即七十八點半鐘。』至今年(一八六三年)五月二日爲止的六個星期(的工作時間)平均更高些，——即每星期爲八個工作日，或八十四點鐘。』這位斯密士君微微地笑着，又說道：『機器勞動是不費力的。』木板印刷業的雇主也同樣說：『手工勞動比機器勞動較適宜於康健。』總之工廠主諸君對於『至少當用膳時

要使機器停止』這種提議，是憤怒填膺，力加反對的。

一八六六年一月有三個鐵路工人——一個掌車人，一個司機人，一個司信號人——站在倫敦大陪審官庭之前。【註三】鐵路上一件不幸的大事將好幾百旅客都送到陰間地府去了。

鐵路工人的疏忽是這種不幸事件的原因。這些工人在陪審官面前異口同聲說道，在十年乃至十二年以前，他們每日的工作時間爲八點鐘。至最近五六年中，被強迫加至十四點，十八點，乃至二十點鐘，在遊客特別擁擠之際，如當着遊覽車的季節，他們常是連接不斷地作工四十點鐘，乃至五十點鐘。他們也只是平常的人，並不是巨大的神怪。他們的勞動力一到某種程度，即耗盡了。麻木就來襲擊他們。於是他們的腦筋不復能想，他們的眼睛也不復能看了。完全『有體面的英國陪審官』藉一種評判作答覆，這種評判是爲着『故殺』中送他們到次回的陪審法庭，並且在一種溫和的補充條款中表示一種虔誠的志願，請鐵路大資本家諸君於將來當充分購買必需數目的勞動力，於吸收已經付值的勞動力時，當『更節制一點』或『更克己一點』或『更省儉一點』。【註四】

【註三】 一個由二十四個陪審官成立的高等法院決定被告是否歸通常法庭審判。

【註四】 見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日列洛爾德報 (Reynold's Paper) 這個週報每星期在令人觸目驚心的標題之下，列舉一批新的鐵路災禍。一八六六年二月四日北斯達伏德路線一個勞動者回答道：「當一個司機人和機關車火夫的注意力麻木了一瞬息的時間，每個人能知道此事的結果是什麼。在嚴寒的冬季，無限地延長工作，沒有休息，沒有回復精神的機會，如何能夠有別種〔好結果〕啊！下面一樁事可作為每日出現的事件中一個例子。上星期一，一個火夫在早晨很早的時候，開始他的日間工作。他于十四點五十分鐘之後才停止工作。在他還沒有時間吃茶之前，他又被叫去工作。因此他要連接不斷地工作至二十九點十五分鐘。他一星期中其餘的工作如下：星期三十五點鐘 星期四十五點三十五分鐘，星期五十四點半鐘，星期六十四點十分鐘；一個星期總共八十八點四十分鐘。他只獲得六個工作日的報酬，你們現在想一想，他是何等驚訝。這個人是一個新來的人，他問一個工作日的工作是怎樣的。答案是十三點鐘，因此每星期為七十八點鐘。可是那多餘的十點四十分鐘的報酬是怎

樣的呢？經過長久的爭論之後，他獲得十個辨士（八十五個分尼）的補償。」

我們從一切職業勞動者龐雜的羣中更拿出兩個人來——一個製造女衣服的女工和一個鍛冶工——他們那種醒目的對照足以證明在資本之前人人是相同的。

一八六三年六月最後幾星期中，倫敦一切日報用『純因過勞而死』這種令人感動的標題，登載一種記事。這是講一個女裁縫馬利（Mary Anne Warley）的死，他年二十歲，在一個很有體面的宮廷女服製造店作工，受一個很好的太太愛麗絲（Elise）的掄奪。舊時常講的故事，〔註五〕現在又重新發見了，就是此等女工平均作工十六點半鐘，到了生意忙的季节，常是繼續不斷地作工三十點鐘，有時用車厘酒（Sherry）葡萄酒，或珈琲去保持他們垂盡的勞動力。上述一事的發生正在生意很忙的季节。一般貴婦人爲着赴歡迎新嫁來的英皇太子妃的跳舞會，要製辦華麗的服裝，並且是必須立刻完成的。馬利已經做了二十六點半鐘的工作，沒有間斷，同作工的還有六十個女工，每三十個人擠在一間房內，而此房所含的空氣殆不到〔他們〕必需的空氣三分之一，到了夜間，他們睡在

一個斗室裏面——其中的寢室是用木板隔開的——兩人一牀。然這個店是倫敦比較好的女服製造店之一。馬利星期五日起病，星期六日死去，愛麗絲太太很驚訝他沒有把最後的一塊衣服做完，「就這樣死去了。」克思 (Kiss) 醫生請來太遲，他到時人已死了，他當着驗屍的面前直切證明『馬利之死是由於在一間過於擁擠的工作室中做長時間的工作，並且是由於寢室過狹，空氣不流通。』驗屍官爲着予這個醫生以一種巧妙處世方法的教訓起見，他宣言：『死者是由於中風，不過在一個過於擁擠的工作場中從事過度的勞動，使他死得快一點，這也許是有理由的。』

【註五】參看昂格思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二五三和二五四頁。

當時倫敦一個病院院長利洽孫 (Richardson) 博士關於女服製造女工的狀況，宣言如下：『一切女裁縫，如女服製造女工，衣服製造女工，和普通女裁縫，都受三種困苦，即過度勞動，空氣不足，和食物不足或消化不足。這種職業中不祥之事就是這個首都中此業約爲二十六個資本家壟斷了。』他們的勢力及於女裁縫的全階級。如果有一個衣服

製造女工獲得一小羣顧客，那麼，爲保持這羣顧客起見，競爭就要壓迫這個女工在家做到除死方休，並且他必定也要將這種過度的勞動加在他的助手的身上。如果這個女工的事業失敗了，或者他不能夠獨立營業，於是他就投身於「工廠」企業中，此處的工作並不更少，不過報酬靠得住些罷了。他所處的地位既是如此，所以他是一個純粹的奴隸，社會上每一種波動都使他播遷不寧；他有時在家中一間小房子內挨餓，或幾乎挨餓；後來他又於二十四點鐘內再作十五點，十六點，乃至十八點鐘的工作，並且工作室的「空氣惡劣，幾令人忍受不住，他的食物「又不好」即使好，也因缺乏清潔的空氣，不能消化。於是肺結核——這不過是一種呼吸病——就蕃殖在這些犧牲者的身上了。」【註六】

【註六】 見一八六三年七月份的社會科學評論——Social Science Review——中利洽孫「純因過勞而死」一文。

利洽孫博士又繼續說道：『工作至死，這不僅是女服製造女工工廠中所流行的制度，並且還是其他千百處營業中所流行的制度，簡直是每處營業中所流行的制度……讓我

們引那個鍛冶工爲例。大家如果相信詩人的話，則世上沒有人比得上鍛冶工那樣強健和快活。他起來得很早，在太陽出現之前，他就打得火花四散；他的飲食眠睡和別人不同。純粹從體育方面看起來，要是在適度的勞動中，他在實際上是處於人間最優良的地位之一。可是我們跟着他到城市，看見這個強健男兒所負的工作重任，「考究」他在我國的死亡表中佔着何等的位置啊？馬利列博（Marylebone 爲倫敦最大區域之一）一千鍛冶工中每年死去三十一人，這種數目比英國成年男子平均死亡率多十一人。這種職業幾爲人類一種本能的技術，就職業的本身講，是無可非難的，然僅因過度勞動，把人弄死了。他每天能打如許槌，能走如許步，能呼吸如許次，能做如許工作，假定他平均能活五十年。有人強迫他多打槌，多走路，多呼吸，並且一切生命的消耗每天總共增加四分之一。他努力去做，其結果是，在一定時期之中，他多做四分之一的「工作」，因此，他不等到五十歲，只在三十七歲就死了。」

第三節 勞動強度的增加

——以下各節係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三節摘出。——

機械在資本的手中，促成工作日無限的延長，後來引起這生命泉源受威脅的社會之一種干涉，因此制定一種標準的工作日。然在這種標準工作日的基礎上，勞動的強度又大大地增加起來了。

勞動速度以及勞動強度，因機器組織的進步和一個特別機器工人階級所蓄積的經驗，而自然增加，這是很顯明的。所以英國在半世紀中，工作日的延長與工廠勞動強度的增加，同時並進。然無論在什麼地方，一種勞動如果不是在暫時過渡中用熱病一般的活動去進行的，但是日復一日，以有規律的劃一性反覆進行的，那麼，此處地方必遇着一個接觸點，使工作日的延長與勞動強度的增加互相排斥，即工作日的延長只有將勞動的強度減少，勞動強度的增加只有將工作日縮短，才能夠辦得到——這是大家看得清楚的。工人階級次第增加的反抗，強迫國家強制縮短工作日，從這個時候起，藉延長工作日去增進剩餘價值一事便被一筆勾銷了，然資本馬上挾其全力及充分的自覺，連用種種方法去阻

進機器組織的發展，藉以增加剩餘價值。現在「攫取剩餘價值」不僅是假手於生產物的廉價，因此使勞動力的價值下降，同時並假手於勞動「強度的增進」。這就是說，假手於勞動力的緊張，使之於短時間內所成就的，必定等於或多於以前長時間所成就的。現在十點鐘工作日的強度〔勞動〕時間所含的勞動——即所費的勞動力——等於或多於十二點鐘工作日的弱度〔勞動〕時間所含的。因此，強度〔勞動〕一點鐘生產物的價值等於或多於弱度〔勞動〕一點十二分鐘生產物〔的價值〕。除掉勞動生產力的增加提高剩餘價值一點不計外，例如從前八點鐘必需勞動對四點鐘剩餘勞動所供給資本家的價值量，現在只需六點四十分鐘必需勞動對三點二十分鐘剩餘勞動就能供給了。

現在要問的是，勞動的強度是怎樣增進的呢？

勞動力的活動能力與勞動力的活動時間是成反比例的，縮短工作日的第一種效果就是建築在這種不言而喻的定律上面的。勞動者活動的時間愈短，則他勞動的能力便愈強。所以在某種限度內，在縮短勞動繼續的時間上所失去的，可於「勞動」力所表現的

強度上取得補償，然勞動者在實際上也是花費更多的勞動，這是資本在支付報酬的方法——特別是依件支給工錢——上處心積慮辦到的。例如在陶業中機械佔不到位置，或不佔重要位置，然工廠法的施行便確切證明，單是縮短工作日，使勞動的規律性，劃一性，秩序性，連續性和精力有驚人的增加。（參看一八六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英國工廠監察員報告。）然這種效果出於工廠本身，似乎有點可疑，因為勞動者對於機器繼續與劃一運動的倚賴，在此處早已造成了最嚴格的訓練。因此，當一八四四年討論減少工作日的時間至十二點鐘以下一案之際，一般工廠主幾乎異口同聲說道，『他們的監工人在各工作室中監視工人，勿得浪費時間，』『勞動者方面警戒和注意的程度幾乎是不能增加的，』所以當機械的進行不發生變化，『要希望在一個管理適宜的工廠中藉勞動者增加注意力等等去產生一種重要的結果，這是無意識的。』（見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英國工廠監察員報告。）這種主張是和實驗相背馳的。高德列（R. Gardner）君於一八四四年四月二十日起將他在布列斯塘的兩個大工廠工作時間從十二點鐘減至

十一點鐘。大約一年間的結果是：『以同一費用產出同量的生產物，而全體勞動者在十一點鐘所獲的勞動工錢，恰等於從前在十二點鐘所獲的。』（依件計算的工錢既沒有變動，所以每星期工錢的高低是以生產物的分量為轉移的。）在織布部，織品上有花樣，種類繁多，然勞動方法從沒有發生何種變化。其結果是：『一八四四年一月六日至四月二十日每個勞動者的工作口為十二點鐘，每星期平均的工錢為十先令又一個半辨士；同年四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九日，『每個勞動者的』工作口為十點鐘，每星期平均的工錢為十先令又三個半辨士。』此處十一點鐘所生產的多於從前十二點鐘所生產的，其唯一〔原因〕就在勞動者均一持久力增大和他們時間的利用改善。他們獲得同樣的工錢，並且取得一點鐘的閒暇時間，而資本家則獲得同樣的生產物分量，每日且節省一點鐘的煤炭和瓦斯等等。在鶴洛克（Horricks）和脊克孫（Jackson）兩君的工廠中，也有同樣的實驗，也獲得同樣的結果。（見一八四四年〔英國工廠監察員〕報告二二頁。）此外，則道德上的元素也佔一種重要的位置。勞動者向工廠監察員說：『我們作工更加上勁，

我們晚上可以早些回去，這種報酬時常在我們的心目中，因此，全工廠中——從最幼的工人到最老的工人——充滿了一種活潑和愉快的精神，我們可以彼此大大地互相幫助。』

縮短工作日一經成爲法定強制的，在資本手中的機器就應用有統系的方法，於同一時間內榨取更多的勞動。此事是由兩種方法實現的：即假手於提高機器的速度，和擴充同一勞動者照顧機械的範圍或擴充他的勞動領域的範圍。蒸氣機的改良增加了一分鐘內活塞開閉數，同時可以節省很多的力量，使同等的，甚至於更少的煤炭消耗，驅策同一發動機轉動很多的機械。傳力機的改良減少了磨擦，和大小諸軸的直徑及重量，後面這一點是近世機械與舊機械最顯著的區別處。末了，工作機的改良或者是縮小了他們的體積，提高了他們的速度和效能，如在近世織布機中所表現的，或者是擴大了他們的機體，增進了他們的器具的範圍和數目，如在紡績機中所表現的，或者是假手於看不見的各部分變化，增進了此等器具的運動力，如在自動紡績機中——這種機械在十年前（約爲一八五五年）紡錘的速度增加五分之一——所表見的是。

英國的工作日縮短至十二點鐘是始於一八三二年。當一八三六年的時候英國一個工廠主就已經宣言：『在工廠中所進行的勞動，因注意力和活動的增加——這是機器增殖很大的速度向勞動者所要求的——較從前大為進步了！』阿芝列 (Ashley) 爵士於一八四四年根據文書的證據，向衆議院提出下列的陳述：

『現在受雇於工廠者的勞動，比這種作業開始時已增大三倍了。機械已經代替幾百萬人的筋力做了一種工作，這是沒有疑問的，不過機械對於那些受其可怕的運動支配之人的勞動所增加的分量，實令人驚訝。當一八二五年的時候，在十二點鐘內，對於一對紡四十號紗的紡績機往返的勞動，含着八（英）哩（約等於一萬二千米突）的路程，到了一八三二年，在十二點鐘內對於一對紡同樣號數紗的紡績機，往返的距離為二十哩（三萬二千米突）並且時常超過此數。一八二五年紡績工人於十二點鐘內對每架紡績機作八百二十次張掛，即合計十二點鐘為一千六百四十次張掛。一八三二年紡績工人在他的十二點鐘的工作日中，對於每架紡績機作二千二百次張掛，合計為四千四百次

張掛，至一八四四年他對於每架紡績機作二千四百次張掛，合計爲四千八百次，在好些例子中這種被要求的勞動量還要大些。我的手中尙另有一八四二年的一種文書，內中證明勞動累進的增大不僅因往返的距離較前更大，還因所生產的商品量加多了，而工人數目又比較減少了，又因現時常用劣等棉花，需要更多的勞動。即梳刷室中的勞動也增大很多了。從前兩個人分任的工作，現在由一個人包做。在織布室中用人極多，大半都是婦女，因機械速度增加的結果，這種勞動在最近十年內增進百分之十。一八三八年每星期所紡的紗爲一萬八千紮，至一八四三年則達到二萬一千紮。一八一九年蒸汽織布機每分鐘的梭數爲六十，至一八四二年則爲一百四十，這可以表見勞動有很大的增加。

勞動在一八四四年十二點鐘法令支配之下便已經達到這種顯著的強度，當時英國一般工廠主宣言，再向這個方向的每種進步是不可能的，因爲再減少工作時間必定要減少生產，就〔勞動顯著的強度〕這一方面看來，他們的宣言，好像是對的。然我們試看一看

一八四七年以後的時期，即英國棉花、羊毛、絲綢、及亞麻等工廠實施十點鐘法令以後的時期。

『紡錘的速度在畫眉鳥聲紡績機上的，每分鐘增加五百轉，在謀爾紡績機 (Mules) 的，每分鐘增加一千轉，就是畫眉鳥聲紡績機於一八三九年每分鐘轉四千五百轉，現在 (一八六二年) 轉五千轉，謀爾紡績機 (於一八三九年) 每分鐘轉五千轉，現在轉六千轉。』 (見一八六二年十月三十日英國工廠監察員報告六二頁) 滿切司特附近拔居利科

洛夫特 (Patricroft) 有名的土木工程師拉司穆茲 (L. Nasmyth) 於一八五二年寫信給鶴列，說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蒸汽機的種種改良，內中說：『我相信同一重量的蒸汽機——常是同一機器，加以近世的各種改良——平均多做百分之五十的工作，並且在許多地方，同一蒸汽機在每分鐘二百二十尺限制速度的時期，供給五十四馬力，現在減少煤炭的消費，供給一百匹馬力以上。』近世一百匹馬力的蒸汽機因其結構的改良，汽鍋容量的縮小及構造的進步等等，比較從前是用一種更大的力量驅策的。因此，和馬力比

較起來，雖所雇用的人數與從前相同，然和工作機比較起來，則所雇用的工人便較前減少。了。』（見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工廠監察員〕報告十一頁）。『工廠組織的增進，非常迅速，工人的數目與機械相比較已經減少了，蒸汽機因動力的節省和其他方法，能轉動一種更大的機器重量，並且因工作機的改良，製造方法的改變，機械速度的提高，和其他種種原因，能產出一種多量的製造品，這是一八五六年最後的官廳統計所確定的事實。』（見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工廠監察員〕報告一四和一五頁）。『在每種機械中所推行的改良增進機械的生產力是很大的。工作日的縮短：予這些改良以一種刺戟，這是毫無疑義的。此等改良以及勞動者緊張的努力所生的效果是，在縮短的（二點鐘或六分之一）工作日中所供給的製造品至少等於從前長時間中所供給的。』（見一八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工廠監察員〕報告第九和十頁）。

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六年年間英國工業在十點鐘工作日支配之下，進步雖很大，然在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二年六年間〔工業的進步〕又超過〔前一期〕了。例如製絲

綢業的數目如下：

	紡錘	織機	勞動者
一八五六年	一，〇九三，七九九	九，二六〇	五六，一三一
一八六二年	一，三八八，五四四	一〇，七〇九	五二，四二九

據此數看來，是

紡錘的增加

為百分之二六，九

織機的增加

為百分之二五，六

勞動者的減少

為百分之七

在毛絲製造業中所使用的數目如下：

一八五〇年

八七五，八三〇

紡錘

一八五六年

一，三二四，五四九

紡錘

增加百分之五一 二

一八六二年 一，二八九，一七二 紡錘 減少百分之二，七

可是將複紡錘——這種複紡錘在一八五六年是算入的，在一八六二年是沒有算入的，除掉不計，則紡錘的數目自一八五六年以來，大概是相同的。反之，自一八五〇年以來，在許多例中紡錘及織機的速度却增加一倍了。

毛絲製造中的數目如下：

	蒸汽織機	雇用的人數	雇用人數中十四歲以下的兒童
一八五〇年	三二，六一七	七九，七三七	九，九五六
一八五六年	三八，九五六	八七，七九四	一三，二二八
一八六二年	四三，〇四八	八六，〇六三	一三，一七八

一八六二年與一八五六年相比，織機的數目雖增加很多，但雇用工人的總數目却減少了，可是在他們中間，被剝削的兒童數目增加了。（見一八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工廠

監察員報告 1000 和 1300 頁。

一八六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議員阜蘭德 (Ferrand) 在下議院中宣言：『蘭卡州 (Lancashire) 和支州 (Cheshire) 十六區的工人議員——我是受他們的委託而說話——報告我，說工廠中的勞動因機械改良的結果而繼續不斷地增大了。從前一個人同着助手轉動兩架織機，現在一個人沒有助手轉動三架織機，並且一個人轉動四架織機等等也不算是稀奇的事。依上述的事實，證明〔從前〕十二點鐘的勞動現在縮緊成爲十點鐘以下的勞動了。自最近幾年以來，工廠勞動者在何等濶大的範圍中增進其勞苦〔的程度〕，這是不言而喻的。』現在（一八六七年）一個織工用近世的蒸汽織機兩架在每星期六十點鐘內造出一定長與寬的織物二十六件，他如用舊的蒸汽織機只能造出四件。這樣一件織物的織費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的初期已經由兩先令九辨士降至五辨士又八分之一（就是從二馬克八十分尼降至四十四分尼）。一八七二年一月五日工廠監察員列德格列夫在藝術雜誌 (Journal of Arts) 上說：『三十年前（一八四一年）對於

一個紡績工人和三個助手所要求的只是照顧一對具有三百乃至三百二十四個紡錘的謀爾紡績機。現在（一八七一年末）他用五個助手所照顧的諸謀爾紡績機共具有二千二百個紡錘的數目，並且至少比一八四一年多生產七倍棉紗。」

工廠監察員雖極力贊揚一八四四年和一八五〇年工廠律的好結果，他們的話雖是很對的，然他們承認，工作日的縮短已經喚起一種有害於勞動者康健——即勞動力自身——的勞動強度。『在大多數棉花工廠，毛絲工廠，和絲綢工廠中，勞動對於機械——在最近數年中，機械的運動，非常激進——所表現之耗盡精力的亢進狀況，是那基於肺病而死亡率過多的原因之一，至於那種病亡情形是格立鶴醫生在他最近驚人的報告中指出來的。』（見一八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工廠監察員報告二五和二六頁）資本延長工作日一事——為法律所禁止，不能再有何等希望，資本即努力使勞動的強度有統系的增進，並且使每種機械的改良變成吸取勞動力更進一步的手段，資本這樣的努力必定即刻又達到一個轉向點，使勞動時間的再度縮短，成為不可避免的事，這是毫無疑義的。

第四節 勞動的荒廢 不幸事件的增加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四節摘出。——

我們考察（沒有機器營業的）手工工廠業，即看見他完全是以勞動者個人的能力為基礎，是以勞動者了解運用器具的技術為基礎，因此就造成勞動者中間一種等級制，即一種內部的不平等。我們又看見，那製造原料的器具從勞動者的手中奪取出來，而加於機器的本體上——這恰為手工工廠業與機器營業的異點所在——所以〔此時〕擔負改變原料的，不復是勞動者，只是機器，而勞動者不過是照顧機器的進行罷了。因此，器具的工作機能不復受人類勞動力個人限制的拘束了。在手工工廠業中，器具作工的久暫，強度，熟練和力量，都以持器具的人為轉移。在大工業中，則容易另用一個人去代替照顧機器的人，例如這個人必須睡覺或吃食物，器具仍可繼續工作。所以手工工廠業所根據之分工的技術基礎是被剷除了。在自動的工廠中，機械助手勞動之平等化的傾向代替了手工工廠業所特有的等級制，而年齡與性別自然的差異又代替了部分勞動者人為的差異。

就技術方面講起來，現在機械雖將舊制度的分工推倒了，然這種舊制度最初仍以傳統的習慣在工廠中保持殘喘，因此又被資本在一種更可惡的形態中，有統系地用作剝削勞動力的手段。操作一部分器具的終身特殊勞動，變為服務於一部分機器的終身特殊勞動。機械並且被人濫用，使勞動者從幼年即變成部分機器中的一部分。不僅這種勞動者自己的再生產所必需的費用大大減少，同時勞動者對於工廠全體並且對於資本家無可如何的倚賴也完成了。在此處和在其他一切地方一樣，我們對於由社會生產進程所發展的更大生產力與由這種生產進程的資本主義掠奪〔所創造〕的更大生產力，必須加以區別。

在手工工廠業中和手工業中是勞動者使用器具，在工廠中是機器使用勞動者。在前者中，勞動工具的運動是由勞動者出發，在後者中，他必須跟着勞動工具運動。勞動者在手工工廠業中構成一種活機構的肢體。在工廠中則有一種離他們而獨立的死機構的存在，他們並且成爲這種機構的活附屬物。『同一機械進程反復通過之無限勞苦的

悲慘路徑，和西西伏士 (Sisyphus) 的勞動相似：勞動的重負和岩石一樣，總是時常落在疲勞的勞動者身上。」（見昂格思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第二版一八〇頁，司徒嘉德出版。）

機器勞動損耗神經系統，達於極點，同時這種勞動却將筋肉多方面的作用以及肉體上和精神上一切自由活動壓下去了。就是勞動的輕易也變成一種痛苦的手段，因為機器沒有將勞動者從勞動中解放出來，但將他的勞動的興趣奪去了。精神的生產力從筋肉勞動分離出來，以及此等生產力轉變為資本支配勞動的勢力（這兩點）是在建築於機械上面的大工業中完成的。各單個機器勞動者個人的熟練，在科學、偉大自然力和社會集合勞動之前，好像一種微小的附屬物忽然消滅了，至於這三者是在機器組織中結合的，并且是和這種組織共同構成『主人』之權力的。機械及壟斷機械作財產這兩點是聯合在『主人』的腦袋中不能分離的，當這個『主人』和『工人』發生衝突時，他便以嘲笑的态度向他們叫道：『工廠勞動者應當好好地記着，他們的勞動在實際上是一種很低的熟練勞動；從沒有一種勞動較此更易成熟，從沒有一種勞動——就勞動的性質看來——

較此獲得更大的報酬，從沒有一種勞動能在最少經驗的短期訓練中這樣迅速這樣豐富達到應用的。在實際上主人的機械在生產事業中比勞動及勞動者的熟練佔一種更重要的位置，至於這種勞動者的熟練只須六個月的教育便可成功，並且是每個農奴能夠學習的。【註一】

【註一】 見『紡織業主及製造業主防衛基金』委員會報告一七頁，一八五四年滿切斯特出版。

到後面（一頁）大家會看見，『主人』於他的『活的』自動機有喪失危險時，他就另唱一

種調子了。

勞動者在機器劃一進行之下列於技術的從屬，以及男女兩性的和年齡最差異的勞動者組成一起這兩點，在工廠中便創造一種兵營一般的紀律，因此使監工的勞動充分發達，由是分爲筋肉勞動者與勞動監督者，分爲一般的產業兵士與產業士官。『自動工廠中的主要困難點就在必然的紀律，即訓練人們棄掉他們在勞動中不規則的習慣，並且使他們適合於大自動機不變的規律性。』可是這種困難點畢竟被戰勝，而紀律便創造起

來了。監工人的處罰簿起來代替奴隸驅使者的鞭子了。一切處罰自然歸結到罰金和扣工錢上面，工廠羅確芝（Lykurse）般立法的聰明〔措施非常巧妙〕要是能够違犯他的法律，對於他一方面，比遵守他的法律更爲有利。昂格思對於這一點（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二一七等頁中）說道：『有產階級拘束無產階級於奴隸狀況中，這種情形沒有何處地方比工廠制度中表現得更明白。一切法律上和事實上的自由在此處都消滅了。勞動者早晨五點半鐘必須到工廠，他如果遲到幾分鐘，他就會受罰；他如果遲到十分鐘，非至早餐以後，他便不能入內，因此喪失一日中四分之一的工錢。他的飲食和眠睡是必須依命令的。』那專制的鐘叫他起牀，叫他離開早餐與午餐。現在工廠內的情形是怎樣的呢？工廠主在此處是絕對的立法者。他隨意制定取締工廠的規則；他任意改變處罰的條規，並且任意追加附則。如果他加入了最無聊的東西在裏面，法庭還要向勞動者說：你們既以自由意志締結這種契約，現在你們也必須遵守……此等勞動者從九歲起至死時止，是被宣告在精神和身體的痛苦之下度此一生。』

我們在此處不過講及工廠勞動進行中外部的諸條件。一切感官都同樣被人工的高溫度，充滿原料屑的空氣，和令人耳聾的喧擾等等損傷了，至於在星羅棋佈的機械中——機械依四季的秩序供給產業戰爭中的死傷表冊——生命的危險還沒有計及。節省生產工具一事在工廠制度中成熟得非常之快，他即刻就變成資本手中有統系地奪取勞動者在勞動中諸生活條件的東西，〔所謂勞動中諸生活條件〕如空間，空氣，光線和生產進程中對於危及勞動者生命或有康健的狀況之保障都是，至對於勞動者舒暢的設備更談不到了。

危險機械的保護法是有好效果的。然據一八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英國工廠監察員報告看來：『現在又有二十年以前未嘗有的新禍災的原因存在，特別是機械速度的增進。車輪，輾子，紡錘，和梭現在都要用更大的並且時常增加的力量去推進，手指必須更敏捷並更妥當去找出斷紗，因為一經躊躇或不小心，此等手指就被犧牲了。……多數不幸事件是起源於勞動者熱心迅速進行他們的工作。大家必須記着，對於工廠主最重要之點

是使他們的機械不斷地運動，這就是說不斷地生產棉紗和織物。「機械」一分鐘的停頓不獨是使原動力受損失，並且使生產受損失。因此，勞動者要受監工人的催促去保持機械的運動，後者的報酬是因製造品額的增加而增加的；然保持機械的運動這一點對於那些依重量或件數取得報酬的勞動者也是同樣重要的。在最大多數工廠中，當機械運動時雖在形式上禁止掃除機械，然這種工作却是一樁通行的事。在最近六個月中單是因這個原因引起九百零六次不幸事件。「機器」雖是每天要掃除的，然星期六日普通是確定為大掃除機器的日子，這種掃除的工作大半是在機器運動中進行的。……這種掃除工作是沒有報酬的，因此勞動者力求在可能的速度內完事。因此星期五，特別是星期六日，不幸事件的數目比其餘各日要多得多。星期五比起初四日不幸事件的平均數要多百分之十二，星期六日起初五日不幸事件的平均數（星期五的大數目也計算在內）要多百分之二十五！如照工作時間計算，則星期六日的工作時間僅七點半鐘，其餘各日為十點半鐘，於是星期六日「不幸事件」多至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了！

此外，一八五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工廠監察員鶴列正式報告中有下列一段話：『我會聽見好些工廠主以不可原諒的輕浮態度說及若干不幸事件，例如失掉一隻手指是一件小事。一個工人的生活及前程依賴他的手指是很大的，這樣的一種損失對於他是一種極嚴重的事。當我聽見這樣無思慮的評論時，我提出一個問題：假如你們要用一個新工人，現在兩人報名，就其他各方面看來，他們兩人都是同樣能幹的，可是有一個人沒有拇指或食指，你們究竟選擇那一個人？你們一刻也不遲延，將決定雇用手指完全的人。』

在好些久已受工廠條例及其強制限定勞動時間和其他規則支配的工廠中，許多舊時的弊病都消滅了，這是必須時常提及的。機械的改良自身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工廠建築構造上的改善，這一點對於工人是有好處的。

第五節 勞動者的饑荒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五節摘出。——

資本家與工錢勞動者的爭鬥開始於資本關係自身。這種爭鬥在手工工廠業全時

期中是繼續進行的。不過當手工工廠業時代，分工大概視爲代替勞動者任務上一種缺陷的手段，不視爲真正排擠工人的手段。例如有人說，英國現在五十萬人用機器所紡的棉花，如用舊紡車去紡，要一萬萬人，這自然不是指機器取去了這從沒有存在的幾千萬人的位置。反之，如有人說，英國的蒸汽織機驅逐了八十萬織工，這是指一種存在的工人數目，他們實在是被機械代替或排擠的。當手工工廠業時代，手工式的營業雖被分離破碎了，然這種營業仍是一種基礎。中世紀殘留的城市勞動者人數是相對的微小，而新殖民地的市場不能夠由這種微小數目去滿足，同時，真正的手工工廠業對於那些因封建制度解體從土地上被驅逐的鄉民，開闢些新的勞動區域。當時在工場中的分工與協業使積極的方面更爲顯著，就是他們使雇用的勞動者有更大的生產。反之，勞動工具一取機器（的形態）時，他就變成工人自身的競爭者了。資本依機器而自行增殖，這是和勞動者的數目成正比例的，而勞動者的生存條件是由機器破壞的。器具的操持一經落入機器的手中，而勞動力的交換價值使同着他的使用價值消失了。勞動者賣不出（他的勞動力）

和不通用的紙幣〔無人過問〕一樣。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這樣被機械排擠出來，成爲過剩的人口，即成爲資本增殖中非即刻必需的人口，這一部分人在一方面是回轉到手工業和手工工廠業的舊營業中去，與機器營業作不相等的爭鬥，在他方面是擁入一切容易進去的產業部門中，〔他們〕佈滿勞動市場，因此使勞動力的價格降至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勞動者的痛苦只是『暫時的』，而機械征服全部生產範圍只是漸進的，因此，機械破壞作用的範圍和強度減少了，這就是喪失麵包的勞動者一種大安慰。〔可是〕一方的安慰使他方的安慰無效了。在機器逐漸襲擊一種生產範圍之處，機器便使那和他競爭的一種勞動者陷於永久的貧窮中。在這種過渡急進之處，機器的影響是廣大而且激烈的。英國手工棉業織工的滅亡是漸進的，經過幾十年之久，至一八三八年才達到完全屈伏的末期，在世界史上從沒有這樣可怕的慘劇。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餓死的，有許多人是他和他的家庭每天獲得二十至二十五分尼，度長久苦生活的。反之，英國製棉花機械對於東印度顯出急性的影響，東印度總督於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五年報告：『那種貧窮在商業

史上幾乎找不着同樣的例子來。棉業織工的骨頭漂白了印度的原野。」

就是在大工業自身裏面，機械的繼續改良，其影響也是向着同一方向更往前進的。『機械改良恆久的目的是在減少筋肉勞動。』（見一八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工廠監察員報告四三頁。）『對於向來用手轉動的機械應用蒸氣力和水力，這是每天出現的事：機械中小的改良的目的是在使原動力節省，出品改善，同時間內生產增加，或排擠一個兒童，一個婦女，或一個成年工人——這些小的改良是繼續不斷的，他們雖好像并不重要，然他們却有很大的結果。』（見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工廠監察員報告一五頁。）『當一種勞動需要特別技能和確實手術之際，總是在可能的限度內，迅速從那熟練的，但具有各種不規則傾向的工人之手收回來，用一種特別機構去担负這種任務，這種機構裝置完善，一個小孩子就可以照顧得來。』一八六〇年為英國製棉工業極盛時代，在以後三年之中，因美國南北戰爭的刺戟，引起機械的改良，非常迅速，因此又排擠了手工勞動，在一八六〇年誰能夠夢想到這一點呢？此處只須英國工廠監察員對於這一點的

正式報告中抽出幾個例子來就夠了。滿切司特一個工廠主宣言：「我們現在用十二架

梳毛機器所供給的〔出品〕等於從前七十五架梳毛機所供給的，至於質的方面，即使不更好些，也是和從前一樣的……每星期所節省的勞動工錢達二百馬克，所節省的棉屑達百分之十。」在滿切司特一個細紗紡績所中，「因運動速度增加和採用各種自動進程的結果，在一個局部中，減少勞動者四分之一，在另一個局部中減少勞動者至二分之一以上，同時以刷毛機更換第二梳毛機的結果，使從前受雇於梳毛室中的工人數目大為減少了。」另有一個紡績工廠計算他所減少的工人約百分之十。滿切司特紡績業者基爾穆爾（Gilmore）計算因新機械使用的結果，在一個局部中所節省的工人和勞動工錢為三分之一，在其他兩個局部中所節省的約等於三分之一，在紡績室中所節省的也是約等於三分之一。『可是不僅這樣；我們的紗因應用新機械的結果，更加優美些，現在將這種紗拿給織工和舊機械紗比，能生產更多和更好的織物。』（見一八六三年十月三十

日工廠監察員報告一〇八頁至一〇九頁）

英國製棉工業因美國南北戰爭促成機械的改良，其全部結果，恰如下表所示。

	工廠數	蒸汽織機數	紡錘數	使用人數
一八五八年	二，二一〇	二九八，八四七	三六，〇〇，三七	三七九，二一三
一八六一年	二，八八七	三九九，九九二	三〇，三六，四九四	四五一，五六九
一八六八年	二，五四九	三七九，三二九	三，〇〇，〇四	四〇一，〇六四

從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八年減少三百三十八個製棉工廠，這就是說，大規模的生產機械集中於少數資本家的手中。蒸汽織機的數目少去二萬零六百六十三架；可是他們的生產物同時却增加了，因為現在一架改良的織機所產出的多於一架舊織機所產的。最後紡錘的數目增加一百六十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一個，而雇用工人的數目減少五萬零五百五人。這種『暫時的』貧窮——棉業危機將這種貧窮加在勞動者的身上——因機械迅速和恆久的進步，竟增加了，並且鞏固起來了。

然機械的作用不僅是一個優勝的競爭者，並且常使工錢勞動者成爲「過剩的」人。勞動者反抗資本的統治，隔若干時發生一次暴動和同盟罷工等等，機械是壓制此等事情最有力的戰爭工具。照夾司克爾（Gaskell）講，（見夾氏一八三三年倫敦出版的英國製造業人口——*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蒸汽機最初就是人力的仇敵，他使資本家對於勞動者——此等勞動者對於初出生的工廠制度有促成一種危機之勢——繼續增長的要求，加以壓迫。我們可以著一部一八三〇年以來的發明全史，顯出其唯一目的僅在予資本以抵制勞動者反抗的戰爭武器。蒸汽槌的發明者拉司穆慈在國會調查委員會面前，陳述他因一八五一年機器工人廣大和長期罷工的結果，對於機械所貢獻的改良如下：『我們近世機械改良的特點就在採用自動的器具機。現在一個機器工人所要做的事以及每個青年人所能做的事，不是自己工作，但是照顧機器優美的工作。那個專依賴自己熟練的全工人階級現在是被剷除了。我從前對於一個機器工人雇用四個青年工人。現在謝謝這些新機械的結合，我已經將成年人的數目由一千五

百人減至七百五十人。此事的結果是，我的利潤增加得很多。」

一大批有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以爲〔註二〕凡排擠勞動者的機械同時必然放出一種相當的資本去雇用這些勞動者。

【註一】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六節摘出。

假定一個資本家在一个壁紙製造所中雇用一百工人，每人年得六百馬克。他每年所支出的可變（即爲勞動工錢所投的）資本達六萬馬克。他解除五十個勞動者的工作，用一種值三萬馬克的機械去雇用其餘的五十個勞動者。爲着簡便的緣故，建築物和煤炭等等都不計算。更假定每年所消耗的原料前後都是值六萬馬克。這種變化果有何項資本放出來麼？在從前的營業方法中，一萬二千馬克的支出總資本有一半爲不變資本，一半爲可變資本。這種資本現在的成分如下：

六萬馬克的原料

三萬馬克的機械

等於九萬馬克的不變資本

三萬馬克的可變資本。

可變（變為生勞動力）資本部分不復是總資本的一半，但只是其中四分之一。此處沒有放出〔資本〕，只是使資本具一種不復能與勞動力相交換的形態。這一萬二千馬克的資本——其他情形沒有變化——現在所雇用的決不能多於五十個勞動者。機械每經一次改良，則資本所雇用的工人便更少。

可是當新應用的機械所費的，少於他排擠勞動力和勞動器具的總額時，情形又怎樣呢？我們假定機械所費的不是三萬馬克，但只是二萬馬克。原來作為勞動工錢付出來的六萬馬克，到了現在，有三萬馬克仍為工錢，二萬馬克充購買機器之用，有一萬馬克在實際上是『放出』來了。可是這一萬馬克在最好的例子中（照舊時六百馬克的全年工錢計算）也只能雇用十六個工人，不能雇用五十個工人，在實際上為數必定更少，因為這種資本如果要雇用工人，則一萬馬克中必當有一部分充購買器具和原料之用。

然製造新機械也要雇用多數工人，即機械工人。這不是對於被解除工作的製壁紙工人的一種補償麼？可是在最好的例子中，製造新機器所雇用的工人要少於應用機器所排擠的。從前三萬馬克的金額是悉數作為勞動工錢而支出；現在此數却分作

(一) 製造新機器所需的生產工具價值（器具和原料等等）；

(二) 製造機器的機械工人的勞動工錢；

(三) 機器『主人』所得的剩餘價值。

所以三萬馬克中現在只有一部分用作勞動工錢。還有一層，機器一經製成，一直到他損耗為止，用不着更新。因此，要長久雇用機械工人，製壁紙工廠主大家必須藉着機器去相繼驅逐勞動者。

在實際上那些著作家也並不是指這種資本的放出。他們所指的是被斥退的勞動者的生活資料。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機械不僅是『放出』五十個勞動者，使他們『得任別人自由處置』，同時機械將他們對於價值三萬馬克的生活資料之關係撤消了，這樣

將此等生活資料『放出』來了，這是不能夠否認的。機械使勞動者不能獲得生活資料，這是一種單純的並且非嶄新的事實，然這句話用『科學的』方法表現出來，就是機械替勞動者放出生活資料，或者是〔機械〕使資本用此等生活資料去雇用勞動者。大家可以看見這都是說得好聽的。

照這種學說講，價值三萬馬克的生活資料是一種資本，這原是由五十個被解除工作的製壁紙工人的勞動去增殖的。當這五十個工人一經投閒置散，這種資本就失掉他的用處，他非至找到一個新『投資處』決不休息。在這種新『投資處』上述的五十個工人對於此等生活資料又可作為勞動工錢領去消費。所以資本與勞動遲早必須重行會合，而補償即由此完成了。被機械排擠的勞動者的痛苦恰和現世的財富一樣，都是暫時的。三萬馬克的生活資料對於被解除工作的勞動者，決不是以資本〔的形態〕與之對立的。以資本〔的形態〕與此等勞動者對立的，是現在用作機械的三萬馬克。詳細考究一下，這三萬馬克只代表現在被解除工作的五十人一年中所生產的壁紙之一部分，這

〔一部分〕壁紙是雇主用貨幣的形態——不是用貨物——給他們作工錢的。他們用這種變成三萬馬克的壁紙去購買同額的生活貨料。因此，此等生活貨料的存在，對於他們不是資本，但是商品，而他們的存在對於此等商品，不是工錢勞動者，但是買主。機械使他們和購買的貨財『分離』，這種情形便使他們由買主變為非買主。而此等商品的需要就減少了。這種減少的需要如果不是由別方面增加的需要去相補償，則商品的市場價格會下降。〔商品價格下降的〕情形如果持久，並且擴大，則此等商品的生產將受限制。從前生產生活必需品之資本的一部分轉入別種〔生產〕部門，而受雇於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勞動者也和他們的工錢的一部分『分離』，其結果是，機械不僅是在採用機械的生產部門中驅逐了勞動者，並且還在採用機械的生產部門中也驅逐了勞動者。

在實際上，那些被機械驅逐的勞動者是從工廠中投入勞動市場中，將這種市場中已經可供資本家剝削的勞動力的數目增加了。上面描寫機械這種影響為工人階級一種賠償〔其實〕這種影響對於勞動者是一條最可怕的鞭子，本書下面有一章會指出這種情

形來。此處所要說的，只是從一個產業部門投出來的勞動者，總可以在別個產業部門中找得職業。他們如果找得這樣的職業，因此將他們以及和他們曾經分離的生活資料從新結合起來，然此事的出現，必是由於一種正在找投資處的新加入的資本，決不是由於那種起初雇用他們而現在變作機械的資本。即使他們找着職業，他們的情形是等惡劣啊！此等可憐的工人因分工的緣故，技能偏於一方，他們一離開他們舊有的工作範圍，就很少價值，只有少數下級的勞動部門，是他們能夠進去的，至於此等部門的人數是時常擁擠的，並且報酬也是在勞動力價值以下的。還有一層，每個產業部門每年吸引一批新人員，這批新人員供給這個部門以必要的人員，作常規補充和擴充之用。所以機械一經放逐向來受雇於一定產業部門中的勞動者的一部分，則補充的人員也要從新分配，這種人員並且流入其他勞動部門中，同時原來的犧牲者在這個過渡期中大部分是飢寒交迫，以至於死亡。

機械自身對於使勞動者與生活資料「分離」一事不負責任，這是一種毫不容疑的

事實。凡機械所侵入的部門，他便使生產物廉價並且增加至於其他產業部門中所生產的生活品分量，他最初並沒有使之發生變動。所以社會對於被排擠的勞動者，在應用機械之後與應用機械之前一樣，仍然據有同樣多的——即使不是更多的——生活資料，至於每年生產物的巨大部分為一般非勞動者所浪費一點，還完全沒有計及。這就是有產階級〔經濟學者〕辯護論的要點：他們以為資本主義應用機械所不能免的矛盾與對抗是未嘗存在的，因為此等矛盾和對抗不是出於機械自身，但是出於資本主義的機械應用！就機械的本身講，他是縮短了工作時間，而資本主義的機械應用則延長了工作日，機械自身是減輕了勞動，而資本主義的機械應用則提高了勞動的強度，機械自身是人類對於自然力的一種勝利，而資本主義的機械應用則使人類屈伏於自然力之下，機械自身是增進了勞動者的財富，而資本主義的機械應用則增進了勞動者的貧窮，如此等等——有產階級的經濟學者簡簡單單說，這樣考察機械，顯然證明所有那些明白可見的矛盾只是平常現實體的幻影，他們自身是完全沒有存在的。這種經濟學者再也不肯花費腦力去想，只

是諷他的反對論者不反對資本主義的機械應用，但反對機械本身，爲何等愚蠢的事。

有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並不否認在資本主義的機械應用中也有暫時不便利的事出現；可是那裏去找一個沒有裏面的獎牌呢！他對於資本主義以外的機械應用是想像不出來的。他以爲機械剝削勞動者與勞動者剝削機械是意義相同的。誰暴露資本主義應用機械的真相，誰就是不願意以任何方法應用機械，也就是一個社會進步的敵人！著名的殺人犯衰克司（Bill Sykes）的理論恰恰如此，他說：『陪審官諸君！這個旅行商人的頭確被砍下來了。然這種事實不是我的罪過，但是刀的罪過。我們爲着這暫時不便利的事，就當拋棄刀的應用麼？諸君試考慮一下！沒有刀，農業和手工業在那裏啊？刀對於外科手術上的有益不是和對於解剖上的敏捷一樣麼？此外，刀對於宴會的餐殺不是一個很願意的助手麼？諸君若將刀廢置不用——諸君就將我們投轉到最對蠻的狀態中去了！』

在機械應用的勞動部門中，他雖必定排擠勞動者，然他可以在別種勞動部門中增加

〔勞動者的〕使用。用機器生產的物品總量如果不多於從前用手生產的物品總量，則其中所用的勞動總額便減少了。機器本身以及煤炭等等的生產雖需要勞動——這是以前所不需要的——然因這種生產而出現的勞動增加，必定小於機器所促成的勞動節省。否則機器的生產物和手工生產物是一樣貴的，或者還要貴些。可是現在用機器所生產的商品量不獨是和用手生產的相等，並且還超過很多。因此，其他部門中增加勞動者的使用一事最初必定出現。例如一定數目的勞動者用手完成十萬碼織物。現在機器出現，他驅逐一部分勞動者，將殘餘的人安排妥當，使他們完成四十萬碼織物。因此，需要四倍原料；而原料的生產也必定增加四倍了。因四十萬碼〔織物〕的結果，生產建築物、煤炭和機器等等所需的勞動必定也多於生產十萬碼〔織物〕所節省的。

所以一個生產部門中機器營業的擴充，初時增進了供給這個部門以生產工具的其
他部門中的生產。至於受雇的工人數目增加的多少是和機械已經侵入或正在侵入此
等產業的範圍有很大的關係。被役使於煤坑和其他礦山的人因英國〔工廠中〕機器

組織的進步，數目增加非常之多，不過最近數十年來，礦山中採用新機械，使這種增加的趨勢和緩好些了。機器工人這種新勞動者是跟着機器而出現的。講到原料一層，棉花紡績的進步，不獨很迅速地促進了美國的種棉事業以及因此事業所需的非洲奴隸貿易，並且同時使飼養黑人成爲所謂境界奴隸諸州(Border Slave-states)的主要事業，這是顯然無疑的。一七九〇年美國的奴隸第一次統計，總數爲六十九萬七千人，至一八六一年約有四百萬人。在另一方面，機械毛織物工廠的興盛以及耕地轉爲牧羊場這種累進變化，引起大批農民的放逐和『人數過剩』這也是確實的。愛爾蘭現在(一八六七年)還在貫徹一種進程，就是二十年以來，他的人口幾乎減少一半，此時還要再行減少，使之嚴密適合於一般大地主和英格蘭毛織物工廠主所需要的數量。

如果一種半製品或中間製造品爲機器所經營，並且是在大量中生產的，而完成品——前者爲此完成品的預備階段——仍留在手工營業的手中時，則更大的原料分量引起更大的勞動需要。例如機器紡績業供給廉價而又豐富的棉紗，一般手藝織工最初不須增加

費用，可以從事於全時間的勞動。他們的收入增加了。於是人們都擁入棉織業中，直到業立紡績機，畫眉鳥聲紡績機和謀爾紡績機在英國所引起的八十萬織工，畢竟被蒸織機所壓倒，〔這種相率擁入棉織業的潮流〕才告終止。男裁縫，衣服製造女工，和女裁縫等等，的數目也是因機器生產的衣料充足而增加，直到縫衣機器出現為止。

機械在奢侈品的生產中起初引起更進一層的勞動增加。因為機械增加剩餘價值，同時並增進剩餘價值所附寄的生產物分量。所以資產階級的財富增加起來了。生產生活必需品所需的勞動者數目既是相對地繼續減少，而滿足新奢侈欲望的新方法同時就跟着新奢侈的欲望發生了：即奢侈品的生產發生了。生產物的精良化與多樣化是由大產業所創造之新世界市場的關係而起的。不僅多量的外國享樂貨料與本國生產物相交換，並且還有一種數量更大的外國原料成分和半製品等等用作國內產業中的生產工具。運輸業中的勞動需要是因這種世界市場的關係而增加的，這種運輸業並且分裂成爲許多少小的新種類。

生產工具與生活資料的增加——伴着這種增加的是勞動者數目相對地減少——促成好些產業部門中勞動的擴充，這些部門的生產物如運河、船塢、隧道、和橋梁等等，是要在遠的將來才會生出結果的。——大產業中生產力的異常增進，以及其他一切產業部門中因此引起的剝削強度的增進，畢竟使工人階級中一個數目時常增加的部分變成不生產的，使舊來的家庭奴隸在『僕從階級』的名稱之下——如男僕、女僕、和侍從等等——大量地再行出現了。據一八六一年的統計，英格蘭和威爾士（Wales）的「工人」總數如下：

農業勞動者

凡一百一十萬人

織物工廠中的使用人

凡六十四萬三千人

鑛山中的使用人

凡五十六萬五千人

金屬工廠中的使用人

凡四十萬人

反之，僕從階級

凡一百二十一萬人

可是凡非服役於私人家宅的人還沒有算在裏面。

機器在實際上雖驅逐了勞動羣衆，起而代替他們執行任務，然因機器營業的興盛，或由同種類工廠數目的增加表現出來，或由原有工廠的擴大表現出來——工廠勞動者的數目可以多於被機器驅逐的，手工工廠勞動者或手工業者的數目，這是大家看得到的。例如每星期的資本爲一萬馬克。在舊式營業中，四千馬克用於生產工具，六千馬克用於勞動力，每個人的工錢如爲二十馬克，便可雇用三百個勞動者。在機器營業中只有二千馬克用於勞動力上。因此，從前雇用的勞動者有三分之二將被解除工作，只有一百人被雇用。這種營業如果擴充，——其他各條件仍舊不變動——則全資本一萬馬克增加至三萬馬克，現在和應用機器以前一樣，又可以雇用三百個勞動者。這種投資如增至四萬馬克，便可雇用四百個勞動者，現在比舊的營業方法多用三分之一〔的工人〕了。勞動者的數目絕對地增加一百人，相對地——就是與全資本比例——減少八百人，因爲四萬馬克的資本在舊的營業方法中不止雇用四百勞動者，却能雇用一千二百勞動者。所以受雇勞動者數目相對的減少是和他們絕對的增加一致進行的。

第十一章 利潤率的下降

——從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第十三至十五章摘出。——

受雇工人數目長久相對的減少，對於利潤率（百分率）必定發生一種特殊的影響。機器的目的（也和以前技術的進步一樣）是節省勞動。少數勞動者能生產同量甚至於多量的商品。生勞動是更有利益的，更能生產的。生產力的提高是一切經濟進步的最初與最終目的。

可是這一點就指同數的勞動者消耗一種數目時常增大的原料和勞動工具。例如當勞動者用機器的幫助，能够生產十倍於從前同一時間內所產的棉紗時，他們便消耗十倍的棉花，所費不貲的巨大機器體比從前簡單的手工器具，價值要大得多，這也是要加進去的。換言之：每一種經濟的進步——可是在最顯著的程度上還是由機器產生的進步——增加了一定數目勞動者所消耗的不變資本量。然這種進步因此減少了利潤的百分率，

恰和下表所表示一樣。

我們爲着計算簡便的緣故，無論何處都假定一種剩餘價值率爲百分之一百。這就是說，勞動超過工錢的報酬，爲資本創造一種剩餘價值，恰和所付工錢是一樣多的。例如 v （可變資本，即勞動工錢）等於一百，而跟着出現的 m （剩餘價值）也等於一百，然這一百剩餘價值的超過，依據 c （不變資本，即原料和勞動工具等等）的大小具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百分率。

v 爲一百之例：

50c,	此處總資本爲 150, 其中 100m = 66 $\frac{2}{3}$ %
100c,	此處總資本爲 200, 其中 100m = 50%
200c,	此處總資本爲 300, 其中 100m = 33 $\frac{1}{3}$ %
300c,	此處總資本爲 400, 其中 100m = 25%
400c,	此處總資本爲 500, 其中 100m = 20%

總資本再有增加，而剩餘價值量總是一樣，所以利潤率便愈加小了。技術的進步在機械的應用與繼續改良中表現得最明白，這種進步的結果是不變資本對照着可變資本而逐漸增加，因此，利潤率也逐漸下降。同數的勞動者，同量的勞動力消耗一種分量遞增的勞動工具，機械，原料，和補助材料，即消耗一種價值遞增的不變資本。

生產物累進的廉價是和這種價值遞增的不變資本相適應的。就各單個生產物的自身看來，他所含的勞動額少於〔從前〕低級生產中〔的商品所含的〕。所以一般利潤率累進的下降傾向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中一種特殊的術語，用來表章勞動生產力累進的發達的。然這不是說，利潤率不能因他種原因而暫時下降，這但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本質上證明一種不言而喻的必然事件，就是，剩餘價值一般的平均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達中必定在一般利潤率的下降中表現出來。所用的生勞動量與因此而活動的生產工具量比較，既是不斷地減少，所以這種生勞動中沒有報酬的和化作剩餘價值的部分與所投的總資本的價值比較，也必定是不斷地減少。

利潤率累進下降的定律並沒有阻止那種由資本運用和剝削的勞動絕對量之增加，因此也沒有阻止那種由資本佔有的剩餘勞動絕對量之增加。例如一國所雇用的勞動者數目由二百萬增至三百萬，同時對於他們所付的勞動工錢（可變資本）也由二百萬增至三百萬，而剩餘勞動量和剩餘價值量也增加一半了。可是當勞動生產力這樣增加，而由此生產力所消耗的生產工具（不變資本）同時由四百萬增至一千五百萬，則自身增加的剩餘價值量和總資本比較，便較從前更小了。

在第一個例中爲

$$4c + 2v = 6; \quad 2m = 33 \frac{1}{3} \% \text{ 利潤}$$

在第二個例中爲

$$15c + 3v = 18; \quad 3m = 16 \frac{2}{3} \% \text{ 利潤}$$

〔在第二例中〕剩餘價值量增加一半，而利潤率則比從前減少一半。這種利潤量和預先所投的總資本額比較雖大大減少了，換言之，一般利潤率雖大大減少了，然利潤的絕對

量——即利潤的總量——却增加百分之五十。所以利潤率雖是累進地下降，然資本所雇用的勞動者數目，勞動者所履行的勞動，以及因此所產生的剩餘價值量都可以增加，並且都可以累進地增加。然這種情形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不獨是可能的，並且是必定的——一時的搖動是沒有計算的。

資本主義的營業恰因利潤率的下降——和下一章所指示的一樣——而要求繼續擴大，即要求勞動進程規模日益擴大，而適應每種營業所投的資本日益增加。所以當各單個資本家所統制的勞動軍繼續增大，則利潤率雖下降，然同時他們所佔有的剩餘價值量却增加了，這是很明顯的。多數勞動軍集合於各單個資本家統制之下這些原因，恰為所用的固定資本量以及原料和補助材料量對照着所雇用的生勞動量而愈加增大之原因。

因生產力的發達而引起利潤率的下降，是由利潤量的增加伴着的，這是一種定律，商品價格的下降是由商品所含的以及商品出賣實現的利潤量相對的增加伴着的，上述定律又在這種事實中表現出來了。

生產力的發達既使一種繼續減少的少量勞動去運用一種繼續增加的多量生產工具，所以總生產物中每一部分——即每件商品——所含的勞動愈少。因此，每件商品的價格就下降了。商品總數的生產加多了。因此，表面上所表見的是：各件商品的利潤量下降，商品的價格下降，總量增加的商品——這是社會或各單個資本家的總資本所生產的——之利潤量增加。這種現象就是指資本家對於每件商品任意少加上一點利潤，然這是由他所生產的商品數量增大去補償的。

我們只要將最近三十年來（指一八六七年前）生產力巨大的發達考究一下，特別是將真正機械以外所運用的巨大固定資本量考究一下，則利潤率的下降不比實際上快些，下降的程度不比實際上深些，好像是令人驚訝的。這必定有作用相反的影響在裏面。此等影響中最重要如下。

資本家自然要力求強度剝削勞動力去對抗利潤率的下降。對於各單個勞動者要假手於每日工作時間的延長和勞動力的特別緊張，多取得勞務，因此多取得價值。我們

在前一章已經看見機器是怎樣使此事成爲可能的。然此事只能達到某種限度，不能超過，這是很顯明的。兩個勞動者每天工作十二點鐘，即使他們能靠空氣養活，不取工錢，然他們所供給的剩餘價值量不能夠等於二十四個每日僅工作兩點鐘的勞動者所供給的。因此，這種「延長工作時間的」方法雖可以防止利潤率的下降，但不能消滅利潤率的下降。

另有一種方法，將從數目減少的勞動者每單個人中所取得的勞動剝削以及剩餘價值量增加起來，這就是使勞動工錢降至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在實際上這是制止利潤率下降傾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這種情形發生一種相反的作用，使不變資本價值的增加不像這種資本數量的增加那樣迅速。例如歐洲各單個紡績勞動者在近世工廠中所消耗的棉花量較從前一個用手車的歐洲紡績工人所消耗的棉花量，比例的增加非常之大。然所消耗的棉花的價值不是在同一比例中增加起來的。就是機器和其他固定資本也不是在同一比例中增加

起來的。

末了，阻止利潤下降以及阻止因此行將出現的滅亡最重要的方法是不斷地使資本擴大。當利潤率因經濟進步由百分之二十降至百分之十時，今後從一百資本中只能取得十分剩餘價值，這是難以改變的。然各單個資本家將他的資本增加一倍，就可彌補這種損失了。他現在既是到處用二百資本，不是用一百資本，所以他的利潤量和從前一樣大。他如果將資本再加多些，他便可以使這種利潤量增大。

因此，資本的繼續擴大和蓄積佔一種重要的位置。關於這一點現在要來考究一下。

第十二章 資本的蓄積

第一節 生產永久的繼續（再生產）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一章摘出。——

一個社會不能夠停止消費，所以一個社會也不能夠停止生產。一個社會如果不繼

續將他的生產物中一部分變作生產工具，他便不能夠繼續生產。社會要用一種同量的新物品去代替一年中所消耗的生產工具（即勞動工具，原料和補助材料），社會才能夠在其他事項仍舊不變的狀況中保持他的同一規模的財富，至於上面的新物品是要從每年生產物量中分離出來，從新用於生產中的。所以每年一定量的生產物是屬於生產（方面）的，並且必須從最初時起即爲着這種目的規定出來。

每種生產工具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都用作資本。因爲生產工具假手於雇用工錢勞動替他的所有人造出一種剩餘價值。在實際上，資本家從他所投的價值中不獨是一度取得剩餘價值，並且可繼續取得剩餘價值。

每年的剩餘價值倘若完全被資本家消耗了，則生產只是單純的重演，即單純的再生產。然僅僅繼續的重演對於「生產」進程已經印下一些新的特質。

生產是由一定時間勞動力的購買開始的。然勞動者要等他的勞動力起了作用，而勞動力自己的價值以及剩餘價值，在商品中產出之後，才得到報酬。所以在報酬以勞動

工錢的形態回轉到他的手中之前，他已經將剩餘價值和他自己的報酬生產出來了，他要不斷地再生產勞動工錢，他才能夠繼續被雇用。工錢只是勞動者自己繼續新造出的生產物中的一部分。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的商品價值是以貨幣支付的。然這種貨幣只是勞動生產物所轉變的形態。勞動者今天或下半年的勞動所得的報酬是他昨天或上半年的勞動。不就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勞動者看，但就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看，則貨幣形態所產生之錯誤的外表便即刻就消滅了。勞動階級所生產的和資產階級所佔有的生產物中有一部分作為支票——用貨幣的形態——由資產階級繼續給予勞動階級。勞動者也恰恰繼續以這種支票轉給資產階級，因此從資產階級獲得他自己生產物中應有的一部分。生產物的商品形態和商品的貨幣形態將這種關連隱蔽起來了。

然我們如果在資本主義生產進程時常更新的流動中去考察這種進程，則資本家從一種屬於他自己的基金中預先拿出工錢這種錯誤的外表便消滅了。可是這種生產進程必定在何處地方，某個時候開始的。首先假定資本家在過去某個時候，沒有要求別人

無價的勞動，忽然變成貨幣所有人，能夠購買勞動力。然資本主義生產進程僅僅繼續重演，便引起別種特殊的變化，不獨影響可變資本部分，並且影響總資本。

如果一種兩萬馬克的資本每年產出四千馬克的剩餘價值，而這種剩餘價值每年都被消耗了，則同一〔生產〕進程五年重演之後，所消耗的剩餘價值額等於 5×4000 ，即等於原來所投的二萬馬克的資本價值，這是很明顯的。如果每年的剩餘價值僅消耗一部分，例如僅消耗一半，則生產進程十年重演之後，也有同一的結果，因為 10×2000 也等於二萬〔馬克〕。總之：在一定的年數中隨所投資本價值的大小和每年消耗剩餘價值的多少而不同——資本家原來所投的資本是消耗了並且消滅了。資本家以為他消耗別人無價勞動的生產物——即剩餘價值——而保存原來的資本價值，這種觀念對於事實絕對無所變更。經過一定年數之後，資本家所有的資本價值等於同一年數中沒有給出相等價值而佔有的剩餘價值額，資本家所消耗的價值額等於他原來的資本價值。他的手中保持一種資本，其大小是沒有變動的，當他開始營業時，這種資本的一部分已經成為建築物和機

器等等而存在，這是的確的。然此處所講的是資本的價值，不是資本的物質成分。當一個人將他的全部財產化爲一種價值與此相等的債務時，則這全部財產便只代表他的債務的總額。當資本家已經消耗了他所投的資本價值時，則〔現在〕這種資本也只代表他無價佔有的剩餘價值的總額。他的舊資本的價值絲毫沒有存在了。

生產進程僅僅繼續重演，換言之，單純的再生產，於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後，每種資本必定變成資本化的剩餘價值。即使一個人在加入生產進程之際，是使用他自己勞動所得的財產，然這種財產遲早會變爲一種沒有給出相等價值而佔有的價值，即別人無償勞動的體現——不問其爲貨幣形態或其他形態。

資本家爲着要使他的貨幣能夠變成資本（剝削別人的勞動），首先必須在市場上找着缺乏一切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勞動者。這是資本主義生產出發點之實際表見的基礎。然此等條件由〔生產〕進程簡單的繼續——即單純的再生產——是能長久從新創造出來的。在一方面，物質的財富新產生出來，不斷地作爲資本家的資本，價值增殖的工

具和享樂貨料，在另一方面，勞動者不斷地從〔生產〕進程中出來，他的情形仍舊和他入這種進程中一樣，〔這種進程〕是人的財富泉源，不過勞動者缺乏一切工具，自己不能獲得這種財富。在生產開始之前，勞動者自己的勞動既已經離開他自身，而為資本家所佔有，為資本所併吞，所以生產物也是屬於資本家的。無產的勞動者這樣不斷的再產出，或永久化是一種條件，沒有這種條件，則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不能夠成立的。

勞動者的消費分為兩種。在生產中他藉着自己的勞動消耗生產工具，使他們變成生產物，而其價值則高於原來所投資本的價值。這是勞動者生產的消費。他同時由購買他的勞動力的資本家消耗這種勞動力。在另一方面，勞動者將他所獲得的貨幣購買生活貨料：這是他的個人的消費。所以勞動者生產的消費與個人的消費是完全不相同的。在生產的消費中他是資本的原動力，並且是隸屬於資本家的；在個人的消費中他是自主的，他履行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任務，這是和生產沒有關係的。前者的結果是資本家生活，後者的結果是勞動者自己的生活。

勞動者常是被迫，使他個人的消費成爲生產進程中一種簡單的附屬物，這是的確的。在這種地方，他以生產資料供給自己，去維持他的勞動力，使能運用，恰和以煤炭與水供給蒸汽機，以油供給車輪是一樣的。然這好像是資本主義生產中一種不關重要的濫用。

我們如果不就各單個資本家和各單個勞動者去考察，但就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去考察，如果不就一種商品孤立的生產進程去考察，但就全體中和流動中資本主義生產進程去考察，則情形便不相同了。——當資本家將他的資本的一部分換取勞動力時，他使他的總資本的價值增殖了。他是一舉兩得，他不僅是從勞動者受來的東西中獲得利益，並且還從他給勞動者的東西中獲得利益。與勞動力交換而讓渡出來的資本變爲生活資料，消耗這種生活資料就可以營養已經存在的勞動者的筋肉，神經，骨節，和腦髓，使之恢復原狀，並且可以產出新勞動者。所以在絕對必要的限度內，勞動階級個人的消費就是將資本與勞動力交換時讓渡出來的生活資料再轉變爲勞動力，使資本能夠從新加以剝削。這是資本萬不可少的生產工具——即勞動者自身——之生產和再生產。因此，勞

動者個人的消費是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中一種要素，至於這種消費的進行不論是在作場和工廠等以內或以外，即不論是在勞動進程以內或以外，恰和掃除機器一樣，不論這種掃除工作的進行是在勞動進程中或在這種進程的休止中。勞動者個人的消費是為自己的目的，不是為資本家的緣故，這一點於事實上是沒有影響的。負重量的獸的消費在生產進程中也是一種必要的要素，因為獸所吃的，就是他自己享樂的。勞動階級的繼續維持和從新產出是資本再生產中一種永久的條件。然資本家可讓勞動者自己維持和自己蕃殖的本能去履行這種條件。資本家所注意的地方只在使勞動者個人的消費儘可能地限於必需品，他不像南美洲人的橫蠻，強迫勞動者攝取有補於筋力的營養物品。〔註一〕

〔註一〕「南美洲礦山中的勞動者每日的任務——在世界上恐怕是負重量最大的——是要將重一百八十乃至二百磅的生鐵放在肩上，從四百五十尺的深處運至地面上，他們的食物就只是麵包與豆。他們本只願用麵包作養料，可是他們的雇主發覺他們單吃麵包，則作工不能（和兼吃豆

一樣)強健，所以待他們和牛馬一樣，強迫他們吃豆；因為豆比麵包更富於石灰燻質。』(見里俾時『化學對於農業和生理的應用』—Liebig '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kultur und Physiologie"——第一部一九四頁的註脚。一八六二年第七版。)

所以資本家以及他的科學的讚揚者只視勞動者個人消費中綿延勞動階級所需的部分——在實際上必須有這一部分消費，然後資本可以消耗勞動力——為生產的。至於勞動者另外關於享樂所消費的，便認為不生產的消費。【註二】

【註二】見密爾『政治經濟學要論』—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H里梭(Parissot)

法文譯本二三八頁及以下各頁，一八二三年巴黎出版。

從社會的觀點看來，勞動階級在勞動進程以外，也是資本的附屬物，恰和死的勞動工具(為資本的附屬物)一樣。就是勞動階級個人的消費，在某種限度內也只是資本再生產的一種要素。然這種進程是要留意使此等有意識的生產工具不致逃走，所以他們的生產物不斷地轉變為資本的所有物。個人的消費在一方面準備他們自己的維持與再

生產，在他方面消滅生活資料，使他們不斷地再出現於勞動市場。羅馬的奴隸是用鎖練子繫在他的所有人之下的，工錢勞動者是用無形的鎖練子繫在他的所有人之下的。勞動者獨立的外觀是由時常更換雇主和法律上契約的擬定這兩點保持着的。

從前資本認為必要的地方，他就藉強制的法律，對自由勞動者施行他的所有權。例如英國一直到一八一五年為止，製造機器工人的移居國外，是受嚴刑重法禁止的。

勞動階級的再生產同時帶着熟練的蓄積，並且一代一代傳授下來。當一種危機要使資本家受損失的時候，即刻就表見資本家是怎樣將這樣熟練勞動階級的存在算入屬於他的生產條件之中。蘭卡州等處的棉業勞動者因美國南北戰爭以及伴着這種戰爭而起的棉花缺乏的結果，大多數都被解除工作，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勞動階級自身和其他社會部分大聲疾呼，要求藉國家的幫助或藉國民的自由捐輸，使『過剩的人口』得移居英國殖民地或美國。當時泰晤士報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發表前滿切司特商會會長浦特爾（Edmund Potter）的一封信。他的信在下議院被稱為『工廠主

的宣言，『這是對的。』其中有幾個特別的節段，直率表示資本的所有權支配勞動力，我們特此處將其介紹出來。

『〔我們〕可以向棉業勞動者說，他們的供給是太大了；或者必須減少三分之一，然後對於其餘三分之二才有一種健全的需要：』輿論主張〔他們〕向外國移植：『雇主（即棉業工廠主）不願意看見他的勞動供給遠離〔本國〕；他可以視此舉為不正當與不健全：』如果向外移植是由公債贊助的，則雇主有要求大家聽其伸數甚至於抗議之權。』同一浦特爾更說及棉花工業如何有用，『棉業如何明明白白從愛爾蘭以及英格蘭的農業區域吸收人口，』棉業的範圍是如何廣大，棉業在一八六〇年是如何占英國全部輸出商業十三分之五，棉業在幾年之後是如何將因市場的推廣，特別是因印度市場的推廣而更行擴充，並且是如何引起充足的『棉花輸入，使每磅降至六辨士（五十一分尼）』於是他繼續說道：『若干時期中——或者是一、二、三年——會產出必需的分量：』我要提出一個問題：這種工業是值得維持麼？整頓這種機械（即生勞動的機器）是值得

勞神的，要想將這種機械放棄是最愚蠢的！我相信是如此的。我願意承認勞動者不是財產，不是蘭卡州和雇主的財產；然勞動者是雙方有力的要素；他們是訓練過的精神的力量，這不是一個世代能够更換的；反之，他們作工所用的其他機械大部分是可於十二個月內加以更換而有利益的，否則是可加以改良的。【註三】勞動力的遷徙國外，出於獎勵或容許！然資本家將怎樣得了呢？（這種驚心的事使人連帶想起侍從武官長卡爾樸——Kalib）：把勞動者的精華取去了，則固定資本喪失其價值，將達到很高的程度，而流通資本因劣等勞動少量的供給，將不能從事這種爭鬥：有人告訴我們，勞動者自己願意向國外遷徙。他們願意如此，這是很自然的：如果藉減少棉業的勞動力，藉減少勞動力的工錢支出至三分之一或五百萬，去縮小棉花工業，試問勞動者上面的一個階級——小商人——如何得了？試問地租以及住宅的房租如何得了？試問小佃農，較好的生計獨立者以及地主如何得了？將一國最好的工廠勞動者輸出國外，使一國最能生產的資本和財富的一部分喪失價值，因此促成國民衰弱，試問對於一國一切階級的自殺計畫，有勝過

於此舉的麼？[?] 取去地主或雇主最好的勞動者，實行一掃而空的大規模向外移居，破壞一個全省的價值與資本，使其餘留下的勞動者墮落與失望，試問還有何事對於地主或雇主比此事更壞？

【註三】 大家當記着，在平常的狀況中，當可以減少勞動工錢的時候，同一資本的論調又迥不相同了。 于是『主人』異口同聲叫道（參看本書第十章一六三至一六四頁）：『工廠勞動者應當好好地記着，他們的勞動在實際上是一種很低的熟練勞動，從沒有一種勞動較此更易成熟，從沒有一種勞動——就勞動的性質看來——較此獲得更大的報酬，從沒有一種勞動能在最少經驗的訓練中這樣迅速，這樣豐富達到應用的。 在實際上主人的機械（這種機械和我們現在聽見的——一樣，可於十二個月內加以更換而有利益的）在生產事業中比勞動及勞動者的熟練（現在勞動者是三十年不能夠更換的！）佔一種更重要的位置，至於這種勞動者的熟練只須六個月的教育便可成功，並且是每個農奴能夠學習的。』

浦特爾是棉業工廠主選擇過的代表，他區別『機械』為兩種，每種都隸屬於資本家，

其中一種是存在資本家的工廠內，另一種則於夜間和星期日棲息於自己的家中。一種是死的，另一種是活的。死的機械不獨是一天一天敗壞和喪失價值，並且因技術不斷地進步，他的一大部分變成廢物，所以在幾個月之後用新機械去代替他是有利益的。反之，活的機械保持愈久，便愈加改進，而世代相傳的熟練，蓄積得愈多。——泰晤士報回答棉業王的話中有如左之節段：

『浦特爾君深感覺棉業雇主是非常並且絕對重要的，所以爲着保持這個階級和延長這個階級的職業起見，他要逆着勞動階級中五十萬人的意志，將他們閉置在一個道德的大工作場中。浦特爾君問道：這種工業是值得維持麼？我們回答道，當然，要用一切正當的方法〔去維持〕。他又問道：整頓這種機械是值得勞神麼？關於這一點，我們就有些懷疑。浦特爾君所謂機械是指人機械，他力言他不是要待遇他們和絕對的財產一樣。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以爲這是「值得勞神的」，不以爲整頓人機械——即將他們閉置起來，塗以油料，一直等到需要之時——是可能的。人機械當不用時，雖塗以油料，加以摩擦，他

是會生鏽的。還有一層，人機械——和目前情形教訓我們一樣——將自行放出蒸汽，以至於破裂，或泛濫於我們的大城市中。勞動者的再生產需要長久的時期，這是和浦特爾所說的一樣。可是我們有機器和貨幣在手中，就時常遇得着節儉熱心和勤勉的人，他們可供給更多的工廠主，實多於我們所能使用的。……浦特爾君喋喋於一、二、三年間〔棉花〕工業的復活，並且要求我們勿獎勵或容許勞動力向外國遷徙！他說，勞動者願意向國外遷徙，這是自然的，但他以為不管他們的要求如何，國民應將這五十萬勞動者以及依附於他們的眷屬七十萬人閉置在棉業區域，並且——這是一種必然的結果——用武力壓倒他們的不滿意，而以施捨的物品養活他們，等待機會，棉業雇主有一天是會使用他們的。……那些人對付勞動力恰和他們對付煤鐵和棉花一樣，現在時機已到，我國的輿論必須設法將這種勞動力從那些人的手中拯救出來。』

泰晤士報的論說只是一種空話。在實際上的『輿論』就和浦特爾君的意見相同，即工廠勞動者應為工廠的附屬物。他們的移居國外，是受禁止的。〔註四〕將他們放置在

棉業區域「道德的工作場」中，他們和從前一樣，還是構成「蘭卡州棉業雇主力量的要素」。

【註四】國會對於（失業工人）移居國外，沒有尤可一文錢的幫助，他只制定些條例，允許自治團體在生死之間維持勞動者，換言之，此等團體可以剝削他們，不必支出標準工錢。反之，

當三年後牛疫流行時，國會即紛紛擾擾，一破其慣例，馬上通過以數百萬金去賠償一般百萬富翁的地主之損失，然此等地主的佃農因肉價的高漲，是沒有受損失的。

資本主義的生產進程自己再造成勞動力與勞動條件的分離。這種進程不斷地強迫勞動者爲着生存而出賣他的勞動力，並且使資本家爲着致富而購買這種勞動力。資本家與勞動者彼此在商品市場中成爲購買者與出賣者，這不復是一種偶然的事。一方不斷地回到商品市場上做他的勞動力出賣人，使他自己的生產物不斷地變成別一方購買的貨料，這是「生產」進程自身的作用。

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進程，就聯繫上看來，（即視爲再生產的進程，）不獨是生產商

品，不獨是生產剩餘價值，並且在一方面，他總是從新生產資本家，在另一方面，他總是從新生產勞動者，因此他總是從新生產資本關係自身。

第二節 基於剩餘價值的資本增加 資本家的所有權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第一節摘出。——

我們從前所考究的是剩餘價值怎樣從資本中發生的，現在所考究的是資本怎樣從剩餘價值中發生的。將剩餘價值用作資本，或使剩餘價值變為資本，叫做資本的蓄積。

我們起初從各單個資本家的觀點去考察這種進程。例如一個紡績業者投下二十萬馬克的資本，其中五分之四為棉花和機器等等，五分之一為勞動工錢。他每年生產二十四萬磅紗，價值為二十四萬馬克。剩餘價值率為百分之一百，這種剩餘價值含在四萬磅棉紗中（剩餘生產物，即純生產物），這種棉紗等於總生產物中六分之一，價值為四萬馬克，此數是在出賣中實現的（即變成貨幣）。一種四萬馬克的價值額就只是一種四萬馬克的價值額。大家在這種貨幣中既嗅不出他是剩餘價值，也看不見他是剩餘價值。

當一種價值額為剩餘價值時，只表示他是怎樣達到他的所有者的手中，可是他對於價值或貨幣的性質是無所改變的。

紡績業者為使這種新增加的四萬馬克金額變成資本起見，——其他一切情形仍舊不變——他用五分之四購買棉花等等，用五分之一購買新紡績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在市場中找着生活資料，此等生活資料的價值是雇主預先對他們投下的。於是這四萬馬克的新資本在紡績業中發生作用，並且獲得八千馬克的剩餘價值。

資本價值原來是投在貨幣形態中的。為資本價值所寄託的二十萬磅紗如果出賣，則這種價值又恢復他原來的形態。反之，剩餘價值的存在本來是為總生產物中一定部分的價值。所以剩餘價值是因出賣而變更他原來的生存形態的。然自此時起，資本價值與剩餘價值都是貨幣額，而他們兩者再變成資本，也完全在同一方法中實行的。第一種與第二種一樣，都由資本家拿去購買商品，此等商品即使他能够從新開始他的物品的製造，而此次却是在擴大的規模中（進行的）。可是資本家要購買此等商品，必須在市場

上去尋找。

要在市場上購買的商品，必須預先生產出來。市場上的諸進程只是將一年生產的各成分互相轉換，他們使此等成分從甲的手中轉到乙的手中，可是他們既不能增大一年的生產總額，又不能改變生產對象的性質。

一年的生產首先必須供給一切對象（使用價值）去代替一年中所消耗之資本中物的部分。除掉此等東西外，還剩着藏有剩餘價值的純生產物或剩餘生產物。這種剩餘生產物是由什麼成立的呢？或者是由滿足資產階級的需要和欲望的物品（成立的）麼？倘若不是這樣，則剩餘價值必定是一飲而盡，無復存留的了。

如果不是演把戲，那麼，只有在勞動進程中可使用的物品，換言之，只有生產工具才能夠變成資本，也只有可維持勞動者生存的物品，換言之，只有生活資料才能夠變成資本。結果，每年剩餘勞動的一部分必作用生產增加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資料，而超過代替從前投入的資本所需之分量。換句話來說：剩餘價值所以轉變為資本，只因剩餘生產物——剩

餘價值就是這種剩餘生產物的價值——已經含有一種新資本之物的成分。

資產階級現在要使此等成分在實際上變成資本而發生作用，便需要一種勞動的增加。已經雇傭的勞動者的被剝削在時間上或能率上如果沒有增進，那就必須雇用增加的勞動力。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構對於這一點已經同樣預備好了，所以平常的工錢不僅足以維持勞動階級的生活，並且足以蕃殖勞動階級的子孫。勞動階級每年供給年齡不同之增加的勞動力，資本只要使一年生產中所含增加的生產工具與此等勞動力結合，則剩餘價值轉變為資本的事便完成了。

我們現在回轉到我們所舉的例子來。這是舊的故事，即阿布拉漢 (Abraham) 生伊煞克 (Isaak)，伊煞克生雅各布 (Jacob) 等等。二十萬馬克的原有資本產生一種四萬馬克的剩餘價值，而這種剩餘價值也是資本化的。這四萬新資本產生一種八千馬克的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復行資本化，產生一種一千六百馬克的新剩餘價值，如此類推。我們在此處不問資本家所消耗的剩餘價值部分。這種增加的資本是加入原有的

資本中，或與之分離，而自成獨立的增殖；——蓄積此等資本的資本家自己運用此等資本，或是他轉移給別人去運用，——我們在目前對於此等問題是不發生興味的。我們所不當忘記的一事，就是除掉新構成的資本以外，原有的資本繼續再生產自身，並且繼續生產剩餘價值，凡是蓄積的資本都如此相同。

原有資本是由二十萬馬克的投資構成的。資本的所有人從何處得到這種資本呢？政治經濟學的代辯者異口同聲回答我們道，這是由他自己的勞動和他祖先的勞動得來的！

但是講到四萬馬克的增加資本就完全不同了。這種資本的起源，我們是確切知道的。他是資本化的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從最初起，沒有絲毫價值原子不是從別人無償的勞動中發生出來的。增加勞動力所結合的生產工具，以及此等勞動力所賴以維持的生活資料，不是別的東西，只是剩餘生產物的組成部分，即資產階級每年從勞動階級強取的貢物之組成部分。即使資產階級以這種貢物的一部分去購買增加的勞動力

即使依照充分的價格——就是相等的價值與相等的價值相交換——然總是離不了征服者的舊詭計，即用被征服者自己的貨幣去購買他們的商品。

當增加資本雇用生產這種資本的工人時，這個生產者必須首先繼續增殖原有的資本，並且對於他從前勞動的結果，必須以多於這種結果所費的勞動購買轉來。如果不作爲單個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事件去觀察，但作爲全資產階級與全勞動階級間的事件去觀察，則用向來雇用的勞動者無償的勞動去雇用新增加的勞動者一事，於實際上是沒有何等變更的。資本家或者使增加資本變成一架機器，驅逐製造機器的勞動者，而代以幾個小孩子。無論在什麼地方，勞動階級自己今年的剩餘勞動造成下年雇用增加勞動的資本。

第一種增加資本四萬馬克的蓄積是以資本家所投的二十萬馬克的價值額爲前提的，這種價值額是因資本家『本來的勞動』而爲他所有的。反之，第二種增加資本八千馬克只是以第一種增加資本四萬馬克的先行蓄積爲前提的，至於這八千馬克是四萬馬

克資本化的剩餘價值。過去無償勞動的所有權此時成爲愈擴愈大的範圍中佔有現在無償生勞動的唯一條件。資本家過去蓄積愈多，他現在便愈能够蓄積。

依照上述的進程，就是從以前造成的剩餘價值中發生資本不斷地擴大，其中有一部分總是用來購買新勞動力的——我們還假定「這種勞動力的購買」是按他的真價值的——依照這種資本不斷的擴大，則基於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的私有財產顯然變成他的正反對。相等價值的交換變成僅僅外觀上的交換。因爲第一，對着勞動力交換的資本部分自身只是沒有給出相等價值而佔有別人勞動生產物中的一部分；第二，這種資本部分不獨必須由勞動者去補償，並且必須由他用一種過剩去補償。所以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交換僅成爲一種形式的，這種形式已經和內容不復有關係，並且還使內容曖昧起來了。勞動力不斷的買賣是一種形式。至於內容則爲資本家以（已經存在商品中的）別人勞動——這種勞動是他沒有給出相等價值而不斷地佔有的——一部分時常交換別人更大量的生勞動。所有權最初映入我們的眼簾，好像是建築在自己勞動上面的。至少這

種假定必定是有效的，因為只有同權的商品所有人彼此對立，佔有別人商品的方法是讓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只有經過勞動才能夠產生的。在資本家方面，所有權是佔有別人無償勞動或其生產物的權利，在勞動者方面是不能佔有自己的生產物。

就是在單純的再生產中，一切投下的資本，不問其原來是怎樣獲得的，都變成資本化的剩餘價值，這是我們已經看見的。可是在生產的潮流中，最初一切投下的資本和直接蓄積的資本——即再變為資本的剩餘價值或剩餘生產物，不問其在蓄積者的手中或在別人的手中——相較，是很微小的。

剩餘價值中只有一部分能變成資本，還有一部分必須充資本家維持生活之用，這是不言而喻的。〔註一〕這兩部分中一部分愈大，則他部分愈小。所以蓄積的多是以資本家消費的少為條件的。

——從此處起，係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第三節擠出。——

可是資本家在歷史上的意義及其生存的正當化，就在他毫無顧慮，強迫人類為着生

產的緣故而從事生產，並且因此發達社會的生產力，創造物質的生產條件，而一種更高的社會形態是只能建築在此等條件上面的，至於這種更高社會形態的根本原則是爲個人充分的自由發展。此外，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使工業企業中所投資本繼續增加一事成爲必要的，而競爭又強迫各單個資本家爲保持他的資本起見，繼續擴充他的資本，然他只有假手於累進的蓄積才能夠擴充他的資本。

第十三章 蓄積對於勞動者的影響 產業預備

軍 痛苦累增說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摘出。——

當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化作資本時，即變爲增加資本時，這種增加資本又要雇用勞動者，這是十分顯明的。其他一切情形如果仍舊不變，特別是同量生產工具（不變資本）如果前後一樣，仍需要同量勞動力（可變資本）爲之作工，則勞動的需要必定增加，資本

的增加愈速，勞動需要的增加也愈速。現在年年生產剩餘價值，而剩餘價值中一部分年年化作資本；並且這種剩餘價值是年年增大的，因為——經過蓄積——資本是日益增加的；末了，例如因基於新發展的社會需要等等而有新市場的開闢，和新產業的成立，使致富的衝動特別受着刺戟，則資本家私人消費的減少，便足以使更多的剩餘價值突然蓄積起來。資本蓄積的要求因這種理由，可以超過勞動者數目的增加，因此，勞動工錢可以上升。上述的假定如果繼續下去，無所變更，則事實終久必定是如此的。每年雇用勞動者既是多於前一年的，則蓄積的要求開始超過通常勞動的供給，而工錢即從此上升，這一點遲早必定是要達到的。英國當十五世紀全期和十八世紀上半期就因受這種痛苦而發生嗟怨。然工錢勞動者維持生活和蕃殖子孫所處之多少順利的狀況，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性質是毫無變更的。單純的再生產既是不斷地從新產出資本關係，即一方產出資本家，他方產出工錢勞動者，所以擴大的再生產（或蓄積）也產出規模擴大的資本關係，即一方產出更多的資本家或更大的資本家，他方產出更多的工錢勞動者。所以資本的

蓄積就是無產階級的增殖【註一】

【註一】所謂「無產者」在經濟上不過是指工錢勞動者，他生產並且增殖資本；然當他對於資

本增殖的要求過剩的時候，他馬上就被驅逐了。

當一六九六年的時候，柏烈斯（John Bellers）就已經說過：「當一個人有十萬畝土地，十萬磅貨幣，和十萬頭家畜，而沒有勞動者的時候，這個富人除掉自己做一個勞動者外，還何能為力啊？勞動者既能使人致富，所以勞動者愈多，則富人也愈多。窮人的勞動是富人的金窟。」曼德威爾（Bertrand de Mandeville）在十八世紀初葉也說：「在財產有充分保障之處，沒有貨幣比沒有窮人容易生活，因為〔倘若沒有窮人〕誰去作工呢？勞動者既是要維持生活，免掉饑餓，所以他們不能保持何種值得儲蓄的東西。如果有好些地方最下級的人民中有一個人因非常勤勉，和節衣縮食的緣故，超出他原來生長的狀況之上，應當沒有人阻止他；並且每個私人 and 每個家庭節儉自持，是最聰明的計劃，這是不能夠否認的；然貧民的最大部分絕不怠惰，而他們所收人的又不斷地付出去，這

才是一切富裕國民的利益。那些靠每日勞動維持生活的人，除掉他們的欲望外，沒有何種東西足以刺戟他們，使之服務，至于此等欲望如予以慰藉，算是得計的，如想加以診治，則是愚蠢的。使勞動者勤勉的唯一東西是一種適當的工錢。就他的氣質講，如〔工錢〕太少，使他意志沮喪，或自暴自棄，太多則使他驕傲和懶惰。就以上所說的看來，在一個不准奴隸存在的自由國家中，最確實的財富顯然是由多數的勞動貧民而成立的。此外，他們還是海陸軍供給不竭的泉源，倘若沒有他們，便不能有享樂，也沒有何種國家的生產物是有價值的。要使社會（這自然是由非勞動者成立的）享幸福，使人民自己在困苦的狀況中而心懷滿足，則必須使大多數人陷於貧而無知的狀態中。知識是擴大並且增加我們的願望的，一個人的願望愈少，則他的欲望便愈容易滿足。」

曼德威爾是一個正直和頭腦清楚的人，可是他還沒有懂得蓄積自身同着資本使『勞動貧民』——即工錢勞動者——的數目增加了。

上面所假定的蓄積條件對於勞動者是有利益的，他們對於資本的隸屬關係所取的

諸形態還是能堪的。他們自己的剩餘生產物愈加增大，並且繼續變為增加資本，這種剩餘生產物中有一大部分又以支付工具的形態，回轉到他們的手中，因此，他們享樂的範圍可以擴大，他們對於衣服和家具等等的消費可以改善，並且可以蓄積少量準備金。可是衣服，食料，和待遇的改善，以及零用錢的增加，既沒有消滅奴隸的隸屬性和被剝削，所以〔勞動者境遇的改善〕也不能消滅工錢勞動者的隸屬性和被剝削。因資本蓄積的結果，使勞動的價格增加，在實際上這只是說，工錢勞動者對於曾經替自己鑄成的黃金鎖練子的長度和重量，准其更形展開。勞動工錢的增加在最好的例子中也只是說，無償勞動——這是勞動者必須履行的——的減少。這種減少決不能達到危及這種制度自身的一點。或者，勞動的價格繼續增高，是因他這種增高不妨礙蓄積的進步；這並沒有什麼令人奇怪的，因為亞丹斯密士說過（一七七四年）：「即使利潤下降，而資本仍是增殖的；資本的增殖甚至於比從前更速……一種大資本即令只有小利潤，然其增殖普通比一種獲取大利潤的小資本更速。」在這個例子中無償勞動的縮小並沒有干涉資本統治的擴充，這是

很顯明的。——或者，蓄積因勞動價格增高的結果而衰歇，因為利益的刺戟遲鈍起來了。蓄積減少。然因此由大量蓄積而引起之勞動力的大量需要也停止了，於是勞動工錢復行下降。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一時造成的障礙，他自己是可以能夠剷除的。

我們在上面所看見的是：在第一個例中，使資本過剩的，不是勞動人口（絕對或相對）增殖的減少，反之，使任人使用的勞動力不足的，是資本的增加。在第二個例中，使資本不足的，不是勞動人口增殖的擴大，反之，使任人使用的勞動力或其價格過剩的，是資本的減少。資本蓄積中此等絕對的運動反映為任人使用的勞動力分量中相對的運動，並且好像是，由勞動力分量自身運動產生的。如果以一次是工錢勞動者的存在太少，另一次是工錢勞動者的存在太多這種說法去解釋上述的蓄積諸進程，那就是完全昧於事實的。

所以引起工錢增加的，既不是社會財富現有的範圍，又不是既得資本的大小，但只是蓄積的繼續增大及其增大的程度迅速。我們在上面考察這種進程，只是假定勞動的生產力不發生變化的，這就是說，假定同量的生產工具在工作中，以後和從前一樣，需要同量

的勞動力，因此資本分爲不變部分與可變部分（即 v 對 c 的比例）也是不發生變化的。不過這種假定是爲這種「生產」進程自身所凌駕和推倒的。

勞動的生產力是依蓄積而增大的。亞丹斯密士說：「提高工錢的原因——增加資本——使勞動的生產力增進，而少量的勞動能產出多量的生產物。」然勞動生產力的增加就是指同量勞動力（ v ）消耗一種更大量的生產工具（ c ）。在蓄積的進行中，資本內部技術的組成必定發生變化，就是比較一大部分的資本用於生產工具（ c ），一小部分的資本用於勞動力（ v ）。例如一種資本最初有百分之五十投入生產工具，百分之五十投入勞動力。後來因勞動生產力的增大，有百分之八十用於生產工具，百分之二十用於勞動力。不變資本對照着可變資本而累進的增大，這種定律在商品價格比較的探討中——無論是在一個國各時代中的比較，或許多國同一時代中的比較——每一步都證明是確實的。然可變資本對照着不變資本而減少，換言之，資本價值組成的變化只是大概指出資本材料的成分組織之變化。例如現在紡績業所投的資本價值八分之七爲不變（部分）。

八分之一爲可變〔部分〕，然當十八世紀初葉，不變〔部分〕爲二分之一，可變〔部分〕爲二分之一，所以現在一定量紡績勞動所消耗的原料和生產工具等等的分量比十八世紀初葉多至幾百倍。因爲生產工具的價值因勞動生產力的增大而下降，生產工具的價值固然加多了，然絕比不上生產工具範圍的擴大。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間的差異固然增進了，然不變資本轉化爲生產工具量與可變資本轉化爲勞動力量的差異，增進得更加迅速。

此外，蓄積的進步雖使可變資本部分的相對量減少，然這種進步絕沒有使可變資本部分絕對量的增大除外。假定一種資本價值最初分爲五〇c和五〇v，後來分爲八〇c和二〇v。同時假定原有的資本爲十二萬馬克，已增加至三十六萬馬克，所以他的可變部分也增加五分之一。這可變部分原來是六萬馬克，現在爲七萬二千馬克。然從前一種百分之二十的資本增加就足以引起勞動百分之二十的增加，現在却要原來資本的三倍才需要勞動百分之二十的增加。

從前已經指明，勞動生產力的增進是怎樣以大規模的協業爲前提的，勞動的分工和

合作是怎樣僅在這種前提之下才能組織的，生產工具是怎樣由大規模的集中而節省的，機械這樣的勞動工具就其性質講，僅能公共使用，這是怎樣出現的，巨大的自然力是怎樣被制服而充生產使用的。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生產工具為私人的財產，手工業者或是孤立生產商品，或以自己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因為他缺乏自行營業的工具——石述協業的前提只有在各單個資本的增殖中，或在生產工具與生活資料轉為資本家私有財產的比例中才能夠實現出來。商品生產的地盤只有在資本主義的形態中才能夠容得住大規模的生產。因此，各單個商品生產者手中蓄積一定的資本，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前提。可是在這種基礎上所發展的勞動生產力增大的一切方法，同時又是剩餘價值或剩餘生產物——蓄積又是從這種剩餘價值或剩餘生產物中發生出來的——的生產增大的方法。此等方法同時又是資本加速蓄積的方法。剩餘價值不斷的資本化現在表現為加入生產進程中的資本量之增大。這種增大是生產擴大的基礎，是伴着生產擴大而起的提高勞動生產力方法的基礎，並且是剩餘價值加速生產的基礎。某種程度的資本

蓄積既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條件，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又回轉去喚起資本蓄積的促進。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因資本的蓄積而發達，資本的蓄積復因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而發達。這兩種〔經濟要素〕在他們相互給予的刺戟的複比中產生〔資本〕技術組成的變化，因為這種變化，可變部分與不變部分比較，便愈加縮小了。

每單個資本是一種生產工具或大或小的積集，並且是伴此而起之對或大或小的勞動軍之支配。每種蓄積成為新蓄積的手段。成為資本而起作用的財富分量增加，而蓄積使這種財富在各單個資本家手中的積集愈加擴大，因此，使大規模生產的基礎，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愈加擴大。社會資本的增大是由許多單個資本的增大完成的。同時單個資本中各部分分離出來而化作獨立的新資本。此事的出現，除掉別種原因外，資本家家庭的分家也為一重大要素。因此，資本家的數目因資本的蓄積也多少增加了。蓄積以及伴着蓄積而起的積集不獨是在許多點上分散了，並且各種發生作用的資本之增殖，因新資本的構成與舊資本的分裂而橫被阻礙了。所以蓄積在一方面表現

爲生產工具以及對勞動支配權的積集，在他方面表現爲許多單個資本的互相對峙。

社會總資本這樣分裂成爲許多單個資本，是由資本的互相吸引與之對抗的。所謂資本的吸引是指已存資本的積集，資本獨立的撤消，資本家奪取資本家的財產，多數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這種進程和蓄積不同之點，就在他只是以改變已存資本的分配爲前提的，因此，他的作用範圍不是以社會財富的增殖爲限制的。資本在一個人的手中膨脹得很大，因爲許多人手中的資本都喪失了。這是真正的集中，這是與蓄積及積集不同的。

競爭的爭鬥是由商品的廉價實現的。商品的廉價——其他狀況仍舊不變——是以勞動的生產力爲轉移，而勞動的生產力是以生產的規模爲轉移的。大資本壓倒小資本，我們更當記着，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達便在經常條件下營業所需要之單個資本的最小限度範圍擴大了。所以在大產業不十分得勢的生產部門中，小資本就擁進去了。競爭的結果常是小資本的滅亡，他們的資本有一部分落入勝利者的手中，有一部分消滅了。

除掉這一點不講，另有一種全新的勢力跟着資本主義的生產出現，這就是信用制度。信用制度不僅是自己變成競爭鬥中有力的新武器。這種制度藉着看不見的線索，將社會表面上大小分量的零星資金引入單個或集合資本家的手中。此制是資本集中的特別機器。

資本的集中是按着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和蓄積發達的比例而增大的。集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達的大槓杆。集中使資本家能够擴充他們營業的範圍，藉此補助蓄積的工作。產業設備規模的擴大，到處構成多數人協同勞動一種擴大組織的出發點，構成多數人物質原動力一種廣大發展的出發點。

蓄積是由資本化的剩餘價值使資本逐漸增殖，集中只是將已經存在的資本收集攏來，變更他們的類別，兩者相較，則蓄積的進程很緩，這是很明顯的。倘若要等待蓄積將好些單個資本收集起來，去擔任鐵路的建築，則世界至今（一八七四年）還不會有鐵路出現。反之，集中假手於股分公司，轉瞬間即將鐵路完成了。集中這樣使蓄積的作用擴大

並且加速，同時他又使資本的技術組成的革命擴大並且加速，至於此等革命是犧牲資本的可變部分去增加他的不變部分，因此使勞動的需要也相對地減少了。

因集中而一夜即合成的資本量，其再生產與增殖和其他資本相同，不過更迅速些，並且因此成爲蓄積中有力的新槓杆。

單個資本規模的擴大成爲生產方法自身不斷革命的基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對於全未屈服的，或一部分屈服的，或僅形式上屈服的勞動部門，不斷地加以征服。此外，在這種生產方法的地盤上，本來屬於他的新勞動部門也發生出來了。末了，在已經用資本主義化經營的勞動部門中，勞動的生產力也迅速成熟了。在這一例子中，勞動者的數目和他們所用的生產工具量比較，使相對地減少了。資本中一種時常增大的部分用於生產工具，一種時常縮小的部分用於勞動力。生產工具集中及其技術效用的增大，對於雇用勞動者的資料，將其程度累進地減少了。蒸汽犁和通常的犁相較，是一種效用極大的生產工具，可是對於蒸汽犁所投的資本價值和對於通常的犁所投的相比，是一種爲

數極小的雇傭貨料。

起初只是新資本加入舊資本，使生產進程擴大，並經過技術的革命。可是組成的變化和技術的革命一經多少襲取了一切舊資本，則舊資本的任務告終，而從新被代替了。

所以在一方面，蓄積進行中所構成的增加資本，按照他的大小作比例，雇用數目愈少的勞動者，在他方面，在一定時期中從新變成別種組成的舊資本，愈加將他從前雇用的勞動者驅逐了。

生產力的增大以及因此而促成的資本有機組成的變化，不獨是和蓄積的進步——即社會財富的增殖——同其步驟。這種增大和變化的步驟要快得多，因為單純的蓄積或總資本的增殖是由集中——即各單個資本的集合——伴着的，而新資本技術的革命是引起舊資本技術革命的。不變資本部分與可變資本部分的比例原來如為一對一，因蓄積的進行，這種比例便發生變化，而為二對一，三對一，四對一，五對一，和七對一等等，所以資本一經增殖，則用於勞動力的〔資本部分〕不復是資本總價值的半數，但只是其中三分之一，四分

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等等，反之，用於生產工具的〔資本部分〕則為三分之二，四分之三，五分之四，六分之五，八分之七等等。勞動的需要既不是由總資本的大小決定的，但是由總資本中可變部分的大小決定的，所以這種需要因總資本的增殖而累進地下降，不像從前所假定的一樣，這種需要可因總資本的增殖按照比例增加起來。勞動的需要是對照總資本量相對地下降的，總資本的增殖愈速，則這種需要的下降也愈速。總資本的可變部分——即與此部分結合的勞動力——固然因總資本的增殖也一同增加，然這却是在一種遞次減少比例中增加的。蓄積在一定的技術基礎上為單純的生產擴大而活動的中間時期縮短了。為着吸收增加的勞動者數目，或雇用——因為舊資本也是不斷地變化的——已經存在的勞動者，需要總資本一種愈擴愈大的加速蓄積，然不僅是這樣的。這種增進的蓄積和集中自身又變為資本組成新變化——即資本中可變部分的減少和不變部分比較，愈加迅速了——的泉源。總資本的可變部分既因總資本的增殖而相對地減少，並且減少的速度比總資本的增殖更快，所以在他方面就表現一種〔虛幻的〕形態，

好像勞動人口比可變資本或雇用他們的貨料增加得更快。因此，資本主義蓄積的結果，發生一種超過資本價值增殖所需要的勞動人口。勞動人口自身促成資本的蓄積，因此又產生一種使這種人口自身相對過剩的方法，而此方法的範圍是繼續擴大的。在事實上，每種特殊的生產方法具有僅對於這種時代有效的特殊人口律，以上所述的情形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固有的人口律。只有動植物才有一種永久有效的生殖數律，然這也是以人類在歷史上沒有干涉此等動植物為限的。

然勞動者的過剩人口既是蓄積或資本主義基礎上財富發展的必然結果，反之，這種過剩人口變成資本主義生產的槓杆，並且變成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生存條件。勞動者的過剩人口構成一種隨時可供驅策的產業預備軍，完全絕對隸屬於資本之下，好像資本以自己的費用養成的一樣。這種過剩人口替資本變動的增殖價值需要，造出一種時常可供剝削之人的材料，而與實在的人口增加限度沒有關係。資本的突然伸張力因蓄積及伴着蓄積的勞動生產力的發達而增長了。社會的財富量因蓄積的進步而充溢，並且

轉變爲增加資本，這種財富量或是驟然湧入舊生產部門中，使其市場突然擴大，或是驟然湧入新開的生產部門中——如鐵路等等——而此等新生產部門的需要是由舊生產部門的發達而起的。在這一例子中，必須有大批的人投入急切需要的地方，而又非從其他部門中吸引出來的。過剩人口即供給這大批的人。近世產業所特有的經歷爲平均活動高壓，危機和停滯諸時期的十年循環形態——間爲小搖動所間斷——而這種形態是站在產業預備軍或過剩人口不斷的發生，或大或小的被吸收以及再發生上面的。

近世產業這種特有的經歷是從前的人類時代遇不着的，即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穉期中也是不可能的。和 v 資本組成的變化是很遲緩的。資本的蓄積在大體上有一種勞動者需要相對的增加，與之適應。資本蓄積的步驟雖是遲緩，然他却撞着可供使用之勞動人口的自然限制，此等限制如以後所述的一樣，是用強迫手段才能夠除去的。生產規模突然急跳的伸張是以生產規模的突然收縮爲前提的；後者又喚起前者，然沒有可供使用之人的材料，沒有一種無關於人口自然增殖的勞動者增加，則前者便是不可能的。

這種勞動者的增加是由一部分工人不斷的「解除工作」這種單純進程造出來的，即由按增大的生產比例而減少雇傭勞動者數目的方法造出來的。近世產業的全部運動形態是由勞動者人口一部分不斷地變為失業者或半失業者〔這種事實〕中發生出來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對於人口自然增殖所供給之自由使用的勞動力量是並不滿足的。這種生產需要一種與自然限制無關的產業預備隊，供其自由活動。

雇用勞動者數目的增減恰和可變資本的增減一致，這是向來所假定的。當各單個勞動者供給更多的勞動時，則可變資本所支配的勞動者數目雖是仍舊不變，甚至於較前減少，然可變資本却增大了；至於勞動價格雖仍舊不變，甚至於下降——不過這種下降較勞動量的增加更緩——然勞動者的勞動工錢却增加了。每一個資本家的絕對利益是從少數勞動者中絞取一定的勞動量，決不是從同一費用甚至於更少費用的多數勞動者中絞取一定的勞動量。在使用多數勞動者的例子中，所投下的不變資本當按工作中所用的勞動量為比例而增加，在使用少數勞動者的例子中，則這種不變資本的增加是很遲緩的。

生產的規模愈大，則這種動機愈堅決。這種動機的力量是因資本的蓄積而增大的。

我們曾經看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和勞動生產力的發達——同時為蓄積的原因與結果——使資本家投下同一可變資本，對各單個勞動力作更大的剝削，因得運用更多的勞動。我們更看見，資本家總是以不熟練的勞動者代替熟練的勞動者，以未成熟的工人代替成熟工人，以婦女代替男子，以青年工人或兒童代替成年工人，所以他以同一資本價值購得更多的勞動力。在一方面，當蓄積的進行中，一種更大的可變資本運用更多的勞動，而又沒有招致更多的勞動者，在他方面，同量的可變資本在同量的勞動力中運用更多的勞動，末了，並且使多數下級勞動力驅逐高級勞動力。

所以一種相對過剩人口的產生——即勞動者的解除工作——比蓄積進步所促成的生產進程中技術的革命以及伴此而起的可變資本對照着不變資本相對的減少，更為迅速。資本按照生產力增大的程度，使勞動供給的增加更速於資本對勞動者需要的增加。勞動階級中被雇傭的部分從事於過度的工作，因此，使預備軍的隊伍脹大，反之，這種預備軍

的競爭使被雇傭者受有加無已的壓迫，使他們不得不從事於過度的工作，不得不屈服於資本的威權之下。勞動階級中一部分的過度工作造成他部分的強制遊惰，反之，一部分的強制遊惰又造成他部分的過度工作，這是各單個資本家致富的方法，同時並促進了產業預備軍 與蓄積的進步同其規模——的產生。這種元素在構成相對的過剩人口中是何等重要，可於英國的例子中表現出來。英國「節省」勞動的技術方法是極大的。然明天（一八六七年）如果將勞動限於一種合理的程度，按照年齡與性別，配置勞動階級的各部屬，則已經存在的勞動人口絕對不足以繼續現有規模的生產。現在大多數「不生產的」勞動者必須轉化為「生產的」勞動者。

就大體論，勞動工錢的一般運動是專由產業預備軍的伸縮調節的，這種伸縮又是和產業循環的週期變化相適應的。所以此等運動不是由勞動人口絕對數目的運動決定的，但是由勞動階級分爲現役軍與預備軍變化的比例決定的，是由相對過剩人口的增減決定的，即由這種人口時或被吸收時或被解除工作的程度決定的。近世產業及其十年

一次的循環，和定期出現的各局面（平均活動，高壓，危機和停滯）又加以蓄積的進行中，連接不斷和愈趨愈速的不規則搖動橫梗其中，「在這種情形之中」竟有一種定律，認勞動的需要和供給不是由資本的伸縮調節的——即不是由資本每次價值增殖的需要調節的，因資本的伸張，勞動市場即刻表現不足，因資本的收縮，勞動市場即刻表現有餘——却認資本的運動是以人口額的絕對運動為轉移的，在實際上，這倒是一種優美的定律啊。然有產階級的經濟學對於事物，竟是這樣看法的。這種經濟學確定一種固執的教義，以為資本蓄積的結果，勞動工錢就上升。勞動工錢的上升引起勞動人口急劇地蕃殖，一直到勞動市場充溢為止。此時勞動工錢下降，而獎牌的反面出現了。勞動工錢既經下降，勞動人口也會逐漸減少，於是資本方面的需要又占優勢，或像他人所說明的一樣，勞動工錢下降使資本的利潤增大，因此使蓄積加速，同時工錢的低落阻止了勞動階級的蕃殖。於是舊的情形又出現，即勞動的供給少於勞動的需要，而工錢因之上升等等。這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中一種何等優美的運動法則啊！當工錢上升的結果，在真正有勞動能力的

口顯著的增殖之前，產業戰已經開始，實行接戰，決定勝負，且經過多少次了。

當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九年之間，谷類的價格雖然下降，然英國農業區域的工錢却上升了，（就實際上考察起來，只是有名無實的，）例如在衛爾特州（Wiltshire）每星期的工錢由七先令增至八先令，多色特州（Dorsetshire）每星期的工錢由七或八先令增至九先令，如此等等。這只是農業人口絕大流出的結果，至於這種流出是由戰爭的需要，鐵路建築，工廠，和礦山等等大規模的擴充促成的。勞動工錢愈低，則每種無關輕重的百分數增加表見得愈高。例如每星期工錢為二十先令，如果增至二十二先令，便只增加百分之十；反之，每星期的工錢為七先令，如果增至九先令，便增加百分之二十八又七分之四了，說起來這是很好聽的。佃農到處啼饑號寒，而『倫敦經濟雜誌』（London Economist）對於這種不足禦饑寒的工錢，喋喋不休，儼然視為『一種普遍顯著的增加。』現在此等佃農怎樣辦呢？他們還是等着，待農業勞動者——因這種很好報酬的結果——的蕃殖，必定使他們的工錢再下降麼？他們採用多重機械，即使在佃農認為滿足的比例中，勞

動者轉瞬又『過剩』了。現在和從前較，有『更多的資本』在一種更能生產的形態中，投入農業中。因此，勞動需要的下降，不獨是相對的，並且還是絕對的。

上述有產階級經濟學固執的教義將調節勞動工錢一般運動的定律與分配勞動人口於各種生產部門的定律混爲一談了。例如某個〔生產〕部門的蓄積因順利情形的結果，而特別活動，此處的利潤大於平均利潤，增加資本即流入此處，於是勞動需要與勞動工錢自然上升起來了。勞動工錢更高，則引起更多的勞動人口到這種順利的部門中一直到此部門中充滿了勞動力爲止，如果〔勞動人口的〕流入過多，則工錢畢竟又將降至從前的平均工錢，或降至平均工錢以下。此時不獨勞動者不復轉入這種產業部門，他們並且還要向外流出了。有產階級的經濟學以爲於此看見工錢增加，則勞動者『在何處並且如何』絕對地增加，勞動者絕對的增加，則工錢『在何處並且如何』下降。然在實際上這種經濟學所看見的，只是一個特別部門勞動市場中局部的搖動，只是資本依其要求的變化，分配勞動人口於各投資部門的現象。

產業預備軍在停滯時期和平均的營業進程時期，則壓迫現役勞動軍，在生產過剩時期和營業進程危急的時期，則抑制現役勞動軍的要求。所以相對的過剩人口是勞動的需要與供給定律依着運動的背景。這種過剩人口限制此定律的作用範圍，使之適合於資本的剝削熱及其統治慾。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構小心防止一般勞動需要伴着資本增大而表現何等增加。

勞動者作工愈多，他們替別人生產財富愈多，他們的勞動生產力增加愈大，則他們的職業便按此比例，愈不完全，當他們一經知道這種秘密是怎樣的情形，當他們一經發見他們自己相互間的競爭是以相對過剩人口的壓迫為轉移，當他們一經力求用工聯等等去組織有業者與失業者有計畫的作合，藉此打破或減輕這種資本主義生產自然定律對於他們階級破壞的影響，於是資本及其奉承意旨者——有產階級的經濟學——便大聲叫喊，斥此為侵犯供給和需要「永久的」甚至於「神聖的」定律。有業者與失業者每一種總結合即破壞這種定律「純粹的」作用。可是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中——當相反

的情形阻礙產業預備軍的創造，并因此阻礙勞動階級絕對隸屬於資產階級，則資本及其科學的奉承意旨者便反抗這種『神聖的』供給和需要的定律，努力用強迫手段將此定律置諸自己肘腋之下，〔以便操縱〕。

相對的過剩人口在一切可能的形態中是存在的。每個勞動者在半失業或全失業的時期中，即屬於相對的過剩人口之下。在真正的工廠中和一切應用機械或僅實行返世分工的大工作場中，雇用大批的男童工和青年男工。一經達到這一點，以後便只有一很小的部分被雇用於同一產業部門，至于大多數人則被循序解除工作。他們內中一部分轉徙出來，在實際上是跟着資本轉徙的。此事的一種結果是，女子人口較男子人口增殖得更速，英國就是一個例證。勞動羣衆自然的增加不足以滿足資本蓄積的慾望，同時又超過資本蓄積的慾望，這是資本運動自身的一種矛盾。資本需要大多數青年工人，少數成年工人。幾千工人閒着沒有工做，同時又抱怨缺乏工人，因為此等失業工人都限於

一定職業部門，而不能做別項工作，」這種矛盾顯著的程度不減於上面一種矛盾。資本消耗勞動力十分急速，所以中年的勞動者大半已經是多少成廢物了。這種勞動者降入過剩者之列，或是從高級降入低級中。我們所遇人生壽命最短的，恰為大工業的勞動者。『滿切司特康健醫官李依（Lee）曾經證明，此城中富裕階級的平均壽命為三十八歲，勞動階級的平均壽命只有十七歲。在利物浦則前者的平均壽命為三十五歲，後者的平均壽命只有十五歲。』所以特權階級比起境遇較惡劣的市民，享有一倍以上的生命權。』（見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五日洽伯萊—J. Chamberlain 當時為市長，一八八三年為商務大臣—柏明漢衛生會議開會詞。）

資本主義的生產一經征服了農業，或征服了農業至某種程度，則農業勞動人口的需要，因此處所投資本的蓄積，而絕對減少了。所以農業人口的一部分繼續不斷地變為城市的或手工工廠業的無產階級。這種相對過剩人口的泉源是不斷地流動的。然這種不斷地向都市流動是以鄉村中一種不斷的潛伏的過剩人口為前提的，要等到排洩溝特

別寬大的時候，這過剩人口的範圍才表現得清楚。農業勞動者的工錢降至最小限度，他常是有一隻腳陷入受拯濟的赤貧（Pauperism 完全貧苦和零落的狀況）的泥濘中。

〔第三類相對過剩人口〕為現役勞動軍的一部分，但其職業是極無常度的。這一部份對於資本是供給一種無盡藏的勞動力貯藏所，聽其使用。他們的生活狀況降至勞動階級經常的狀況以下，這種情形恰使他們成為資本剝削特別部門的廣大基礎。最大限度的工作時間和最小限度的工錢，就是他們的特點。他們大概是以家庭勞動為生活的。他們從大工業和農業過剩的人數中不斷地招致新兵，又手工業營業屈伏於手工工廠業的營業，手工工廠業的營業屈伏於機器營業，他們便從這些滅亡的產業部門中不斷地招致新兵。然他們又因自己比勞動階級其他部分更強的蕃殖而使人數增加了。在實際上不獨是出生與死亡額對勞動工錢的高低成反比例，而家庭絕對的大小對勞動工錢的高低也成反比例。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定律對於野蠻人，甚至對於開明的資本家，說起來是逆理的。這種定律使人聯想及渺小而且常被獵取的動物種類無限的蕃殖。

最後，相對過剩人口最下層的沈澱是由受拯濟的赤貧者構成的。除掉浮浪人，犯罪者，娼妓不講，總說一句，除掉屬於真正游民無產階級的不講，這個社會部層是由三個部分成立的。第一部分為有工作能力者。我們只要將英國受拯濟的赤貧統計稍微看一下，便看出此等受拯濟的羣衆，一遇着危機，數目即增大，一遇着事業恢復原狀，數目即減少。第二部分為孤兒和受拯濟者的兒女。他們是產業預備軍的候補者，到了〔營業〕大飛躍的時候——例如一八六〇年——他們就馬上大批地編入現役勞動軍了。第三部分為破落者，檻襖者，和缺乏工作能力者。他們大概是些不適合於分工而屈服的人，超過勞動者標準年齡的人，產業中的犧牲者，——此等犧牲者的數目是因危險的機械，礦山，和化學工廠等等〔的發達〕而增加的——肢體殘廢者，疾病者，和寡婦等等。受拯濟的赤貧構成現役勞動軍的傷兵院，和產業預備軍死的重量。赤貧的出產是包括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出產中的，赤貧的必然性是包括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必然性中的，赤貧與相對過剩人口構成資本主義生產及財富發達的一種生存條件。受拯濟的赤貧屬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費用之列，不

過資本是知道將此等費用的大部分從自己的肩上轉移到勞動階級和小中等階級的肩上的。

社會的財富發生作用的資本，以及資本增殖的範圍和強度愈大，又無產階級的絕對數及其勞動的生產力愈大，則產業預備軍也愈大。任人使用的勞動力和資本的伸張力是以同一原因而發達的。所以產業預備軍的相對數是因財富泉源增大而增大的。可是這種預備軍對於現役軍的比例愈大，則過剩人口的數目愈多，至於這種過剩人口的貧窮是和他的勞動困苦成反比例的。末了，勞動階級中困苦的部位及產業預備軍愈多，則受拯濟的赤貧愈多。這是資本主義生產中絕對的和普遍的定律。這種定律和其他一切定律一樣，在實現中是因許多情形而改變的，至於分析此等情形，不是此處所當有的事。

經濟學的智慧，向勞動者宣傳，使他們的數目適合於資本價值的增殖慾，我們知道這種智慧是愚蠢的。資本主義生產和蓄積的機構不斷地使這種數目適合於這種價值的

增殖。這種適合的第一句話是創造一種相對的過剩人口或產業勞動軍，結尾一句話是現役勞動軍時常擴大的部層之貧窮和受拯濟的赤貧之死的重量。

依照一種定律，一種時常增大的生產工具量，因受社會勞動生產力發達之賜，可以由一種遞減的人力支出，運用起來——這種定律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所表現的如下：勞動的生產力愈高，則勞動者對於雇傭資料的壓迫愈大，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即爲着增殖別人的財富或爲着資本的自行增殖，出賣他們自己的勞動力——也愈不安全。生產工具和勞動生產力的增加速於生產的人口之增加，這種事實，在資本主義中以相反的形態表現出來，就是，勞動人口的增加時常是速於資本價值增殖慾的增加。

我們在本書八、九兩章中曾經看見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中用盡一切方法去提高勞動的生產力而以勞動者爲犧牲；凡發達生產的一切方法都變成支配和剝削生產者的方法，他們使勞動者〔的發育不完備〕變成一個部分人，使他降爲機器的附屬物，因勞動的痛苦破壞了勞動的內容，當科學在勞動進程中變成獨立的補助力時，則這種進程中的精神行

程便按着比例和勞動者脫離關係了；此等方法且毀壞勞動者作工的條件，使他在勞動進程中屈服於可惡的和最卑陋的專制之下，使他的一生變成勞動時間，使他的妻子兒女投入資本的專制車輪之下。然一切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蓄積的方法；而每種蓄積的擴大又成爲發展此等方法的手段。所以由此所得的結論是，不論勞動者的報酬是高或低，他的狀況必定是按着資本蓄積的程度而愈加變壞的。末了，那種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預備軍與蓄積的範圍及強度保持均衡的定律，將勞動者釘在資本上面，比黑佛斯托斯（Hephaistos）火神的楔子將布洛墨托斯（Prometheus）釘在巖石上還要堅固。資本的蓄積是以一種相應而起之貧窮的蓄積爲條件的。所以一方面財富的蓄積同時就是他方面貧窮，勞動痛苦，奴隸狀況，無知識，兇殘，和道德上墮落的蓄積。

第十四章 原始的蓄積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摘出。——

我們已經看見，剩餘價值是怎樣由資本產生的，更多的資本又是怎樣由剩餘價值造出的。然資本的蓄積是以剩餘價值爲前提的，剩餘價值是以資本主義的生產爲前提的，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又是以大量資本和勞動力存在商品生產者的手中爲前提的。這樣的全部運動似乎是在一種毛病很多的循環圈內旋轉，我們要能夠跳出這個圈，只有假定一種先於資本主義蓄積之『原始的』蓄積，這種蓄積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結果，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出發點。

有產階級的經濟學解釋這種原始的蓄積有如一種過去的奇譚。在很久的時代，〔就有兩種人民〕一方面是勤勉的，有智能的，特別是節儉的中堅分子，他方面是懶惰的和肆意揮霍的無賴。所以結果是前者蓄積財富，而後者除掉出賣自己的皮以外，畢竟毫無所有。自從這種罪案以後，即發生大多數人的貧窮與少數人的富裕，前者雖是盡力勞動，然除掉出賣自己以外，至今仍是一無所有，後者雖久已不復勞動，然他們的財富是繼續增殖的。在實在的歷史上，征服，宰制，劫殺，總說一句，暴力佔主要的任務，這是人所共知的。

在和柔的『科學的』敘述中，自昔是由清正純潔統治的。正義與『勞動』向來是唯一致富的方法，『今年』自然總是除外的。在實際上，原始的蓄積諸方法決不是清正純潔的。資本關係是以分裂勞動者對勞動實現諸條件的所有權為前提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自己一經站住了脚，他不獨是維持這種分裂，並且以時常擴大的規模，從新生產這種分裂。所以創造資本關係的進程只是使勞動者從他的勞動條件所有權分離的進程。所謂原始的蓄積只是生產者與生產工具歷史的分離進程。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由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發生出來的。封建社會的解體就將資本主義社會的諸要素解放出來了。

自勞動者不復隸屬於土地，不復為別人的農奴和奴隸之後，他才可以處置他自己的身體。他要做一個自由出賣勞動力的人，一遇着勞動市場，就拿他的商品出賣，那麼，他更須脫離行會的羈絆，反其徒弟制，短工制，和發生阻礙的勞動條規。因此，這種使生產者變為工錢勞動者的歷史運動，在一方面所表現的是將他們從奴役和行會強制之下解放出

來；自有產階級的歷史家看來，只有這一方面是存在的。然在他方面，此等新被解放的人於一切生產工具和舊封建設施所給予的一切生存保障被剝奪之後，他們才變成出賣自身的人。他們被剝奪的歷史在人類編年史上是用血與火一般的文字記載下來的。

此等新興的執權者——產業資本家——在他們自己一方面，不獨是必須驅逐行會的手工業主人，並且還須驅逐據有財富泉源的封建諸侯。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成功表現為對封建勢力及其反抗特權之勝利爭鬥的結果，又行會對於生產自由發達及人對人自由剝削加以種種障礙，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成功又表現為對行會及此等障礙之勝利爭鬥的結果。然產業騎士要利用他們完全不負罪過的事實，才能完全驅逐武裝騎士。此等產業騎士的興起所用的手段，恰和羅馬被解放者使自己變成舊主的主人所用的手段是一樣卑鄙的。

引起工錢勞動者和資本家出現的發達，其出發點為勞動者的奴役。此後的進行為變更此奴役的形態，即由封建主的剝削轉為資本家的剝削。我們要懂得這種進行，用不

着遠溯既往。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雖於十四、五世紀中已經在地中海沿岸幾個城市零星出現，然資本主義的時代是從十六世紀開始的。凡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之處，農奴制久已廢止了，而中世紀的極盛時期以及獨立都市的存在久已消滅了。

大批人民突然被強制和他們的生活資料脫離關係，使他們變成飛鳥般的無產者，投入勞動市場中，這種時期是原始蓄積史上特別重要的。剝奪農民的土地一事構成全部進程的基礎。我們現在描寫此事在英國經過的情形。

英國至十四世紀末葉農奴制在實際上即消滅了。在當時以及十五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中，〔註一〕最大部分的人口還是由自由獨立的農民成立的。在大領主的地產中，那從前自己曾為農奴的舊管理人是被自由的佃農驅逐了。農業中工錢勞動者有一部分是出於自耕農，他們利用其閒暇時間為大地主作工，還有一部分是出於一個獨立的和為數有限的真正工錢勞動者的階級。就是這種真正工錢勞動者在實際上同時也是自耕農，因為他們除掉工錢以外，還分得四畝或四畝以上的農地，並小屋。此外，他們和真正的

農民共同享用公共土地，此等土地可作他們家畜的牧場，同時並供給他們的燃料、木材和泥炭等等。在歐洲一切國家中，封建生產的特點是將土地分配給為數最多的臣下。封建諸侯的權力和每個君主的權力一樣，不在他的地租賬的長短，但在他的臣下人數的多少，而這種人數的多少又是以自耕農數目的多少為轉移的。自羅曼(Norman)人征服英國以後，(一〇六六年)英國的土地雖是分成巨大的諸侯采地——一份采地常包含舊盎格魯遜九百份諸侯采地，——然這種采地為自耕農的小農地所分離，只間有大領主地產夾在其中。此等情形以及為十五世紀特徵的城市興盛是允許人民財富成立的，但是排除資本財富成立的。

【註一】見麥皋萊英國史第一卷三三三至三四頁，一八四五年倫敦第十版。(Macaulay:

History of England) 當十七世紀最後三十餘年之間，英國人民還有五分之四是依農業為

生的。(見圖書四一三頁。)

創造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基礎的革命，其第一幕是在十五世紀最後三十三年和十六

世紀最初三十三年開演的。封建的侍從到處充滿了王侯的宅第，沒有用處，因此等侍從的解體，遂有大批飛鳥般自由的無產者投入勞動市場中。君主的權力是有產階級發達的一種產物，這種權力在爭取絕對霸權的努力中雖強制，促進了封建侍從的解體，然他却不是這種解體的唯一原因。大封建諸侯與君主及議會作劇烈的衝突，他們強制驅逐自耕農，使之離開土地——此等農民和他們一樣，對於土地有同等的封建權利——並且強制佔領農民的公共土地，因此造出爲數更多的無產階級。佛蘭德羊毛手工工廠業的興盛以及因此而起的羊毛價格上升，在英國特別予此等驅逐農民，奪取土地的事以一種直接刺戟。舊的封建貴族已爲封建戰爭所殲滅，新貴族是時代的嬌兒，自他看來，貨幣是一切權力的權力。因此，將耕地變爲牧羊場，這就是他的口號。哈利孫（Harrison）在他的英國記（Description of England）中描寫驅逐小農民是怎樣使土地荒廢了的。自耕農的住宅以及勞動者的小屋或是被強制破壞，或是聽其朽壞。哈利孫說，『若將每個諸侯采地的舊記錄比較一下，便看見無數屋子和小農場已經消滅了，現在土地所養的人民

更少了，至於城市雖有些新的物興起來，然許多舊的都滅亡了……許多村舍都被破壞，作為牧羊場，其中所存的只有領主的屋子，我可以說出些來。」此等舊編年史家的伸訴常是過於誇張，然他們所表現的恰為當時的人對於生產關係革命的印象。

立法在這種革命的面前驚慌起來了。巴科 (Baco) 在他的顯理第七史 (History of Henry VII) 中說：「此時（一四八九年）對於耕地變為牧羊場的怨言多起來了，——至於此等牧場是容易由少數牧羊者照顧的——定期租地，終身租地，和任意租地（一大部分自由農民生活於此等租地上）都變為領主的地產了。此事引起人民的衰敗，而人民衰敗的結果又引起城市、教會、和什一稅的衰敗……當時君主和議會對於矯正這種弊端的智慧真堪贊嘆。他們對於這種促成人口減少的公共土地佔領以及伴此而起之促成人口減少的牧場經營，加以禁止。」一四八九年顯理第七有一種法律，對於至少有二十畝耕地的一切農民住所，禁止破壞。顯理第八又從新修改這種法律。其中說道：「許多耕地和家畜——特別是羊——的大羣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因此使地租的增加愈多，農業的敗壞

愈甚，而教堂和住所都被拆毀，數目可驚的人民都被驅散，致不能維持他們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這種法律令荒廢的農場從新開闢，並且規定五穀地和牧場的比例等等。一五三三年的一種法律嘆許多地主據有二萬四千頭羊，於是限制（每個地主的）羊數爲二千頭。（英國大法官穆爾——Thomas More——在他一五一六年出版的『烏託邦』——Utopia——中說，在那個特別國中，羊是喫人的。）

人民的嗟怨以及顯理第七以來一百五十年間繼續存在的禁止奪取小佃農和自耕農產業的立法，是同樣沒有效力的。

到了十六世紀，因宗教改革及其結果對教會財產的大掠取，遂予上述強奪民衆產業的事以一種驚人的刺戟。當宗教改革時，加特力教會是英國一大部分土地的封建地主。修道院等等的受壓迫更促成其中的居住者投入無產階級。教會的產業大部分是被給予君主貪慾無厭的寵臣，或是以一種有名無實的價格賣給投機的佃農和市民，他們驅逐舊來世襲的小租戶，將此等小租戶的農地合而爲一。貧苦農民對於一部分教會什一稅

的所有權，曾受法律的保障，〔此時〕靜悄悄地被沒收了。

當十七世紀最後數十年中，獨立自耕農階級比佃農階級，爲數還要多些。這種獨立自耕農構成格郎威爾（Cromwell）的主要勢力，就是照麥皋萊的自供，他們和醉生夢死的貴紳（Squire）及其僕人——鄉村教士——比較，有一種更好的對照，至於此等僕人必定是會和他們主人的『愛妾』結婚的。就是農業的工錢勞動者仍爲公共土地的公同所有人。一七五〇年頃，獨立自耕農消滅了，到十八世紀最後數十年農業勞動者公共土地所有權最後的痕跡也消滅了。

自斯曲阿特朝（Stuarts）復興以後，土地所有者依據法律的手續，實行一種劫奪，在歐洲大陸也到處通行，而沒有經過何種法律的形式。此等土地所有人對於土地撤廢封建的土地法，就是他們將土地對於國家的義務都擺脫了，他們以農民及其他民衆的租稅去『賠償』國家，對於他們僅有封建名義的地產，則替自己加上近世的私有權，末了，他們強制施行居住法，這種法律對於英國農業勞動者的影響，恰和韃靼王博力斯哥多洛夫

(Boris Godunof) 的法令對於俄國農民的影響是一樣的。

『光輝革命』同着威廉三世(William of Orange)使地主的和資本家的貨殖者達到權勢的地位。此等貨殖者對於向來不敢明目張膽盜取的國有土地，〔現在〕實行大規模的盜取，以此作為新時代的開端。此等土地或是作為贈予品，或是以有名無實的價格出賣，或是直接奪取為私有財產。這一切事情的出現，是絲毫沒有顧及法律形式的。這樣以欺詐佔取的國有土地以及對教會劫奪〔的地產〕——這是在共和革命中還沒有失去的地產——構成英國寡頭政治現今公侯領地的基礎。有產階級的資本家助長這種行動，除掉其他目的外，他們是要使土地變成純粹的商品，使農業中大規模經營的領域擴大，使飛鳥般自由的農業無產者對於他們的供給加多等等。此外，新土地貴族是新銀行閥，剛才孵化的高級財團，和當時靠保護稅則維持的大手工工廠主〔這些人〕之天然的同盟者。

獨立自耕農的地位為結締一年契約的小佃農所奪，這種佃農是一種仰地主鼻息的

賤民，除掉國有土地的盜取外，這種公共土地有統系的盜取助成大農業租地——此等租地在十八世紀稱爲資本租地或商人租地——的膨脹，並且助成農民『被解放』爲工業的無產階級。

在十九世紀中，就是對於農業勞動者和公共所有權的關連，自然也不復能記憶了。至於後來的事更不用說了，當一八〇一年至一八三一年之間，農民被奪去二百五十萬畝公共土地，經過議會的詭計，將此等土地由地主贈予地主，農民對於此事曾獲得一文錢的賠償麼？

奪取農民土地最後的大進程即所謂『所有地的掃清』——（所有地的掃清在實際上將人從所有地掃除乾淨。）在上面所考究的一切英國方法至『掃清』是登峰造極了。然『所有地的掃清』本來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只能從近世傳奇文學很有望的高地蘇格蘭去學才知道。

高地蘇格蘭的色爾特人（Celts）組成氏族，每一氏族即爲其所定居的土地之所有

者，氏族的『大主』(族長)只是這種土地的名義上所有人，恰和英國女王爲全國土地的名義上所有人是一樣的。當英國政府壓迫此等『大主』內部爭鬥及其繼續侵入低地蘇格蘭平原，達到成功的時候，此等族長並不拋棄他們舊來的劫奪生涯；他們只是將其形態變更一下。他們依自己的權力，將他們名義上所有權變爲私人所有權，他們既因此與氏族人民發生衝突，於是決定用公然的暴力驅逐此等族人。當十八世紀時，由鄉村驅逐出來的格爾人(Gaels)被禁止向外國遷徙，以便強制驅策他們到格拉斯高和其他工廠城市中。此處只要將少澤蘭(Sutherland)公爵夫人所實行的『掃清』舉出來，就足爲十九世紀所盛行的方法之例子。此人於主事政府之後，即決定行一種經濟的根治療法，將全州——此州的居民因從前同樣的進程已經降至一萬五千——變成牧羊場。從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〇年，這一萬五千居民——約三千家——被有統系地驅逐並且勦絕了。他們的一切村莊悉被破壞燒毀，他們的一切田園悉化作牧場。英國的兵士受命來強迫此事的執行，並且與居民實行接戰。一個老婦人因爲不肯離開他的小屋，便被火活燒死。

了。這位公爵夫人現在占得七十九萬四千畝土地，這種土地，自不能記憶的時代以來，本是屬於寄住其上的民族的。他對於此被逐的居民給予海濱的土地，約六千畝，每家得二畝。這六千畝土地向來是荒蕪的，所有人從未得到何種收入。公爵夫人以高尚的心懷，規定每畝的租金平均爲二個半先令，租給這些幾世紀以來爲擁護他一家而犧牲生命的氏族人民。至於這強奪來的全部氏族土地，他分作二十九區大牧羊租地，每區住一個家眷，此項家眷大半爲英格蘭佃農的僕役。至一八二五年，這一萬五千格爾人的地位已經由十三萬一千頭羊奪去了。被投於海濱的居民部分以捕魚爲生。然他們還要受一層困苦，他們必須贖自己對於氏族『大主』浪漫的和山嶽的崇拜之罪。魚的氣味侵入『大主』的鼻中。此等『大主』嗅得其中有何等利益，於是將海濱租給倫敦大魚商。格爾人第二次又被驅逐了。

然牧羊場的一部分畢竟又變爲獵場。英國沒有真正的森林，這是人所共知的。貴人獵苑中的鹿是一種牛來的家畜，其肥大和倫敦市參事會員一樣。因此蘇格蘭便成爲

『高貴情欲』最後的逋逃數。索墨斯(Somers)於一八四八年說：『高地蘇格蘭的森林擴充得很多。』格爾人的土地變爲牧羊場，遂將他們驅入不毛的土地上。現在鹿開始奪取羊的地位，並且驅逐格爾人於更苦的貧窮境遇中。鹿林註二與人民不能共同生存。不是一方降服，就是他方降服。讓狩獵林的數目和範圍在以後二十五年間擴大起來，恰和過去二十五年一樣，則格爾人便不復能生存於故鄉了。高地蘇格蘭地主間這種運動有一部分是起於貴族的情欲和好獵等等的流行風氣，然有一部分是起於專因獲取利潤而經營鹿的貿易。因爲一塊山地作爲森林，在許多例子中比作爲牧羊場的利潤大得多，這是一種事實。打獵者求得一個獵區，「無所吝惜」他所給出來的東西，只是以他的財貨的多少爲限制的。此事對高地蘇格蘭所加的痛苦，其慘酷的程度，不減於羅曼諸王的政策對於英格蘭所加的痛苦。鹿有範圍廣大的遊歇地，而人則被驅入於範圍愈小的地域中。人民的自由一一被剝奪了。這種壓迫並且是一天一天增加的。人民的掃清與驅逐成爲地主固定的原則，成爲農業上的必要，完全和開伐美洲及澳洲原

野中的樹木與叢林一樣，這種動作是靜悄悄地照平常事務進行的。」

【註二】蘇格蘭的「鹿林」沒有一根樹。將羊趕出，將鹿放在這種禿山上，便稱為「鹿林」。

這完全不是培養山林！

教會產業的劫奪，國有土地欺詐的割讓，公共土地的盜取，封建所有地和氏族所有地——假手于強奪和毫無顧忌的恐怖主義——的變為近世私有產業，這就是原始蓄積中許多清正純潔的方法。此等方法為資本主義的農業開闢疆土，使土地與資本合併，對城市工業造成飛鳥般自由的無產階級必要的供給。

這些被剝奪生存方法的人要以同一迅速的程度，由新興的手工廠業吸收去，這是不可能的。在另一方面，這些人是突然從他們習慣的生活軌道中被投出來的，他們不能夠突然適應新狀況的訓練。他們變成大羣的乞丐，盜賊和流蕩者。因此，在十五世紀末葉和十六世紀全期中，西歐全部出現一種懲罰流蕩者的嚴酷立法。現今勞動階級的祖先因為勢所迫，變成流蕩者和受拯濟的赤貧者，便首先受懲罰。立法把他們當作「甘心

情願的『罪犯看待，以爲他們一有善良的意志，就可在舊的狀況中繼續工作（其實）此等舊狀況是已經不復存在的。

當時資本主義的生產既經出現，新興的有產階級便運用國家的權力去『調節』勞動工錢，延長工作日，並且宰制勞動者自身。這是所謂原始蓄積中一個重要的要素。

十四世紀下半期發生的工錢勞動階級在當時及十五世紀中僅構成一種爲數甚少的人民部分，這一部分人的位置是由鄉村的獨立自耕農制與城市的行會切實保障的。在鄉村和城市主中主人與勞動者所處的社會地位是很接近的。資本中可變的部分是遠駕於不變部分之上的。因此，每一種資本蓄積使工錢勞動的需要迅速地增加，而工錢勞動的供給却是慢慢地跟在後面跟着的。

我們於考究飛鳥般的自由的無產者強制造成之後，就要問資本家原來是從何處出來的？因爲剝奪農民（的土地）直接只造出大地主。至於佃農的發生，我們是可以確切追

溯出來的，因為這是一種幾世紀的迂緩進程。英國佃農的最初形態爲管理人，他自己是一個農奴。到了十四世紀的下半期，佃農起來代替他，這種佃農是受地主種子、家畜和農具之供給的。佃農的狀況與自耕農的狀況是無甚差異的。佃農只是〔比自耕農〕剝削更多的工錢勞動。他即刻變成半佃農。他供給農業資本的一部分，地主供給另一部分。雙方依照契約所規定的比例分配全部生產物。這種形態在英國消滅得很迅速，他讓位於真正的佃農，這種佃農雇用工錢勞動者去增殖他的資本，將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用貨幣或貨物付給地主，作爲地租。當十五世紀的時候，獨立的自耕農以及從事於工錢勞務同時又自行耕種的農僕能依自己的勞動而致富，此時佃農的狀況及其生產面積都是屬於中等的。十五世紀最後三十三年以及十六世紀最大部分時期（除去最後的數十年）的農業革命使佃農富裕與農民貧窮，其迅速程度恰是相同的。公共土地的奪取使佃農幾乎沒有花費而大大地增殖他的家畜，同時家畜以豐富的肥料供給他作耕種土地之用。至十六世紀又加上一個很重要的要素。當時租地契約很長，常至九十九年之久。貴金

屬價值繼續下降以及因此而起的貨幣價值繼續下降，使佃農獲得黃金菓子。除掉其他一切情形不計外，此事使勞動工錢低落了。勞動工錢的一部分加入佃農的利潤中了。谷類，羊毛，肉類——總說一句，全部農業生產物——的價格繼續增高，使佃農的貨幣資本增多，却沒有費力，同時他所要付的地租是依舊來的貨幣價值計算的。他同時犧牲他的工錢，勞動者和他的地主而造成自己的富裕。所以至十六世紀末葉，英國有一個富裕的——就當時的狀況講——『資本佃農』階級，這是不足奇怪的。

農業人民被剝奪土地和被驅逐之事繼續出現，並且再三重演，因此供給城市工業以大批的無產者，這種人完全是站在行會關係之外的。獨立自耕農民的減少不僅是與工業無產階級的增加相適應的。耕種人的數目雖已減少，然土地所產的生產物和以前一樣多，或更多些，因為土地所有關係的革命，有更善的耕種方法，更大的協業和生產工具的集中等等跟着出現，而農業工錢勞動者不獨是作工愈加緊張，就是他們為自身的勞動也愈加縮小了。農業人口的一部分既被放出來，他們從前〔所需〕的生活資料也被放出來。

了。被驅逐的農民必須用勞動工錢的形態從他的新主人——即工業資本家——方面購買此等生活資料的價值。對於生活資料的關係是如此，對於國內農業所產出的工業原料的關係也是如此。假定威斯特華倫（Westphalischen）農民的一部分——他們在佛利得利芝二世（Friedrich II）時代都是從事於亞麻紡績的——被暴力奪去產業，並且被驅逐離開土地，而其他殘餘的一部分則變為大佃農的日工。同時發生大規模的亞麻紡績廠和織布廠，『被釋放出來的人』現在在此等工廠中從事於工錢勞動。亞麻恰和從前是一樣的。他絲毫沒有改變。可是亞麻的體中已經藏着一個新靈魂。亞麻現在構成手工工廠業主的不變資本之一部分。從前多數小生產者自己栽培亞麻，並且和他們的家人作小規模的紡績，他們分配這種產物，現在的亞麻則集中於一個資本家的手中，他令別人替他紡績並織成布匹。亞麻紡績中所支出的格外勞動從前變成無數農家的格外收入，在佛利得利芝二世的時代，且變成賦稅。這種格外勞動現在變成少數資本家的利潤。紡錘與織機從前散布於各處地方，現在則與勞動者及原料一起擁擠在少數大

規模的勞動營舍中。紡錘，織機和原料從紡績工人和織布工人獨立生存的工具一變而為支配他們並且吸取他們的無償勞動之工具了。望着大手工工廠業恰和望着大佃農地一樣，大家並看不見他們是由打倒許多小生產場和剝奪許多獨立小生產者的產業形成的。

剝奪一部分農業人民的產業並且驅逐他們，這一樁事不僅是放出了勞動者及其生活資料和勞動材料，並且創造了國內的市場。

從前農家生產並且製造生活資料和原料，此等東西的大部分後來大概是由他們自己消費的。此等原料和生產工具現在變成了商品；大佃農將此等東西出售，並且在手工工廠業中找到他的市場。棉紗，麻線，粗毛織物，以及其他物品，凡他們的原料在每個農家範圍之內找得着的，都是由農家紡績並且織成布匹，歸自己使用——此等東西現在變為手工工廠業品，而鄉村區域恰構成他們的市場。從前獨立自耕農的產業被剝奪，他們並且被迫和他們的生產工具分離，伴着此事而發生的一樁事，就是鄉村家庭工業的破壞。

只有破壞鄉村家庭工業，一國的國內市場才能夠擴充與鞏固，這種擴充與鞏固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所需要的。然真正手工工廠業時代沒有完成這種根本的變化。及大工業「起來」挾着機器，才予資本主義的農業以一種穩固的基礎，他從根本上剝奪大多數農民的產業，完成農業與鄉村家庭工業的分離，這種家庭工業的根基——即紡績業與織布業——是由大工業破壞的。因此，大工業才初次替工業資本征服國內全部市場。

工業資本家的興起不是像佃農的興起那樣緩法的。有些小行會主人或工錢勞動者變成小資本家，並且因逐漸擴充的剝削和因此而起的蓄積，遂變成真正的資本家，這是不容疑惑的。然這種蝸牛步驟的方法決不能與新世界市場——這是十五世紀末葉的大發見創造出來的——的貿易要求相適應。可是中古時代曾經遺下兩個不同的資本形態：
高利息資本與商人資本。

由高利盤剝與商業構成的貨幣資本，因鄉村封建制度與城市行會制度的阻礙，不能變成工業資本。（至一七九四年里茲——Leds——小製布業者還派遣代表到國會請願，

要求制定法律，禁止每個商人變成工廠主人。封建侍從的解體，與農民的產業被剝奪及一部分被驅逐，此等限制，遂因之消滅了。新的手工工廠業或建設在海港旁邊，或建設在不受舊都市及其行會制度支配的地點。因此，英國舊來享特權的都市對於此等新工業的育種場，發生一種激烈的爭鬥。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見，土著人口的勦絕，及其奴隸化與埋沒於礦山中，東印度征服和掠奪的始，非洲變成販賣黑人的商業狩獵場——這就表現資本主義時代的曙光。此等清正純潔的進程是原始蓄積的主要原因。歐洲諸國民的商業戰爭以地球為舞台，接踵而至。這種商業戰爭始於列澤蘭（Netherland）對西班牙的背叛，在英國反詹確冰（Anti-Jacobin）戰爭中且占一種巨大的範圍，至中英鴉片戰爭等等，猶繼續表演下去。

原始蓄積的種種主要原因現在多少依照時間的順序，特別是分配於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和英格蘭。英國到了十七世紀末葉，此等主要原因有統系地結合起來，成爲

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世租稅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有一部分是建築在極殘酷的權力上面的，如殖民制度就是一個例。可是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的政權加速促進封建的生產方法轉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變化，並且縮短其過渡的過程。暴力對於每個懷孕新社會的舊社會，是一個接生婆。暴力自身是一種經濟的勢力。

關於基督教的殖民制度，有一個專門研究基督教的人叫做鶴衛特 (W. Howitt) 他說：（見殖民與基督教，一八三八年倫敦出版——Colonisation and Christianity）『所謂基督教的種族，對於他們所能夠征服的世界上每處地方和每種人民所施的殘暴及兇悍行為，在世界歷史上無論那一個時代，無論那一個種族——不論那種族如何殘暴，如何無教育，如何無情，如何無恥——是沒有能和他們相比擬的。』荷蘭的殖民經營史——荷蘭是十七世紀資本主義的模範國——『表見一種罕有其匹的背信，賄賂，虐殺，和卑鄙的圖形。』【註三】荷蘭為着要獲得馬來卡 (Malakka) 市，就收買葡萄牙的總督。這個總督於一六四一年允許荷蘭人進此城市來。他們要『節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金鎊賄賂

額的付出，就即刻跑到總督的邸宅，將他殺死了。凡他們的足跡所到之處，荒涼滿目與人煙消滅之事便跟着出現。爪哇的一個省分巴約頑基 (Banjwangi) 當一七五〇年有八萬以上的居民，至一八一一年僅剩八千人。

【註三】 見前爪哇副總督拉夫列斯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著的『爪哇及其附屬區域』，一八一七年倫敦出版。(History of Java and its dependencies)

大家都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除掉掌握東印度的政治統治權外，並且享有茶的貿易、對華商業以及歐洲貨物輸送的絕對壟斷權。可是印度沿岸及諸島嶼間的航行和印度內地的貿易則為公司中高等職員所壟斷。食鹽、鴉片烟、茄醬和其他商品的壟斷是財富無盡藏的泉源。此等職員自己規定價格，任意掠奪不幸的印度人。總督對於這種私人的貿易也是有份的。他的寵倖比鍊金術師還要聰明，他們在不花本錢取得金子的條件之下，締結契約。大財產像雨後春筍一般，一天就生長出來了，原始蓄積的進行是沒有投下一個先令的。〔印度總督〕黑斯丁司 (Warren Hastings) 的裁判記錄充滿了這樣

的例子。此處舉出一個例子來。當沙利頑(Sullivan)因公務向印度一個距鴉片煙產地甚遠的地方出發之際，結下一種鴉片烟契約。沙利頑將他的契約出賣給一個人叫做冰恩(Binn)，得四萬金鎊，冰恩在同日中又將這契約出賣，得六萬金鎊，此契約最後的購買者和履行者明言他從此中還獲得巨利。照提交國會的表冊中一種表冊看來，「東印度」公司及其職員自一七五七年至一七六六年從印度獲得六百萬金鎊（約一萬二千萬馬克）的禮物！當一七六九年至一七七〇年之間，英國人收買一切米糧，除掉極大的價格外，不肯出賣，因此造成一種饑荒。

殖民制度像溫室一樣，促進貿易和航海的成熟。『壟斷的社會』路待——(Luther)是資本集積強有力的槓桿。殖民地方才萌芽的手工廠業一種市場，而市場的壟斷保障一種增殖的蓄積。在歐洲以外，直接由掠奪，奴隸化，和強盜殺人獲得的財寶流入母國轉變為資本。荷蘭為殖民制度首先充分發達的國家，至一六四八年他的商業的偉大已經達到焦點。『東印度的貿易和歐洲西南部與東北部的交易幾乎全為他所獨占。

他的漁業海運及手工工廠業超過其他每一個國家的同業之上。〔荷蘭〕共和國的資本或者比歐洲其餘各國全體的總資本還要大些。』朱利芝 (Gillon) 忘記了加上下面一句話，就是：荷蘭的民衆在一六四八年比歐洲其餘各國全體的民衆已經是勞動更過度，更貧窮並且更受殘酷的壓迫。

現在工業上的優越權是包含着商業上的優越權的。反之，在真正手工工廠業時代，工業上的優越權是由商業優越權給予的。因此，當時的殖民制度表演極重要的任務。與歐洲舊有的神並坐祭壇上面，一天用一擊一蹴，將他們一起推翻的，就是這位「異教的神」。他宣言貨殖是人類最終的唯一目的。

公共信用制度，——即國債制度——的起源已在中古時代的薦洛亞 (Genoa)和維納列低芝 (Venedig)〔兩地〕當手工工廠業時代，這種制度徧行於全歐。殖民制度及其海上貿易與商業戰爭是國債制度的培養室。這種國債制度首先在荷蘭安下根基。國債即國家——不論其為專制國，立憲國或共和國——的讓渡，以其標誌表現資本主義的時代。所

謂國民財富——實際爲近世人民總共所有的——的唯一一部分就是他們的國債。

公債變成原始蓄積最強有力的槓桿之一。這種公債和魔術棍子一擊一樣（登時，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生產力，使他這樣變成資本，而又沒有產業上甚至於高利貸業上投資所不能免的麻煩與危險。國債的債權者在實際上沒有給出何種東西，因爲出貸的金額變成容易轉移的公債證書，在他們的手中繼續發生作用，完全和同額的現金一樣。可

是除掉這樣造成的懶惰的年金受領階級以及居間於政府與國民間的金融業者——又除掉承收稅項的人，商人和私的製造業者不計外，每種國債中有一很好的部分是替他們履行一種從天而降的資本之勞務的——臨時取得的財富不計外，國債已經引起股份公司的興起，一切種類有價證券的賣買，公債證書的低昂，總說一句（他已經引起）交易所的投機與近世的銀行閥。

用國民名義裝飾的大銀行從出生的時候起，就只是私的投機者的團體，他們站在政府的一方面，並且因享有特權，遂得以貨幣貸給政府。因此，測量國債的蓄積沒有一種方

法比此等銀行——他們的充分發展是從英格蘭銀行的設立（一六九四年）開始的——股份的逐漸騰貴更靠得住。英格蘭銀行起首就以八分利息借款給政府；同時並得到國會的允許，有將同一資本鑄造貨幣之權，且再以銀行鈔票的形態出貸給公眾。這個銀行並得用此等鈔票對於期票（即購買尚未到期的期票）貼現，抵押商品，和收買貴金屬。英格蘭銀行自己製造的信用貨幣不久即變成鑄幣，他以此貸給國家，並且為國家支付公債的利息。他用一隻手付出，以使用另一隻手收入更多的「數目」，還以為不足；他雖當收入之際，仍然是國民永久的債權者，一直到最後所投出的一錢為止。他漸漸變成英國金屬儲蓄確定的收容器，和全部商業信用的中心點。英國當時已經不復焚毀佛佛婦女，可是他又開始絞殺偽造銀行鈔票的人了。這一批銀行閱，金融業者，年金受領者，經理人，投機者，和交易所豺狼的突然出現，對於同時代的人有何種印象，可于當時著作中證明出來。

國際的信用制度是因國債而發生的，這種制度常是藏着這種國民或那種國民原始的蓄積的泉源之一。所以維納低的盜掠制度諸惡行構成荷蘭資本財富秘密基礎之一，而

瀕於衰敗的維納低芝以巨額的貨幣借給荷蘭。荷蘭對於英格蘭也有同樣的關係。當十八世紀初葉，荷蘭的手工廠業已經被「別國的同業」勝過很遠，荷蘭已經不復是優越的工商業國家。因此，自一七〇一年至一七七六年他的主要事業之一，是以巨額資本出借，特別是借給他的強有力的競爭者英格蘭。現在（一八六七年）英國和美國的關係也是與此相似的。

國債既在國家收入——此等收入必須敷每年付利息等等之用——中找着他的支柱，所以近世租稅制度成爲國債制度必需的補充。這種國債使政府得補償非常的費用，而納稅的人不會即時感覺此事，但國債必定是以加稅爲結局的。在他方面，繼續結締契約的債務蓄積，促成加稅之事，而租稅的增加強迫政府常是募集新債去抵補新的非常費用。因此，近世國家財政制度——最必需的生活品的抽稅（因此使生活品騰貴）構成這種制度的樞軸——自身包藏着自動增進的種子。重稅不是一樁偶然的事，但是一種原則。這種制度首先推行於荷蘭，而大愛國者德衛特（De Witt）贊美這是使工錢勞動者順從，

節儉，勤勉，和……從事於過度勞動的最良制度。然這種破壞的影響所形成的強制剝奪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業，總說一句，強制剝奪小中等階級一切成分的產業一事，比起這種影響加于工錢勞動者狀況上面的，在此處對於我們，更爲重要。關於這種剝奪產業的事沒有兩樣意見，就是有產階級的經濟學者間（也沒有異議）這種制度剝奪產業的效力因保護關稅制度——後者是前者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而愈加強固了。

保護關稅制度，是使製造者從事製造，剝奪獨立勞動者的產業，使國民生產工具和生產活貨料變成資本，並強制縮短中古生產方法到近世生產方法的過程之方法。歐洲諸國爲得着這種發明的特許，便互相撕裂，他們一度達到貨殖的服務中，不僅是因此目的間接用保護稅，直接用輸出恩賞等等向自己的國民作無厭的誅求。即在附屬的國家中，一切產業也被他們從根本上強制破壞了，如英格蘭對付愛爾蘭的羊毛手工工廠業就是一個例子。在歐洲大陸諸國，依照科爾伯特（Colbert）的先例，這種進程是單純化了。這些國中原始的工業資本有一部分是直接從國庫中流出來的。

殖民制度，國債，重稅，保護關稅，和商業戰爭等等是真正手工工廠業的嫩芽到了大工業的幼稚時期，他們便大大地發育起來了。

要完成勞動者與勞動工具的分離，使一方面社會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變成資本，他方面人民羣衆變成工錢勞動者，——這是要費去上述那樣大的氣力的。照阿吉爾（Augier）講，『貨幣的出世，他的面頰是帶着一種先天血痕的』所以資本的出世，自頭至足，一切毛孔都是滴出血和穢質來的。【註四】

【註四】「資本躲避紛亂和爭鬥，他的性質是怯懦的。這是很真確的，但還不是完全的真理。在沒有利潤或很少利潤之處，資本是怕的，和自然怕真空一樣。可是一有相當的利潤，資本就勇敢起來了。有百分之十（的利潤），資本到處可以投下；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他便活潑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他是積極拚命的；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潤），他將人類一切法律都蹂躪了；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那麼，無論犯何種罪，他是不顧慮的，就是有死刑的危險，他也是不辭冒險的。紛亂和爭鬥如果產出利潤，他是會獎勵這兩者的。私運貨物

和奴隸貿易就是證據。——（見當備的工聯與同盟罷工三六頁，一八六〇年倫敦出版。——）

I. Dunning, Trade-Unions and Strikes)

第十五章 資本家蓄積必然的出路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節摘出。——

資本原始的蓄積，換言之，資本歷史的起源究竟歸宿於何處呢？這種蓄積不是直接將奴隸和農奴變成工錢勞動者，即僅僅形態上的變化，他的意義只是剝奪直接生產者的產業，即使建築在自己勞動上面的私有財產解體。

勞動者對於他的生產工具的私有，這是小營業的基礎；小營業對於社會生產的發達和勞動者自己自由個性的發展是一種必要的條件。在奴隸制、農奴制和其他隸屬關係之中，這種小的生產方法的確也是存在的。可是在勞動者對於他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即農民所耕的土地和手工業者所用的器具——是自由的，這種生產方法

才會繁榮的，才會發揚他的全部精力的。這種生產方法是以土地和其他生產工具分散為前提的。他對於此等生產工具的集中，既經排斥，所以他對於協業，同一生產過程中的分工，對自然界的社會支配和調節，以及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也是排斥的。他只對於生產和社會狹隘的原始的限度，才是合宜的。要使這種生產方法永久化，就是要樹立一種普遍的平凡狀況。他發達到某種程度就帶着毀滅他自己的物質方法出世了。從此以後，社會的胎內發生種種力和熱情，他們並且感覺受這種生產方法的拘束。這種生產方法是必須破壞的，他並且是被破壞了。

這種生產方法的破壞，即零星和分散的生產工具變為社會集中的生產工具，多數人微小的財產變為少數人巨大的財產，剝奪大多數民衆的土地，生活資料和勞動工具——此等對大多數民衆可怕的和煩難的掠奪就構成資本的前史。依自己勞動取得的私有財產，即基於各單個獨立勞動者及其勞動條件融合的私有財產是被資本家的私有財產驅逐了，至於這種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是建築在剝削別人的，但形式上自由的勞動上面的。

這種變化的進程在深度與濶度兩方面一經使舊社會充分解體，勞動者一經變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一經變為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一經立住脚跟，於是勞動更進一步的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工具更進一步的轉變，私有財產者更進一步的被剝奪，便取一種新形態了。現在被剝奪的，已經不復是為自己工作的勞動者，但是剝削多數勞動者的資本家。這種剝奪是由資本主義生產自身的定律之作用——即資本的集中——完成的。一個資本家常是殺死許多資本家。

伴着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剝奪多數資本家而起的事，在不斷擴大的規模上勞動進程的協業形態之發達，科學有意識的技術應用之發達，依結合的社會勞動使一切生產工具的節儉使用之發達，使一切國民投入世界的市場網中之發達，而資本主義的制度且因一切國民投入世界市場網中，遂帶着國際性了。

這種變化中一切利益都被資本大王奪去了，他們的數目不斷地減少，而貧窮，壓迫，奴役，頹壞，和剝削的程度則愈加增進，可是因此勞動階級的反抗也愈加增進了，這個階級的

人數是不斷地增加的，他並且是由資本主義生產自身的機構訓練，聯合和組織攏來的。資本的壟斷變為本來和他共同繁榮的生產方法之桎梏了。生產工具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不能和他們的資本主義的外殼相容之一點了。這種資本主義的外殼破裂了。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撞了喪鐘。剝奪者是被剝奪了。

由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中發生出來的資本家占有方法，——即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是基於自己勞動的個人私有財產第一次的廢除。可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依一種自然進程的必然性，造成他自己的廢除。這種廢除不再恢復私有財產，但恢復基於資本主義時代所獲——即基於協業以及土地和勞動自己所產生生產工具的公有——的個人所有物。

將基於一己勞動的零星私有財產變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比較將資本家的財產——這種財產在實際上已經是建築在社會的生產上面的——變為社會的財產，自然是更延久，更激烈並且更困難。前者是少數有權力者剝奪民衆的產業，後者是民衆剝奪少數有權力者的產業。

第十六章 貨幣

——從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第三章摘出。——

商品不能夠自己跑進市場，自己互相交換。因此，我們必須考查他們的守護者，即商品所有人。

商品對於商品所有人是沒有直接使用價值的。否則他不會將商品送到市場中去。商品對於別人是有使用價值的。商品對於所有人有使用價值，只是因其直接為交換價值的擔負者，因其為交換手段。【註二】所以他願意讓渡這種商品，去取得對於他有使用價值的別種商品。一切商品對於他們的所有人，是非使用價值，對於他們的非所有人，是使用價值。所以商品必須互相更換所有人。這種更換所有人就構成商品的交換。

【註一】 因為每種貨物的使用價值是兩重的。——其一為物自身所固有的，其他非如草鞋一

樣，可以穿並且可以交換的。兩者都是草鞋的使用價值，因為就是以草鞋去交換他所缺乏

之物——例如食物——的人，也是使用草鞋如草鞋一樣。不過不是依草鞋的自然使用法罷了。

因為草鞋不是為交換的原故而造成的。』（見亞里士多德的『共和論』第一卷第九章。——

Aristoteles "Ueber die R epublik")

讓渡一種使用對象第一種可能，是因這種對象的存在，多於他的所有人所需要的。當這種讓渡一經發生，則願意交換的人只須彼此默認為此等物品的私有者。然在交換開始之處，如在原始的共產團體中——這種團體或取一種家長制家庭的形態，或取古印度村落共產社會的形態，或取印卡國家（Inkastat）的形態等等——這樣互相獨立的狀況是未嘗存在的。因此，這樣共產團體的各員是不能夠彼此交換的。商品交換的開始，是在共產團體的交界的地方，即在和其他共產團體或其他共產團體中團員互相接觸的地方。可是此處物品交換的習慣一經確定，則此習慣便移入團體內部的生活中。他們依何種分量行交換，關於這一點，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同時對於外人的使用對象之欲望是逐漸確定了。交換不斷的重演便使交換成爲一種常規的進程。所以歷時既久，勞動生

產物中至少有一部分必定是爲着交換的目的而生產的。從此時起，在一方面對於直接欲望的物品有用性和物品交換的有用性兩者間的分化確定了。物品的使用價值與物品的交換價值分離了。在他方面，物品交換的分量是以物品的生產自身爲轉移的。習慣規定物品價值的大小。

每個商品所有人要交換一種商品，其使用價值足以滿足他的欲望，他才願意讓渡他自己的商品。然他願意讓渡他的商品去交換他所好的同等價值的任何商品，至於他自己的商品對於其他任何商品所有人有無使用價值，「他是不管的」。這却是辦不到的，因爲其他商品所有人對於他們沒有使用價值的商品，他們是不會交換的。如果要商品交換通行無阻，須有一種商品〔出現〕，這種商品不獨是對於這個或那個商品所有人有使用價值，並且對於一切商品所有人都有使用價值；這種商品有和其他任何種商品交換的可能；能換言之，須有一種普遍的交換工具。

這個問題是和他的解決方法同時發生的。當一種交易一經發生，而商品所有人拿

他們自己的物品和其他物品交換並比較時，在交易中各商品所有人將他們不同的商品和同一第三種商品相交換，並且作為價值的比較，此舉也成爲一種習慣了。這第三種商品既爲其他各種商品的交換工具，所以他即刻就具有——雖是在狹小的範圍中——一種一般的（或社會的）交換工具的性質。這種性質是和利那間社會的接觸——此接觸是引起這種性質出現的——共生滅的。這種性質有時附在這種商品上面，有時附在那種商品上面，輪流更換，變動不居。可是此性質因商品交換的發達，便專附着在一定的商品種類上面，這就是說，他結晶在貨幣形態中。有一種商品由一切商品所有人普遍承認並且應用爲他們不同的全體商品之交換工具，這就是貨幣。這種性質附在那一種商品上，在起初完全是偶然的。然就大體講，有兩種情形是決定一切的。貨幣形態或是附在外來的最重要交換品上面，或是附在構成本團體內讓渡的財富主要成分的使用價值——如家畜之類——上面。遊牧民族首先發達貨幣的形態，因爲他們的一切所有物都是動產，都在直接讓渡的形態中，而他們的生活方法又使他們不斷地與其他團體接觸，遂引起生產物的

交換。人類常是在奴隸形態之中將人類自己當作原始的貨幣材料，但從沒有用土地〔作過貨幣材料的〕。這種以土地爲貨幣材料的觀念只有在已經發達的有產階級社會中才會出現的。這種觀念起於十七世紀的七十年代，以全國民的規模，實現此觀念，是一世紀後法國有產階級革命中才開始試行的。

商品的交換一打破地方的限制，貨幣形態即依同一比例移到一種商品上去，這種商品依其固有的性質，是宜於履行一種一般的交換工具之職分的，這就是貴金屬。貨幣如要代替其他任何種商品的任何量，因此可以表現任何種交換價值，使必須有一種物質，而此物質的每一複本具有同一的性質。各種價值的大小既只是依他們的分量區別的，所以貨幣商品必須是可以任意分割的，並且必須是可以任意再結合的。金銀本來就具有此等性質。

大家雖知道金子是貨幣，可以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換，然大家並不因此知道十鎊金子的價值是多少。貨幣和其他每種商品一樣，他自己價值的大小只能够在與他種商品

的比例中表現出來。貨幣自己的價值是由他的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是在使用同等勞動時間造成的每種商品量中表現出來的。貨幣相對價值的大小這樣確定，是起於他的生產場所，在直接的生產物交換中。當此貨幣以貨幣〔的資格〕而出現於流通進程時，他的價值已經是有了一定的了。

我爲着簡便起見，在本書中到處是假定金子爲貨幣商品的。

金子的第一種職務就在供給商品界以一種表現商品價值的材料，換言之，即供給一種材料，表現各商品價值爲同等的大小，在性質上爲相同的，在分量上是可以比較的。所以金子的作用是諸種價值的普通尺度，金子只有因這種職務才變爲貨幣。

諸種商品不是由貨幣約成同等量的。（用同一量去測量。）此事適得其反。因爲一切商品爲價值時，自身是可以約成同等量的——當他們爲價值時，他們不過是結晶的人類勞動罷了——他們可以共同用同一商品去測量他們的價值，因此，使此商品成爲他們共

同的價值尺度，即成爲貨幣。

一種商品的價值用金子表現出來，就是他的貨幣形態，即他的價格。現在單獨一個方程式，如一噸鐵等於二兩金子，就足以在社會有效的形態中表現鐵的價值，即表示鐵的價值對於其他一切商品的比例，因爲其他一切商品也一樣可以用金子表示他們的價值。反之，貨幣是沒有價格的；否則貨幣必須在他自身中表現他的價值。

諸種商品的價格——即貨幣形態——和商品一般的價值形態一樣，是一種異於他們有形的形態之形態，只是一種觀念的或假想的形態。鐵，麻布，和小麥等等的價值雖看不見，然却是存在此等物品自身中間的；這種價值是因此等物品和金子相等而表象出來的。價值即人類勞動量，例如他是含在一噸鐵中間的，則他將在一種含有同等勞動的貨幣商品量中表現出來。

我們現在試伴着任何個商品所有人——例如一個亞麻布織工——到交換進程的舞台上，即到商品的市場上去。他的商品爲二十碼麻布，我們假定其價格爲四十馬克。他

將麻布換四十馬克，他和舊式的男子一樣，將這四十馬克換一部同等價格的家庭聖經。麻布對於他只是一種商品，只是價值的擔負者，他讓渡這種商品，取得金子，這金子是麻布的價值形態，他再讓渡這種形態另換一種商品，即聖經，然這部聖經是要作為織工家庭中使用對象的，是要滿足這家庭中虔敬之欲望的。所以商品的交換進程是在兩種對峙的和互相補助的轉變中完成的——即商品轉變為貨幣，而貨幣再轉變為商品。此事對於商品所有人是兩種行為：即出賣與購買，而此兩種行為的一體就是為着購買而出賣。

麻布織工現在考查交易最後的結果是，他所有的為聖經，不復為麻布；他不復據有原來的商品，但據有另一種價值相同而使用性相異的商品。他以同樣的方法獲得他所需的其他生活資料和生產工具。從他的觀點看來，這全部進程只是介紹他的勞動生產物和別人的勞動生產物相交換。

商品交換的進程是在下列形態變化中完成的：

商品——貨幣——商品

照這種運動實質的內容講，則此運動的 $A—A$ ，即商品交換商品，為社會勞動的物質更換，此物質更換的結果，這種「交換」進程自身便告終了。

用作購買一種商品的貨幣是由預先出賣別種商品得來的。我們假定麻布織工讓渡他的商品所得的兩個金貨是四分之一截特別小麥轉變的形態。麻布的出賣 $W—G$ ，從另一方面看來，同時就是麻布的購買 $G—W$ 。可是這種進程以麻布的出賣開始的一種運動，是以其反對部分——即聖經的購買——終結的；又這種進程以麻布的購買終結的一種運動，是以其反對部分——即小麥的出賣——開始的。 $W—G$ (麻布—貨幣) 為 $W—G—W$ (麻布—貨幣—聖麥) 的第一個局面，同時就是 $G—W$ ，(貨幣—麻布) 即另一種運動 $W—G—W$ (小麥—貨幣—麻布) 最後的一個局面。一種商品轉變為貨幣，同時常是另一商品從貨幣形態再轉變為商品。【註二】

【註二】 金銀兩種貨幣商品是例外，在金銀的生產場所，他們自初時起就是作為直接勞動生產

物和其他具有同等價值的勞動生產物相交換，沒有預先出賣。

這種進程在其他方向也是相同的。我們的織工是以四十馬克再轉化為聖經去終結他的商品生涯的。可是聖經出賣人將從織工釋放出來的四十馬克轉變為卜蘭地酒 $G-W$ 為 $W-G-W$ (麻布—貨幣—聖經) 終結的局面，同時就是 $W-G$ 即 $W-G-W$ (聖經—麻布—卜蘭地酒) 開始的局面。商品的生產者既只供給一種偏於一方的生產物，所以他常在很大的分量中出賣這種商品，同時他的多方面的欲望強迫他將取得的貨幣額不斷地分散充許多項購買之用。因此一種出賣引起各種商品的許多項購買。一種商品的最終轉變構成其他諸種商品第一次轉變的總和。

每種商品的出賣和跟着出現的另一商品的購買所造成的循環運動是和其他商品的諸循環運動錯綜混合的。這種總進程表現為商品的流通。

商品的流通與直接的生產物交換相比較，不獨是形態上不同，並且還是實質上不同的。大家只要將上述進程回顧一下，「就明白了」織工已經是無條件地將麻布和聖

經相交換了，這就是用他自己的商品去換別人的商品。然此事只對於他自己是的確的。聖經出賣人願意熱一熱他的臟腑，他沒有想到麻布對聖經交換，恰和織工不知道小麥對他的麻布交換等等一樣。乙的商品換入甲的商品，但甲乙沒有彼此互相交換他們的商品。在一方面我們看見商品的交換是怎樣打破直接生產物交換之人的限制和地域的限制，並發達人類勞動的物質更換。在另一方面，一種全體的社會關係也發展出來了，此等關係是當事者不能夠制馭的。因農民已經出賣了他的小麥，織工才能夠出賣他的麻布，因織工已經出賣了他的麻布，烈性者才能夠出賣他的聖經，因烈性者已經出賣了他的永久生命之水，釀酒者才能夠出賣他的燒水，如此等等。

直接的生產物交換因使用價值的位置或所有者一經更換，即行消滅，流通進程就不是這樣的。貨幣是不消滅的，因為結局他從一種商品的一批轉變中脫身出來了。貨幣總是沉到一種為商品所掃開的流通場所。當一種商品去更換他種商品，同時就使貨幣商品附着在第三者的手中。流通使貨幣不斷地發汗。

貨幣為商品流通的介紹者，他取得流通工具的職分。

勞動生產物的物質更換 \rightarrow 是 一種循環運動。因為這種更換的條件是，同一價值以商品〔的形態〕構成出發點，又以商品〔的形態〕再回轉到同一點。反之，貨幣的運動不是循環運動，也不能成為循環運動。貨幣繼續和他的出發點隔離遠去，不再歸到原處。出賣者如果將貨幣——這是他的商品轉變的形態——緊握在手中，則商品僅完成他的流通的前一半〔局面〕。如果因購買而出賣的進程是完成了，則貨幣也遠離他最初所有人之手了。當織工於購買聖經之後，從新出賣麻布，貨幣固然是又回到他的手中。但這不是由第一次二十碼麻布的流通得來的，貨幣在這一次流通中是遠離織工之手而入於聖經出賣者之手。只有經過一種新商品的流通，貨幣才再回轉來，而此處的終局與前者的終局具有同一的結果。因此，由商品流通直接加於貨幣的運動是貨幣繼續遠離出發點，他從一個商品所有人的手中流／入另一個商品所有人的手中，換言之，即貨幣的通用。

貨幣這種一面的運動是出於商品兩面的運動，關於這一點是隱蔽起來了。商品流通自身的性質產生一種相反的外觀。商品的第一次轉變（ $\text{C} \rightarrow \text{M}$ ）不獨顯出為貨幣的運動，並且還顯出為商品自己的運動，可是商品的第二次轉變（ $\text{M} \rightarrow \text{C}$ ）就只顯出為貨幣的運動了。在商品流通最初一半〔局面〕中，商品與貨幣更換位置。因此商品的使用形態同時脫離流通而入於消費一途。（就是當商品幾度出賣的時候，這商品在最後一次有效的出賣中還是脫離流通而入於消費一途。）商品的價值形態——即貨幣的面具——站在商品的位置上。商品經過流通的最後一半〔局面〕，他不復在自己自然的表皮中經過，但在他的貨幣的表皮中經過的。所以這種運動的繼續單是由貨幣支持的，對於商品取兩種對抗進程的同一運動，如視為貨幣自身的運動，便常為同一進程，即時常與其他商品作位置的轉換。因此，商品流通的結果——即以一種商品更換他種商品——似乎不是依商品自身的形態變化實現的，但是依貨幣的職務實現的。商品自身好像是不動的，他好像是與貨幣運動的，並且常是趨于和貨幣自身進行相反的方向。因此，貨幣的運動雖只

是商品流通的表現，然商品的流通反像僅爲貨幣運動的結果。

每種商品最初踏入流通中，作第一次的形態變化，〔他所以如此，就是要〕再脫離流通，讓一種新商品進來。反之，貨幣爲流通工具，繼續留在流通中並且不斷地運動。所以在發生一個問題，就是流通需要多少貨幣。

一個國中每天同時有多數商品的交換。現在流通——和我們在此處所考究的一樣——既是商品與貨幣彼此有形的對峙，所以同時商品交換所需的貨幣額已經由商品價格的總和決定了。（金子的價值如何種原因改變了，則〔商品的〕價格因此跟着改變，而流通所需的貨幣量也要改變。對於伴着新金銀產地發見而起的事實一種偏面的觀察，遂使十七世紀中，特別是十八世紀中〔好些經濟學者〕發生一種錯誤的結論，就是，商品的價格是騰貴了，因爲有更多的金銀作爲流通工具。其實是因掠奪容易，金銀的價值下降，結果商品的價格上升，現在價格上升的商品自然需要數量更多的貨幣，供商品的流通。——以下貨幣的價值是假定爲一定的。）

我們現在更假定每種商品的價格是一定的，所以商品價格的總和顯然是以流通中存在的商品量為標準的。當一截特別小麥價一百六十馬克，則一百截特別小麥價一萬六千馬克，二百截特別小麥價三萬二千馬克，餘此類推，在小麥出賣中，貨幣與之更換位置，因此貨幣量必定同着小麥量增加，要懂得這一點，是用不着絞多少腦漿的。

假定商品分量是有一定的，則流通的貨幣量是跟着商品價格的搖動而增減的。貨幣量的增減是由於諸商品價格的總和因商品價格變動的結果而增減。諸商品價格的變動是反映實際價值的變動，還是僅為市場價格的搖動，此事對於流通工具量的影響是相同的。

上述一點對於同時的商品交換是有效的。但對於連續的商品交換就不同了。

當四種不同的商品——例如四分之一截特別小麥，二十碼麻布，一本聖經，和四加倫（Gallon）卜蘭地酒——價各四十馬克，並且都是同時出賣的，所以便需有一百六十馬克的貨幣。可是此等出賣如果是次第舉行，依照我們所知道的排列轉變：¹ 一截特別小麥——

40馬克—20碼麻布—40馬克—1本聖經—40馬克—4加倫卜蘭地酒—40馬克，如果是這樣，則同一四十馬克完成四次的通用，他只需四種商品同時交換所需的貨幣量四分之一。同額的貨幣在一定的時期中可完成更多的通用回數，這就是說，他通用愈速，則流通所需的貨幣愈少。因此，將各個貨幣通用回數除商品的價格總額，即得到作為流通工具所需的貨幣量：

諸商品的價格總額

$$\frac{\text{諸商品的價格總額}}{\text{回額面貨幣的通用回數}} = \text{用作流通工具的貨幣量}$$

這種定律是普遍有效的。所以各個貨幣的通用回數增加，則他的流通分量減少。他的通用回數減少，則他的分量增加。因為能夠用作流通工具的貨幣分量在一定的平均速度中是有一定的，所以人們只用一定數——例如二十一馬克紙幣投入流通中去驅逐同數的金貨，這是一切銀行家都知道的把戲。

所以就一般講，貨幣的通用只是商品流通的結果與反映。而貨幣通用的速度也只

是商品流通速度的結果，決不是商品流通的速度爲貨幣通用速度的結果。因此貨幣通用的遲緩即表示商品流通的停滯。這種停滯從何處發生的呢，這自然不是在流通自身中看得見的。流俗的見解因貨幣通用的遲緩，看見貨幣出沒於流通界各處的回數減少，以爲這種進程是由於流通工具的分量不足所致【註三】

【註三】 將生產與流通的停滯歸於貨幣的不足，固然是一種幻想，可是這一點決不是指當流通工具真正不足時——例如因官廳對於「通貨調節」干涉的結果——不會引起停滯。

所以每個時期中用作流通工具的貨幣總量在一方面是由流通的商品界價格總量決定的，在他方面是由商品流通的遲速決定的。然諸商品的價格總量是以每種商品的分量和價格爲準則的。可是價格運動，流通的商品量和貨幣通用的速度這三種要素可以在各種方向和各種關係中變化出來，因此互相補償。因此特別是就一種較長的時期觀察，便看見每一國流通的貨幣量保持一種不變的平均，比驟然看見時所預期的要穩得多，（但大半由危機而起之強烈的擾亂却在例外）而這種平均的搖動比驟然看見時所

預期的，也要小得多。

反之，以為商品的價格是由流通工具量決定，而流通工具量是由一國存在的貨幣材料量決定，——這種幻想基於最初一般人所抱之荒謬的假定，就是，商品入流通界是沒有價格的，貨幣入流通界是沒有價值的，在此處然後商品價格相當的一部分與貴金屬堆積相當的一部分相交換。

貨幣取一種鑄幣的形態，這是由貨幣為流通工具的職分而發生的。在商品價格中所想像的金子重量必定在流通界中以同名目的金塊或鑄幣而與此等商品對峙。金鑄幣與金條不同之點只在外貌上，金子是可以不斷地由一種形態轉入他種形態的。但造幣廠的出路同時就是到鎔金鍋的入路。金鑄幣在通用中受磨損，一個比較重些，另一個又比較輕些。金子的名義與金子的實體彼此開始分離。同額面的諸金鑄幣因為重量不等而價值不同。因此實現商品價格的金子不復是商品真正的對等價值。流通界的傾向是將鑄幣的金子實體變為金票，或將鑄幣變為他的法定金屬內容的一種象徵。因

此用他種材料的標記或用象徵去代替金屬貨幣的鑄幣職分，是可能的了。以微小的金子鑄造貨幣在技術上的困難，低級金屬最初代替貴金屬為價值的尺度，——銀子代替金子，銅代替銀子——因此當作貨幣流通，一直到貴金屬推倒他為止，所有這些事實就是銀標記和銅標記代替金鑄幣任務之歷史的說明。此等銀與銅的標記在鑄幣流通最速以及磨損最快的商品流通範圍中——這就是說，在買賣以最小規模不斷地重演之處——代替金子〔的位置〕。為防止此等衛星固定在金子的位置上起見，特由法律規定，只在一種很小的分量內，他們才代替金子充支付之用，並且是強制使用的。

銀或銅標記的金屬內容是由法律強制規定的。他們在通用中的磨損比金鑄幣更快。因此，他們的鑄幣職分在事實上和他們的重量——即總價值——是完全無關的。金子的鑄幣外形和金子的價值內容完全是分離的。所以相對沒有價值的東西——如紙券——可以代替金子的地位，作為鑄幣使用。純粹象徵的性質在金屬貨幣標記中還隱藏了一點。在紙幣中這種性質便明白表現出來了。

此處所講的只是具有強制力的國家紙幣。這種紙幣是由金屬流通中直接發生出來的。反之，信用貨幣所涉及的諸種情形，我們在此處還完全沒有論及的。

印有二十馬克，一百馬克等等貨幣名目的紙券是由國家投入流通界中的。此等紙券如果在實際上站在同額面貨幣量的位置而流通，在他們的運動中便只是貨幣通用律自身的反映。紙幣流通的特別律只能由他對金子的代表關係發生出來。這種特別律〔的要旨〕簡單如下：紙幣的發行是以他所代表的金子實際流通的分量為限。流通界所能够吸收的金子分量固然是不斷地多於或少於一定之平均數的。然這種分量在一個國家中決不會降至經驗所確定之一定的最小限度以下。這種最小限度分量不斷地變更他的成分，就是他的舊金塊時常由新的金塊來代替，然這種事實對於他的範圍和他在流通中的通用，自然是無所改變的。因此這種分量是可以由紙的象徵代替的。反之，一切流通溝道如果盡其吸收能力今天由紙幣充滿了，則此等溝道因商品流通搖動的結果，明天可以泛濫起來。一切限度都喪失了。但紙幣如果超過他的限度——即超過實際流

通的同額面金鑄幣的分量——不僅發生喪失一般信用的危險，而商品界中便只有一種由商品流通內部的定律決定的金子分量出現，並且只有這種分量是可由紙幣代表的。例如紙幣分量本當代表一兩金子，偏又代表二兩金子，則在實際上二十馬克將為八分之一兩的貨幣名目，而非四分之一兩的貨幣名目。從前在二十馬克價格中表現出來的同一價值，現在在四十馬克的價格中表現出來。

確切保持商品出賣的產物——即其金融——之必要與熱烈要求是因商品流通自身最初的發展而發生的。商品的出賣不是為着購買他種商品的緣故，但是為着以貨幣形態去代替商品形態。這種形態的變化是由僅僅物質更換的介紹，而變成目的。因此貨幣變成蓄藏的貨幣，而商品出賣人變成貨幣蓄藏者。

恰恰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有使用價值的剩餘才轉變為金子。金銀自己是這樣表現為社會中的剩餘或財富。

每個商品生產者因商品生產的更形發展，必須確保物品的神經（*Nervus rerum*）即「社會的抵押品」。他的欲望是不斷地更新的，是必需購買別人之商品的，同時他自己商品的生產和出賣需要時間，並且是受偶然支配的。他爲着要能夠購買而又不出賣，他在從前必須是只出賣而沒有購買。所以在一切交通點上，發生範圍最不同的金銀蓄藏。當商品能夠作爲交換價值或交換價值能夠作爲商品保持的時候，對金子的欲望就起來了。貨幣的勢力因商品流通的擴充而增加。自一個野蠻的簡單商品所有人，甚至於一個西歐農民看來，價值和價值形態是不能夠分離的，因此，金銀蓄藏的增大就是價值的增大。

爲着確切保持金子爲貨幣起見，必須阻止其流通，或阻止其由購買工具變爲享樂資料。因此貨幣的蓄藏者犧牲他的肉體之樂去獻黃金的拜物教之神。他認真遵守禁欲的福音。在另一方面，他從流通中所能夠取出來的貨幣，只是他用商品〔的形態〕投入其中的。他生產愈多，他能夠出賣的也愈多。因此，勤勉，節儉，和貪欲構成他的主要的德行，

而多賣少買則構成他的經濟智慧的總和。

除掉蓄藏貨幣的直接形態外，在金銀商品的所有中又有他的美術的形態。這種所有是跟着有產階級社會的財富而增長的。這樣，在一方面構成一個時常擴大的金銀市場，這是和金銀的貨幣職分無關的，在他方面構成貨幣的一種潛伏的供給泉源，特別是到了社會激動的時期，這種泉源就流出來。

貨幣的蓄藏履行各種職務。他的第一種職務如下：當商品流通的範圍、價格和速度不斷地搖動時，貨幣的通用分量是怎樣不斷地增減，這是我們曾經看見過的。所以這種分量是必須適宜於伸縮的。有時貨幣必須以鑄幣〔的形態〕投入流通中，有時鑄幣必以貨幣〔的形態〕跳出流通界。因此，實際通用的貨幣分量時常與流通的飽滿程度相應，而一國存在的金子量必須大於用為鑄幣職務所需的分量。這種條件是由貨幣的蓄藏形態履行的。蓄藏的貯水池同時用為流通貨幣送出與送入的溝道，因此，這種流通貨幣永不會溢出溝外。

種種狀況因商品流通的發達而發生，商品的讓渡與商品價格的實現在此等狀況之下暫時分離了。此處只要指出此等狀況中最簡單的一種便已經夠了。一種商品的生產需要較長的時間，另一種〔商品的生產〕需要較短的時間。各種商品的生產是和一年中各季節爲結合的。一種商品就在他的市場地出生，另一種〔商品〕必須走到很遠的市場上去。因此，一個商品所有人在別個商品所有人做購買者之前，就可以以出賣者〔的資格〕而出現。當同一營業在同一人們中不斷地重演時，商品的出賣條件是依照商品的生產條件而調節的。在另一方面，某種商品——例如屋子——的利用是於一定時間限度內出賣的。購買者要到期滿之時，才已經真正取得商品的使用價值。因此，他購買商品在他付價之先，出賣人變成債權者，購買人變成債務者。所以貨幣又受有另一種職務。貨幣變成支付工具。

此處債權者和債務者的性質是由簡單的商品流通中發生的。這種流通形態的變化對於出賣者與購買者加上此等新性質。所以此等新任務恰和出賣者與購買者的

任務一樣，起初是暫時的，並且是由相同的人們輪流履行的。然「債權者與債務者的」對抗現在表見得不很愉快了。此等性質也可在商品流通外出現。例如古代世界的階級爭鬥大半取一種債權者和債務者間爭鬥的形態，這種爭鬥在羅馬的結局，是平民債務者——奴隸起來代替他們——的滅亡。在中古時代，這種爭鬥的結局則為封建債務者的滅亡，他們失掉他們的政治權力及此權力所憑藉的經濟基礎。此處債權者和債務者的貨幣關係只是反映着深一層的經濟生活條件的對抗。

我們現在回轉到商品的流通來。商品與貨幣同時從反對方面出現一事已經沒有了。第一，貨幣在出賣商品的價格決定中，現在成為價值的尺度。商品一致的價格測定購買者的債務——即購買者於一定時期必須付出的貨幣額。第二，貨幣用作觀念上的（只是想像的，並非事實的）購買工具。貨幣雖只在購買者的允許付出中存在，然他的效果使商品從一人的手中轉移到他人的手中。要到支付期滿的時候，支付工具才真正出現於流通界中，這就是說他從購買者的手中轉入出賣者的手中。要到商品已經脫離

流通界之後，支付工具才出現於流通界。貨幣不復是推動這種進程的工具。貨幣是獨立地終結這種進程。

出賣者將商品轉變為貨幣，是為着藉貨幣去滿足一種欲望；貨幣蓄藏者將商品轉變為貨幣，是為着在貨幣的形態中保持商品；債務的購買者將商品轉變為貨幣是為着能夠支付。倘若他不支付，他的所有將被強制出賣。所以依流通關係自身所發生的社會必然性，現在貨幣變成出賣的目的。

到期的諸債務在每一個一定的流通時期中代表商品——商品的出賣喚起此等債務——的價格總量。支付價格總量所需的貨幣量首先是以支付工具的通用速度為轉移的。這種速度是由兩種情形形成的，即債權者與債務者的連鎖關係——例如甲從他的債務者乙取得貨幣，付給他的債權者丙之類——以及各種支付期限的長短。前後相續的諸種支付與前面致究的購買和出賣之綜錯是很不相同的。出賣者與購買者的連絡不獨是在流通工具的通用中表現出來了；這種連絡還是在貨幣的通用中發生的，並且是同貨幣的

通用發生的。反之，支付工具的運動是表現從前已經存在的一種社會連絡。

因支付集中於同一點，對於他們的清算特別的設備和方法也自然發達起來了。例如中古時代里昂（Lyon）市相互的計算就是這樣的。甲對乙，乙對丙，丙對甲等等的債務要求，只需互相對照，至某種程度則互相抵消。這樣便只留下一點殘餘是需支付的。諸種支付的集中愈大，則殘餘便是相對地愈小，而流通中的支付工具量也愈小。

我們現在攷察一定時期中通用的貨幣總額，則在一定的通用速度中，這種總額等於支付諸商品價格的總和

加到期諸支付的總和

減互相抵消的諸支付

減同一鑄幣作爲流通工具與支付工具通用的回數。

例如農民出賣他的谷類取得四十馬克，這四十馬克是這樣作爲流通工具的。織工會以麻布供給他，當期滿之時，他即以此數付給織工。相同的四十馬克現在用爲支付工具。

織工現在用現金購買一本聖經——這種貨幣又從新變成流通工具——餘此類推。所以一定時期中——例如一天——通用的貨幣量與流通的商品量不復是一致到底的。現在通用的貨幣所代表的諸商品，久已脫離流通界了。現在流通的諸商品，其貨幣的相等價值要在將來才出現的。在另一方面，每日契約所定的支付義務與同日滿期的支付義務，其分量決不是相等的。

信用貨幣直接出於貨幣為支付工具的職務，因出賣的商品自身所引起的債務證書又依債權的轉移而流通。在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一擴大，則貨幣作為支付工具的職務也依同一比例而擴大。

貨幣作為支付工具的發達必須蓄積貨幣以供債務額滿期時的需要。以貨幣的蓄藏為獨立的致富形態一事，因有產階級社會的進步而消滅了，反之，支付工具準備金的形態却因有產階級社會的進步而發達起來了。

第十七章 資本的循環運動及其通用期間

——從德文資本論第二卷第一、二、三、四章摘出。——

我們已經認識貨幣的本質——就是在有形的形態中表現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換價值，即表現此等商品中所含的人類勞動——我們並且已經確定貨幣在單純商品流通中的職務，現在須更往前探討的，就是貨幣當作資本〔的問題〕。

我們對於此事有當注意的一點，即所謂資本是指一種產出或至少應當產出剩餘價值的價值額。照這樣講，貨幣資本是一種存在貨幣形態中的資本，換言之，即一種用作達到產出剩餘價值目的的貨幣額。我們已經看見剩餘價值是怎樣在商品的生產中產出來的。所以貨幣資本必須用於商品的生產中，因此，尤必須用去購買商品生產所需的對象，即生產工具和勞動力。於是生產才能够進行。如果生產完了，則生產的結果必須出賣，使貨幣資本——同時和增殖的剩餘價值——再回轉到他的貨幣形態中。

所以貨幣資本的循環運動是在下列的三個階段中進行的：

第一階段：資本家以購買者〔的資格〕出現於商品市場與勞動市場他的貨幣轉變為商品，完成流通的第一幕 $G—W$ 〔貨幣—商品〕。

第二階段：這樣購買的商品是在生產中應用並消耗的。其結果為價值更大的商品。

第三階段：資本家以出賣者〔的資格〕回到市場上，他的商品轉變為貨幣，便完成流通的第二幕 $W—G$ 〔商品—貨幣〕。

資本貨幣的循環運動也可以用下列的方式表現出來：

$$G—W…P…W'—G'$$

〔貨幣—商品…生產…商品'—貨幣'〕

打點之處是指流通中斷， W' 與 G' 是指由剩餘價值增大的 W' 與 G' 。

中間階段即生產，是已經詳細討論過的。〔現在只〕剩着第一和第三階段〔要考究〕。

凡一切偶然的和不重要的情形自然首先除去不計。因此，此處不獨是假定商品係按照

他們的價值出賣的，並且還假定這種出賣是在同樣的狀況中出現的。即循環運動中可出現的價值變動也是除開不計的。

循環運動的第一階段的 $G \rightarrow A$ 是由作為資本而出現的貨幣購買商品。然這不是隨便的商品。這必須為完全一定性質的商品，即生產工具和勞動力。他們並且是必須互相適應的。這樣的生產工具必須恰為這種勞動力所能應用。我們稱勞動力為 A (Arbeitskraft)，稱生產工具為 P_m (Produktionsmittel)，於是貨幣額 G (Geld) 分裂為兩部分，一部分購買勞動力，另一部分購買與此相應的生產工具，這種進程可用下列的方式表現出來：



然 A 和 P_m 不僅是在性質上必須互相適應，並且在分量上也必須互相適應。 P_m 必須足供 A 的使用，並且必須足供剩餘勞動的使用。例如勞動力一日的價值等於三馬克，而

此三馬克爲五點鐘勞動的產物，於是依照從前所述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定律，此三馬克當視爲五點鐘以上勞動的工錢，假定爲十點鐘勞動的工錢。例如與五十個工人結締這樣的契約，則此等工人對於購買者一天供給五百個勞動鐘點，其中二百五十點鐘是僅由剩餘勞動而成立的。資本家購買五十個勞動力，同時他必須購買充分的PE，使此等東西不僅可供二百五十個勞動鐘點之用，並且可供五百個勞動鐘點之用。貨幣資本在購買A和Pm中必須劃分〔爲二〕，其中的關係是全然一定的。當此事一經完成，則資本家不僅是支配生產一種有用物品所必需的Pm和A，並且還支配生產更大價值的物品——即剩餘價值——所必需的工具。他的貨幣資本變成生產的資本了。

我們知道勞動力的購買g—A（貨幣—勞動力），在此等進程中是很重要的，因爲剩餘價值是由勞動力的使用而發生的。g—Pm（貨幣—生產工具）所以重要，只是因他能使購買進來的勞動力〔有所憑藉〕可以活動。因此在g—A這一幕中，貨幣所有人與勞動力所有人雖只是以購買者和出賣者〔的資格〕彼此相遇，然資本的關係已經包含在

這種流通進程中了。在實際上，貨幣所有人初時如果要將他的貨幣變成資本，那麼，在他購買勞動力之前，他必須首先購買生產工具——即建築物和機器等等；因為勞動力一經受他的支配， P_{AB} 必須存在，以便 A 的使用。所以當貨幣所有人購買 A 之時，他已經是 P_{AB} 的所有人了。資本關係，資本家與工錢勞動者間的階級關係，當兩者在 $Q_1 - A$ 一幕中彼此相遇時即已存在，即已假定了，當實現勞動力的諸條件——即生活資料和生產工具——與勞動力的所有者分離而為別人的財產時，上述的關係即因此存在了。資本關係在生產中只是表現得顯著些，因為他在流通中，在購買者與出賣者彼此相遇的各種經濟基本條件中，在他們的階級關係中，即已經存在了。

如果生產終結了，便有一種商品量 x 出現，例如一萬磅紗，其價值較高於開始生產所用商品總量〔的價值〕。在這種價值的增大中便指明這種生產出來的商品是一種資本，此商品必須出賣。因為當他滯留在市場上的時候，生產便會停止。同一資本價值對於新生產物和新價值的形成，是按照資本從商品形態轉變為貨幣形態的速度而異其程度。

還有一層，商品量必須盡其全部範圍出賣。沒有一部分不能出賣，這是很要緊的。現在資本家如果將一萬磅紗都賣去，他便將全部資本價值和剩餘價值轉變為貨幣了。出賣之後為全部循環運動的終局，於是資本價值又回到他開始這種循環運動時的同一形態中，他又可以作為貨幣資本，從新開始循環運動，並且通過其中種種階段。

當 w 出賣終結時，在這種由全部循環運動出來的最後結果的貨幣額中有原來的資本價值與附加的剩餘價值互相對照而存在，兩者是可以任意分離的。這種分離對於生產的繼續是很關重要的，因為剩餘價值或是全部加入資本中，或是只有一部加入資本中，或是絲毫不加入資本中，都是以此舉為轉移的。

資本的循環運動要他的各階段連接通過，沒有停頓，他才能依常規進行。在另一方面，循環運動自身在一定期間內決定各單個循環階段中資本的確定性，這是事物性質上當然的事。

資本的總循環運動表見生產與流通間內部的關係。資本在他的循環運動第一個

階段中需要一般的商品流通，以便取得一種形態，使他單獨在生產中能夠起作用。資本在第三個階段中也需要一般的商品流通，以便排除「他的」商品的形態，因為在此形態中他的循環運動不能從新進行，同時「這一般的商品流通」使資本能夠開始將他自己的資本循環運動和附加在他上面的剩餘價值的流通分離出來。

因此，貨幣資本的循環運動是產業資本最偏於一面的，最顯著的和最表示特徵的現象形態（Erscheinungsform）至於產業資本的目的及其原動力為價值的增殖，致富和蓄積，「他們」表現得十分顯明（為着高價出賣而購買。）第一階段為——這種事實顯然表現從商品市場中出來的生產資本組成部分的泉源，並且顯然表現資本主義的生產進程是以流通——即以商業——為條件的。貨幣資本的循環運動不僅是商品的生產；這種運動自身是僅因流通而出現的，他是以流通為前提的。

資本家購買勞動力，照常規講，經過一二個星期之後，他必須付價。「他對於」生產工具就不是這樣的。此處購買與付價的期限是不同的。因此，貨幣的一部分必須用起去

完成。——這一幕，另一部分則仍保持其貨幣狀態。因此，由流通的必然性引起一種貨幣的貯藏。現在從流通中引出來的一切貨幣既取一種儲藏形態，所以貨幣的儲藏就成爲貨幣資本有規則的職務。

貨幣儲藏的積集尙有其他方法。我們在〔資本〕蓄積的一章已經看見剩餘價值總是復變爲資本，這就是說，變作擴充生產或建設新生產場之用。然這種剩餘價值必須爲一定量的大小。他必須足敷雇用一定數目的勞動者和替此等勞動者創造必需的生產工具之用。因爲擴充生產的比例不是勉強決定的，但是由技術上〔的必要〕決定的。如果從資本一次循環運動中所獲得的剩餘價值不夠上述的應用，則此剩餘價值必須積集起來，等到他經過許多次循環運動，一直增長到必需的範圍爲止。剩餘價值在這種經過期間硬化爲儲藏〔的形態〕並且在這種形態中構成潛伏的貨幣資本（即可以用作資本，但還沒有用作資本的貨幣）。

貨幣資本家出賣的商品如果不是即刻付價的，但是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之後，才

付價的，那麼，剩餘生產物中應加入資本中的那一部分不是變成貨幣，但是變成債務證券，變成對一種對等價值的財產名義，至於這種對等價值或是已經存在購買者的手中，或是還要等些時期才為他所有的。

金子化的剩餘價值是否能即刻再加入生產的資本價值，這一點是以各種和他的僅僅存在沒有關係的狀況為轉移的。這種剩餘價值如果是要在第二種獨立的事業中作為貨幣資本，他必須具有這種事業中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分量。他如果是要用作擴充原有的資本，他也必須同樣具有一定量的最小限度的分量。所以紡績工如果不同時獲得相適應的刷梳機和剪刷機，他便不能夠增加紡錘的數目，至於擴充這種營業所必需的棉花與勞動工錢的費用增大，更不用說了。當變成貨幣的剩餘價值還未具有這種最小限度的分量時，資本的循環運動必須要重演幾回。例如紡績機中僅僅部分的改變——此等改變使紡績機有更大的生產力——已經需要紡績材料費用的增加和剪刷機的擴充等等。因此，剩餘價值在這種經過期間是蓄積起來了。

當生產完成之後，資本家將他的商品投入流通中，以便出賣。此等商品比較資本家在生產開始前所購買的商品（ $A+P_m$ ）具有一種更大的價值。所以他因出賣他的生產物，以貨幣形態從流通中所獲的價值，大於他原來以貨幣形態投入流通中〔的價值〕。他所以能夠這樣，因為他以商品形態投入流通中的價值，大於他從流通中取出來的〔價值〕。我們如果僅考究「產業的」資本家，〔註一〕則他輸入流通中和他從流通中取出來的相比，是一種更大的商品價值。倘若他對於商品價值的供給和他〔對於商品價值〕的需要為數相等，那麼，他的資本不會增殖起來。他在實際上必須對於「出賣比較他從前的購買要貴些。」他對於這一點所以能夠成功，只因他在這個時期中假手於生產，將他曾經購買的價值小的商品轉變為價值大的〔商品〕。他對於商品價值的供給超過他的需要愈多，則他的資本的增殖也愈大。因此，他的努力決不是使兩者平衡，但是儘可能地使他的供給超過他的需要。

〔註一〕此處所指的是在農業工業或礦業中生產的資本家——這是和不生產的商人，銀行家，以

及單純地主等等相對照的。

上述〔資本家力求使他的供給超過他的需要〕一點對於全資產階級恰恰是同樣有效的。此處自然是只講對於生產所必需的需要，即對於A和P_M的需要。

上面已經表示過，所投的資本C分裂為二：一部分購買P_M，另一部分購買A。照這種價值看來，對於P_E的需要小於所投的資本，因此更小於最後——生產終結後——投入流通中的商品資本。

對於P的需要（參看〔資本的〕蓄積一章）是累進地小於對P_M的需要。

勞動者既將他的大部分工錢用於生活資料，並且最大部分是用於必需的生活資料，所以資本家對於P的需要，同時就是間接對於勞動階級消費品的需要。然這種需要是等於V〔可變資本〕絕不大一點。（如果勞動者節省他的工錢，〔這種需要比V〕便要小些。）

所以資本家的全部商品需要決不能大於C = C + V。然他的供給是C + V + M

〔不變資本十可變資本十剩餘價值〕。利潤率愈大，就是剩餘價值對資本的比例愈大，則資本家的商品供給超過他的〔商品〕需要愈多，而他的需要對他的供給的比例愈小。

〔我們〕不要忘記，資本家對於P₁的需要一天一天計算起來，總是比他的資本愈加小些。我們假定另外有一個資本家和他對峙着，那個資本家以此等P₁供給他，並且〔和他一樣〕是以同一的資本在同一的情狀之下進行工作的，然就價值講，他對於P₁的需要必定愈加小於那個資本家的商品生產物。〔在實際上供給生產工具的〕有許多資本家，不止〔此處所舉的〕那一個資本家，然這一點對於此事是無所改變的。假定他的資本為一千馬克，其中O的部分〔不變部分〕等於八百馬克，所以他對於資本家全體的需要為八百馬克；他們〔這些資本家〕有一千馬克的資本，依同等的利潤率，他們供給價值一千二百馬克的P₁；因此，他的需要僅抵他們的供給三分之二，而照價值的大小看起來，他自己的總需要僅等於他自己的供給五分之四。

只有當這個資本家消耗全部剩餘價值，而以他原來分量的資本繼續生產時，他的需

要以資本家〔的資格〕才和他的供給是價值相等的。然即使如此，他以資本家的〔資格〕所需要的，僅等於他的供給五分之四，（就價值的大小講，）還有五分之一是他以非資本家〔的資格〕耗去的。

然這一着是不可能的。資本家不僅是必須形成一種預備資本，藉以補償價格的搖動，和期待賣買最順利的機會；他並且必須蓄積資本，以備擴充生產，並且在他的營業中利用技術的進步。

資本家要蓄積資本，必須首先將他從流通中獲得之貨幣形態的剩餘價值一部分變為儲藏貨幣，使之增長，一直到這種儲藏貨幣達到必需的分量為止。在儲藏貨幣形成之際，資本家的需要是不會增加的；貨幣是固定不動的；因供給商品，從商品市場上取得一種貨幣，而這種貨幣却沒有從商品市場上取去一種價值相等的商品。

關於信用一點，此處是不論及的；例如一個資本家於蓄積貨幣之際，將此貨幣寄在一個銀行中生利，這就是屬於信用之列。

資本在他的循環運動中所需的全部時間，等於他的生產時間加他的流通時間的總和。

——自此以下，係從德文資本論第二卷第五章摘出。——

工作時間是含在生產時間之中，然生產時間較單獨工作時間更長些。生產可以使勞動進程的中斷成爲必要的，在這中斷時間，勞動對象是受物理進程的影響，不更加人類勞動的成分，例如下種的谷類，和倉庫中醱酵的酒類，又有勞動材料是必需經過多次製造的，如製造柔皮是要經過化學進程的。還有一層，資本家必須有原料等等的貯藏，又如勞動工具和機器等等在生產中耗費許多時間，沒有生產一點東西。

這都是投閒置散的資本。在這種階段中勞動如果是可以施行的——如保持貯藏物〔的勞動〕——這便是生產的勞動，並且構成剩餘價值，因爲這種勞動和其他一切工錢勞動一樣，其中有一部分是無償的。反之，全部生產進程有規則的中斷，他既不產生價值，也不產生剩餘價值。因此，就有強迫夜間勞動的努力，〔藉以減少生產進程有規則的中斷〕。

勞動對象在生產自身中必須經過的工作時間的中斷，（例如木材的乾燥，）既不構成價值，又不構成剩餘價值。

生產時間對於工作時間的超過，不問其原因如何，在此等地方，它已沒有吸收勞動，因此，也沒有吸收剩餘勞動。所以資本主義生產的傾向是儘可能地縮短生產時間對於工作時間的超過。

資本於生產期間之外，必須經過流通期間（通用時間）。當這個「流通」期間，既沒有生產商品，又沒有生產剩餘價值。所以通用期間愈長，則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比例愈小。「反之」，資本家縮短通用期間愈告成功，則剩餘價值愈大。這種現象使剩餘價值出於流通「進程」那種錯誤的外觀更鞏固起來了。

第十八章 商人的活動

——從德文資本論第二卷第六章摘出。——

第一節 買賣

〔我們〕已經假定諸商品是依照他們的價值買賣的，所以在這種進程中只是將同一價值從商品形態轉變為貨幣形態，並從貨幣形態轉變為商品形態。（如果商品不是依照他們的價值出賣的，這樣轉變的價值總額是依然不變的；凡一方面增加的東西就是他方面減少的东西。）

這種轉變是花費時間與勞動力的，但沒有創造價值，只是將價值由一種形態轉變為他種形態。至於〔雙方〕利用這個時機互相求得一種過分價值的企圖，對於事實是不發生何等變化的。因雙方惡意而增大的勞動沒有創造價值，恰和訴訟進行中所費的勞動對於所爭對象的價值分量沒有增大是一樣的。因此，商品所有人如果非資本家，但為獨立直接生產者，則因買賣所用的時間，是要從他們的勞動時間中扣除出來，他們常是（在古代和中古）力求將這種〔交易的〕動作移在祭日舉行。

資本家手中商品轉變所占的廣大範圍自然不能將這種沒有創造價值的勞動化為

創造價值的〔勞動〕。如果資本家將這種勞動轉給別人擔負，〔由沒有創造價值的勞動化爲創造價值的勞動〕這種奇蹟也是一樣不可能的。

買賣對於雇用別人工作的資本家，成爲一種主要的職務。他既以大規模占取多數人的生產物，他也必須以大規模去出賣這種生產物，後來並且必須購買生產要素。買賣終始沒有創造價值。然因商業資本——這是後來要講的——而引起一種錯誤的外觀。可——依照分工——一個商人用自己的資本替許多資本家販賣商品，他可以替他們縮短買賣的時間，這一點在初時就是很顯明的。於是他可以被視爲一種機器，此機器是減少無用的力的花費，或是幫助縮短生產時間。然這種活動的性質不會因此而有所變更，這種活動不會因此創造價值。

我們要（因爲我們對於做資本家的商人以及商業資本以後才加以考究）假定這個買賣的經理人是工廠主的一個使用人，工廠主是購買他的勞動力的。他依買賣的活動謀生，例如和別人依紡績或製造丸藥爲生是一樣的。他履行一種重要的職務。他作

工是和別人一樣好的，可是他的勞動內容既沒有創造價值，又沒有創造生產物。他自身是列入生產費用中的。他的有用處不在將不生產的勞動變為生產的勞動，但在使社會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只有一更小的部分與此不生產的職務相結合。還要更進一步。我們要假定他只是一個工錢勞動者，且假定他為一個報酬較優的「工錢勞動者」。不論他的報酬如何，他為工錢勞動者，他工作的時間有一部分是無償的。他每天工作十點鐘，或者只獲得八個勞動時間的價值生產物。他所履行的兩點鐘剩餘勞動以及他的八點鐘必需勞動是一樣沒有生產價值的。然他所代表的流通費却減少五分之一了。雇用這個人的資本家因有兩點鐘沒有付出報酬，便使他的資本的流通費減少了，至於這種流通費是必須從他的收入中扣除出來的。

無論如何，此處所花費的時間是「要算作」一種流通費，然這種時間對於轉變的價值是絲毫沒有增殖的。這種事情和生產物的一部分轉變為一架機器，而此機器買賣生產物中其餘的部分是一樣的。這種機器雖能夠減少流通中所消耗的勞動力等等，然他却

引起生產物中一種扣除。此機器僅構成流通費中的一部分。

第二節 簿記

除掉現實的買賣以外，對於簿記是要花費勞動時間的，這種簿記並且需要勞動工具，如筆，墨，紙，棹子，和事務所費是。此處和買賣勞動完全是事同一律。

當各單個商品生產者既在他的腦筋中記帳，或只在他的生產時間以外附帶記帳，他這種活動以及他所消耗的勞動工具如紙等等，必須從他能夠消耗於生產中的時間和勞動工具中扣除出來，這是很顯明的。至於〔簿記〕職分的範圍及其變成特別簿記人員的勞動而獨立，對於上述一點是絲毫無所改變的。

在上古印度共產團體中對於農業已經有了一種簿記人員。此處的簿記是共產團體中一個官吏專屬的職務。時間，勞務，和費用都因這種分工而節省了。然生產與關於生產的簿記，恰和船上的裝貨與裝貨證券一樣，全是相異的事物。共產團體中勞動力的的一部分是從生產中抽出而集於簿記人員〔的身上〕，他的職務所需的費用不是因他自己

的勞動補償的，但是由共產團體生產物中的扣除補償的。資本家〔所雇用的〕簿記人員畢竟和印度共產團體的簿記人員是事同一律。

然在因簿記所生的費用與因買賣所生的費用間却有一定的差異。買賣的費用所以發生是僅由於這種生產物為商品這種事實，當生產一取他種社會形態時，此等費用即消滅了。反之，簿記為生產的整理與觀念上的總括，當生產的社會規模愈進步，當生產的個人性質愈消滅，則簿記便愈重要；因此〔簿記〕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比在手工業營業或小農營業的分散的〔生產〕中更為重要；在共同的生產中比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又更為重要。然簿記的費用是因生產的集中而減少的。

第三節 貨幣的費用

作為貨幣使用的商品是不流入消費中的。社會的勞動結實在一種形態中，這種勞動是以此形態而用作單純的流通工具。除掉社會財富的一部分結實在這種不生產的形態外，貨幣的損耗是要求繼續代替的。這種代替的費用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諸國民中

是很大的，因為結實在貨幣形態中的財富是很多的。作爲貨幣商品的金銀對於社會形成流通費用，此等費用是僅由生產的社會形態發生的，這是商品生產的費用這是必須犧牲於流通中的社會財富的一部分。

第四節 保管費用

生產和再生產如果要繼續不斷地進行，必須有一定的商品量（生產工具）不斷地存在市場上，因此形成貯藏。就是勞動者對於他的生活貨料的大部分也必定找着他們在市場上貯藏着。此事需要舖店，貯藏所，倉庫的建築物，即需要不變資本的支出；同樣，爲着商品的貯藏，必須報酬勞動力。此外，商品是有損壞的，並且是受各種有害影響之侵襲的。爲着保護此等商品起見，要投下附加的資本，一部分用於勞動工具中，一部分用於勞動力中。

此等流通費用與上面的〔費用〕不同之點，就在此等費用在一定的範圍內是加入商品價值中的。因貯藏商品所引起的流通費用如果僅由現有價值從商品形態轉變爲貨

幣形態所需的時期而起，則此等費用和第一節至第三節所述的流通費用，完全具有同一的性質。在另一方面，商品的價值在此處只是保存了——或增大了——因為使用價值——即生產物自身——受種種動作的整理，此等動作使附加的勞動對於使用價值發生作用。（簿記和買賣等等對於使用價值不發生作用。）此處的使用價值既沒有提高，又沒有增大，反之，他並且減少了，這是的確的。然這種使用價值的減少是受着限制，這種使用價值是被保持了。就是在商品中存在的價值也沒有提高。然新勞動——即結晶的生勞動——却附加在這種商品上面。

第五節 運輸

關於流通費用的細目如裝包和分類等等，此處用不着詳細列論。一切僅由商品形態轉變而發生的流通費用，對於商品沒有附加價值，這是一般的定律。這只是將價值由一種形態轉變為他種（形態）的費用。此等費用是屬於資本主義生產的附帶費用中的。此等費用必須取價於剩餘生產物，就全資產階級看來，這是要從剩餘價值或剩餘生產物

中扣除的恰和勞動者購買他的生活品所需的時間爲空費的時間是一樣的。然運輸費用占極重要的位置，我們在此處不宜輕輕看過。

商品的流通而沒有形體上的運動，這是可以發生的，生產物的運輸而沒有商品的流通，這也是可以發生的。由甲出賣給乙的一所房子是作爲商品而流通的，然這所房子並沒有運動。可以移動的商品價值，如棉花或生鐵，放在同一商品倉庫不動，然他們爲投機者購買與出賣，已經是數十次了。此處實際運動的東西，不是事物的本身，但是對於事物的所有名義。在他方面，運輸業，例如在印卡斯帝國中，是占很重要位置的。

生產物的分量不因運輸而增加。因運輸而加於生產物自然性質的變化，除掉一定的例外，也沒有生出意志中期待的有用效果，並且生出不可避免的壞處。然物品的使用價值只在他們的消耗中才實現，他們的消耗可以使他們的變更地位一事成爲必要的。因此運輸才使生產告終。在運輸中所投的生產資本對於被運輸的生產物是增加價值的，一部分是由於運輸工具價值的轉移，一部分是由於因運輸勞動而發生之價值的增加。

最後這種價值的增加和在一切資本主義的生產中一樣，是分爲補償勞動工錢與剩餘價值（兩項）。

在每一種生產中，勞動對象的變更地位，與因此必需的勞動工具和勞動力——例如棉花由梳棉室移入紡績室，煤炭由礦床移至地面——是占重要位置的。完成的生產物作爲完成的商品，從一個獨立的生產場所轉移到別個遠離的（生產場所），這是表示和（上面的）進程相同，不過規模較大罷了。將生產物從一個生產場所運輸到別個（生產場所）後，還要將完成的生產物從生產運輸到消費方面。生產物一經完成這種運動，他對於消費方面才是預備完好的。

第十九章 商業資本及商業使用人的勞動

——從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第六十七章摘出。——

每種生產的資本——和我們已經看見的一樣——必須將完成的商品變成貨幣，將貨幣

再變成 Pm 和 A，即不斷地出賣與購買。這種活動的一部分是由具有獨立資本的商人從生產資本手中分去的。

假定一個商人有六萬馬克，例如他從細麻布製造者購買三萬碼細麻布。假定他以百分之十的利潤出賣此三萬碼細麻布。他以所獲的貨幣從新購買細麻布，又從新出賣此布；他對於這種因出賣而購買的動作，不斷地重演，同時他沒有生產任何物品。

至于細麻布製造者，他因這個商人所付的貨幣而獲得他的細麻布的價值，他現在在一切仍舊的狀況之下，用這種貨幣再去購買麻絲、煤炭和勞動力等等，繼續他的生產。

就細麻布製造者講，細麻布是已經出賣，然就細麻布自身講，還不是這樣的。這種細麻布始終是作為商品放在市場上的，是要出賣的。細麻布除掉更換他的所有人外，沒有發生何種變化。

假定在〔細麻布〕製造者完成三萬碼新〔細麻布〕以前，這個商人未能將〔原來的〕三萬碼細麻布出賣。於是這個商人便不能從新購買新的三萬碼細麻布，停滯〔的現象〕

發生，生產必須中斷。「細麻布」製造者的確可以取得別處的貨幣，使生產因此繼續下去。然此事對於用「原來」這種資本去生產，已經中斷一種事實，是不能改變的。此處明白表示，商人的活動只在擔負出賣商品，否則此事是必須由「細麻布」製造者自己擔負的。如果不用獨立的商人，但由這個製造者的一個使用人專門去擔負這種出賣與購買的事，上述的關係也沒有一刻是隱藏着的。

倘若細麻布製造者要等到他的細麻布真正達到最後購買者——即消費者——那麼，他的生產是會中斷的。或者爲防止生產中斷起見，他當限制他的動作，並且必須保持一種很大的貨幣準備。他的資本中這種劃分不因商人的插入而消滅。不過沒有商人的插入，則貨幣準備必須更大些，與此適應的生產範圍必須更小些。同時（因商人的插入，細麻布）製造者省去出賣的時間，這種時間他可以轉用於監視生產上面。

如果商人資本不超過他的必要的範圍，便有如下的假定：

（一）因分工的結果，專門經營買賣的資本（除掉購買商品的貨幣外，倉庫，運輸，和

商業工錢勞動者等等支出的貨幣也包括在內）要小於製造業者自己出售商品所必需的「資本」。

（二）因為商人專門從事於這種營業，不僅是製造業者可以早日使他的商品變成貨幣，並且商品資本自身比在製造業者的手中要更加迅速找得銷路。

（三）就商業資本總體對生產資本的比例觀察，商業資本的一回轉〔註一〕不僅是代表同一部門中許多資本的諸回轉，並且可以代表各種部門中許多資本的諸回轉。當細麻布商人在第一個製造業者再完成同量細麻布之前已經賣出這個製造業者的生產物時，他便可以於此時向其他一個或許多個製造業者購買細麻布，並且將其出賣。或者他於出賣細麻布之後，在等待新細麻布再行製成的期間，他可以購買綢緞。

〔註一〕「一回轉」是馬克思所用的一種名詞，指資本的全部運動，即從資本為生產工具和勞動力等等而放出的時候起，至完成的商品出賣後，資本恢復原形態為止。（此段係譯者從英

文譯本中譯出。）

同一商業資本可以這樣次第爲一個〔生產〕部門中所投的諸資本種種回轉的媒介，因此，這種商業資本不僅是代替了各單個製造業者應有的一種貨幣準備。例如商人於已經出賣一個佃農的谷類之後，他可以用同一資本購買第二個〔佃農〕的谷類，並且將其出賣，餘此類推，然佃農資本的回轉除掉流通時間不計外，是受生產時間——經過一年——之限制的。

商業資本的回轉愈速，則總貨幣資本中作爲商業資本的部分便愈小，商業資本的回轉愈遲緩，則這一部分便愈大。

我們已經看見，買賣行爲既沒有創造價值，又沒有創造剩餘價值，反之，這種行爲對於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形成且加上限制。當此等行爲不是由產業資本家擔任的，但是由別人擔任的，這一着對於上述的事實自然無所改變。所以除掉非商人本來的職務——如貯藏，送發，運輸，分類，和零星分散，都形成生產的繼續——不計，而以爲着出賣而購買的真正職務爲限，則商業資本既沒有創造價值，又沒有創造剩餘價值，他只是爲現存的價值轉變的

貨幣的媒介。然商業資本必須產出每年平均的利潤。如果這種資本所產出的平均利潤高於生產資本所產出的，則生產資本的一部分將轉變為商業資本。如果商業資本產出的平均利潤低於生產資本所產出的，則商業資本的一部分將轉變為生產資本。沒有何種資本像商業資本一樣容易變更他的職務。

商業資本自身既沒有產出剩餘價值，於是以平均利潤的形態歸於這種資本的剩餘價值構成總生產資本所產出之剩餘價值的一部分，這是很顯明的。然現在所發生的問題是：商業資本怎樣取得剩餘價值中歸於他的一部分？

商業利潤僅為商品價格對他的價值的超過，這只是外觀上如此的。

商人僅能從他出賣的商品價格中取得利潤，還有一層，他從商品出賣中所取得的利潤，必等於他的出賣價格對他的購買價格之超過，這都是很顯明的。

在購買商品之後與出賣商品之前，發生附加的費用（流通費用），這是可能的。如果是這樣，則出賣價格對購買價格的超過顯然不僅是代表利潤。我們為求這種研究簡

單起見，首先假定沒有發生這樣的費用

商人以一種比他購買商品較高的價格出賣商品，此事是怎樣可能的呢？

我們對於生產的資本家已經答覆過同一問題。他的成本費價格等於他的資本實

際消耗的部分，即 $c + v$ 。此外再加上平均利潤，於是出現製造業者的出賣價格，我們會稱

此為『生產價格』。我們如果將現存的全體商品一切生產價格加攏來，則這種總額等

於全體商品真正的價值，即等於真正含在全體商品中的勞動。所以現在所表現的是，

至少是從我們向來的觀察點看的——製造業者的出賣價格，就其全體講，等於商品的價值，

即等於含在商品中的勞動，反之，他們的成本費價格只是等於這種勞動中有價的部分。

然對於販賣商品者情形却不相同了。他不事生產，只是將製造業者〔註二〕已經開

始的商品出賣，繼續下去。製造業者在開始出賣之前，他的手中已經以商品的形態擁有

剩餘價值，他只是假手於出賣，使這種剩餘價值轉變為貨幣。商人必須假手於出賣才取

得他的利潤。他要取得利潤，好像只有對於製造業者的生產價格再作一種增加才是可

能的，現在一切生產價格的總和既等於一切商品價值的總和，所以商人要能夠取得他們的利潤，好像只有使商品超過他的價值，貴些出賣。

【註二】讀者當已注意我們在此處是用「製造業者」的術語去代替「生產的資本家」這種複合的術語。土地所有者等等如從事生產，他們也屬於這種意義的「製造業者」之列。

這種形態的「價格」增加是很容易領會的。然詳細考究一下，便即刻表見這只是一種外觀的現象。（此處所討論的，總只是平均數，不是單個的例子。）

販賣商品者如以超過商品生產價格百分之十出賣商品，我們爲什麼假定他對於他的商品只能夠實現——例如——百分之十的利潤？因爲我們已經假定生產的資本家是依商品的生產價格出賣商品給他。可是現在還須記着，生產價格等於成本費價格加平均利潤。這就是指我們已經假定，商人對於製造業者付出生產價格，當調整平均利潤，沒有顧及商業資本時，則這種生產價格是（會於此際）出現的。我們已經假定，商業資本在一般利潤率的形成中是沒有計算在內的。然這却是一種完全無意識的假定。

假定一年間投下的生產總資本等於 $720c + 180v = 900$ （例如以百萬馬克爲單位），而E「剩餘價值」等於百分之十。因此生產物等於 $720c + 180v + 180m = 1080$ 。總資本的利潤率等於 $\frac{180}{900} = 20\%$ ，這是平均利潤率。然我們現在要假定，除掉這九百生產資本外，還需要一百商業資本，這種商業資本依他的大小作比例，與生產資本同樣參加利潤的分配。這種商業資本構成一千總資本的十分之一，所以對於一百八十的總剩餘價值分配十分之一，獲得一種百分之十八的利潤。在實際上，總資本中其他十分之九所分配的利潤還只等於一六二，即九百資本也同樣獲得百分之十八的利潤。所以生產資本所有人以所生產的全體商品賣給商人，其價格等於 $720c + 180v + 162m = 1062$ 。當商人以百分之十八的平均利潤加於他的一百資本時，則他以 $1062 + 18 = 1080$ 出賣商品，就是，他雖只在流通中並且只內流通中獲得他的利潤，他雖只由他的出賣價格對他的購買價格的超過「獲得他的利潤」，然「照上式出賣商品，恰與」商品的價值相符。

所以在一般利潤率的形成中，商業資本是按照他在總資本中所占的部分之比例而

起作用的。總利潤率中歸於商業資本的部分是計算在平均利潤率中。

因此，生產資本家以生產資本家〔的資格〕出賣〔商品〕所依據的生產價格，是小於商品真正的生產價格；或者我們就商品的全體來觀察，則生產的資產階級出賣商品所依據的價格，是小於商品的價值。（就上例講，）商人對於他費去一百的商品，以一一八出賣，他的確加上百分之十八；然他曾以一百購買的商品，其價值為一一八，因此他出賣這種商品沒有超過商品的價值。

現在所發生的問題是：販賣商品者所雇用的商業工錢勞動者的地位是怎樣的？

就一方面看來，這樣的使用人和其他每一個使用人一樣，是工錢勞動者。用起購買他的勞動力的，是商人的可變資本，不是商人定作維持自己私人生活的貨幣。〔商人〕購買這種勞動力是為達到商業中所投資本之目的，不是供私人使用的。使用人勞動力的價值以及他的工錢——和對於其他一切工錢勞動者一樣——是依照恢復他的勞動力的費用決定的，不是依照勞動的生產物決定的。

然在商業使用人與生產資本直接雇用的工人間所存在的差異，和商業資本與生產資本間以及商人與製造業者間〔的差異〕必定是相同的。因為商人既只為商品轉變的媒介，他沒有產出價值，也沒有產出剩餘價值，所以商業使用人也不能替他直接創造剩餘價值。（我們在此處和對於生產工人一樣，假定工錢是由勞動力的價值決定的，因此商人沒有因刻扣工錢而致富。）

對於商業使用人的困難點並不在說明他們——雖沒有直接生產剩餘價值——怎樣替雇主生產利潤。在實際上，這個問題因商業利潤從何而來的證明，已經解決了。生產資本既是因出賣含在商品中無償的勞動而獲得利潤，所以商業資本也是因他對於這種無償勞動只付一部分的價給生產資本，當他自己出賣商品時，才令〔別人〕付另一部分的價，遂由此獲得利潤。生產資本假手於直接占有無償的勞動生產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則使已經存在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轉移到自己的手中。就各單個商人講，商業資本的利潤量是以商人在買賣中所使用的資本量為轉移的，他的使用人無償的勞動愈大，則這種

〔利潤量〕使愈大。行使〔商業上的〕職務，使利潤流入商業資本中，這種職務自身大半是由商人讓給他的使用人去履行的。使用人無償的勞動雖沒有創造剩餘價值，然他却使商人占有剩餘價值，對於各單個資本，結果也是相同的，所以商業使用人的無償勞動對於這種〔商業〕資本是利潤的泉源。否則商人的營業決不能站在大規模上面，決不能站在資本主義的〔地盤上面〕。生產勞動者的無償勞動是替他的雇主直接創造剩餘價值，商業使用人的無償勞動是使商業資本對於這種剩餘價值得享有一份。

對於商業使用人的困難點當在下列的問題，就是：商人的勞動雖使他對於已經存在的價值得享有一份，然這種勞動自身沒有產出價值，他從他的可變資本中付出商業使用人的工錢，他這種可變資本的位置是怎樣的呢？這種可變資本算做他所投的商業資本麼？如果不算，似乎與利潤率平均化的定律相矛盾；倘若單是一百可以算作他所投的資本，那麼，那一個資本家要投下一百五十呢？如果〔這種可變資本算做所投的商業資本〕似乎與商業資本的本質相矛盾。因為這種資本取得利潤，不是因他使別人的勞動連用

起來，但是因他自己購買與出賣。

每個商人所有的資本如果只等於他藉自己個人的勞動促成〔商品〕回轉〔所需的分量〕，則商業資本便是無限的分散；當生產資本在更大的規模上生產，和用更大的分量操作時，這種分散必以同一程度而增大。因此兩種資本間的不均衡便增高了。生產中的資本集中，則流通中的資本按照同一程度而分散。於是生產資本家對於一種純粹商業的活動，將無限地多費時間、勞動和貨幣，因為他不止要和一百商人辦交涉，但要和一千商人辦交涉。因此，商業資本獨立的利益大部分都喪失了；除掉純粹商人的費用外，即其他流通費用如分類和運輸等費也要增大。此事對於生產資本的情形就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來攷究商業資本。第一是關於純粹的商人勞動的。計算大的數目字並不比計算小的數目字多費時間。十次購買，每次為一百馬克，比一次購買為數一千馬克，要多費十倍的時間。和十個小商人通信比和一個大〔商人〕通信，要多費十次通信，和十倍信紙及十倍郵票。商業事務所中有限制的分工，一人擔任簿記，第二人擔任會計，第三

人擔任通信，某人司購買，某人司出賣，某人任奔走，如此等等，——這種分工節省勞動時間非常之多，所以在商業中所用的商業勞動者的數目和營業的大小是不成比例的。此事所以如此，是因在商業中和在工業中一樣，同一職務無論是在大〔規模〕或小〔規模〕中履行的，所費的時間是相等的。（因此在歷史上集中〔運動〕出現於商人營業中比出現於工業的工場中爲早。）現在更講不變資本的支出。一百個小事務所比一個大事務所所費的是無限地大些，一百個小倉庫比一個大倉庫所費的也是無限地大些，餘此類推。運輸費用——這種費用至少是要算入商人營業中作爲所投下之費用的——是因〔營業的〕分散而增加的。

生產的資本家必須在他的營業中商業部分多支出勞動與費用。同一商業資本如分配給多數小商人，必定因這種分散的緣故，需要更多的勞動者去履行他的職務，此外，並且需要更大的商業資本去推動同一商品資本的回轉。我們如果稱直接投於商業買賣中的總商業資本爲 Σ ，與此相適應的（作爲商業使 μ 報酬的）可變資本爲 ρ ，如果 ρ 沒

有存在，就是，如果每個商人營業，不用助手，則 $B+C$ 必定小於總商業資本 B 。

然我們總是沒有跳出困難點。

商品的出賣價格（一）必須足以支付對 $B+C$ 的平均利潤。在此處就可以令人疑惑。我們假定商品的出賣價格和商品的價值是一致的。我們剛才已經看見商業資本 B 是在何種方法中分取平均利潤。這種平均利潤是含在出賣價格中的。然對於 C 又是怎樣的呢？從何處替充作使用人工錢的附加資本 C 獲得一種超過商業資本 B 的利潤之利潤呢？在外觀上， C 這一部分利潤似乎是對於價格一種任意的增加——我們必須記着， $B+C$ 是小於沒有 C 的 B 。因此，由 B 的協同動作所實現的平均利潤也足以替 C 產出一種利潤。

然這種出賣價格（二）現在必須於 C 的利潤之外，還足以補償 C 自身的金額，即補償對商業使用人所付的工錢。此處才藏着一個困難點。

商品的出賣價格如果除掉他真正的價值外，不再含有何種東西，則依照我們向來的

攷究這種價格中含有支付製造業者的成本費價格和平均利潤與商業資本及其利潤的總額；並且這種商業利潤很大，還足敷商人對使用人所投工錢總額的利潤。然這種工錢總額自身（即商人的可變資本）是怎樣加入出賣價格中的呢？商人雇用使用人并且予以報酬，他可以僅因這種理由，將他用去的總額任意加在出賣價格中麼？或者他必須從自己的利潤中付出這種總額，因此即減少他的利潤麼？

商人用○購買的東西（照我們的假定看來）僅為商業上的勞動，這種勞動是使商品轉變為貨幣，使貨幣轉變為商品所必需的。這種勞動使價值轉變，但沒有創造價值。然這種勞動如果不履行「職務」，則商業資本不起作用，於是這種資本也不能參加一般利潤率的調節，即不能從總利潤中獲得紅成。

我們假定 $R=100$, $b=10$ ，而利潤率等於百分之十。（我們除去實際上的商業費用不計，藉此免去計算上不必有的困難。因為那些費用對於我們此處所討論的困難點是沒有關係的。商人的不變資本至多只等於製造業者自己經營出賣「事業」所必需的

〔資本〕然在實際上却要小些。

商人倘若沒有雇用使用人，因此沒有投下 \mathcal{L} ，則使用人所當做的工作還是要做的。商人自己必須做這種工作。商人爲着對等於一百的 \mathcal{B} 經營購買或出賣起見，必須獻出他的時間，我們假定這是屬於他支配的唯一時間。由 \mathcal{B} 或 \mathcal{C} 代表的商業勞動在此處地方必須由利潤中給以報酬，這就是說，這種勞動是以另一種等於一百的商業資本爲前提的。這第二個 $\mathcal{B} = 100$ ，他不附加在商品的價格中，但這百分之十 \mathcal{L} 是附加在商品價格中的。因此，兩種動作，各爲一百，共等於二百，購買商品爲 $200 + 20 = 220$ 。

商業資本既絕對不是別的東西，只是生產資本中一個已經獨立的部分，所以我們而努力求一個解決，可假定商業資本還沒有從生產資本分離出來。在實際上，製造業者在他的事務所中也雇用商業使用人。因此，我們首先考究這種爲使用人而應用的可變資本 b 。

這種事務所和產業的工場比較，原來是極小的。此外，當生產擴充，則商業上的勞動

以同一程度而增加，爲着使生產資本轉變（生產物的出賣與生產工具的購買）並就全體通盤籌算起見，此等勞動是不斷地履行的，這是很明白的。凡價格計算、簿記、會計和通信，都屬於這種勞動之列。因此，雇用商業的工錢勞動者是必要的，此等勞動者即形成真正的事務所。對於此等勞動者的支出雖取勞動工錢的形態，然這是和充作生產勞動者工錢的可變資本有差別的。這種支出使增加製造業者的支出即增加所投資本的分量，沒有直接增加剩餘價值。這種支出和這一類的其他每種支出一樣，使利潤率減少，因爲所投的資本增加，而剩餘價值沒有增加的緣故。所以製造業者對於此等費用完全和對於他的不變資本的支出一樣，力求其限於最小限度。生產資本對於他的商業使用人和對於他的生產的工錢勞動者所取的态度是不相同的。雇用生產的工錢勞動者愈多，（以其他狀況不變爲條件）則生產量愈多，而剩餘價值或利潤也愈大。反之，生產的規模愈大，則所生產的商品量愈多，此等商品是要出賣，以便使其中所含的價值與剩餘價值轉變爲貨幣——而事務所費用也愈多，（如果不是相對的，便是絕對的，）因此引起一種

分工。此等費用係由利潤中取出，因此他們是以利潤的存在為前提的，〔這種事實〕是由下列的情形表示出來的，就是，此等費用以及商業上薪俸的增加常是——一部分——由利潤中百分率的分子支付的。不是因商業勞動的履行，才有許多價值的出現，反之是因有許多價值要計算和轉變，才需要許多商業上的勞動。對於其他流通費用，情形也是相同的。必須有多量〔物品〕的存在，才能夠測量，權衡，包裝，和運輸多量〔物品〕；包裝和運輸的勞動量是以待包裝和待運輸的商品量為轉移的，待包裝和待運輸的商品量不是以包裝和運輸的勞動量為轉移的。

現在商業使用人沒有直接生產剩餘價值。然他的勞動力的價格是由這種力的價值（即這種力的生產費用）決定的，而勞動力的使用——和對於其他每個工錢勞動者一樣——却是不受勞動力價值之限制的。因此，這種使用人的工錢對於他幫助資本家轉變為貨幣的利潤額，並沒有成爲必然的比例。他從資本家方面所費去的東西和他替資本家獲得的東西其分量是不相同的。他替資本家獲得一點東西，因爲他——因一部分無價

的勞動——幫助減少了轉變剩餘價值爲貨幣所引起的諸費用。真正商業的勞動者屬於報酬較優的工錢勞動階級，即屬於具有超過平均勞動的熟練勞動的人之列。然這種工錢因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進步，甚至於和平均勞動比較，而有下降的趨勢。「此事」有一部分是起於事務所中的分工；因此勞動能力遂流於一偏的發達，這種發達有一部分沒有花費資本家一點東西，因爲勞動者的熟練是由這種活動自身發展出來的，此活動因分工「的進步」而愈趨於一偏，則這種熟練的發展便愈加迅速。第二，「商業勞動者工錢下降的趨勢」是因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使教育方法等等愈趨於實踐，而預備教育，商業知識和言語知識等等的媒介，因科學和國民教育的進步，便愈迅速，容易，普遍和廉價。國民教育的普及便可以從向來安於惡劣生活方法無由達到此等職業的諸階級中，招致商業使用人。因此，國民教育的普及使「商業使用人的」供給增多，競爭加大。除掉少數例外不計，此等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因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而減低；他們的工錢下降，同時他們的勞動能力却增進了。〔註三〕

【註三】昂格思的註解如下：一八六五年所作關於商業無產階級命運的預言，是何等正確，可

於下列的事實證明出來：德國幾百商業事務員熟習一切商業上的勞動，精通三四國語言，現在

（一八九四年）在倫敦城以每星期二十五先令——遠在一個熟練機器製造工人的工錢之下——（的代

價）獻出他們的勞務，仍找不到雇主。——（馬克思所遺的）書稿中有兩頁空白，這是表示關

於這一點還要往前發揮的。

我們如果將商業上的勞動與生產資本連結起來攷究，則這種勞動不能為剩餘價值的泉源，這是十分顯明的。一個工廠事務所所引起的諸費用並非減少利潤全額的費用，這是沒有人作如此想法的。對於大商人在外觀上——但僅只在外觀上——就不是這樣的大商人流通費用的支出表現大得多，因為除掉那些和每個工廠結合的「製造業者」自己的商業事務所外，那本應由製造業者全體這樣運用的資本部分，是集中在各單個商人的手中了。然這一着對於事物的本質自然是不能改變的。流通諸費用對於生產資本表現他們的實體，即表現為費用。流通諸費用對於商人表現為他的利潤的泉源，這種利潤

——以一般的利潤率爲前提——是依照此等費用的大小作比例的。此等流通費用對於商業資本是一種生產的投資。所以商業資本所購買的商業勞動對於商業資本也是直接生產的。

第二十章 商業資本對於價格的影響

——從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第十八章摘出。——

當一磅沙糖的生產價格爲一馬克時，商人便可用一百馬克去購買一百磅沙糖。如果他在一年中購買並且出賣這種分量，而一年的平均利潤率爲百分之十五，則他當在一百馬克上面加上十五馬克，在一個馬克上面——這是一磅沙糖的生產價格——加上十五分尼。因此，他將以一個馬克十五分尼出賣一磅糖。反之，當一磅沙糖的生產價格降至十分尼，則商人以一百馬克購買一千磅沙糖，而以十一個半分尼出賣一磅沙糖。對於沙糖營業所投的資本一百馬克一年的利潤始終是等於十五馬克。他不過是在第一個例子

中只須出賣一百磅，在第二個例子中必須出賣一千磅罷了。

（至於流通費用如倉庫和運輸等等「費用」此處是除外的。只有純粹的購買與出賣爲研究的對象。）

生產價格的高低對於利潤率沒有關係；然這種高低對於每磅沙糖出賣價格中化爲商業利潤部分的大小——即商人對於一定量商品所附加的價格——是有很決絕的關係的。在好些例子中，商人壟斷商業，同時並壟斷生產，如從前荷蘭東印度公司是，我們如果將這些例子除開不計，則流俗的見解認商人可以任意出賣多量商品，從每件商品上獲取很小的利潤，或出賣少量商品，從每件商品上獲取很大的利潤，這是再蠢也沒有的事。商人的出賣價格有兩種界限：一方面是他不能夠支配的商品生產價格；他方面是他不能夠支配的平均利潤率。

（此處只是講平常的商業，不是講投機。）

在生產資本與商業資本間有以下的差別：一種生產資本的回轉度數愈多，則這種資

本所形成的利潤量愈大。現在總利潤依據一般的利潤率分配於各種資本，然「這種分配」不是以此等資本參加生產作比例，但是以他們的大小作比例的。可是生產總資本的回轉度數愈多，則利潤量愈大，因此（其他情形仍舊不變）利潤率也愈大。

對於商業資本就不是這樣的。這種資本的利潤率，是有一定大小的，一方面是由生產資本所供給的利潤量決定的，他方面是由總商業資本相對的大小決定的。商業資本的回轉度數和他對於總資本的關係，的確有很決絕的影響，因為商業資本的回轉愈速，則商業資本絕對量以及他的相對量（與社會中存在的總資本作比例）便愈小，這是很明顯的。

假定商業資本和總資本比較，其相對量是一定的，然各個商業部門中回轉的差異既不影響歸於商業資本的總利潤的大小，也不影響一般的利潤率。商人的利潤不是由商人在回轉中的商品資本量決定的，但是由他因實現此回轉所投的貨幣資本量決定的一般的年利潤率如為百分之十五，商人所投下的「資本」如為一〇〇〇（例如一〇〇〇〇）

○馬克) 所以當他的資本一年回轉一度, 則以一一五出賣他的商品。當他的資本一年回轉五度, 則他以一〇〇購買的商品, 將以一〇三出賣, 一年五次, 即全年間一種五〇〇商品資本變成五一五。然這樣使他所投的一〇〇資本始終是獲得百分之十五的利潤。倘若不是這樣, 則商業資本依照他的回轉作比例, 比產業資本所獲的利潤要高得多, 這是一般利潤率的定律相違反的。

所以商業資本在各種商業部門中的回轉度數是直接影響商品出賣價格的。商業資本在一年中的回轉〔度數〕愈多, 則他對於每次出賣的商品資本的〔價格〕附加便愈少。在各個商業部門中的同一商業利潤率是依照此等部門中回轉時間的比例, 對諸商品的出賣價格, 增加完全不同的百分率, 並且是依照此等商品的價值計算的。(例如一年利潤為百分之十五, 在〔一年〕回轉一度〔的例子中〕為百分之十五, 在〔一年〕回轉五度〔的例子中〕則為百分之三。

反之, 在產業資本中, 回轉時間對於一定資本在一定時間中所生產的價值與剩餘價

值量雖有影響——因為他對於被剝削的勞動量發生影響——然這種回轉時間對於每件商品的價值量是沒有影響的。這種現象的確是隱藏起來了，並且我們一經着眼於生產價格，情形便不相同了，然這只是因各種商品的生產價格（依照從前所發揮的定律）和他們的價值不一致的緣故。我們如果從總生產進程着眼，從總產業資本所生產的商品量考察，即看見普遍的定律是被證實了。

所以〔我們〕對於產業資本中回轉時間對價值形成的影響詳細考究一下，便使〔我們〕歸到普遍的定律與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去了，就是，商品的價值是由其中所含的勞動決定的，反之，商業資本的回轉對於商業利潤的影響所表示的諸種現象（沒有很詳細分析中間的連鎖）似乎是以純粹任意決定價格為前提的；即〔價格的〕決定似乎僅由於資本決意在一年中要獲得一定量的利潤。（例如資本要在一年中獲得百分之十五的利潤，）於是按照此數對他的商品的購買價格上作一種附加，例如每次加百分之三，一年總共的結局便生出百分之十五。）因這種回轉的影響，好像是流通進程決定價格，在一

定的限度之內，是對於生產獨立的。

因此商人，交易所的投機者，銀行家（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諸關係）的種種見解必定是完全錯誤的。在另一方面，製造業者的種種見解因他們的資本經過流通進程和一般利潤率的平均化，遂變成虛妄了。競爭所演的任務在此等〔人的〕頭腦中也必定是完全錯誤的任務。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界限如果是有一定的，便容易看見諸資本的競爭是怎樣使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更轉變為商業價格，是怎樣使剩餘價值轉變為平均利潤。可是如果沒有此等界限，便絕對無從看出競爭使一般的利潤率為什麼歸到這種水平線，不是歸到那種水平線，為什麼歸到百分之十五，不是歸到百分之一千五百。然競爭至多只能使一般的利潤率歸到一個水平線上。可是競爭絕對不能由自己決定這個水平線。所以從商業資本的觀點看來，回轉自身好像是決定價格的。

當同一產業資本（以一切狀況仍舊不變為條件，特別是以有機的組成不變為條件）在一年中回轉四度，不是回轉兩度，他就生產兩倍的剩餘價值，因此生產兩倍的利潤。（當

這種資本一經獨占改良的生產方法，使他得促進回轉的速度，則上述「生產更多的剩餘價值和利潤」的事便表示得很明顯了。反之，各個商業部門中不同的回轉時間表現於下列的事實中，就是一種一定商品資本的回轉所產生的利潤，對於商人貨幣資本的回轉數成逆比例。『回轉大，利潤小』特別是對於小商人表現為一種必須為他所遵守的原則。

此外，這種定律對於此部門中全商業資本所造成之諸回轉的平均才是有效的，這是很顯明的事。資本甲和乙一樣在同一部門中，甲的回轉可以在平均回轉數以上或以下的。在這個例子中，其他「諸資本的回轉也可以在平均回轉數」以上或以下的。此事對於這個部門中所投商業資本總額的回轉，無所改變。然此事對於各單個商人或小商人，是極重要的。商人在這個例子中獲得一種剩餘利潤。如果競爭來壓迫他，他便可以比他的競爭者更廉價出賣商品，而他的利潤沒有降至平均利潤以下。使他的「資本」能夠迅速回轉的諸事件自身如果是可以購買的——例如鋪店的位置——他便可以對此付出一

種額外的地租，就是他的額外利潤的一部分可以轉變為地租。

第二十一章 商業資本在歷史上的發展

——從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第二十章摘出。——

從科學的觀點考察起來，一般利潤率的構成，似乎是從生產資本及此等資本競爭中出發，後來才因商業資本的參預而矯正，完成和改變的。然從歷史發展的進行看起來，此事適得其反。

就向來所說的講，顯然沒有何事比下列一點更為荒謬，就是認商業資本和礦業，農業，牧畜業，製造業，及運輸業等等〔資本〕相似，視此為生產資本中特別的一種。每種生產資本在他的出賣生產物與購買原料中像商業資本一樣，完全履行同一職務，對於這一點作一種簡單的觀察，必定已經使此粗淺的見解成為不可能了。商業資本只是生產資本中已經分離獨立的部分，這一部分不斷地取那些由商品轉變為貨幣（和由貨幣轉變為商

品)所必需的形態,並且履行那些由商品轉變為貨幣(和由貨幣轉變為商品)所必需的職務。

我們至今還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觀點,並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界限內觀察商業資本。可是比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更早的,不僅是商業,並且還是商業資本,在實際上,這是資本在歷史上最自由存在的形態。

商業資本既是永久專在流通中——即在商品交換的媒介中——活動,所以他的存在——對於因直接的生產物交換而起的未發達形態,沒有計及——所必需的諸條件比單純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所必需的,並無二致。或者貨幣流通還是此資本的生存條件。不問供給商品出賣的生產方法如何——或為原始的共產團體,或為奴隸的生產,或為小農的〔生產〕,或為小有產階級的〔生產〕,或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或者全部生產物是出賣的,或者只有超過生產者自己需要的剩餘〔是出賣的〕——此等商品總是必須出賣的,必須經過交換的。商業資本即為這種交換的媒介。

有多少生產物送入商業中，因此由商人的手中經過，這是以生產方法為轉移的，在充分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中，〔這種送入商業中的生產物分量〕達到他的最大的限度，此處所生產的生產物，就一般講，只是作為商品的，不是作為直接生活資料的。然在他方面，商業在每種生產方法中也給予〔生產者以〕一種刺戟，使他所生產的，超過自己的需要，將剩餘的東西交換享樂品或儲藏貨幣。所以凡商業一經存在之處，他便使生產帶一種愈加趨於交換價值一途的性質。

無論商人作商品交換媒介的社會組織如何，商人的財產常是存在貨幣的形態中，他的貨幣總是用作資本的；這就是說，總是用去達到獲得更多貨幣——即剩餘價值——的目的。商人應用他的貨幣為商品交換的媒介，其原動力與決絕的目的是在由貨幣中獲取更多的貨幣（不僅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中〔是如此〕即在以前的一切社會形態中〔也是如此〕） $\omega_1 - A - \omega_2$ 和 $A - \omega_1 - \omega_2$ 單個的交換進程表現僅為從 ω_2 到 ω_1 ——即從貨幣到更多的貨幣。這種轉變的過渡階段。商業資本特殊的運動為 $\omega_2 - A - \omega_1 - \omega_2$ 即 $\omega_2 - A - \omega_1 - \omega_2$ 。

商業資本——這是和那些以交換使用價值為最終目的的生產者自身間商業資本——不相同的。

生產愈不發達，則生產者愈少貨幣，而貨幣的財產愈積集在商人的手中，換言之，「這種貨幣財產」表現為商人財產的特殊形態。

所以在一切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商業表現為資本的職務，為資本真正和唯一的目的。當生產自身對於生產者愈加供給生活貨料時，則上述的情形愈加顯著。當時除掉商業資本外，沒有其他資本，並且和我們曾經看見的一樣，在資本主義的時代，資本占取生產自身，使生產發生根本的變化，所以從此以後，商業資本只是伴着別種資本形態而存在的一種特殊形態，即一種特殊職務。

因此要理解商業資本出現於歷史上為什麼遠在資本支配生產自身這一點，是沒有絲毫困難的。商業資本必須存在，並且必須發達到一定的高度，使資本主義的生產能夠發生，「這種商業資本」第一，是積集貨幣財產的先決條件，第二，資本主義的生產不是以單

個的顧客爲前提的，但是以大規模的銷路爲前提的，因此也是以一種商人〔的存在爲前提的〕，這種人不是爲滿足他個人的欲望而購買，但是爲着多數人欲望的媒介〔而購買〕。在他方面，商業資本的一切發達，使生產帶一種愈加趨於交換價值一途的性質，使生產物愈加變成商品。然商業資本的發達，就其自身講，尙不足以爲一種生產方法過渡到別種生產方法的媒介與說明，這是我們在下面即刻就要看見的。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商業資本由他從前獨立的生存，降至一般投資中特殊的一種，而利潤的平均化使商業資本的利潤率降至一般的平均點。商業資本的作用從此僅爲生產資本的經理者。因商業資本發達而構成的社會特殊狀態現在不復是決絕的〔要素〕；反之，凡商業資本占優勢之處，陳舊的狀態是占勢力的。即在同一國家內也是這樣的，例如在同一國家內，純粹商業城市所構成的對過去狀態的比較點和工廠城市所構成的，是完全不相同的。〔註一〕

〔註一〕 在近世英國史上，真正的商業等級和商業城市在政治上也是反動的，他們和土地貴族

及財政貴族聯合反抗產業資本。例如利物浦的政治行動和滿切司特及柏明漢的政治行動是相

對抗的，這就可以作為比較。產業資本的充分霸權在谷類稅等等取消以後，才為英國商業資

本和財政貴族所承認。

商業資本的獨立及其優勢的發達，就是指資本自身還沒有支配生產。因此商業資本的獨立發達和社會一般的經濟發達是成爲逆比例的。

這種現象在中間商業——如在維納、低人、薦洛亞人、荷蘭人等等之間一樣——的歷史上表現得最爲顯著，此處的主要利潤不是由本國生產物的輸出得來的，而是由商業以及經濟尚不發達的社會之生產物交換的媒介得來的，並且是由兩生產國的剝削中得來的。【註二】此處的商業資本是在他的純粹的形狀中，他和他所媒介的諸生產分離了，這是商業資本發生的一種主要泉源。然這種中間商業的獨占以及這種商業自身是按照諸國民——獨占從兩方面剝削此等國民——經濟發達同一的比例而衰落的。（此外，在商業資本直接支配生產的地方，這種資本怎樣經營事務，不僅是一般的殖民地經濟供給顯著的

例子，特別是舊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採的方法供給顯著的例子。）

【註二】『商業城市的居民從富裕的國家中輸入高價的糖製品和奢侈品，因此刺戟了大地主的虛榮心，他們爭相購取此等物品，而以他們地產中大量的原料作爲此等物品的付價。』所以當

時歐洲商業的大部分是在使一國的原料和產業先進國的製造品互相交換。當這種趣味一經普

及，引起很大的需要，於是一般商人爲着節省費用起見，開始在此等地主自己的國中創立相同的製造業。』（見亞丹斯密士的原富第三卷第三章。）

生產物既是依照他們的價值出賣的，初次看起來，商業利潤似乎是不可能的。賤買貴賣是商業的定律；因此便不是相等價值的交換。生產物在那種分量的比例中相交換，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可是繼續交換以及爲交換而作有規則的生產，便將這種偶然性愈加消滅了。然「互相交換的生產物的偶然性」起初不是對於生產者與消費者（而消滅的，）但是對於兩者的媒介人——即商人——（而消滅的，）這種商人比較貨幣的價格而獲得其中的差額。

古代最初獨立的和大规模發達的商業城市及商業人口之商業，是為純粹的中間商業，是立脚在生產諸國民——商人為他們中間的媒介人——的野蠻狀態上面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初期（即在中古時代的西歐）是商業支配工業；在近世社會中是工業支配商業。商業對於他實行營業的諸社會間自然有多少反響；他使生產愈加屈伏於交換價值之下，並且使享樂與生活的維持愈加倚販賣而不倚倚生產物的直接使用。因此商業使舊來的諸種關係解體了。他使貨幣的流通增加。他不獨是僅僅攙住生產的剩餘，並且次第蠶食生產自身，使全體生產部門都附屬在他的下面。然這種解體的作用大部分是以生產社會的性質如何為轉移的。

在商業資本為未發達諸社會間的生產物交換的媒介時，商業利潤不僅像是由欺瞞騙詐成立的，他並且大部分是由欺瞞騙詐中發生出來的。在商業資本占無上威權之時，無論何處都表現一種盜掠的組織，因為就是在古代和近代諸商業人口中的商業資本發達，也是直接和武力掠奪，海賊行為，奴隸擄掠，及殖民地征伐等等結合在一塊的。在卡特

哥，(Karthago)羅馬，以及後來維納低人，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等中等都是如此的。

商業以及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使生產向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的範圍擴大，使生產的種類^多，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變成世界的貨幣。因此，商業無論在何處，對於以生產使用價值為主要任務的種種形態的原來諸生產組織，多少發生一種使之解體的作用。商業對於舊生產方法所加的解體作用究竟達到何種程度，這首先是以這種生產方法的堅固〔程度〕及其內部的構造如何為轉移的。這種解體的進程究竟歸結到何處，就是那一種新的生產方法起來代替舊的〔生產方法〕這不是以商業為轉移的，但是以舊生產方法自身的性質為轉移的。在古代世界中，商業的作用及商業資本的發達常歸結到奴隸的經濟；又依照〔這種發達的〕出發點如何，一種以生產直接生活品為目的的家長的奴隸制度，有時僅轉變為一種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的〔制度〕。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業資本的發達歸結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由此所得的結論是，此等結果自身不是由商業資本的發達決定的，但是由種種完全相異的狀況決定的。

城市產業一經和農業分離，他的生產物最初即為商品，此等商品的販賣需要商業的媒介，這是事物的性質使然的。商業有賴於城市的發達，在另一方面，城市的發達以商業為轉移，這是不言而喻的。然產業發達與商業發達携手並進至何種程度，這完全是以其他狀況為轉移的。古羅馬在後來的共和時代中，商業資本的發達高於古代世界中以前的狀況，却沒有何種產業的發達〔與之並進〕；然在確靈慈（Corinth）及歐洲和小亞細亞其他希臘城市中一種顯著的產業發達伴着商業的發達〔而興起〕。在他方面，在和城市發達及其條件恰恰相反之處，在居無定所的遊牧民族中常有商業的精神及商業資本的發達。

在十六和十七世紀中，因地理上的發見，諸大革命出現於商業中，並且很迅速地增進商業資本的發達，此等革命在促進由封建生產方法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過渡中，構成一個主要的要素，這是沒有疑義的，並且恰恰因這種事實而產出種種完全錯誤的見解。世界市場的突然擴大，流通商品的種類的增加，歐洲諸國民間占取亞洲生產物和美洲財

實的競爭，以及殖民地制度，對於破壞生產的封建限制，是有重大幫助的。然近世生產方法在他的第一個時期中——在手工工廠業中——只有在中古時代已經造出自己發達的條件之處，才是存在的。例如試將荷蘭和葡萄牙比較一下。〔註三〕當十六世紀中以及十七世紀一部分時期中，商業突然的擴充和新世界市場的創造對於舊〔生產方法〕的崩壞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興起，發生一種重大的影響，然這却是在已經造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上出現的。世界市場自身構成這種生產方法的基礎。在另一方面，以繼續擴大的規模而生產，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固有的必然性，此事驅策世界市場不斷地擴大，所以此處不是商業不斷地使產業革命，但是產業不斷地使商業革命。現在商業的威權是結託在大產業諸條件或大或小的優勢上面的。例如以英國和荷蘭作比例。支配〔一時〕的商業國民荷蘭的衰敗史，就是商業資本屈服於工業資本的歷史。資本主義以前的國民生產方法內部的鞏固和結構，對商業的解體作用所呈的抵抗力，在英國人和印度及中國的通商中表現出來了。印度及中國生產方法的廣大基礎是由小規模農業

及家庭工業的聯合構成的，此外還要加上印度基於土地公有的村落共產體，這種共產體在中國也是一種原有的形態。英國人以統治者和地主〔的資格〕在印度同時行使他們的政治權和經濟權，去破壞此等小規模的經濟體。英國人的商業能夠影響此處的生產方法，就由於他們藉他們商品低廉的價格去破壞〔印度的〕紡績業及織布業，因此使〔他的〕經濟體解體。然就是在此處，他們的解體作用的成功也是很遲緩的。至於〔他們的解體作用的功成〕在中國更少，因為此處直接的政治權力不能為之援助。農業與製造業的直接結合能節省很多的時間與勞動，因此對於大工業的生產物予以一種最頑強的抵抗，因為此等生產物的價格中加入到處穿孔的流通費用，便昂貴起來了。

〔註三〕 漁業，手工工廠業，和農業中所安下的基礎——其他狀況不計算在內——對於荷蘭的發達是何等重要，十八世紀的著作家已經說明了。——從前的見解是過於輕視亞細亞商業，古代和

中古商業的範圍及其意義，現在的流行式就是過於重視〔這種商業的範圍及其意義〕。矯正這種見解最好的方法是研究十八世紀初葉英國的輸出與輸入，並且將他們和現在的輸出與輸入比

較一下。然十八世紀初葉的輸出與輸入較以前任何商業國民的輸出與輸入大得無比。

從封建的生產方法過渡出來，有兩種途徑。或者是生產者自己變成商人與資本案。這是一條真正革命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占取生產。在歷史上後面這一條路是很多用作過渡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紀英國織物商人以羊毛出賣給獨立營業的織工，然後購買〔他們的〕毛織物——然這一條路自身很少使舊生產方法有變革之處，他並且還保持這種生產方法，作為維持他自己的先決條件。例如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絲綢工業中和英國製襪工業及花編線帶工業中的製造業者大半只在名義上為製造業者，在實際上僅為商人，這種商人使織工們在他們的舊有方法中——各人在自己的小工場中——繼續工作，商人只行使他的支配權，在實際上織工們是替他工作。在萊茵（Rhein）地方的絲帶業，花邊業，和絲織業中也有同樣的情形。這種情形到處為真正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障礙，要待後者發達起來，他才消滅。這種情形沒有使生產方法變革，他只是使勞動者的狀況變壞了，他使他們在更壞於直接在資本底下工作的條件之下變成赤條條的工錢勞

動者和無產者，他在舊生產方法的基礎之上占取他們的剩餘勞動。除掉少數異點外，同一狀況存在倫敦家具製造業的一部分中（一八六五年）。這種製造業是分爲許多彼此獨立的營業部門。一種營業只製椅子，另一種〔營業〕只製桌子，第三種〔營業〕只製櫃子，餘此類推。可是此等營業自身多少是在手工業的〔基礎上〕由一個小主人和幾個徒弟經營的。然這種生產要是直接爲私人作工，範圍過大。生產物的購買者爲家具舖的所有人。到了星期六日，〔手工業的〕主人前往此等家具舖，出賣他的生產物，〔而出賣者與購買者的〕爭論價格，恰和當舖中對於這件或那件質物的議價一樣。此等主人每星期必須出賣〔他們的生產物〕，以便於下星期購買原料和支付勞動工錢。在此等狀況之下，他們真正只是商人和他們自己的勞動者間的居間人。商人是真正的資本家，他將剩餘價值的最大部分收在〔他的〕荷包中。從前爲手工業或爲田園業中附屬部門而經營的部門，過渡到手工工廠業中，也發生同樣的情形。這種小規模的獨立營業——在這種營業中已經應用適合於手工業營業的機器——依照他的技術發達的程度，也過渡到大工業

中；機器不用手推動，但用蒸氣推動，例如最近（一八六五年）英國製襪業中所出現的一樣。

所以〔從封建的生產方法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推移有三種方法：第一，商人直接變為工業家；在由商業變成工業的地方是如此的，特別在奢侈品工業中是如此的，此等奢侈品工業由商人從外國輸入原料與勞動者，如十五世紀從君士坦丁羅堡（Konstantinople）輸入意大利是。第二，商人使〔手工業〕小主人變成他的居間人，他或者又直接從獨立生產者購買〔生產物〕；他在形式上是聽這種獨立生產者獨立〔行動〕並且使後者的生產方法仍舊不變。第三，工業家變成商人，並且為着商業從事大規模的生產。

在中古時代，商人只是行會員或農民所生產的商品之『轉移者』。商人變成工業家，或者甯可說，他使手工業替他作工，特別是使田園的小工業替他作工。在另一方面生產者變成商人。例如織工主人不復從商人〔手中〕逐漸取得小部分羊毛，和他的徒弟共同替商人作工，他自己購買羊毛或織絲，於是向商人出賣他的織物。織工現在不復替單

僱的商人或一定的顧客生產，但爲商業世界而生產。生產者自己就是商人。商業原來是行會業，農村家庭工業和封建農業轉變爲資本主義營業的前提。商業替生產物創造市場，他供給新原料和新補助材料，並且因此開闢起首即基於商業上的生產部門。當手工工廠業——特別是大工業——一經有幾分強固的時候，這種工業就替自己創造市場，並且假手於他的商品征服市場。此時商業變成工業生產的奴僕，而市場的繼續擴大是這種生產的生存條件。一種時常擴充的大規模生產濫泛了原有的市場，因此向繼續擴大這種市場一途前進。這種大規模的生產不受商業的限制，（就商業僅表現已有的需要而言）只受那起作用的資本的大小和勞動生產力發達的程度之限制。生產資本家不斷地注意世界市場，比較——並且必須不斷地比較——他自己的成本費價格和市場價格，（這種市場價格）不僅是國內的，並且還是全世界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以前的時代，這種比較差不多專屬於商人〔的任務〕，因此確保商業資本對於工業〔資本〕的支配權。

第二十二章 利息及企業利潤

——從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節第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章摘出。——

貨幣——此處視「貨幣」為一種價值額獨立的表現，不問此價值額事實上是存在貨幣〔的形態〕中，或存在商品〔的形態〕中——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可以用作資本，並且因此由一種一定的價值變成一種自己增殖的價值。貨幣使資本家從勞動者中榨取一定量的無償的勞動，據為己有。因此，貨幣取得一種新使用價值，即取得一種創造利潤的使用價值。貨幣在這種資格上變成一種商品，但〔他是〕一種特別的商品。

一個人能自由支配一百馬克（如果一年平均的利潤率等於百分之二十），他的手中即握有將一百馬克變為一百二十馬克的權力。此人如果將一百馬克交給別人以一年為期，後來真正用此數作為資本，則他便給後者以生產二十馬克利潤的權力。當這個別人於年終或者付五個馬克——即用一百馬克產出來的利潤之一部分——給一百馬克的

所有人時，則他因此對於一百馬克的使用價值——即此數做資本職務的使用價值——是付了報酬。他對於一百馬克所有人所付的利潤部分，叫做利息。這只是利潤一部分的特殊名稱，即特殊標號。

一百馬克的所有權給所有人以獲取由他的資本所生產的利潤一部分——即利息——之權力，這是很顯明的。倘若他不將一百馬克交給別人，則後者便不能生產利潤。

貨幣資本家給予借主——即產業資本家——的東西是什麼呢？他在實際上讓渡給後者的東西是什麼呢？

在平常的出賣中所讓渡的東西是什麼呢？不是出賣商品的價值，因為這種價值只是變了形態，他在別種形態中存留於出賣者的手中。出賣者真正讓渡的東西，因此移入購買者消耗中的東西，是商品的使用價值。

現在貨幣資本家在出借期間讓渡的和對借主交付的使用價值是什麼呢？就是除保存原有的價值量以外，一種生產剩餘價值的能力。其他商品達到最後「消費者的」手

中，其使用價值即被消耗了，因此商品的實體及其價值都消滅了。反之，我們稱爲資本的商品具有一種特質，在他的使用價值的應用中，他的價值和使用價值不獨是保存了，並且還增殖了。

現在工業資本家所付出的是什麼呢？換言之，出借資本的價格是什麼呢？是出借資本所能生產的利潤之一部分。

利潤中必須有多少作爲利息付出，有多少存留爲真正的利潤？換言之，即所謂出借資本的『價格』——這是由需要和供給調節的，即完全和商品的市場價格一樣，是由競爭調節的。然此處即刻又明白表示〔兩者〕相差異之處。如果需要和供給相平均，在平常的商品中，其市場價格等於生產價格（成本費價格加平均利潤）。這就是說，商品的價格表現爲由資本主義生產內部的定律所調節，與競爭無關。因爲供給與需要的搖動不過是說明市場價格對於生產價格的差異。此等搖動能互相平均，在一定的長時期中平均的市場價格等於生產價格。勞動工錢也是如此的。勞動力的需要和供給如果相等，

則競爭的作用消滅，而勞動工錢等於勞動力的價值。

然貨幣資本的利息却不是這樣的。此處的競爭不是決定那些離開定律之差異的，除掉依競爭所指定的外，沒有分割的定律存在，因為——和我們將要看見的一樣——沒有自然的利率存在。利率是沒有『自然的』界限的。

利息既僅為利潤的一部分，——即我們向來假定產業資本金應給貨幣資本家的部分——所以利息所表現最大限度的界限等於利潤自身，此處產業資本金所當得的部分即等於零。除掉事實上利息大於利潤的單個例子外，——然這也是不能夠由利潤支付的——我們或者可視全部利潤中減去一部分，即為利息最大限度的界限，這一部分是以後要說明的，並且是可化為監察工錢的。利息最小限度的界限是完全沒有定的。利息是可以減低至任何程度的。然作用相反的諸事情，總是出現使利息增高。

在一國所通行的平均利率並不是由何種定律決定的。經濟學者講自然的利潤率和自然的勞動工錢律〔世間〕却沒有這種意義的自然利率。需要和供給的平均——

假定有一種平均利潤率——在此處是沒有何等意義的。在貸主與借主間的均衡爲什麼要歸到百分之三、百分之四、和百分之五等等的利息率，這是絕沒有何等理由的。

現在如有人問中等利息率的界限爲什麼不是從一種普遍的定律演繹出來的，關於此問題的答案是單簡原於利息的性質。利息只是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兩個人對於這種利潤有何等的要求權，他們怎樣分配，就此事的本身講，純粹是一種偶然的事實，恰和一個公司營業的共同利潤對於各股東分配百分之幾〔爲偶然的〕一樣。

雖是這樣，然利息率爲一種劃一的、限定的、和明確的分量，與一般利潤率爲一種劃一的、限定的、和明確的分量，全然是不相同的。

就利息率由利潤率決定而言，這是指利息率常由一般的利潤率決定，不是由特別產業部門的特別利潤率〔決定的〕，更不是由各單個資本家儘可能地額外利潤〔決定的〕。

利息率自身是因借主所給的擔保和出借期間的長短而時常不同，這固然是真的；可是在一定時期中，利息率對於此等種類中的每一種類是劃一的。

在每一國一個較長的時期中，中等的利息率表現為一種恆久不變的分量，因為一般的利潤率——不管特別利潤率不斷地變動，然此等特別利潤率的變動是彼此相抵消的——只在更長的時期中才發生變動。

講到不斷搖動的市場利息率，在每個時候，他是視為一種固定量的，因為在貨幣市場上一切出借資本的總量不斷地與作用資本對立，就是一方面出借資本的供給他方面對此供給的需要，兩者間的關係，決定利息每次的市場狀況。當信用制度的發達以及因此而出現的集中愈加收集出借資本，同時將其一起投入貨幣市場中，則上述的情形使愈加顯著。反之，一般利潤率的存在常是僅為特別利潤率相互平均的一種傾向，一種運動。資本家在此處的競爭情形如下：他們對於長時期中利潤在平均以下的諸部門，逐漸將資本輸出來，對於利潤在平均以上的諸部門逐漸將資本輸進去；或者對於此等部門在各種比例之中，逐漸分配增加資本。這是資本輸入與輸出不斷地搖動，不是像在利息率的決定中一樣，同時發生大量的作用。

平均利潤率不是表現爲一種直接出現的事實，但爲互相對抗諸搖動平均化的最終結果，這是必須經過努力的研究才能夠確定的。對於利息率就不是這樣的。這種利息率是——至少在一地方是如此的——一般有效的，一般固定的，一般週知的，而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並且將利息率作爲項目，加在計算之中。交易所的報告指出利息率的狀況，這不是對這種或那種資本講的，但是對貨幣市場所存的〔資本〕——即一般出借的資本——講的，而觀象台的報告指示晴雨計及寒暖計的狀況，不比上述的報告更爲正確。

在貨幣市場上只有貸主與借主對立着。〔這種市場上的〕商品只有一種形態，即貨幣。資本依照他在特別生產部門和流通部門的投資如何而具有一切特別的形態，他們在貨幣市場中都消滅了。資本在此處是存在獨立價值——即貨幣——無差別的形態中。諸特別部門中的競爭在此處止熄了；此等部門一起變成貨幣的借入者，而資本對於此等部門所取的态度仍是漠不關心於他的應用中的特別方法的。在此處資本的需要和供給中，真正充分表現其爲一個階級共同資本〔的性質〕。

還得要加說明的一點，就是，貨幣資本因大規模產業的發達而愈加——就此資本出現於市場講——不是由單個資本家代表的，不是由存在市場上的資本這一片斷部分或那一片斷部分的所有者代表的，但是成爲集中的和有組織的數量而出現的，這種數量置諸（代表社會資本的）銀行家的支配之下比生產（在他們的支配之下）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就需要的形態講，是一個階級的充分勢力和出借資本對立；就供給講，則資本自身大量地表現爲出借資本。

這就是一般利潤率和一定的利息率相比而表現爲一種飄搖幻象的理由中之幾種，至於這種一定的利息率就其分量講，固然是搖動的，然他是對一切借主同樣搖動的，他常爲一種固定的分量，和他們對峙着。

利潤分爲純利潤與利息，這種純粹數量上的分割怎樣變成一種性質的「差異」呢？換言之，不用借來資本僅用自己資本的資本家，怎樣也要從他的總利潤中分出一部分，特別算作利息呢？還有一層，一切資本不問其是否借來的，怎樣都作爲負有利息的「資本」。

而與生產純利潤的〔資本〕相區別呢？

（然並不是每種數量上的分割變成一種性質上的差異，例如一個公司營業中股東間的利潤分割就不是這樣的。）

總利潤對於用借來資本營業的生產資本家是分爲兩部分，一爲他應付給貸主的利息，一爲對利息的超過額，即構成他自己對利潤〔應得的〕分子。現在不問總利潤的大小如何，而利息是由一般的利率確定的，並且在開始生產和獲得任何種利潤之前就預先取得的，（或者是由特別法律上的契約規定的，）所以生產資本家尚餘多少利潤，是以利息的高低爲轉移的。因此利潤中最後這一部分對於生產資本家必然好像是由應用資本於商業或生產中發生出來的。和利息相對抗而歸到他手中的殘餘利潤部分，取產業利潤，商業利潤的形態，或者取企業利潤的形態。

現在我們已經看見，利潤率（又總利潤）不僅是以剩餘價值爲轉移的，並且還是以其他許多情形——如生產工具的購買價格，非常的生產方法，和不變資本的節省等等——爲轉

移的。除掉生產價格不計外，利潤率是以特殊的市況，資本家在每單個營業中狡猾與勤勉〔程度的〕大小，和資本家在生產價格以上或以下購買與出賣，至若何程度為轉移的。

所以生產資本家對於貨幣資本所有人所付的利息，好像是因資本財產的緣故，應歸資本所有者的東西。其餘的部分為企業利潤，現在與此相對峙，好像是專由工業或商業企業家的活動中發生出來的。因此，自企業家看來，利息好像僅為資本財產的結果，即資本自身——當資本沒有『工作』的時候——的結果；而企業利潤好像專為他藉資本所履行的諸職務之結果，即和貨幣資本家不活動相對照，這是他自己活動的結果。

總利潤的兩部分這樣彼此固定並且獨立——他們好像是從兩個本質不同的泉源中發生出來的——現在對於全資產階級和總資本必須是確定的。行動的資本家所用的資本是否借來的，這是無關輕重的。每種資本的利潤——又平均利潤——是分為兩個性質不同，彼此獨立的部分，即利息和企業利潤，這兩者是各由特別的定律決定的。運用自己資本工作的資本家和運用借來資本工作的資本家一樣，他將他的總利潤分為利息與企業

利潤，他以〔資本〕所有者〔的資格〕（以出借資本給自己〔的資格〕）取得利息，以行動資本家〔的資格〕取得利潤。就資本所生產的利潤不同的種類講，資本自身分爲資本財產與生產進程以內的資本，前一項資本是在生產進程以外的，是生產利息的，後一項資本是生產企業利潤的。

然就歷史上講，生產利息的資本以一種完成的和相傳的形態而存在，利息以一種由資本所產出的剩餘價值完成的副形態而存在，是遠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以及和此生產方法相適應的資本與利潤觀念存在之前。因此，通俗的見解總是認貨幣資本，認生產利息的資本爲資本，爲真正的資本。在另一方面，因此又有一種久已盛行的觀念，就是，貨幣作爲這樣的資本即獲得利息的報酬。出借的資本不論是否真正用作資本，都生產利息，這種情形使關於此資本形態獨立的觀念鞏固起來了。

因此，自資本家看來，利息好像是資本替資本自身所生產的一種剩餘價值，資本就是不用在生產方面，他也是要生產這種剩餘價值的。此事對於各單個資本家在實際上是

正確的。資本家或將他的資本作爲生產利息的資本而出借，或由自己用作生產資本而增殖其價值，他是可以自由選擇的。然自一般觀察起來，就是應用到全體社會資本上面——像好些庸俗經濟學者這樣做去並且力求以此爲利潤的基礎一樣——這種觀念自然是荒謬的。倘若沒有購買生產工具而增殖其價值的人存在，要將全部資本轉變爲出借資本，這自然是無意識的話。倘若爲數過大的一部分資本家爲着利息要將他們的資本出借，此事的結果是貨幣資本的價值以驚人的程度下降，利息率也非常低落；許多「資本家」即刻就不能靠他們的利息爲生，因此被迫而再作產業資本家。可是和上面所說的一樣，這一點對於各單個的資本家是一種事實。即使資本家是用自己的資本營業，他必定視他的平均利潤中等於平均利息的一部分，爲他的資本沒有從事生產（所應得）的結果。生產利息的資本是作爲財產的資本，這是和那作爲作用（Funktion）的資本相對峙的。生產資本家對於企業利潤的要求，以及企業利潤自身是從資本的作用中——這是和資本的財產相對峙的——演繹出來的。然作用資本的代表者不像生產利息資本的代表

者一樣，是沒有職務的。資本家指揮生產〔進程〕並且指揮流通〔進程〕剝削生產的勞動無論由資本家自己去，或用他的名義由別人去做，都是要努力的。他的企業利潤與利息對峙，自他看來，這是他爲非所有者——即勞動者——履行職務的結果。

因此，他的腦袋中必然發生一種觀念，以爲他的企業利潤——絲毫沒有構成和工錢勞動的對照，僅爲他人無償的勞動——就只是勞動工錢，即監督工錢。

利息既好像是資本替自己生產的剩餘價值部分，所以企業利潤也必然好像是出於生產中的。因此企業家似乎是創造了剩餘價值，這不是因他做資本家而活動〔的結果〕，但是因他除掉做資本家的資格外，又從事於勞動〔的結果〕。

在實際上利潤的一部分可以作爲勞動工錢而分離出來，並且是真正分離出來了，或者甯可說，勞動工錢的一部分表現爲利潤的組成分子，這種事實使企業利潤爲勞動的監督工錢的觀念更形鞏固了。即營業的經理人的薪水也是如此的。

凡在多數人對一種共同目的共同勞動之處，監督和指導的勞動是必然發生的。然

這種勞動是兩重性的。

在一方面，在多數人共同活動的一切勞動中，其進程的聯絡與統一必定由一種命令的意志和種種職務代表出來，至於此等職務不是關於部分勞動的，但是關於工場中總活動的，恰和在音樂隊中指導師的例子是一樣的。這是一種生產的勞動，凡人們應共同活動之處，這種勞動是必須履行的。

在另一方面，這種監督勞動在一切基於勞動者與生產工具所有人對抗的生產方法中必定是會發生的。「雙方的」對抗愈大，則這種監督愈成爲必要的。完全像在專制國家中一樣，政府的監督及全般的干涉是包含兩項事務：即履行基於一切共同體性質所引起之共同事務，以及因政府對民衆對抗所發生的特別職務。

古代的著作家親眼看見奴隸制度，將實際中的事件表現於學說中，他們描寫監督勞動的兩方面不可分離，完全和那些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爲永久不變的近世「經濟學者」是一樣的。在政治方面以及在經濟方面的統治權，對於有權力者課以支配上的勞動，即

在經濟方面他們必須懂得怎樣運用勞動力——上面一句話是亞里士多德用直率的語言說出來的，他並且附上一句話，就是對於這種監督勞動是沒有什麼大場面的，因此當一個主人十分富裕的時候，他即刻就將這種苦役的『光榮』委於一個監督人。

因剝削別人的勞動而管理與監督的勞務遂加在有權力者的身上，此事常被作為這種剝削的辯護理由。占有別人無償的勞動也同樣常被認為對資本所有人正當的勞動工錢。〔然這種辯護的理由〕決不能勝過美國擁護奴隸制度的律師阿科洛(O'Connor)於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紐約一個大會中在『南方的正義』〔註一〕這種旗幟之下所說的。他於很大的喝采之中說道，『諸君呀，自然本身已經決定黑人當安於這種奴隸狀態。黑人具有必需的體力，適宜於勞動；可是自然給予他這種體力，而否定他統御的才能，和勞動的意志(喝采) 這兩種東西都是他所沒有的！否定他的勞動意志的同一自然，給他一個主人，強迫他履行這種意志，使他對自己和對統御他的主人成為出產他的風土之下一個有用的僕人。我以為使黑人處於自然曾經安置他的位置中，給他一個主人，

這並不是不正當的；他的主人統御他，使他對於自己和社會成爲有用的人，費去勞動與才能，我們強迫他工作，使他予他的主人以一種正當的報酬，我們並沒有剝奪他的自然權利。」

【註一】一八六一年四月開始南北美戰爭，這是由剷除奴隸制度而起的，南部諸州是主張保持這種制度的。

現在工錢勞動者也必須和奴隸一樣，有一個主人，以便督促他工作，並且統御他。如果以這種支配關係和隸從關係是永久不變，對於生產是不可缺少爲前提，則強迫工錢勞動者生產他自己的勞動工錢，及監督工錢，「並使他予他的主人以一種正當的報酬，因爲他的主人統御他，使他對於自己和社會成爲有用的人。」——這便是當然的事。【註二】

【註二】編者的註釋：普魯士保守黨的創設者施達爾（Erich Julius Stahl）一八〇二年至一八六一年（對於近世無產階級表現同一的思想，這是很可注意的。（他說）：無產者如果

是依賴自己，他們必定趨于滅亡；因此，神的智慧便在他們之上安置些主人，他們對於此等主

入于感謝之餘，爲他們自己的利益計，是必須甘心情願服從的，主人爲取償他們支配的勞務的代價起見，具有要求報酬的權利。參看『國家及教會中現代的黨派』第二十講。 (Die Ge-

renwärtigen Parteien in Staat und Kirche)

然現在監督和管理的勞動如果是因資本對勞動的支配而發生的，則這種勞動在資本主義制度中也不是和諸生產職務直接結合而不可分離的，至於此等職務是由共同勞動的性質中產生出來的。古代希臘的歐批居洛薄斯 (Epitropos) 或列基色 (Régisseur)——後者在封建的法蘭西是這樣稱呼的——的勞動工錢和利潤是完全分離的，然當這種營業一經在很大的規模中進行，足以雇用這樣的一個管理人時，則他的勞動工錢即取熟練勞動的勞動工錢形態。管理的勞動完全與資本財產分離，漂蕩於街市之中，這是資本主義的生產自身弄出來的。一個音樂指導師用不着爲音樂隊樂器的所有人，他做指導人的職務，對於其餘合奏者的『工錢』也是沒有何等關係的。資本家爲生產當事者一事已成贅疣的證據由協作工廠表現出來了。在每種危機之後，我們便可在英國工廠

區域中看見許多前工廠主人在從前屬於他們自己的工廠中取得一種廉價的工錢，替新工廠主人做監督人，至於此等新工廠主人常是他們的債權者。【註三】

【註三】

昂格思的註解：就我所知道的一個例子講，自一八六八年的危機以後，一個破產的工

廠主人變成他自己從前的勞動者之工錢勞動者。因為這個工廠于破產後，由一個工人協作社

繼續營業，而從前的所有人被用作管理人。

我們從英國協作工廠的公式計算中可以看出，此等協作工廠所付的利息，有時雖比私的工廠主人所付的高得多，然除掉管理人的工錢外——這種工錢也完全和其他勞動者的工錢一樣，是屬於可變資本的——利潤是大於平均利潤的。在這一例子中，高利潤的原因是在應用生產工具中有很大的節省。然這種事實引起我們興味的是，此處的平均利潤（等於利息加企業利潤）明白表現為一種完全與管理工錢無關的分量。此處的利潤既大於平均利潤，所以企業利潤也大於其他的「企業利潤」。

同一事實表現於好些資本家的股份企業中，例如股份銀行是。除掉管理人的薪水

外，此處總利潤中還要扣去付給存款（銀行債權者的寄款）的利息，常常是餘下一種很大的企業利潤。

企業利潤與監督工錢或管理工錢的混同，原來是起於利息和其餘利潤部分間外表的對抗。不認利潤為剩餘價值——即無償的勞動——而認為資本家所履行的勞動之工錢，上述的混同，因這種見解更加助長起來了。於是社會主義者提出和此相對抗的要求，以為利潤在實際上的測定應當照理論上所主張的，就是依單獨的監督工錢〔去測定〕。這是很不適宜的，因為這種監督工錢和其他一切勞動工錢一樣，是因所供給的勞動力之競爭以及勞動力教育的廉價而愈加低落的。勞動者方面協作社的發達，和有產階級方面股份企業的發達，遂使企業利潤與監督工錢混同的最後口實失去立腳點了。

在股份企業中，對於管理工錢又發生一種新的詐偽，就是在實際管理人之旁並且在實際管理人之上有多數管理人和監督部員出現，在事實上他們的管理與監督只是掠奪股東藉以肥己的口實。『關於銀行家和商人因充八九個不同的公司中的經理，獲得何等

利益的事，可由下面一個例子看出來。確替司 (Timothy Abraham Curtis) 於破產之後，將其私人計算書送交破產法庭，其中經理職務項下一年的收入表現為八百至九百磅（一萬六千至一萬八千馬克）。確替司君既曾為英格蘭銀行和東印度公司的經理，所以每一個股份公司能夠請他當經理，就算是很幸運的。【註四】——此等公司對於經理每星期列席會議的報酬至少為一幾尼（等於二十一馬克）。破產法庭的諸種審問指明這種監督工錢〔的大小〕通常是和此等所謂經理實際履行的監督〔職務〕成反比例的。

【註四】見『倫敦實業的生理，附銀行與咖啡店撮要』第八十二頁，一八四五年倫敦出版。

(The city, or the physiology of business in London)

第二十三章 信用制度及銀行制度

——從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第十九、二十五，和二十七章又第三卷第二部第二十

九章擄出。——

資本家對於許多人須不斷地付出貨幣，並且從許多人不斷地收入貨幣。這種付出貨幣與收入貨幣僅僅技術上的動作自身構成勞動，而這種勞動沒有創造價值，但屬於流通費用之列。還有一層，資本中一定的部分必須作為儲藏貨幣，時常存在的如購買工具的準備金，和支付工具的準備金，即在貨幣形態中待人使用的未用資本；資本的一部分是不斷地流轉到這種形態的。此事——除掉收入貨幣，付出貨幣和簿記外——使儲藏貨幣的保管成為必要的，這又是一種特別的勞動。

此等為貨幣必須通過的純粹技術的運動以及因此引起的勞動與費用，如由一個特別部分的經理人或資本家替其餘全資產階級執行，便可減少許多。此等運動因分工而變成一部分資本家的特別營業，因此（完全和商業資本一樣）集中起來，並且是在大規模〔的基礎〕上進行的；現在在這種特別營業中，因分裂成各種彼此獨立的部分，又因此等部門中成立工作場，遂發生分工即貨幣的收支，殘餘的清算，相互計算的處理，和貨幣的保

管等等。

貨幣在各相異的共產團體間生產物交換中原來是怎樣發展出來的，關於這一點我在前而已經指明了。貨幣貿易，即對貨幣商品的貿易，最初是由國際交接中發展出來的。各種國家的鑄幣一經存在，在外國購買〔貨物〕的商人必須將他們自己國內的鑄幣換成其他國家的鑄幣，如在與此相反的例子中便有相反的事實出現，或者是各種鑄幣和未經鑄造而作為世界貨幣的純粹金銀相交換。因此，兌換的營業可視為近世貨幣交易原始基礎之一。〔註一〕由這種兌換營業發達成為交換銀行，銀子（或金子）在此處用作世界貨幣——現在為銀行貨幣或商業貨幣——這種世界貨幣是和通用鑄幣不同的。

〔註二〕在商業的經營中，凡必須藉一種鑄幣清算之處，因許多有鑄幣權的王侯及都市的鑄幣，種類繁多，質量不等，遂到處發生使用地方（貨幣）的必要。當商人赴外國市場時，為

支付現金起見，他們帶着未經鑄造的純銀或純金同行。在他們回國之時，他們也同樣將曾經取得的（外國）地方鑄幣換取未經鑄造的金銀。因此兌換的營業——即未經鑄造的貴金屬換取

一地方的鑄幣以及一地方的鑄幣換取未經鑄造的貴金屬——變成一種很普及的和有利的營業。」

（見舒爾曼中古時代的城市組織第一卷四三七頁，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二九年那恩出版。——

Hilimann, Städtewesen des Mittelalters, Bonn）

這種兌換營業，這種對貨幣的交易構成信用發生的諸原因之一。對於信用及信用所創造的工具（信用貨幣等等）作詳細的研究，這是出乎我們的計畫之外的。此處只將幾個必然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一般特徵的要點指示出來。因此，我們只討論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兩者發達和公債發達的關係是存而不論的。我們在前面（第十六章三〇八頁）指出貨幣做支付工具的職務是怎樣從單純的商品流通中發展出來的，商品生產者和商品交換者間債權者與債務者的關係是怎樣構成的：「一種商品的生產需要較長的時間，另一種〔商品的生產〕需要較短的時間，各種商品的生產是和一年中各季節結合的。一種商品就在他的市場地出生，另一種〔商品〕必須走到很遠的市場上去。因此，一個商品所有人在別個商品所有人做購買者之前，他就可以以出賣者〔的資格〕而出現。」

當同一營業在同一人們中不斷地重演時，商品的出賣條件是依照商品的生產條件而調節的。在另一方面，某種商品——例如屋子——的利用是於一定時間限度內出賣的。購買者要到期滿之時，才已經真正取得商品的使用價值。因此，他購買商品在他付價之先，出賣人變成債權者，購買人變成債務者。」

信用的原始基礎是因商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這種生產方法只是為流通而生產的——的發達而擴大，普遍，並且完成的。就大體講，貨幣在此處只作為支付工具，就是商品不是對着現金出賣的，但是對着一種定期支付的預約券而出賣的。（我們為求簡單起見，總括此等支付預約券作為期票。）這樣的期票自身一直到他們的支付日期為止，是再作為支付工具而流通的，他們構成真正的商業貨幣。

「各國信用營業的大部分是在產業關係自身的範圍內實行的。……原料的生產者將原料賒給加工製造的工廠主人，從他取得一張定期的支付預約券。這個工廠主人於實現他的勞動部分以後，依照同一條件，將他的生產物再賒給另一個再加工製造的工廠

主人，而信用總是這樣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推廣下去，一直達到消費者為止。大商人賒賣商品給小商人，同時他自己從工廠主人或經紀商賒得這種商品。每個人用一隻手進來的與用另一隻手貸出去的，有時爲貨幣，但通常爲生產物。所以在產業關係中，實現一種不斷的賒賣交換，此等賒賣是互相連絡並且貫注到一切方向的。信用的發達恰恰是站在這種互相賒賣的增加和發達上面的，此處是信用威權的真正中心點。【註二】

【註二】 見索魁林著的『產業中的信用與銀行』，載在一八四二年的兩世界雜誌中。（Coquin, "Le credit et les banques dans L'industrie", *Revue des deux mondes*）

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是和貨幣交易相關連的，這種貨幣交易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自然是和商品交易的發達並駕齊驅的。營業者準備金的保管，貨幣收入與支出的技術工作，國際支付，以及因此而起的金銀貿易，都集中在貨幣交易者手中。

『出納業者從利用他的服務的商人們收得一定額的貨幣，他因此替他們記入他的帳簿上『貸方』(Kredit)中；他們更將他們的債務請求權交給他，由他代爲收集，歸入他

們的貸方中；在另一方面，他對於他們的支付命令書如數支付並且將此數記入他們的借方中。他因此等收支，徵取一種很小的報酬，這種報酬要在雙方間所執行任務的範圍廣大，才是他的勞動一種適當的工錢。當同一出納業者擔任兩個商人間支付的清算時，這樣的支付假手相互的入帳，是很容易了結的，同時出納業者將他們的請求權每日清理出來』（威塞靈的實用財政學提要第一卷二四七頁，一八六〇年亞姆斯特丹出版——*Vissering, Handboek van praktische Staatshuishoudkunde, Amsterdam*）

『維納低芝市的大商人因（營業上的）必要，又因此市的地形對於搬運現金比其他地方更爲困難，於是設立金融聯合會。這種聯合會的會員於適當的保護、監督和管理之下，存入一定的金額，他們對於他們的債權者給予支付命令書，於是在爲此目的所保存的帳簿上，將對支付命令書所付的數目記入債務者的借方和債權者的貸方。這就是儲蓄銀行的開始。』（見舒爾曼中古時代的城市組織第一卷五五〇頁，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二九年邦恩出版）

生產利息資本或貨幣資本的管理，因與上述事項的關連而發達成爲貨幣交易者，特別的職務。貨幣的借貸變成他們的特別營業。他們出現爲貨幣資本真正貸主和借主間的媒介者。概括說起來，銀行家在這一方面的營業，就在出借的貨幣資本大量地集中在他的手裏，所以銀行家不是單個貨幣貸主的代表，乃是與工業資本家及商業資本家對立而爲一切貨幣貸主的代表。他們變成貨幣資本一般的管理者。在另一方面，他們和一切貸主對立，使借主集中，替全商業界借入。他們的利潤通常就在借入的利息低於貸出的利息。

銀行所支配的出借資本以各種方法流入他們的手中。第一，每個生產者及商人作爲準備金保持的，或因收入而流到他們手中的貨幣資本，都集中在銀行的手中，因爲銀行是產業資本家的出納業者。因此，商業界的準備金——限于必要的最小限度，而貨幣資本的一部分在他種狀況中本來要作準備金的，〔現在也〕出借了。第二，銀行的出借資本是由貨幣資本家的存款構成的，此等資本家是以出借〔事務〕委託他們的。

第三，當銀行一經對於存款支付利息，一切階級的貨幣儲蓄以及暫時不用的貨幣都寄存在銀行中。小額的〔貨幣〕數目單獨不能作為貨幣資本，大量地聯合起來，便構成一種貨幣勢力。最後，凡逐漸消耗的收入也存入銀行中了。

放債是由期票的貼現——即以貨幣支付未到期的期票——和各種形態的預貸實現的，〔所謂各種形態的預貸〕如對人信用的直接預貸，對一切種類有利息證券的預貸，特別是對徵實的商品所有名義的預貸等等都是。

貨幣交易者所經理的貨幣資本分量即是商人和產業家在流通中所存留的貨幣資本，銀行所執行的動作只是商人和產業家的動作，銀行不過是做他們的媒介，這是很明瞭的。

銀行的利潤只是從剩餘價值中扣除的，因為他們只是處理已經實現的價值，（縱使只在債務請求權的形態中實現的，）這也是很明瞭的——與貨幣流通結合的技術工作的一部分是必須由商品交易者和商品生產者自己履行的。

我們對於信用制度的一般觀察大概如下：

(一) 爲作利潤率平均化的媒介起見，信用制度是必然要發生的。

(二) 信用制度減少流通費用。

(一) 貨幣因信用「制度的成立」在「下列」三項中是可以節省的。

甲 營業的一大部分完全除去貨幣。

(乙) 貨幣的流通加速了。一方面是由於銀行制度的技術。另一方面

面是由於商品交換因信用而加速。

(丙) 金幣是由紙幣代替了。

(二) 信用促進流通中各單個階段，因此促進再生產「的進程」。(在另一

方面，信用使買賣進程的分離更長久，因此變成投機的基礎。) 信用縮

小了準備金，這是可以從二面觀察出來的：即流通的交換工具的減少與

在貨幣形態中的必需資本的減少。

(三) 股份公司的成立。因此〔使下列事項成爲可能的〕

(一) 零星資本所不能經營的生產和企業的規模非常擴大。

(二) 資本自身是站在多數人共同勞動上面的。資本在股份公司中直接取得和私的資本對抗的社會資本形態。這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自身的界限中使資本消滅其私有財產〔的性質〕。

(三) 真正行動的資本家僅成爲股份公司中經營和管理他人資本的人，而資本的所有人僅成爲貨幣資本家。即使貨幣資本家所得的紅成包含利息和企業利潤——即總利潤——（因爲經理人的薪水僅爲勞動工錢，或者應當爲勞動工錢，）然這種總利潤只是在利息的形態——即僅爲資本財產的報酬——中取得的，現在這種資本財產完全與實際再生產進程中〔資本的〕職務分離，恰和這種職務與資本財產分離一樣。

這種〔現象〕爲資本主義生產發達至最高〔程度〕的結果，這是資本再回

轉爲生產者的財產〔進程中〕必然的經過點，然〔所謂生產者的財產〕不復是各單個生產者的私有財產，但是直接的社會財產。在他方面，這是對於資本財產至今仍然結合的一切職務轉變爲社會職務的經過點。此處的利潤既取利息的形態，所以這樣的企業要單是生產利息，他們才仍然是可以經營的。

（昂格思的附加：自從馬克思寫出上面的話以後，產業經營的諸新形態又發展出來了，此等新形態是代表股份公司第二能力和第三能力的向來所誇示的競爭自由告終。他自己並且必須宣告他的公然屈辱的破產。〔這種競爭自由所以破產〕是由於各國一定部門的大產業集合成爲一種迦特爾（Kartell）去調節生產。在單個的例子中，有時甚至成爲國際迦特爾，如在英德兩國鐵的生產中一樣。然這種生產社會化的形態仍是不夠的，各單個營業店利害的對抗，常是將此形態破壞了。

在生產階段達到這一點的各單個部門中，此營業部門的全部生產在共同的指導之下，集中爲一個大股份公司，這種結果是可以出現的。所以在此等部門中的競爭爲壟斷所代替，而將來由全社會——即國民——沒收產業也絲毫沒有遺憾地預備好了。

這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自身中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因此這是一種自己否定的矛盾，這種矛盾一望而知爲僅代表達到一種新生產方法的過渡點。

(四) 除掉股份制度不計外，信用在一定的限度內使各單個資本家——或被視作一個資本家的人——得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因此得絕對支配別人勞動。一個人真正具有的或在公衆心目中具有的資本變成信用上層建築物的基礎。在大商業中這一點特別是真實的。投機大商人所冒的危險不是他的財產，但是社會的財產。資本的起源出於儲蓄這句話也同樣是無意味的，因爲這

種商人恰恰要求別人常替他儲蓄。

勞動者的協作工廠在他們實際的組織中雖自然到處表示現行制度中的一切缺點，然此等協作工廠却是在舊〔生產〕形態範圍中破壞舊形態的先驅。可是在協作工廠中資本和勞動的對抗却消除了，不過這種消除起初只在協作勞動者自己為資本家的形態中。此等協作工廠是指明生產力以及和生產力適應的生產形態發達到一定階段，怎樣自然從一種生產方法形成一種新的生產方法。

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恰和協作工廠一樣，當同視為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達到社會〔生產方法〕的過渡形態，不過前者的對抗是消極地消除了，後者的對抗是積極地消除了。

銀行資本是由（一）現金——即金幣或紙幣——（二）有價證券而成的。有價證券又可分為兩部分：

(一)商業證券和期票，此等期票是時常起跌的，期票的貼現（即未到期的支付）變成銀行家真正的營業；

(二)公債證書，如國家證券，儲藏券，一切種類的股票，總說一句，即有利息的證券，然這是和期票不相同的。又不動產抵押證書也可算在有利息的證券裏面。

由此等實在的成分組成的資本又分爲銀行家自己所投的資本和存款。在發行紙幣的銀行中還要加上紙幣。

我們首先拋開存款和銀行紙幣不講。

有利息的資本〔所取〕的形態使每種有定的和有規則的貨幣收入，不論其是否出於資本，好像是資本的利息。每種價值額如果不作爲收入花費去，也即刻一樣好像是資本，即〔好像是〕與他對立的可能利息或實際利息——這利息是他可以產出來的——的主要數目。

此事是很簡單的：假定一年的平均利息率為百分之五。因此，五百馬克的數目如果變作有利息的資本，一年即產出二十五個馬克。於是，一年每種二十五馬克的固定收入將被看做一種五百馬克資本的利息。然除掉在二十五馬克的泉源——現在不論此泉源僅為所有名義，即債務請求權，或為一種真正的生產工具如土地之類——可以轉移的例子外，上述的事件純粹是一種幻想。

我們試拿國債與勞動工錢作為例子。

國家對於所借的資本每年以一定量的利息付給他的債權者。債權者在這種例子中不能通告他的債務者解除契約，他只能將他的請求權出賣。這種資本本身是由國家消耗了，即支出了。此資本是不復存在的。國家的債權者所有的東西是（一）一種國家〔所發行〕的債務證券，例如為數一百馬克；（二）依此債務證券對於國家一年的收入——即一年的租稅收入——有請求一定數目——如五個馬克或百分之五——的權利；（三）他可以隨意將這種債務證券出賣給別人。然在這一一切例子中，被視為生產國家所付〔利

息」的資本是幻想的資本，烏有的資本。國家所借的〔貨幣〕額不僅是不復存在的。此額是從未決定當作資本而投下的。

現在來講勞動力。勞動工錢在此處被視爲利息，因此，勞動力便被視爲生產這種利息的資本。例如一年的勞動工錢等於一千馬克，而利息率爲百分之五，於是一年的勞動力看做等於一種兩萬馬克的資本。資本家觀念的錯亂至此是登峯造極了。這種無思慮的見解不幸被下列兩種情形證明無用了，第一，勞動者要獲得這種『利息』必須作工，第二，他不能由轉移他的勞動力的『資本價值』而換得現金。

這種計算方法叫做『資本化』。每種依規則反覆出現的收入如果按照平均利息率，算作等於一種資本依此利潤率出借所當生產的收益，則這種收入便是資本化了。一切和資本的真正價值增殖進程的聯絡最後的痕跡，都消失了，於是資本在何種神祕方法中自行增殖其價值的見解就鞏固起來了。

即使在債務證書——有價證券——不和國債一樣代表純粹幻想資本之處，這種證券的

資本價值也是純粹幻想的。鐵路公司，採鑛公司，輪船公司的股票是代表真正資本的，即代表此等企業中所投下的資本。然這種資本的存在不是兩重的，「不是」一方為股票的資本價值而他方為此等企業中真正投下的資本。此資本只存在最後這種形態中，而股票只是對於此資本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一種所有的名義。

此等證券現在是可出賣的，因此變成商品，而他們的價格有一種特有的運動和固定情形。當諸企業的利潤增加，則他們股票的價格也按着同一程度增加。一種股票的名目價值（即此股票原來所代表的投資額）如為一百馬克，而企業利潤如從百分之五增至百分之十，則此股票（以其他情形不變和一種百分之五的利潤率為條件）的價值為二百馬克。當企業的收益減少時，便生出相反的結果。然真正資本的價值增殖如果不變，或者和國債一樣，沒有真正的資本存在，則這種有價證券價格的起跌是和利率相反的。利率如果從百分之五增至百分之十，則確實保證一種五馬克收益的有價證券僅代表一種五十馬克的資本。利率如果減至百分之二·五，則同一有價證券代表一種

二百馬克的資本。所以在貨幣市場緊急的時候，此等有價證券價格的下降是兩重的，第一是因利息率的增加，第二是因此等證券大批地投入市場中了。

所有這些證券在實際上不過是代表對於將來生產蓄積的請求權或權利名義罷了。因此，銀行資本的最大部分是純粹架空的，是由債務請求權（期票）國債證券（代表過去的資本）和股票（將來收益的證券）成立的。

所以一切資本因信用制度的發達，表現為兩重的，有時為三重的，因為僅僅代表同一資本的債務名義和財產名義是存在各種人手中 and 各種形態中的。被認為存在的資本有一大部單只是在幻想中的。這一點對於『準備金』也是真的，然大家畢竟相信在這準備金中是捉到何種靠得住的東西的。

（昂格思〔所舉〕的例子當一八九二年十一月時，倫敦十五個最大的銀行所有的準備金總額幾達二千八百萬磅。然他們的金庫所藏的現金至多不過三百萬磅。其餘二千五百萬磅是由他們在英格蘭銀行的存款成立的。然英格蘭銀行自己在同月中所

有的現金準備金不到一千六百萬磅。

銀行制度就其形式上的組織講，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中所能表現的人工最精到的和發展最高的產物。因此，〔英國〕工商業的實際運動雖完全是在英格蘭銀行的活動範圍之外，這個銀行對於工商業的實際運動雖保持一種消極的〔態度〕，然像英格蘭銀行這種機關對於工商業却有極大的勢力。一般的簿記形態和在社會規模上一般的分配生產工具形態的確因此成立了，然這不過是一種形態罷了。各單個資本家或每種特別資本的平均利潤不是由這種資本直接佔取的剩餘勞動決定的，但是由總資本所佔取的總剩餘勞動量決定的，而每種特別資本只是以對總資本比例的部分從總剩餘勞動量中獲取他的紅成，這是我們已經看見過的。資。本。這。樣。的。社。會。性。是。由。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充。分。發。達。才。媒。介。出。來。並。盡。量。實。現。的。在另一方面這種〔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的發達〕更往前進行。他使在一般生產和商業中活動的資本家得自由處分一切暫時不用的社會資本，所以這種資本的貸主既不是資本的所有人或創造者，即此資本的使用人也不是資

本的所有人或創造者。因此這種「信用和銀行制度」廢除資本私的性質，並且自身——不過僅僅自身——含有資本本體的廢除。資本的分配因銀行制度「的出現」遂從私的資本家和盤剝重利者的手中奪取出來而成爲一種特別的社會職務了。然銀行和信用同時恰因此又變成資本主義生產超過其自身限度最有力的工具，並且是危機和欺詐最有力的促進者之一。

最後，信用制度在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到社會化勞動的生產方法的過渡中可作爲一種有力的槓杆，這是沒有疑義的；然「這種制度」只是作爲生產方法自身其他有機的大變革關係中的一種要素。反之，「世間」對於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在社會主義意味上「所具」不可思議的作用力之幻想，是由於完全不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和不了解信用制度爲此生產方法諸形態中之一種而起的。

第二十四章 危機

編者的引論：危機說對於馬克思學說的全體十分重要，故此處不能從省。然對於危機說要像在本書其他部分一樣，將語句縮短，或偶然加以改變，使人容易了解，企圖用此方法的每一種嘗試都證明是徒勞無功的。這種學說在『資本論』中佔去好幾百頁。〔註二〕馬克思在這幾百頁中所指出的是一種詳細的和正確的計算，就是當生產與消費的平衡沒有被破壞時，各種生產部門中資本與勞動必須在何種比例中分配的；並且證明，資本主義的經濟在每一度生產的增進中——這種增進是因資本的蓄積欲向生產不斷地強迫實行的——破壞這種平衡的關係，因此引起危機。〔馬克思〕這樣證明危機不是因資本家計畫的失敗而發生的，但是資本正規營業的活動中一種不能避免的結果。我們在這裏如果將此等計算重述出來，其結果便為極長的乾燥無味的數目表，只有具有絕大精力的人將其中無數細目記在心中，才能了解，如此，恐怕沒有人要讀這種東西的。然這樣做法對於通俗資本論的目的是完全

相矛盾的。

【註二】 特別是資本論第二卷第十八至二十一章，第七至第九章，第十三至十七章，第三卷第一部第十五章，第二部第三十章，〔均有關於危機說的文字〕，此外三卷中還有〔關於此說〕片段的記述。

因此我們已經決定用別種方法。我們在此處只將馬克思的計算中一小部分重行述出，這只是一個例子，表示馬克思對於此事曾經採用何種方法的。此外將編者一篇論文放在〔本書〕的附錄中，藉此指示並且幫助讀者了解本章中一切重要之點。

還有一點要附帶聲明的，就是希爾費丁（Rudolf Hilferding）在他的財政資本（Finanzkapital, Wien 1910）一書中（第十六至第二十章，特別是三〇四至三一八頁）對於此處所研究的馬克思的議論，有一種很好的摘要。

墨爾林（Frang Mehring）的馬克思傳（Karl Marx. Leipzig 1918）

中第十二章第三節(三七八至三八七頁)——這節是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作的一關於這個題目的文字是可以翻閱很有益處的。

——從德文資本論第二卷第二十章摘出。——

我們如果考究一年中社會所供給的商品生產物，〔便看見〕這種生產物包含兩個部分，即補償資本的部分和歸入消費，由勞動者與資本家消耗的部分。現在在生產中消耗的資本價值怎樣從一年的生產物中補償出來的呢，而資本家消耗剩餘價值與勞動者消耗勞動工錢和此事又是怎樣綜錯在一起的呢？

我們研究這個問題，首先以單純規模的再生產為前提，就是以不再擴充，只在從前同等的範圍中生產為前提。更假定生產物是按照他們的價值互相交換的，而生產資本的諸成分是不變更他們的價值的。至於價格和價值的差異，對於社會總資本的運動是不發生影響的。就全體講，前後仍是同量的生產物互相交換，不過各單個資本家所分得的

價值不復是按各個人所投下的資本和各個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作比例的罷了。然關於價值的變動，他們如果是限於一般的和平均的，他們對於一年總生產物的價值成分間的比例是無所改變的。反之，此等價值的變動如果是部分的和不平均的，我們要視他們爲對不變的價值關係之差異，方能够理解他們。可是我們如果能够找出一年生產物中一價值部分代替不變〔資本〕另一〔價值部分〕代替可變資本所依據的法則，則不變資本或可變資本的價值變動，對於此法則是無所改變的，不過對於轉入一種職務或他種職務之價值部分的大小〔有所變更罷了〕。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運動——即生產物價值的一部分再轉變爲資本，另一部分則歸入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消費中——不獨是補償價值，並且還是補償材料，因此〔這種運動〕是同樣由社會生產物價值成分的相互關係和此等成分的物質形態決定的。

還有一點是要特別指出來的，就是在不變的規模中的單純再生產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實際上不會出現的。在一方面，假定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缺乏一切蓄積，這是不

可思議的事，在另一方面各年中生產的狀況不是絕對相同的。然蓄積既經發生，則單純的再生產常構成再生產的一部分，因此是可以就單純再生產自身去考察的。

社會的總生產物以及社會的總生產，結果分爲兩大部門：

(一) 生產工具，這是必須用於或至少可以用於新生產中（即用於生產的消費中）的一種形態的商品。

(二) 消費資料，這是資本家和勞動者所消耗（即用於個人的消費中）的一種形態的商品。

資本在這兩部門中的每一部門分爲兩種成分：

(一) 可變資本。從價值〔的觀點〕看來，這種〔資本〕等於這一部門中所用勞動力的價值，即等於對勞動力所付的勞動工錢額。從材料〔的觀點〕看來，他是由活動的勞動力自身成立的。

(二) 不變資本。這是此部門中所用一切生產工具的價值。此等生產工具復分爲固

定資本與流通不變資本，如機器，勞動工具，建築物，勞動用家畜等等屬於前者，生產材料，即原料，補助材料，半製品等等屬於後者。

這兩部門中每一部門所生產的一年生產物的價值分爲〔兩部分〕一個價值部分代表不變資本。這種資本是被消耗的，他的價值是移轉到生產物上的，另一個價值部分代表一年勞動所附加的價值部分。這最後〔一個價值部分〕復分爲二，即所投可變資本 Δ 的補償和剩餘價值 Ξ 。各部門中一年總生產物的價值，和每件商品的價值一樣，分爲 $\Delta + \Xi + m$ （不變資本 + 可變資本 + 剩餘價值）。

代表生產中所消耗的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不是和生產中所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相同的。生產材料固然是全被消耗了，因此他們的價值是完全轉移到生產物上去了。然所用的固定資本只有一部分是完全消耗了，因此他的價值轉移到生產物上去了。固定資本的另一部分如機器和建築物等等雖因一年的消耗而減少其價值，然此部分前後究竟是存在的並且繼續作用的。當我們考究生產物的價值時，固定資本中繼續作用的

這一部分是不加在我們的計算中的。然當固定資本在一年中還沒有再由同一物品補償的時候，此固定資本在一年中因消耗而轉移到生產物上去的價值部分我們暫時必須除去不計。我們對於這一點後面將分開加以討論。

我們對於單純再生產的研究，將以下式為根據，其中 c = 不變資本， v = 可變資本， m = 剩餘價值，而價值增殖的比例 m 假定為百分之一百。（就是剩餘價值的大小恰和勞動工錢一樣。）此等數目「單位」是指百萬馬克，或百萬法郎，或百萬磅。

I. 生產工具(Pm)的生產：

資本 $4000c + 1000v = 5000$,

商品生產物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這是存在生產工具(Pm)「的形態」中的。

II. 消費資料(Ks)的生產：

資本 $2000c + 500v = 2500$,

商品生產物 $2000c + 500v + 500m = 3000$,

這是存在消費資料(Ks)〔的形態〕中的。

這樣，一年總商品生產物的分量如下：

I.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生產工具。

II. $2000c + 500v + 500m = 3000$ 消費資料。

總價值 $\downarrow 9000$ ，而在他的自然形態中繼續存在的固定資本是除外的。

我們現在如果研究此處何種變形是必然的——在單純再生產的基礎上，而全部剩餘價值在此是被消耗的——並且對於為此等變形媒介的貨幣流通首先置諸度外，於是即刻就表現三大關鍵。

(一) 第二部門的 $500v$ 為勞動者的勞動工錢，而 $500m$ 為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此 $500v$ 和 $500m$ 〕是必須消耗在 Ks (Konsummittel) 中的。然他們的價值存在 Ks 中，為一 000 ，此數在第二部門資本家的手中補償所投的 $500v$ 並且代表 $500m$ 。所以第二部

門中勞動工錢與剩餘價值在此部門中和此部門的生產物相交換了。因此 $(500v + 500m)II = 1000Ks$ 從全部生產物中消去了。

(二) 第一部門的 $1000v + 1000m$ 也必須同樣消耗在 Ks 中的，結果消耗在第二部門的生產物中。所以這 $1000v + 1000m$ 必須和「第二部門」這種生產物所殘餘的不變資本 $2000c$ 相交換。第二部門對此所得的報酬為一種同額的 P_{II} ，而第一部門的勞動工錢和剩餘價值是在這種 P_{II} 中結晶的。因此 $2000IIc_{II} = (1000v + 1000m)I$ 便從「我們的」計算中消去了。

(三)「現在」仍剩着 $4000Ic$ 。這是由 P_{II} 成立的，而此 P_{II} 只能在第一部門中利用，作為其中消耗的不變資本的補償，因此使第一部門中各單個資本家互相交換，以完成他們的使命。

以上所述各點只是為容易了解以下各節的張本。

我們現在從這兩個部門中的大交換開始「研究」。

(1000v + 1000m)I — 卽在第一部門生產者手中的 P_{m1} 和 2000cII 相交換，卽和 K_{s2} 的自然形態中的價值相交換。第二部門的資本家因此將他們的不變資本從 K_{s1} 的形態再轉變爲 P_{m2} 的形態，並且是〔轉變爲〕可以用作再生產新 K_{s2} 的 P_{m2} 。在另一方面，第一部門的勞動者和資本家用這種方法，將他們的勞動工錢和剩餘價值作交換品，取得他們必需的 K_{s1} 。

然這樣相互的轉變是依一種貨幣流通作媒介的，這種貨幣流通使此轉變更難爲人所理解，然貨幣流通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勞動工錢（可變資本部分）總是必定在貨幣的形態中從新出現的。在一切的營業部門中——不論他們是屬於第一部門或第二部門——勞動工錢必須是在貨幣的形態中付出的。資本家爲獲得這種貨幣起見，必須出賣商品。第一部門中資本家全體因爲生產物中已經作爲 v 部分而存在的那一個價值部分的緣故，對於勞動者付給 1000 磅（我所以說磅，只是表示這是在貨幣形態中的價值）1000v。勞動者用這 1000 磅購買第二部門資本家的 K_{s1} ，於是將他們不變資本

的半數轉變為貨幣；而第二部門資本家使用這一〇〇〇磅購買第一部門資本家的 P_{m1} ；因此，第一部門資本家的可變資本價值再轉變為貨幣，他們用這種貨幣可以從新購買勞動力。所以這種貨幣自身本來是由第一部門資本家投下的。

爲着使那種代表第一部門資本家剩餘價值的 P_E 對第二部門不變資本的另一半交換起見，需要更多的貨幣。此等「貨幣」額可以在各種方法中投下來，然無論情形如何，此額必須出自資本家，因爲我們對於勞動者投入流通中的貨幣量是已經計算定妥的。或是第二部門的一個資本家用他於生產資本以外所存的貨幣資本購買 P_E ，反之，或是第一部門的一個資本家用他作爲個人支出（非資本支出）的貨幣貯藏購買 K_{s1} 。無論情形何如，資本家的手中除掉生產資本外，必須假定有一定的貨幣貯藏——不問此貨幣貯藏是作爲投資的，或充個人需要的——存在。我們假定——此數的比例如何，對於我們的目的完全是沒有關係的——第二部門資本家投下貨幣的半數購買 P_{m1} ，第一部門資本家用其餘一半購買 K_{s1} 。於是第二部門用五〇〇磅（出自第一部門勞動者的一〇〇〇

磅也包含在內)將他的不變資本四分之三換成物品。然第一部門將這樣得來的五〇〇磅給轉第二部門,換取 K_s ,而第二部門這樣收回五〇〇磅,作為他於生產資本以外所有的貨幣資本。此外,第一部門再給出五〇〇磅購買 K_s 。第二部門用這同一的五〇〇磅購買 P_m ,因此將他的全部不變資本($1000+500+500=2000$)換成物品,同時第一部門將他的全部剩餘價值轉變為 K_s 。就全體講,用一種二〇〇〇磅的貨幣流通,作四〇〇〇磅商品的轉變的事實是出現了。「此處」只有這種貨幣額出現,是因「我們已經」假定一年的總生產物是一次在少數大組中轉變出來的。此處的重要點只是,第二部門手中最初在 K_s 形態中的不變資本再轉變為 P_m 的形態,此外,他在購買 P_m 中所投下的五〇〇磅,又收回來了;同樣,第一部門於生產後取 P_m 形態的可變資本再取得貨幣形態,他用這種貨幣可以從新購買勞動力,此外,他在出賣他的資本的剩餘價值部分以前因購買 K_s 所支出的五〇〇磅也同樣收回了。然這五〇〇磅流回到第一部門,不是由於上面的支出,但是由於他的商品生產物的一部分——「這一部分」保持此部門中剩餘價值的

一半——隨後的出賣。

由此所得的一般的結論爲：生產資本家爲着自己商品轉變的媒介，在流通中所投的貨幣，又回轉到每個資本家的手中，和他對貨幣流通曾經投下的一樣。

現在還剩有第一部門的可變資本（勞動工錢）。這種資本在生產終結後，最初是在勞動者曾經供給的商品形態——即 P_{M1} ——中存在的。勞動者從第一部門的資本家獲得勞動工錢。然勞動者並不購買 P_{M1} ，這種貨幣不是直接回轉到第一部門資本家的，他起初回轉到第二部門的資本家，因爲勞動者是從第二部門的資本家購買他們的 I_{M2} 的。只因第二部門的資本家用這種貨幣去購買 P_{M2} ，此貨幣才循這種迂迴的道路，回到第一部門資本家的手中。

照此看來，在單純生產之中，第一部門一年生產物中代表第一部門 $v + m$ 價值額的那一部分，必等於第二部門的不變資本，或〔等於〕第二部門總生產物中代表此部門不變資本的那一部分。 $I(v + m) = IIc_0$

關於第二部門生產物的價值，現在還有4+3的成分是要探討的。第二部門勞動者用他們從第二部門資本家得來的勞動工錢明明再購買他們自己生產物的一部分。第二部門資產階級因此將他們在勞動工錢中所投的貨幣資本再轉變為貨幣形態了；此事和他們僅以價值標記付給勞動者完全是相同的。

商品生產的第二部門是由許多種類的產業部門而成立的，然他們可以別為二大支部門：

(甲)消費貨料，這是勞動者所需要的，然他們既為必需的生活品，也構成資本家消費的一部分。我們為圖便宜起見，可以把這個支部門全體看做必需的消費貨料，例如像煙草這樣的生產物，從衛生的觀點起看來，是否必需，這是無關輕重的；總之，這是勞動者通常消費的東西。

(乙)奢侈消費貨料，這只是由資本家消耗的，因此這只能對剩餘價值相交換的。

在必需的 K_s 的例子中，因生產這種生活資料所投的勞動工錢，必定在貨幣的形態中，直接流轉到生產這種必需生活資料的第二部門中那一部分資本家（即「流轉」到第二部門甲項資本家）。此處的流通工具是由勞動者所付出的貨幣直接供給的。至於第二部門乙項就不是這樣的。此處所論的是奢侈品，勞動者是不購買此等物品的。奢侈品生產中所投下的勞動工錢如果要在貨幣的形態中再回轉到資本家的手中，這是不能夠直接出現的，必須有一個媒介，精確地計算一下，「我們」獲得一種方式完全和在第一部門剩餘價值 (P_m) 對於 K_s 的交換中〔所獲得的〕是一樣的，這種方式並且證明在必需生活資料的生產與奢侈品的生產間一種同樣的比例是必要的。

〔我們〕在單純再生產的假定中所得必然的結論如下：

(一) 一年生產物中以 P_E 形態代表新造出的價值 $(V + E)$ 的那一部分，必等於一年生產物中存在 K_s 形態中的另一部分不變資本價值。倘若前一部分小於 I_0 ，則第二部門不能將他的不變資本完全再轉變為 P_E ，結果，生產不能在舊有規模中往前進行；倘若

前一部分是大於〔Ic〕便有一種剩餘留下不用的。

(二) 奢侈品勞動者全體的勞動工錢必定小於那些生產必須生活貨料的資本家的剩餘價值【註二】

【註二】編者註：我們本本章引論的意義，將〔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說明在此處攔斷，〔請

讀者〕參看附錄中馬克思危機說的本質一文。

附錄

馬克思危機說的本質

博洽德著

——對第二十四章的說明。——

在有產階級的經濟學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學間有很大的對抗，而關於危機的見解，總是彼此相去很遠的。然危機對於生產與消費的平衡是一種重大的擾亂，這是一般人所公認的。忙柏特(Paul Mombert)說，『在商品市場上使供給和需要保持一種平衡狀態，使生產和消費間有一種完全的平衡存在，使所生產的物品量容易獲得銷場，恰和物品的需要容易滿足一樣——必須有這樣的一種狀態出現，才是經濟上的理想。』在實際上，現在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結合是由為數極多的和時常很複雜的要素做媒介的，因此使大家很容易忘記生產是為消費而存在，物品是為滿足欲望而出產這種簡單的根本

真理。〔這種根本真理自然的〕歸結是，必須依照事物的性質，努力求得一種平衡，這就是說，每種需要品的生產必須儘可能地不多不少，恰適合於消費者所使用的數量。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不是物品產出的太多，就是太少，或者是所產出的東西迥非所需要的，於是一種擾亂出現，並且必定按照他的範圍作比例而愈形顯著。當着危機的時候，一方是堆着賣不出去的大量商品，同時他方是一種缺乏〔的狀況〕瀰漫於消費者的羣衆中，這種情形是用不着具有一種經濟學的特別修練才能認識出來的。然這的確不是指〔生產與消費間的〕擾亂是生產者或消費者的過失。所生產的商品在質量〔兩方面〕是很可以適合於消費需要的；然現在諸商品從生產者達到消費者那種非常複雜的設置是可以被破壞的，所以在一方面是堆着賣不出去的商品，在另一方面〔對於商品的〕需要是非常急切的。無論危機的原因何在，然這種危機是在擾亂生產與消費的平衡，這是的確的。

【註】見〔忙柏特著的〕經濟危機第一頁，一九一三年〔出版〕。（*Wirtschaftskrisen*，

Karlsmühle, G. Braun）

現在要問這種擾亂情形是長久存在的，還是也有沒有這樣擾亂存在的時期，甚至於〔這種擾亂的存在〕是不可能的。關於此事的確切情形，我們是不能知道的，因為我們對於原始時代人民經濟生活的知識，比讀過些圖畫的記述後所想像的要小得多。然在野蠻人民的小團體中，只要滿足一般直接的欲望，所生產的〔物品〕不容易多於或少於〔他們〕所必需的，這種推測確是相差不遠的。我們試以奧夾斯達斯（Augustus）和黑爾曼（Hermann）時代的古德意志人爲例，施台浩生（Steinhausen）對於他們有如下的敘述：（見原始時代的德意志文化一四四等頁）——Germanische Kultur in der Urzeit『勞動——和在一起自然的人民中一樣——只有一種動機，就是迫切的需要，即缺乏。至於有規則的勞動是沒有的。……首先因搜索養料，〔滿足〕居住欲望和其他欲望所引起的活動，也只在某種程度上才視爲勞動。……每一個家庭生產並且獲得自己所必需的一切東西。』我們試想像這樣一個完全原始的德意志氏族，他或者只有幾十個人，飄蕩於荒林中，獵取野獸，搜索樹根和草實，劫奪其他氏族，既是如此，則此等人的『生產』多於或

少於他們的直接需要，這種思想便是不能成立的。

然就是在文化程度很進步的時候，倘若所謂『自己生產』——即為滿足自己欲望而生產——是占優勢，上面的思想也是難「成立」的。這種生產並不是常保持我們剛才所說的原始形態的。〔此時〕發生了一種有規律的經濟，和一種有規律的活動。可是我們自己試想像一個幾百人甚至於幾千人的氏族，他除掉打獵與戰爭以外，並經營有規律的牧畜和有規律的農業，既是『每一個家庭生產並且獲得自己所必需的一切東西』，則每個人的欲望也便完全正確地知道了。總生產的活動只在滿足此等已經知道的欲望，此事是很明白的。這一點對於這樣小氏族的共同經濟，是同樣真實的。此處因非常豐收或戰爭中過多的擄掠品的結果，也自然有『生產過剩』的出現。可是在此等例子中，將過剩的生產物拿給人〔應用〕，這種困難是殆難感覺到的。所以在事實上我們可以承認，在『自己生產』——即為滿足自己欲望而生產——的幾百年長期中，生產與消費間的平衡必定是存在的，因為生產自身專是依照消費的欲望為準則的。

然自己生產的時代無論他經過多久，是已經過去了。人口數及其欲望不斷地增加，遂引起分工和商品的生產。我們拿中古初期或後期的狀態來考究，當時城市住民固然不是專靠他們自己的手工業討生活，然大概是靠此業謀生的。這種中古時代城市居民全為農民。他們在城內或城外有農場，和飼養他們的家畜的牧場。可是除此以外，他們又從事於手工業，並且從這種手工業中獲得他們的食物中有增無已的一部分。現在一個鞋匠不斷地做鞋，一個裁縫不斷地縫衣，一個織工不斷地織布，這自然不是指，因此滿足他們自己的欲望，但是要滿足別人的欲望。此等已經製成的生產物是必須出賣的，並且從初時起是決定出賣的。他們生產商品了。

因此，擾亂「生產與消費間」平衡的可能性就發生了。生產與消費間的直接關係破裂了。因為「一個人」自己的生產物的出賣（自古代起，外國生產物已經由外國商人輸入販賣）至少在德意志人中，不是直接出於消費的欲望，但是起於生產的增大，這是要注意的。常佛蘭契王朝（Frankisches Königtum）時代（約從五百年至九百年）有

大地產出現，這種地產在一個主人的支配之下，使多數人結合在一種大財產上，並且爲着有計畫地耕種大地產起見，形成一種勞動組織，有官吏，戰士，管理人，農民，和手工業者這些分門別類的組織。——此處發生手工業，也只有此處才能發生手工業；在一個或者不滿一人同住的小農家中，沒有人能够發生一種念頭，例如他專門替這幾個人做衣服；他沒有補滿他的時間充分的工作。可是在這個主人家中有好幾百人的衣食等等要料理，於是首先就有以下方法的工作分配，即一個人僅做衣服，另一個人僅製器具，餘此類推。現在使生產力繼續增進的恰爲這種分工；生產繼續增加，終久一直達到超過滿足領主自己及其臣屬的欲望以上。此等超過的生產物就是要開始出賣的東西，研究德意志歷史中商業的發達怎樣使手工業者和領主家逐漸分離，怎樣〔使他們〕移居城市地方，怎樣〔由他們〕建設並且擴充城市，這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在中古時代幾百年中，我們未曾聽見有商業危機的事——即消費與生產間平衡重大的擾亂。或者至少因是外部的原因，特別是因戰爭的緊急才發生這樣的〔危機〕，此事

是由於生產落在消費的背後，可是從沒有像現在從內部而出因『生產過剩』而起的這樣的「危機」。這也是可以說明出來的。在中世紀初期，原始的手工業者只替他的最接近的鄰人工作。鄰人的欲望，他是確切知道的，他曉得預先對鄰人評價，因此去調節他的生產。例如，鞋匠起初所製的靴子只是「別人」向他定做的，或者是他確切知道即刻必定「爲人」所購買的。此外又有商人行會和手工業行會的組織，此等行會是將現有的銷路正確分配各會員的。這樣的原始狀況的確是沒有繼續保持下去的。交通與商業從一處地方擴充到別處地方，從一國擴充到別國，擾亂「生產與消費間平衡」的可能性自然是因每一種這樣的進步而增加起來了。遠處地方或別一國的欲望不能夠像對於最近鄰人的欲望一樣，能預先的確看出來，使生產容易和他相適應。然「生產和消費的」關係仍是簡單的，明白的，可以看得見的；至於重大的擾亂，和我們剛才說的一樣，是未曾聽見過的。

所以我們可以堅持：在自己生產的時代，生產與消費間的平衡可以說是自然的；消費

的欲望決定生產。於是此等欲望要求分工，因此造出擾亂這種平衡的可能性。然為產出那些滿足提高的欲望之力量起見，此等破壞的要素是必要的。

這種發達〔的進程〕是由此單純的商品生產移到資本主義的初期。資本主義和單純的商品生產的差別是什麼呢？從外部看起來，是真正生產者缺乏獨立性。手工業者自身是主人，他是為自己的計算而勞動，工錢勞動者是替資本家服務。然從內部看起來，更重要的差別是在勞動的組織更為複雜。中古時代的手工業者如要得到助手和徒弟的幫忙，他當在手工業中教練他們，他們中間每一個人必須學到手工業中所當從事的一切〔手藝〕，這是他決不可忘記的。反之，資本家從初時起，就是將多數勞動者結合在他的工作場中，使他們儘可能地完成許多生產物。他對各個〔勞動者〕的教育關切的地方，只以這種教育能使全體〔工人〕有更多的生產為限。然即刻便證明對於這種目的更有利益的地方，是不以一切〔技藝〕去教練每個人，但使他專習一定的部分操作，使他在此操作中勞動的強度能夠增進，於是使全體〔勞動者〕有規律地共同活動，藉此去提高生產。手

工工廠業就是這樣發生出來的。

然因這種有規律的共同協動，生產中即生出一種從來所未有的完全新要素。完成的生產物量現在不復是由消費單獨決定的，同時又是以生產自身的必然性為轉移的。〔試舉〕一例：在往時一個活字手工工廠業中，一個鑄字工人每點鐘能鑄二千個活字，可是一個切字工人（每點鐘）能切四千個活字，一個磨字工人（每點鐘）能磨八千個活字。（參看馬克思德文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第三節，又本書八九頁）結果，一組〔工人〕——即由一個磨字工人，兩個切字工人，和四個鑄字工人而成——是必須共同勞動的。然這種共同勞動，這種彼此互相依倚的情形現在又限定他們在每點鐘內必須造出八千個活字，不能更少；否則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不能夠充分作工。我們假定他們〔每點鐘〕只須造出六千個活字，因此可辭退一個鑄字工人，可是磨字工人以及兩個切字工人的時間的一部分雖空費了，資本家雖因此受損失，然他們是必須留用的。〔此事的〕結果是，資本家必須找着一種每點鐘能有八千個活字的銷場，否則他花費金錢購買的和不能縮小的現成

的生產器具，便不能夠充分利用了。

我們看見生產與消費的關係是怎樣累進不已地解體的。在我們此處所講的資本主義初期中，資本家已經是迫不得已，不顧消費的欲望，增加他們的生產量。生產，可以說是自有其目的。原來生產的增加自然是出於消費欲望遞進的驅策。新的生產設備是為滿足這種遞增的欲望而造出的。可是現在此等設備一經存在，他們便有自己獨立的生命，他們完全不管只是滿足消費的欲望，還是超過此等欲望，他們是要〔繼續〕起作用的。因此生產過剩的可能性才初次出現了。此處所謂生產過剩是在此語真正的和合理的意義中的，即生產超過消費的欲望。結合生產和消費的綫索現在是完全切斷了，〔兩者間的〕平衡完全搖動了。然我們再說一遍，為產出那些滿足提高的欲望之力量起見，這種發展是絕對必要的。

在近世大資本主義時代，我們所視為出於生產和消費的必要而發生的擾亂傾向，是充分發展，達到絕頂了。此處是談不到〔生產與消費的〕平衡了。〔在一方面〕生產的器

其既是宏大得多，此等生產器具所生產的商品量既是爲數極巨，所以要〔生產去〕適合消費的欲望，比手工工廠業時代更加困難了。例如鋼鐵的需要是超過現有的生產可能的〔度程〕了，爲滿足這種需要起見，不能夠設立一個小的鋼鐵工場；必須設立一個大〔規模的工場〕，因爲只有一個這樣〔工場〕的工作才是合乎經濟〔目的〕的。然這種〔大工場〕所生產的〔鋼鐵〕即刻比新需要大得多。（參看希爾費丁的財政資本三二七頁）〔在另一方面〕，在資本支配之下的勞動階級既總是只獲得他所生產的價值中的一部分，於是他能夠消費的東西與他必須消費的東西——一切生產物因後者才能出賣與歸入消費中——兩者間的差異，恰因這種使生產繼續增加的發展進程而繼續增大了。最後，因生產的增加，而他自己的諸關係不僅是愈加擴大，並且也愈加複雜，因此愈易感受擾亂。我們爲使這一點顯明起見，必須再講幾個細目。

原始荒林中的原始人如發生一種欲望，例如〔發生〕對食物〔的欲望〕，他便去打獵，或蒐集菓實與樹根，凡他打獵或蒐集所得的東西，他就拿去充饑。現在一個人要充足他的

饑腸，就必須有一大批的中間要素。為生產橫在我們食桌上的麪包起見，製麪包者必須勞動。然製麪包者除掉一切應有的器具外，他需要爐竈和裝置此等器具的屋子。他從磨麵粉的工廠主購買麵粉。為建造爐竈、麵粉磨臼，及其種種設備起見，機器工廠是必要的，此等機器工廠又須從礦山等等的營業中獲得多少在準備形態中的鐵、木材和煤炭。總說一句，近世有文化的人的欲望不是由直接〔方法〕滿足的，但是由極間接的方法滿足的。對消費者供給麪包（其他每一種消費品也是一樣）只是一條長練子中最後的一個環節，至於這長練子是由一個生產者對他個生產者供給生產工具而成立的。要使生產的豐盛增至現今的高度，這種迂迴的方法是必要的。現在如果要避去生產與消費間的擾亂，不僅製麪包者所供給的麪包必須恰恰等於消費中所需要的，即機器工廠所製的爐竈也必須恰恰等於製麪包者所需要的，而礦山供給鐵和煤炭等等（也必須恰恰等於所需要的）。總之，在一切生產部門中也必須有一種極正確的平衡存在。然基於我們在上面所說的理由，這種〔平衡〕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生產為提高生產力起見，必須依

從由生產自身的組織中發生出來的自己的定律，而不能夠適合消費的需要。各種部門間應有怎樣正確的一致，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有名的方式中指示出來了，希爾費丁在他的『財政資本』（二九七等頁）中對於此等方式有一種很好的撮要。我們擇取其中一個例子，力求簡單說明這個問題的意義。

我們為求簡單起見，假定全部生產在和以前同一範圍——即沒有擴充——中繼續進行的，於是資本家必須擁有必需的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這種擁有〕不是在貨幣〔的形態〕中，但是在物品〔的形態〕中的。因為貨幣，勞動者是不能夠喫的，貨幣不能夠將棉紗織成布，不能夠將礦石熔化出來，餘此類推。因此，已經存在的生活資料和生產工具的總額必須好好分配給各個部門，使每個部門得繼續生產。如果何處有一點不調和，必定有一種擾亂出現。現在這種分配的比例應當是怎樣的呢？

例如當生產消費資料（ K_2 ）的資本家在營業年終，據有二〇〇〇 K_2 的物品時，他們在來年中必須用此等物品去養活他們的勞動者和他們自己，並且必須還有剩餘〔的

物品]使他們能夠用此和必需的生產工具(P_E)相交換。我們假定他們對於勞動者需用五〇〇[K_s]，對於自己也需用五〇〇 K_s 。至於其餘的二〇〇〇 K_s ，他們即拿去購買 P_m 。

於是生產 P_E 的資本家因上述的購買據有二〇〇〇 K_s 的物品，在來年中他們可以用此等物品去養活他們的勞動者和他們自己。他們要用一和 K_s 部門在同樣的比例中——一〇〇〇給勞動者，同時自己保存一〇〇〇。現在 P_E 部門的資本家要使生產繼續下去，他們必須從他們自己從前的生產中餘下許多 P_E ，足以雇用這些在一年間由一〇〇〇 K_s 營養的勞動者數目。假定比例數是相同的，則這種「生產工具量」為四〇〇〇。換言之，當 K_s 部門的生產替資本家要求2000 P_m +500勞動工錢+500剩餘價值，則為維持平衡起見， P_E 部門的生產必須有4000 P_m +1000勞動工錢+1000剩餘價值供其處置。這就是馬克思著名的方式的意義：

$$1. P_m \quad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

$$\text{II. } K_s \quad 2000c + 500v + 500m = 3000$$

在上述方式中， E 指剩餘價值， v （可變資本）指勞動工錢，（不變資本）指生產工具。〔我們〕將這種方式看一下，便知道在資本主義生產錯綜的情形中，這樣微妙的平衡是完全不可能的。然我們對於此事只是很粗索地撮要出來的。我們將生產 P_m 的全體資本

家總括在一組中，並且同樣將生產 K_s 的全體資本家〔總括為一組〕。在此等組更微小的支部門中，必須有平衡存在，這是很顯明的。例如生產燒烤麵包業器具的資本家對於 K_s 以及他們自己部門所需要的 P_E 必須應用的分量，要和麵包業的需要相符合，餘此類推。此外，我們對於我們的例子已經假定生產只是在不加擴充的同一範圍中繼續進行的，然在實際上這是不會出現的。〔生產的〕擴充使平衡的條件更加精細，更加複雜。還有一層，我們尚未顧及 P_E 相異的種類，即所謂固定〔資本〕及流通資本，這些種類又使〔保持〕平衡所需要〔的條件〕複雜起來了。最後，一切依貨幣為媒介的 P_m 對 K_s ， P_m 對 P_m ， K_s 對 K_s ，和勞動工錢對食料等等的交換，以及應用貨幣所發生的新擾亂原因，我們

是還沒有想及的。

在資本主義的現代〔社會中〕一種僅近於生產和消費的平衡是不能夠實現的，危機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很明白的。然同時〔我們看見〕為促成生產力的增進起見，此等〔破壞生產與消費間平衡的〕擾亂是何等重要，因為只有這種生產力的增進才可以滿足不斷地增進的消費欲望。現在還剩着一個問題，就是在將來的時候對於此等矛盾，是否可期望有一個解決，使他們能夠和諧達到一個更高的地位，〔如果此事是可能的〕應當怎樣實現出來。

我們從昂格思『共產主義的根本原則』(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這部遺稿的小冊子中(第十八至二十一頁)得到〔上面一個問題〕最明瞭的答案，生產力因受大資本主義之賜而有偉大的增進，同時〔這種增進〕是使生產與消費的平衡紛亂到不可救藥，和乍然看見所表現的一樣的原因。生產力因使自已向前發展起見，既不能顧及消費的需要，也不能顧及其他部門的需要，危機就是這種事實不可避免的結果。

生產爲防止現有的巨大設備喪失價值起見，不問有無銷路，他是必須繼續進行的。因此，隔若干時出現一次的破裂便不可避免了。然同時這樣增加的生產力總是產出有加無已的巨額屯積品，還有更甚於此的，是此等生產力造成將來作更大量生產的可能性。這樣，經濟問題便轉變過來了。在過去的問題是：我們怎樣藉生產去滿足消費的欲望？現在的問題恰恰相反，就是：我們怎樣使我們容易產出的大量生產物流到消費者方面，使此等物品真正是被消耗了？這是必須解決的一個大問題，並且不復是在遠的將來（必須解決的）。因爲人民的經濟構造不斷地曝露在此等兇猛的擾亂之前，恐怕不復能持久了。我們如果一經看清，「這個問題」是不能並且不會依照向來限制生產這種唯一的企圖解決的，而經濟上的必要是要依照提高消費這條恰恰相反的道路通過，使現在生產的以及後來更多的一切生產物真正都被消耗，於是爲從來所未想到的，和充滿希望的無限好光景就會出現了。我們從此可想見的一種社會狀況是，其中每個人物質上的痛苦都被解除了，因此一切人物質的生存都有保障，他們可以從事於高貴的新職務。在這樣的

一種「社會」狀況中，個人的才能可以充分發展，於是個人的自由與羣衆的幸福才初次在歷史上實現出來了。